民国上海
四才女之
潘柳黛



民国"上海四才女"中最长寿、最幸福的一位。
曾经活跃于南京、上海和香港的知名作家、记者和编剧；
与张爱玲齐名，又失和于张爱玲；
《退职夫人自传》的作者；
邵氏经典电影《不了情》的编剧；
经典老歌《忘不了》的真正填词人。

柳黛传奇

——民国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LIUDAICHUANQI

周文杰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拂去了民国岁月的尘埃，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海派才女作家潘柳黛的一生，显影了上海、香港文化界的一些历史轨迹。潘柳黛一生个性随和，为人率真，曾和张爱玲齐名，但相较于张爱玲，显得更加多姿多彩。她活跃于南京、上海和香港各大报章杂志，是知名的作家、记者、主编和编剧，也是上世纪40年代《退职夫人自传》的作者、50年代邵氏经典电影《不了情》的编剧　、经典老歌《忘不了》的真正填词人。她是民国“上海四才女”之中最长寿、最幸福的一位。本书由潘柳黛晚年好友、澳籍女作家周文杰所撰，是至今唯一一本完整描述潘柳黛的文学传记。


ISBN 978-7-5396-3414-2

定价：30.00元

柳黛传奇

——民国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LIUDAICHUANQI

周文杰 著

APG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柳黛传奇——上海四才女之潘柳黛传 / 周文杰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96-3414-2

Ⅰ.①柳… Ⅱ.①周… Ⅲ.①潘柳黛（1920 ~ 2001）—传记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37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775
本书原出版者为台湾大都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中文原书名为《谁是潘柳黛》,授权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于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出 版 人：唐 伽　　策 划 人：刘 哲
责任编辑：刘 哲　　装帧设计：尹 晨 周小田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8718

开本：710 × 1010 1/16 印张：1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序　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出现了“四大才女”，她们是关露、潘柳黛、张爱玲和苏青。潘柳黛是在二十世纪末的“张爱玲热”中被推了出来的，但那只是在张爱玲身旁的一个影子而已。自从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首从尘库中发掘出潘柳黛的自传体代表作《退职夫人自传》后，潘柳黛才姗姗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但世人仍不识潘柳黛其人其事。那么要问潘柳黛的全部身影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澳大利亚华侨女作家周文杰的新著《谁是潘柳黛？》（中国大陆简体版名为《柳黛传奇》）则为大家提供了较完美的答案。

周文杰原是南京市雨花台中学校长（高级教师）。她退休后曾编撰《江苏省教育志》，这期间曾写就教育界的蒋维乔、马客谈等名人传记；同时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中文报刊上发表游记十多篇。移民澳大利亚后，十余年来她又在澳大利亚、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文报刊上发表游记和人物传记、访谈录等。

有幸的是，周文杰在墨尔本结识了晚年的潘柳黛，因为她们同是BOX HILL耆英会会友。她俩性格相投，遂成挚友，从而见到了潘柳黛的不少作品，也得到潘柳黛赠送的作品剪报。这使本书作者对这位曾轰动上海、红及香港、显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女性主义作家有了较多的了解，方知潘柳黛是一位记者、编辑、专栏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她还曾担任过副导演及客串演员，实在是一位具有多

元化优势和光彩亮点的女性精英。

2001年10月30日，潘柳黛不幸病故，作者以沉痛的心情写就多篇怀念她的文章，发表于澳洲《星岛日报》、《澳洲新快报》、《汉声》杂志等。后又走访潘柳黛生前好友，包括潘柳黛晚年加入的基督教会的神父和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朋友等。遂于2004年9月，在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文坛才女潘柳黛的冷暖人生》这一轮廓性的力作，顿获好评，在张爱玲著作的跟风出版中无疑是一道罕见的霞光，令人耳目一新。难怪该杂志社社长、编辑顾问成露茜在《编辑室手记》中赞扬该文："对偏好'文学'性传记的读者也有福了，享誉文坛的女作家潘柳黛在周文杰的笔下又活了过来。如果你没有看过《退职夫人自传》，你总听过《忘不了》这首歌吧！它们都是潘女士的杰作。《文坛才女潘柳黛的冷暖人生》叙述了不少她的故事，从四十年代与张爱玲的过节，一直讲到二十一世纪上了澳洲老人服务宣传的刊物的封面，使我们仿佛看到不同时期的她浮现在眼前。"

2005年1月，周文杰的著作《文坛四才女——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的旷世凄美的人生》出版了。在书中作者情有独钟地给潘柳黛以稍多篇幅，再获好评。是年3月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以《潘柳黛结怨张爱玲》为题，编者按语称"特别是对很多人所不了解的潘柳黛，更是花了不少笔墨"，赞扬此书。同年，周文杰的这本《文坛四才女》荣获中国第四届优秀妇女读物奖。

但是，作者不顾年过古稀许多，又再度奔波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等地的图书馆及墨尔本大学图书馆，终又从尘封中得到新收获。高兴的是又和潘柳黛的儿女取得了联系，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作者遂在掌握了如此翔实、丰富、厚重的资料的基础上，饱含对故友的思念之情，运用清新流畅的优美笔调，将潘柳黛的生平及其毕生对文学、新闻及电影事业所做的贡献，编著呈现在她的《柳黛传奇》之中。尤其是作者将潘柳黛的亮点及其主旋律，即她的成熟的恋爱、婚姻、家庭的价值观介绍给读者，它不仅在当时，即便对今日的青年一代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柳黛传奇》是一本填补了历史空白的拓荒之作，也是一本宣扬女性主义魅力的优秀产品。

《柳黛传奇》以独领风骚的姿态，跻身于当代中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文学和新闻及电影之林，并享荣誉。

郭存孝

2011年1月于墨尔本

目　录



四大才女，影响深远

1952年4月，张爱玲获香港大学复学通知，7月的一天，她冒着烈日乘着南下的火车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并使她一举成名的上海，经过罗湖到达香港，为节约开支，她住在香港半山的一家女子宿舍。有一天，一位熟悉四十年代轰动上海滩的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四位女作家的朋友来看张爱玲，闲谈中这位朋友告诉张爱玲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冷冷地回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显然有些不悦。朋友清楚张爱玲余气未消，马上改换了话题。

张爱玲果真不认识潘柳黛吗？据上海《杂志》1944年公布的《女作家聚谈会》，她们是一道受邀的与会者；据作家柳浪1945年在《大上海报》以《张爱玲与潘柳黛》的撰文证明，她们曾同台演戏，他说：

> 《古今》、《天地》等七家杂志编辑，将与名演员在元宵节演《秋海棠》于"兰心"①。女作家张爱玲、潘柳黛亦参加演出，张饰罗湘绮，未知能否胜任；潘饰一老娼子，则颇为适当。——其实张、潘二人，可说也上过舞台，盖丽华前次所演《甜甜蜜蜜》中，最后有二人暂充"临时情人"之老处女出场，一衣清装，一则矮胖，固即影射"彼美"也。

①笔者注："兰心"为上海兰心戏院。

潘柳黛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似乎都很陌生，读者只能在某些作家撰写张爱玲的著作中见到她的名字，在那些作家笔下似乎又都对她不屑一顾，直言不讳地说她妒忌张爱玲，甚至于讥讽她不过仅仅写过一本《退职夫人自传》而已，等等。那么潘柳黛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那要追溯到上世纪那一段屈辱的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从1937年对中国侵略的那一天起，始终把上海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处心积虑地想长期控制和进行掠夺。有目共睹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侵华战争，进攻上海后遭到驻上海第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战况胶着。后中日双方代表在沪谈判，5月签停战协定。但日本的侵略并未停止，1937年日军又制定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8月13日，日军在上海以租界为依据，向八字桥一带中国守军挑衅，同时日舰炮轰上海市中心区，中国驻军被迫还击，日本海战队即于汇山码头登陆，向闸北、虹口进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由此爆发。这就是著名的上海"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淞沪战争是抗战时期最酷烈的战争之一。日军对上海城乡进行持续的空中大轰炸，大面积地纵火焚烧工厂、民宅和学校，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据统计，上海平民在这次战争中死亡不下十万人，工厂损失达70%，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除租界外的地区全为日军所占领。"中立区"的英、法两租界史称"孤岛"。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从此上海处于日军占领时期的殖民地状态。整个中国是在耻辱中救亡图存的，正如鲁迅所说，当时中国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在痛苦中挣扎的上海人民，不得不采取各种生存方式来维持生计。在文化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文人，他们靠卖文为生，在那烽火硝烟的日子里他们既不能公开举起爱国旗帜，也不甘心按日伪调子唱歌，写作只能从生活层面切入，通过那些充满个性的呻吟及散发苦闷心情的作品来求得一丝精神慰藉，既充分表达了人性的觉醒，也促进了新文学的进程。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四位女作家就在其中，她们凭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各领风骚，成了上海滩一道靓丽的景点，也被世人誉为上海四十年代的四大

才女。



年轻的关露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出生于山西太原,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后转文学系。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一夜之间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国民众义愤填膺,遂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关露赴上海投入抗日革命洪流,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上海的工人运动。她的《没有星光的夜》、《哥哥》、《马达响了》、《机声》等诗篇,发表在得到鲁迅关怀的《新诗歌》诗刊上。关露在上海已显露才华,她是诗人、作家,是左联诗歌创作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新诗歌》会刊的创办人之一。

1936年关露出版有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新旧时代》,译作有前苏联高尔基的《海燕》,亚力克山大洛夫的《苏联最天才的诗人》,伊尔玛、邓肯作的《邓肯在苏联》等等。她为电影《十字街头》所撰写的主题歌歌词《春天里》,由贺绿汀谱曲,"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不用悲不用伤,前途自有风和浪……"成为当年上海人人喜欢唱、个个会唱的电影插曲,歌声从上海传到大江南北,歌声传到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至今还在流传。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他告别人世前的最后一次晚会上还演唱了这首歌,可见这首歌的魅力。

1939年,关露开始在潘汉年①的领导下,深入汪伪敌营,成了一名出色的中共情报人员,历经艰险,背着"汉奸"的黑锅,深入在上海"七十六号"日伪敌特机构与之周旋。后又转入日本大使馆和日本海军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后任主编。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但不幸的是由于历史的误会,在后来无情的政

①笔者注: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



治运动中她累受牵连，两次牢狱生涯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备受摧残。1980年因脑溢血半身不遂，1982年3月方获得彻底平反。9月，丁玲曾带秘书王增如去看望关露，就在这年年底，关露服安眠药悄然离世，享年75岁。终身未婚，最后陪伴她的仅是个塑胶娃娃。



年轻的苏青

苏青（1914～1982），原名冯和仪、冯允庄，出生于浙江鄞县，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肄业，是女性主义杰出作家之一，1935年即在上海《论语》、《宇宙风》等杂志上发表作品，经历过一场半新半旧的婚姻，虽然是家庭包办，但也属同学，婚后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终因两人性格不合而分手。苏青为独立谋生，作品频频问世，小说《结婚十年》是她的成名之作，曾多次再版。

苏青成名于上海孤岛，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在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资助下，创办《天地》月刊杂志，自任主编，督印人，杂志办得红红火火，张爱玲投稿，苏青推崇，从此苏青与张爱玲结下友情并成为好友。张爱玲曾撰文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谭正璧先生曾写《苏青和张爱玲》，将她俩相提并论。胡兰成见《天地》杂志刊登张爱玲的《金锁记》，觉得文章不俗，是一篇佳作，故央求苏青引见，这就是苏青是张爱玲、胡兰成两人的红娘一说的来源。

苏青是位爽直豪放且具有男子气概的女子，不少作品对社会重男轻女的风气和妇女走向社会所受到的歧视和苛刻的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对妇女渴求得到男女平等，尤其是女性在情爱和性爱中的大胆流露，使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在当时苏青有“大胆女作家”之称，也有人骂她是“性贩子”云云。

解放后，苏青一度在尹桂芳越剧团做编剧，她的处女作《屈原》在上海公演时受到好评。1955年受胡风集团影响入狱一年半，出狱后，在上海黄浦区文化馆工作直至1975年退休，晚景凄凉，贫病交加，于1982年病逝，享年69岁。

苏青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84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做出《关于冯和仪案复查决定》，内称："……冯和仪的历史属一般历史问题，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了交代，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将冯逮捕是错误的，现予纠正，并恢复名誉。"苏青的小女儿含着泪水接受了这份公函。五年后，苏青的骨灰由女儿崇美和外孙带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安葬，意味着孩子们将永远陪伴着她。

张爱玲（1921～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上海，就读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贯中西的女作家。1943年在《二十世纪》英文杂志发表散文《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并附她自己绘的插图十二幅。同年她带着作品《沉香屑》拜访《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得到好评，认为她的《沉香屑》风格颇像英国名作家毛姆（Somevset Maugnam）。接着《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均在《紫罗兰》杂志发表，同时期她又在《古今》、《杂志》、《天地》等刊物发表作品。她的成名作《金锁记》曾获著名评论家傅雷的好评；她的《倾城之恋》被改编为话剧，由上海名导演之一朱端钧导演，由名演员罗兰、舒适等演出，共演八十场，场场爆满，轰动了上海滩。张爱玲顿时成为上海一颗闪烁的文坛新星，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仅一年半时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八部、散文四十多篇，总计五十多万字，成为上海最多产的年轻女作家。


年轻时的张爱玲

张爱玲与大汉奸胡兰成的乱世情缘也是世人关注的焦点。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继续她的写作生涯，她的《秧歌》、《赤地之恋》问世，均是反共作品，同时也写了不少商业片电影剧本。1955年移居美国，第二任丈夫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oyor）虽曾是作家，可惜他的辉煌只定格在年轻时的两本成名之作上。1956年两人结婚，其时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婚后两个月赖雅即半身不遂，经济拮据，于1967年病逝。张爱玲经友人介绍，一度在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的研究所任驻校作家，翻译《海上花列传》。当台湾重新出版了《张爱玲小说集》等书后，中国先后掀起了张爱玲热。

自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孤单一人，继续《红楼梦》的研究达十年，1977年《红楼梦魇》、《对照记》问世。但她晚景凄凉，与世隔绝。1995年9月8日，当洛杉矶警察打开张爱玲的房门时，发现她早在三四天前就去世了，经法医鉴定，她属心血管疾病自然死亡，享年74岁。她的作品至今仍广为流传。

1943年，作家醉云在《力报》以《女作家》为题写道：

> 方今女作家之文章散见各刊者甚众，唯小型报间尚不多见，有之，只潘柳黛一人而已。潘作小品文亦似曳风之柳，曼妙多姿。愚未识潘柳黛时，读其文能想见其人之清姿梅骨，便"潘柳黛"三字，亦足以使人烦慕其颜色，但既见其人，则与以往之心理完全相反，盖潘柳黛并不美颜如玉，爽脆且具须眉气概，故言见潘柳黛其人不如读其文佳，更不如见其潘柳黛名字佳……张爱玲亦今日女作家，文章差潘柳黛远甚，唯名字荡冶，适与潘柳黛相反，论者谓此三字，不但荡冶，且恶俗似货腰女，如不知其能写写文章者见之，不当其舞女者也几希。

1944年上海《力报》载有作者文帚以《灰钿》为名的文章，其中写道：

> 上海文坛，苏青、张爱玲与潘柳黛称女作家中三杰，苏青以散文胜，张爱玲以小说胜，潘柳黛以多幽默感和热情横溢胜。

张爱玲真不认识潘柳黛？潘柳黛究竟何许人也？笔者在澳洲的墨尔本和她有一段交往。

家道败落，乱世新苗

潘柳黛出生于军阀混战时期的北平(今北京)。这是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名城之一，曾做了六七百年的都城。早在战国时期，燕国曾在这里建立都城，这就是“燕京”的由来。到十世纪形成了辽国的陪都，1153 年金代在这里建中都，并建豪华宫殿。以后元代重建为大都。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地扩建，再经宣德、康熙、乾隆等皇帝的提倡，吸收了各地许许多多的文化精髓，形成了旧北京的特色。存有许多古迹，故宫、天坛、社稷坛、太庙、明陵及园林、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五园(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后称颐和园]、静宜园[后称香山])等，形成了这个美丽的城市。

北京在世界都市中，是具有独一无二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的都市，起点是永定门，向北依次经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故宫端门、午门、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钟楼。钟楼是全城报时中心。这条“中轴线”全长 7.5 公里。

整个城市布局均为东西或南北对称排列。如天坛在南，地坛在北；日坛在东，月坛在西；太庙在东(今人民文化宫)，稷坛在西(今中山公园)。城垣布局也一样对称，如城东为东直门，西即为西直门，东南为崇文门，西南为宣武门。紫禁城的安排更讲究对称，东门为东华门，内为文华殿，西门为西华门，内为武英殿；城垣四角对称修建，有遥相呼应的四座角楼。



从明朝起数百年来，豪华的皇家宫殿、神圣的坛庙、庄严的衙署、秀丽的园林及繁华的街市、风格独特的四合院(住宅)均依附着“中轴线”及两侧展开。然而这座美丽的城市却灾难重重，历经了戊戌政变、军阀混战、八国(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联军的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直到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一场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古老的北京城有了新的起点。

就在这个跨入新世纪的一年，在东城钱粮胡同有个四合院，广亮的大门外有带“八”字形的影壁，门楼为卷棚筒瓦顶，大门两侧有抱鼓形门礅。院里住着一个满族(亦称旗人)后裔较殷实的潘姓人家。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天是1920年12月2日，天空正飘着雪花，接生婆照例要说几句吉利话：“少奶奶，大雪瑞丰年，今天生的胖妞，准是大贵人。”

这个胖妞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成名的潘柳黛。据她回忆，当年，曾祖父曾是清朝官员，属正白旗，家中曾悬挂曾祖父影像，穿着官服，端坐在披有虎皮的大椅子上，在京城是显赫一时的官场人物。祖父是一位官商，因去世较早，故她的父亲逐步成了一个纨绔子弟，虽国学基础尚好，也曾经商有道，但在祖母去世后，染上鸦片和赌博，同时在家庭之外另有相好，偶尔还会逛逛妓院。她的母亲是一位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颇具文化素养，是一个封建时代温顺典雅的好妻子，一心相夫教子。婚后也曾度过一段美好温馨的时光。当她发现丈夫慢慢染上鸦片，又悄悄步入赌场，她曾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好言相劝，期待丈夫回心转意。在苦口婆心仍无法扭转局面之后，尤其见丈夫又背叛家庭另有了新欢，从此她母亲心灰意冷，精神备受折磨，性格也发生了扭曲，夫妻经常争吵。

潘柳黛出生的那天，她父亲还在离他们家一条街的相好家的烟榻上躺着。当张妈推门进去说：“少爷，太太今天生了。”他头也没抬问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张妈回说：“是女的。”她父亲一听张妈说是女的，只哼了一声，继续躺在烟榻上慢条斯理地忙着在胸前的小油灯上用烟杆调理他的烟泡，尽管潘柳黛已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父亲心目中还是男孩越多越好，显然听了张妈的禀告一肚子不高兴，当天他也没回家。几天后，他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思琼，两年后她母亲又生了个妹妹叫琼英。

小时的潘柳黛聪慧、调皮，由于她的长相酷似父亲，自然就多少得到父亲一些宠爱。父亲虽然时常在相好家鬼混，但毕竟有时还住在家里，他一般从不过问小孩，唯对潘柳黛不同，有时会把襁褓中的潘柳黛抱在怀里，喃喃地说："嘿！三妞还真像我哩！"这是一个父亲的自豪。4 岁的潘柳黛已机敏过人，能说会道，见到父亲回家，首先扑进父亲怀里，然后又忙着给父亲拿酒杯。她不懂这不是吃饭的时候，所以总引来家人的大笑，她顿时领悟到这笑声是对她的嘲弄，她会撒娇地哇一声号啕大哭，这时家人个个会来哄她，立刻她又会破涕大笑。这给家人多少添了一些乐趣，她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妞。她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加上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八哥小嘴。她之所以见父亲回家就拿酒杯，是因为父亲有两次饮酒时抱着她，不时夹点小菜给她尝尝。有一次父亲又抱她饮酒，用筷子蘸点酒在她的小嘴里，这时她只是被酒刺激得皱皱小眉头，迅速拿起父亲的酒杯往地下一掷，似乎对父亲来了个报复。父亲不但不生气，却高兴地叫好，得意地说："瞧！三妞有个性。"若干年后，潘柳黛是酒宴上的女英雄，大杯白干能一饮而尽，她的酒量让男士也刮目相看，这大概与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分不开了。

潘柳黛和男孩一样顽皮，那年，她读小学二年级，夏天家里搭天棚，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

北平四合院消暑有钱人家都要搭天棚，那个年头尚没有电风扇、空调等电器设备，夏季搭天棚是遮烈日避暑，有专门做这种生意的叫"棚铺"，生意红火。棚铺的营业范围有两大项，一是包搭红白喜事搭棚，即结婚、办寿、出丧都要搭棚招待客人，那是一种半透明瓦搭棚。一是搭天棚又称凉棚，用芦席搭成。天棚要用四种材料：上乘的芦席、杉槁、小竹竿、粗细麻绳，均由棚铺负责，一般入夏后包搭棚，入秋后按时包拆，搭棚时不付钱，拆了棚后再算账。四合院搭天棚棚顶比北屋屋檐要高一米多，这样既遮住烈日又能通风，一般院中天棚棚顶的席子是可卷的，即从下面用滑轮拉绳卷起来，晚上清风徐来，又可眺望星空。棚铺多有固定顾主。搭天棚的工人叫棚匠，他们是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身强力壮，且心灵手巧，一手抱一根三米多高的杉槁，一手攀高，能爬上十米高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儿时的潘柳黛居然乘棚匠正忙时不注意，和棚匠一道爬上房顶了，



女孩怎能上房?其实她上房后向下一看自己也吓哭了。棚匠吓得一个劲儿向主人道歉,并小心翼翼地把这位三小姐从房上背了下来。那天,她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母亲总希望她别忘自己是大家闺秀,希望她成为一个淑女。可她总是大大咧咧地喜欢与男孩顽耍。

从前过旧历年,北方有个习俗,就是家家都要包饺子,为什么要吃饺子?据说过年要吃好一点或请客炒菜,北方不同南方烧煤炭或小炉子来得方便,北方烧的是一种大锅,最大的锅能容两百斤水,小的也能容几十斤,用这种锅炒菜当然不方便,于是就创造出吃饺子的办法来了,把猪肉或牛肉、羊肉、鸡肉剁剁碎,把白菜或韭菜剁剁碎和在一道,再用面包裹起来做成半圆形,称之饺子。然后,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煮,既方便又好吃。潘柳黛不仅喜爱吃饺子,她还能在全家吃饺子时,讲饺子的谚语民谣,什么“饺子两头尖,吃了便成仙”。她的顺口溜常把家人逗乐,可是母亲不喜欢,常指责她不稳重,因为这些顺口溜当年多出自民间所谓下三流之口,女孩是不能说这些俏皮话的。

潘柳黛刚入中学,面临着家庭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父亲的生意已逐步在赌博中转入他人之手,为还债和抽鸦片烟,他父亲又瞒着母亲典出一套东门跑马地的豪宅,家中生活来源只能靠祖传的三套房子的房租收入来维持。母亲又气又恨,和父亲狠狠地吵了一场。母亲为节约开支,只好把两个多年的用人辞了,家务事全由她和两个姐姐来分担。这时哥哥进入高中,大姐已就读师范,二姐刚初中毕业考进了助产学校,两个姐姐不仅不要交学杂费,而且学校还供应伙食,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这似乎给母亲带来一丝慰藉。

潘柳黛父亲的相好见他油水已差不多了,也就悄悄搬走了,后来是一个邻居告诉她父亲,这个相好是跟一个阔老头去了湖北。这样,她父亲不得已颓丧地回到了家中,他也不忏悔,似乎自己是大男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脾气越来越大,母亲当然不能原谅他,于是家中吵架便成了家常便饭。记得听潘柳黛曾风趣地说过,她长相酷似父亲,母亲由于对其父亲的憎恨,有时也难免会把莫名的怒火发泄到她的身上。有一次她父亲和母亲吵架之后,为一件小事母亲竟用鸡毛掸帚打她。潘柳黛是一个强脾气,觉得自己没有错误,既不抗争也不求饶,她不哭也

不叫，动也不动地任由母亲抽打。直到张妈为她求情，她母亲才住手。所以，几十年后潘柳黛还会诙谐地感叹说："我是一个没有充分得到过母爱的小妞。"

在初中的潘柳黛学习并不用功，但凭着她那临时抱佛脚的本领，每次平时测验或月考、大考①，，她的分数又总能挤进前十名的行列。母亲对她也好了许多。由于她喜爱阅读小说、诗歌、杂文，所以国文尤其作文成绩在班级中更为突出，这样潘柳黛也逐步获得母亲的欢心。

父亲从不过问儿女的事，对潘柳黛却有些例外。1934 年他一度赴上海做生意时，曾带着潘柳黛前往，这样潘柳黛在上海一所女子中学读书约一年的时光。潘柳黛对这个冒险家乐园，既新鲜又好奇。后来父亲生意失败了，回到北京不久，潘柳黛已面临初中毕业，迫于家境日益衰退，她父亲把祖上遗留下来的最后两处房产悄悄地抵押出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生除平时的小测验外，每月考一次称"月考"或"小考"，期末考试为"大考"。

就读师范，雏凤初鸣

潘柳黛面临着衰败的家庭，哥哥已进了大学学医要有大笔开支。看着母亲一脸的无奈，虽然她同时报考了三所学校，而且都已被录取了，为减轻母亲的焦虑，她还是毅然主动地选择了河北省立高级女子师范学校。那是1936年，并不是她热爱教育事业，纯是因为师范不仅免收学费、杂费，还能免费提供伙食和免费住宿，同时她也渴望住校能自由生活，可以摆脱母亲的管教。母亲毫不犹豫地同意她的选择，一是减轻了困境中的家庭负担；一是因为做教师比较清高，对女孩来说更为合适。

潘柳黛在师范的三年仍不够用功，但成绩不差，国文成绩尤为突出。刚入学不久，她见《新北京报》中秋征文，漫不经心地写了一篇小小说《中秋》，大约五六百字去应征，结果中选了，这是潘柳黛文学生涯中的处女作。当时领了五角钱稿费，这年她才16岁，她把领来的五角钱买了一大包糖果请同学们吃了。她高兴，同学们为她高兴，老师也为她高兴。之后，两三年内她也写过几篇，但自己不满意，不敢拿出去发表。老师劝她多读点书，就这样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星期假日她很少回家，因为家给她的温暖实在不多，她待在图书馆、宿舍贪婪地阅读《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醒世恒言》等，及近代名著《家》、《春》、《秋》、《雷雨》等，她更喜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对唐诗宋词尤其朱淑贞、李清照的诗词格外偏爱，对外国名著《邓肯传》、《战争与和平》、《怎么

办?》、《安娜·卡列尼娜》、《莎士比亚戏剧集》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潘柳黛不仅喜欢文艺作品,涉及数理的书也喜欢浏览。她的复述能力很强,喜欢把书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勤读书,读好书,这使她开阔了视野,激发了创作欲望。

不仅如此,潘柳黛的表演天才在这所师范学校也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全校周末常常举办同乐会也叫游艺晚会,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排练了一个《卖报歌》的踢踏舞。这是用脚前掌有节奏地快速地擦地提起再擦地的动作而组成的舞蹈,有一定的难度。尤其多人齐舞靠的是整齐,不仅上肢动作整齐,脚踏跳的声音必须一致,才能听得出皮鞋底和舞台地板"嗒嗒、嗒,嗒嗒嗒"的节奏声,再配合队形变化和上肢动作。她导演的踢踏舞获得了一致好评,不仅舞姿优美,她的服装设计也令人惊叹。那个年代学校很穷,表演的服装根本没有经费去制,她就用校服代替。当年的校服,女生上穿大襟阴丹士林[①]短袖衫,袖子得过肘;下穿一条黑裙子,裙子也得过膝。她把女生黑绸裙子进行改造,把裙子腰部缝两根带前后连上,使裙腰落在胸部,原来的黑裙就变成了件连背心的短裙了,内穿件白色衬衣,衣袖上贴些金纸剪成的花边,再用红色半硬纸贴上金纸剪的花边制成个腰带,在黑色背心连衣裙上也贴上一些金色纸花和红色纸花,在舞台灯光下,金光闪闪,显得分外优美、华丽。当同学们赞不绝口地夸奖潘柳黛的设计时,潘柳黛却说:"穷凑合呗。"还真是穷凑合,只花了买了金纸红纸的几角钱,这一下潘柳黛又一次出足了风头。

别看潘柳黛个头不高身材略胖,她在学生中属于多才多艺的一个,每次演出台上总能见到她的身影,不是唱歌跳舞,就是朗诵,或参加话剧演出。壁报上时不时刊登她的散文、诗作。再由于她为人直率又谦和,加上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时常来一点小幽默,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她善于叙事,常把一件普通的事说得趣味盎然,她说话和做人都属于爽朗型的乐观派,和同学在一起随时都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同级(即同班)的同学也都喜欢她,比她高一班的同学也喜欢她。这样,潘柳黛在这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中,除体育成绩平平外,成了校园内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流行的一种蓝色布。



公认的、令人羡慕的、风头十足的高生生了。

就在这时，1937 年 7 月 7 日，驻丰台日本帝国军队诡称演习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抗击。日本政府决定增兵，调关东军及驻朝鲜日军各一部进攻北平（今北京），同时调日本国内陆海军一部进攻天津。至 30 日，平津陷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开始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

潘柳黛于第二年即 1938 年在河北省立高级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有几所小学要争聘她任教。省立高级女子师范是一所较有名气的学校，毕业生总是有些学校来校预约聘请，尤其是才华出众的学生，各小学争相预聘。这时她考上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但一年后她为分担家庭重担，在未完成学业的前提下，她离开学校独立谋生了。最初在北平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后转入河北宝坻县立小学任教（宝坻是一小县城，早已划为天津市管辖），时间都很短。不久，她经过一位老师介绍，转入顺德简易师范任教，有四十五元的薪酬。那比小学薪酬高了许多。

顺德简易师范学校是清一色的男教师，连校长在内仅有十五个教职工，因为那个年代妇女大多被困在家庭里，能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女性寥寥无几，步入社会的女性则成了令人仰慕的新潮，成了时尚的佼佼者。潘柳黛从跨进校门，即引来众多的目光。学生的年龄大都在她之上，有的学生甚至二十四五岁了，不少学生已经当了父亲，这时的潘柳黛只是身材中等、个头矮矮的 19 岁的小女生而已。开始学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对她也很不礼貌，甚至有个学生在她身后做了个和她比身高的鬼脸，逗得同学哈哈大笑。潘柳黛是个聪明人，从众人的笑声中，她意识到定有学生在她背后有了恶作剧的小动作，她装着没有看见，一是避免了自己的尴尬，二是让学生好下台阶。她是做学生过来的人，颇懂得学生的心理，学生最佩服的是教学过得硬的先生，她担任的是国文课，所以，那天她努力备课至深夜，把教案设计得很周到，还在宿舍里演示了一遍。

第一堂国文课讲述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她那清脆甜美的京片子，悦耳、动听，一遍课文朗读，立即把学生带进了朱自清与父亲离别的意境，细致的课文分

析，也激起学生对父亲的一往情深。这一堂课她得到了学生的认可、赞美。下课后她被学生团团围住了。这时她稍有点紧张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教学获得学生的好评，也获得了校长的赞许和同人们的友善目光，这也大大鼓舞了她任教的信心，这时她似乎爱上了教育事业，深深体会到“教书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教书匠。

潘柳黛很想在这所学校好好地干一番。但事与愿违，不久，她受到太多人的注意，常常能接到向她求爱的信，有的来自校内，有的来自校外，既有未婚青年，也有已婚男士。倒不是她长得特别漂亮，在那个年代她属新时尚的一派，加上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吸引着众多的男士。她深感一种莫名的压力袭来，毅然决定离开这所学校，离开她所喜爱的学生。

在方先生[①]的指点下，她决定南下南京。那是 1940 年的深秋，潘柳黛穿着阴丹士林旗袍，外罩一件白色毛衣外套，提着一只藤编箱，她虽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当她离开生她、养她的北平的时候，却有些依依不舍，鼻子有点儿酸了，眼前似也一片模糊，原来泪水溢了出来。她见街道路边落满了干枯凋零的梧桐落叶，一股莫名的凄楚涌上心头。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统称老师为先生。

漂泊南京，初尝凄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火车分快车、慢车两种，而快车又分特快、普快。除外，火车还分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北京火车站乱哄哄的，只见日本宪兵举着刺刀进进出出。潘柳黛在妹妹的陪同下提着行装挤进了三等车厢，坐了下来，妹妹下车后，不一会儿火车启动了。火车奔驰在向南方行驶的轨道上，潘柳黛眺望窗外移动着的树木、田野，想着令她悠然神往的南京。她清楚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它是四大故都之一，是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金陵，在这块土地上曾有大大小小十个朝代建立过自己的都城。历史上建都在这里的王朝，无不是看中南京的地理优势，她想起诸葛亮曾赞叹地说过："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南京又是以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城市风貌而享誉中外。她记得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称赞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又写道："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潘柳黛合上眼睛随着思路联想着南京的沧桑，那三国鼎立，群雄逐鹿；那烽烟滚滚，六朝兴衰，王朝的迭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孙权在原楚国金陵邑故址上，利用西麓天然石壁做基础修筑了石头城，成了东吴水军江防要塞和城防据点，把原本几座分散的小县城建成了这座都城，并逐步发展成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又不能不说是孙权的功劳了。

后来是明太祖朱元璋精心地设计，修筑城墙，营建皇宫。他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修建了南京城，使南京成了全国著名的都城，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最大的一座砖石城，有了“高坚甲天下”之称。可到了晚清，帝国主义的入侵，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却给南京加上耻辱的名字。太平天国曾在这里引起世界上的震荡；辛亥革命潮流也在这里奔腾迂回。她想起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接着革命浪潮波及全国，各省宣布独立。各省代表由汉口移师南京，就建立新政府及总统人选等问题举行公决，孙中山先生众望所归，高票当选，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可仅仅九十一天，孙中山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卸任总统职位，中国历史又走进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的死胡同。直到 1927 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南京成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首都，时隔十年，却被日军占领……

这时火车一声长长的鸣笛，把她从历史回顾中惊醒，火车鸣笛是告诉乘客火车到了南京的浦口轮渡码头，在这儿乘客要滞留上几个小时，因为轮渡要从长江北岸把火车一节一节分批带着乘客开上轮渡，再由轮渡把一节节火车分若干次送往长江南岸。潘柳黛感到分外新鲜，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第一次欣赏雄伟的长江，波涛翻滚，第一次见到火车坐轮渡的壮观。当轮渡启动后，她看到窗外白茫茫的浪花，不由得紧张起来，似乎大江要吞噬她了，她见车上的乘客和她一样害怕，又觉得好笑，好一阵子她才平静下来。车到达下关车站，她目睹南京下关车站的杂乱与北方并不两样，她百感交集，有一点她是喜欢的，那就是虽是深秋了，却似乎没有北方那么刺骨的寒风。她跳上马车进了城，在鼓楼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了。

她明知道南京有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玄武湖、莫愁湖、鸡鸣寺、栖霞寺、夫子庙等名胜古迹，也很想一一参观游览，但她此时此刻却没有心情，因为她最迫切是要去找方先生，因为方先生答应为她找工作的。方先生是她的河北师范学院的国文教授，是一位颇得学生尊敬、爱戴的老师，他一年前受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聘请来到南京任教。

第二天，她赶到方先生指定的地点去找他，谁知方先生留下字条，因为他的



在北平的夫人生病住进医院，所以他回北平去了。这一下让涉世不深的潘柳黛傻眼了，不知如何是好。从方先生住处走出来，她呆呆地站在路边，抬头看到凋零的枯树，觉得自己就像枯树上的一片落叶在空中飘动，从未有过的空虚、迷茫和无助一股脑涌上心头，对自己独自闯荡增添了一份愁肠。

但她是一个不服输的人，顷刻，她从失望中觉醒，从报贩子手上买了两份报纸，返回旅馆看看招聘启事中能否找到一席之地。

终于在《南京晚报》上她见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招聘广告，感到一丝慰藉，她认为这是目前最适合自己的一项工作了。第二天她按报纸上的地点找到丹凤街唱经楼，这是一所小公寓，主人是农业银行的襄理，两个孩子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潘柳黛很顺利地被录用了。待遇优厚：三石粳米一个月[①]，每天教课两个小时，教语文、数学两门课。从此，每天上午她在旅馆房间里备课，下午四时去上课，晚上和主人共进晚餐。不久她发现主人似乎不介意她的教学，而是喜欢同她聊天，凭着女性的敏感，觉得还是离开为好，她决定告别这个职位。然而工作并不是那么好找，她经历了一段失业的折磨。她在后来的一篇散文《前年》中叙述了这一段凄苦的日子。她写道：

前年，那是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住在城北的一家旅社里。

旅社的生活，总不能像家一样安定，虽然我是个漂泊惯了的人，能够忍受流浪人所应该忍受的凄凉与虐待。

其时的物价自然比现在要低若干倍——否则我也早饿死了。我每日计算着我最低生活的开支：早上花一两毛(角)钱吃一顿大饼油条；中午与晚上叫一碗廉价的阳春面。就这样惨淡经营，等待我新的命运的判决。

这之间，我是不大与朋友往还的，因为我太穷了。太穷的人，就像天上的乌鸦一样，看见乌鸦总不易使人高兴，那么我又何苦讨人厌呢？

离家将及两个月，从一个朋友手里，见到了家里给我的几封信。家里的骨肉，在惦念我离开家后的生活状况。他们说："南方养不活你，那么就回来吧！

---

①笔者注：一石为一百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因物价波动，便以米来计算工资。

你总不该用无言对待你的家人,我们每天都梦到你……”同时还附来五十块钱,让我当做回去的路费。我第一次哭了,泪水洒到地上,我用脚涂拭了它。但我没有写回信,也没有回去。我将五十块钱,交了三十元给旅馆的掌柜,作为下月的住费,五块钱送茶房,算做本月的小账[1]。剩下的十五块钱,我预备支持一个月的生活用度——这自然是瞎说,我的意思是在十五元没花完之前,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一个职业的。

每天我在注意着报纸的分类广告,每天我在涂写一些不成文的小稿,但这些都失败了。分类广告里的征求,常常是含有副作用的;报纸上的文稿,即便登载了,也要到月底才能领到稿费。于是,我想到南京有名的燕子矶[2]了。

我拿起我仅有的财产十一元四角,跑到夫子庙的“龙门居”。我并没有都花了它,我只是要了我平常最喜欢吃的炸酱面,另外两碟酒菜、四两高粱烧。我怀着潦倒的流浪人的心情,那么忧郁地坐在靠沿墙南的一个小桌上独酌。“借酒消愁愁更愁!”几杯下肚,我想到几千里外北方的家,想到堂上的父母,想到我自己的遭际。我咬紧了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的心胸里充满了怒火,我燃起了强烈的生存的要求,于是我就又那么懦弱地,却也那么勇敢地继续活下去了。

生活给我的只是残酷的虐待,我既不堪忍受,便该表示我的反对的力量,力量虽然微弱,然而我相信它是热烈的、澎湃的、新鲜的……

潘柳黛的这篇散文朴实无华,真切动人。

又过了一段日子,潘柳黛知道方先生从北平回到南京,她决定前往求助。方先生热情地接待了她。当潘柳黛向他诉说了近况,只希望能有个工作解决生计时,方先生告诉潘柳黛他有个朋友正在南京办报纸,要潘柳黛写两篇散文给他,再等候他的消息。这段求职经历,潘柳黛终身难忘,她不止一次和朋友们聊天时谈起这段艰辛的往事。

①笔者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付小账如同今日的付小费。

②笔者注:燕子矶为南京北郊著名景点,因形似飞燕凌空而得名。矶是三面环水,一面连陆地的临长江山丘,海拔三十八米。山崖壁立,险峻异常,是游览胜地,也常有人在此轻生。



《京报》就职，记者生涯

约二十天过去了，她有些沮丧失望，但又觉得不能去催方先生，这点分寸她是掌握的。一天傍晚，终于接到了方先生的电话，要她去南京《京报》社报到，真是喜从天降，她顿感到全身热血沸腾了，兴奋地跳了起来。她感谢方先生的指引，感谢报社的接纳，更对自己的写作才华充满自信。她抑制不住地自语"好了，再也不要为生计发愁了"。正如她在《前年》那篇散文最后写道："我由老乌鸦变成了喜鹊。"

原来南京《京报》是一家小报，社址在南京朱雀路（今为太平南路）邀贵井 14 号。笔者 2007 年曾走访这座老巷，想看看当年潘柳黛新闻事业起点的报社旧址，很感遗憾，除巷口大楼外墙上尚挂着蓝底白字的"邀贵井"三个大字，下有中文拼音外，已找不到 14 号的门牌。据当地 80 多高龄老人指着一座四层大楼对笔者说，这就是 14 号，汪伪时期是一所报馆，但名字记不得了，早已被拆光，后来这儿是服装厂大楼，现正是红十字医院扩建范畴。



豆蔻年华的潘柳黛

《京报》是 1940 年 8 月刚刚问世，这是南京一批文人创办的，该报力求避开政治话题，以贴近民众生活为主，坚持趣味化、平民化的办报方针，尽量让报纸成为现代通俗文学、市井文学的基地，给予群众一点精神食粮。所以《京报》一问世就获好评，得到南京群众的喜爱，销路极好，零售三分，订一个月九角，订三个月两元四角，订阅半年为四元五角，订阅全年则优惠为八元。

当时该报正拟扩大版面，需要增加工作人员。发行人见到潘柳黛的两篇散文，觉得文字清新流畅，见地独特，又是好朋友的推荐，二话没说，立即在表上签了“录用”二字。就这样，潘柳黛于 1940 年 11 月，获得了《京报》见习记者的职位。这不仅是她南下后谋得的第一份社会职业，更有意义的是她从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并且逐步获得文学人生的坐席。

潘柳黛跨进报社，第一位顶头上司便是采访主任金雄白（1904 ~ 1985），他笔名朱子家，上海人，曾任上海《时报》记者，代理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处秘书，创办过大白新闻社，开设过律师事务所。后任南京《中报》副社长。

《京报》于 11 月份扩版，增添了《新都会》栏目，潘柳黛即成了《新都会》栏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她努力工作，走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深入实地，接触群众，贴近生活，如在南京采访了长寿老人、演员、三百年前马祥兴菜馆，及菜市场，用访谈录、随笔、杂记、诗歌等多种体裁，描绘了在底层群体的生活原貌。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采访，字里行间流淌着她体察民情、鞭挞当时黑暗社会的声音，从社会贫富悬殊的感慨中，投给弱势群体的一份真情。这时潘柳黛才是一个 19 岁的少女。

京报社办公地点靠近夫子庙，步行二十分钟即可到达。这儿自古以来是民居密集的地段，两岸商店、酒楼，鳞次栉比，而戏院、舞厅、妓院也都集中在这一带，以致形成了“六朝金粉地，秦淮笙歌处”的喧闹之地。潘柳黛经常出入在这一带采访，有时步行，有时乘上马车或人力车。

夫子庙是座建于宋景祐元年（1034 年），位于秦淮河畔的供奉和祭祀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而这所庙宇曾多次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 年）重建，可抗日战争中又被日军焚毁。左侧不远处是江南贡院，潘柳黛是第一次见到贡院。

她想起朱自清的父亲曾经当过江南闱差[1]，他曾说过，考生入场时都有送场的，人很多，门口闹嚷嚷。天不亮就点名，搜过夹带[2]，大家都归号。似乎直到晚上，

①笔者注：古代考场的工作人员。

②笔者注：作弊工具。

头场考题才出来，写在灯牌上，由号军扛着灯牌在各号里走动。所谓“号”，就是一条狭长的胡同，两旁排列着号舍即小房子，写着“天”字型大小、“地”字型大小等等的。每一号舍之大，恰好容一个人坐着；从前人说像个轿子，考试的几天里吃饭、睡觉、做文章都在这轿子式的小房子里。坐的、伏的各有一块硬板，贡院应该是一个地道的文化场所。

可惜，当时已破败不堪了，她眼前的夫子庙乱哄哄的，她深深叹了一口气，想起这儿曾是李香君、董小宛、陈圆圆等香艳佳人的居所。她们的奇闻逸事早已成为文人笔下广为流传的文章。她清楚地记得这些文章在师范学校时看过的。还有得月台，当年那些唱平剧、唱昆曲的姑娘有的变成了明星，有的变成了官太太。

如今夫子庙、秦淮河是南京一个花天酒地的场所了，她一边走一边观察一边想，感慨多多，于是一篇以《“桃花江”在南京：长毛绒大衣柴草披肩，形成了不协调的画面》为题的散文酝酿成熟，两天后发表在《京报》上，其中她写道：





下午七点钟以后，这儿开始了活跃。秦淮河简直变成了桃花江。街上充满了花枝招展的姑娘，有歌女，有舞星，有凑热闹的太太小姐。车子穿梭一样地来往，不同的车子里带着不同的命运，然而挣扎在桃色生活线上的女孩子们，却照样也有着以步当车的无可奈何的情形。

霓虹灯闪烁着刺眼的妖光，舞场里透出了诱人的爵士乐，摄影室陈列着蛇一样女性的照片，食品店写着夸张的引人入胜的广告。

一切都流露出浓厚的纸醉金迷的色彩，年轻的男人在这儿跑野了心，他们忘记现时代是怎样一个局面，他们也忘记了自身在战难受过怎样的苦痛。他们只是狠命地享乐，他们狂欢和挥霍，把这里造成了无底的销金窟、罪恶的渊泉。这里有十足贵族的男和女，但这里也有最苦难的同胞。乞丐像过江之鲫。他们追在自己认定的目标之后，梦幻地数说着他们哀求的话，但是赐给的往往是些不耐烦的鄙夷的白眼。担负小贩，扯直了嗓子吆唤，下工后的劳力、赤足的车夫便做了他的座上嘉宾。长毛绒大衣和柴草织成的披肩，成了很好的对照，夫子庙根本就是这么一个不协调的画面。

潘柳黛的这篇优美散文，是她进入新闻界后，以自己的风骨、情操和直言不讳，把在日本蹂躏下南京的畸形社会，通过夫子庙的画面展示给读者，发人深思。潘柳黛又一篇有正副大标题的文章：《徘徊在庙前的报童们，偶尔的顽皮掩不住真挚的天真——“看两份报吧！”好似在求乞，我们应当怎样来教育他们》，她这样写道：

> 生活高压着每一个贫苦的人家，为了生存的要求，便不得不屈服在鞭挞下谋求自己的出路，也许所希望的是那么渺小，那么不值有钱人的一笑。清晨冒着凄厉的寒风，在派报处裹来全市所出版的新闻报，交出昨天预备好的仅有本钱，换来自己生命的源泉，拖着空虚的肚子，迈上征途，去寻找他慈悲的主顾，以求博得一些蝇头小利，于是点心店、小吃馆、够得上中级水准的茶社，便成了销售的集中点。穿着褴褛的衣服，露着一个面有菜色的脸，但偶然的顽皮仍旧遮掩不住他们内心真挚性的天真，就这样，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每日徘徊在纸醉金迷的夫子庙。
>
> 有父亲也有母亲，但收入抵不过支出，在大米涨到一百开外一石的今日，吃饭问题需要他们帮助解决，因之，使他们失掉了一切学习技能的时间，有点儿听天由命似的在这儿厮混，尤其可悲的，值得人同情的他们正是学龄童呢！无论是什么时候，茶馆、饭店里总听到“先生！买两份报看吧！”歪着脑袋征求意见。“我不要看呐！”“先生：毛把钱你不在乎的，看两份吧！”轻轻地放在桌上。“我已经老早看过了，你怎么啦！”“我肚子饿得难过哪，先生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说话带有几分哭音。客人皱起眉头：“讨厌死了。”生意兜揽失败，于是苦着小脸，懒洋洋地再去碰另一个不可猜测的运气。
>
> 另外，则是一批龙钟的老人，也掺杂在这群孩子中间，苍老的声音中充满了凄凉的腔调，一半卖报，一半求乞，就是过着这样愁苦的日子。

潘柳黛还以她女性主义的天性给予了舞女深深的同情。一篇《舞女生活——

一篇总账》为题，采用了三个小标题:《人老珠黄谁能逃出公例》、《在生活的里面有着多少难言之隐》、《归宿说来可怜，喜新厌旧是男人通病》，勾画了当年舞女的艰辛。她从当年欧风东渐兴起的交际舞，谈及一个新职业的诞生——舞女：

> 她们多是负着家庭的生活担子，凭一个年轻女人，要供应着几个人的"嘴"，所以"堕落"自然就是难免的事实了。

再谈及舞女生活时她写道："各舞厅大同小异，食、宿都归舞厅供给，大屋子没有陈设，一色铺满了铁床。"

其时这位涉世未深的仅19岁的潘柳黛，已在品尝人生百味，她以一个新闻记者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敏锐的目光，把她内心的愤世嫉俗，运用清逸冷峻的语言，将南京沦陷区里百姓的苦难展示在报纸上，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潘柳黛在《京报》的报道有《一颗黯淡的明星夏佩珍来京献艺》、《一个年轻的女人薄命花顾兰君》、《九十年来鲍颂生之趣味》、《创设三百年前的南京第一家老菜馆马祥兴》、《菜市杂写》等，杂文有《夫妻之间不是权利义务问题》等，散文有《你走后》、《简》、《电车》、《老太太的哲学》、《北方书场玩意多》等，以及小小说《年轻的妻》、《小赵》，诗《心之声》等，还有《杂碎》语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如写道：

> 风流自赏的男人，多半是有钱与有闲阶级。女人堕落十分之九是为了"钱"。男人的堕落十分之九是为"女人"。顾全丈夫的面子，是最懂得御夫的女人。没有"家"的人希望有"家"，有"家"的人嫌持"家"累。穷人就怕下雪，阔人就爱赏雪。

潘柳黛从女性特有的视角，用简练的文字，把社会的陋规恶习表达出来，意在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

开辟《信箱》，指点迷津

潘柳黛入《京报》不久，该报又增添了《京报信箱》、《现代家庭》两个栏目，潘柳黛不仅是记者，同时被委任为这两个栏目的主笔。说来好笑，当时潘柳黛只是个未婚女孩，却为那些因恋爱烦恼、婚姻不幸、家庭破裂而困惑、苦闷的，向报社敞开心扉要求帮助的人，解答得头头是道。她以诚恳的态度、女性的温柔，既给予同情、理解，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又给读者指点迷津，她成了求助者的知音。如一位想入赘[1]又怕为亲友所笑的读者写道：

编者先生：

顷该贵报《信箱》，代为决疑，指示迷津，确为青年一救星，造福社会，当非浅解。敝人年方二十有五，供职在京机关中，去年正月由舍亲介绍婚姻，坤宅家道颇丰，为一独生之女，须欲招赘为婿，先由双方交友入手。相交已一年，情感甚笃，意气相投，时时同游玩，及函札往返。至今年初，坤宅合意联姻，先行订婚手续，征求于我家，敝人家长毫无问题，悉由我做主。惟敝人自思，男儿贵能自立，招赘更为有志青年所不取，又为亲友同僚所耻笑。何患不能成家立业，但婚后需至坤方生活，未能供奉父母。敝人。兄弟虽多，但我也必

---

①笔者注：招女婿之意。

须尽一子之责。舍下家道虽贫,自己努力何患不能立业成家?但又思该女性情温和贤惠,待己之细致入微,感情深切,面貌体态均较好,又使敝人不能自拔,转转思维,彷徨于毫无办法。先生贤者,独具慧眼,定能赐示准确之途一则,感荷不尽,一切有渎清神,附笔致谢。

专此即颂　　撰祺敝　　周家雄顿首

潘柳黛以《为了爱,不妨入赘;为了钱,笑骂由他》为题答复如下:

周家雄先生:

一向传统的观念是,只有女人才能嫁到男家,男人是永远应该传种接代的。其实说老实话,入赘与嫁人在现时代里还不是一样婚姻问题的解决?"男儿贵能自立"这话是对的,但我们须明白入赘并不一定要依靠岳家,是因为你喜欢他家女儿,才跟他家结亲;因为她是独生的姑娘,所以才不方便让你带出来,那么这事实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又顾忌些什么不必要的非议呢?

至于说到奉养父母,那更容易解决了,你依旧可以尽儿子的责任,因为你并不是卖给女家了。假若依我的意思,我以为你不妨到女家去住,但在物质方面,你却不要接受他们任何援助。你仍旧像其他人娶太太一样,但为了你爱她,那么你可以答应等你生了儿子之后,送一个给他们,如此于"情"于"理"我认为都能站住脚了,你以为如何?

柳黛又一封答复读者袁坤培的,题为《年轻人,不能太荒唐》,摘录如下:

袁坤培先生:

年轻的人,往往太容易荒唐,自己是有妇之夫使君,而偏偏还要招蜂引蝶,这错误的确应该自己担任。关于这件事,最好的办法,只有"不再继续",好者是第一封信,即便她们学校校规再严苛点,也不会就开除她,况且主动

在你，她是无辜的……但是无论按情按理，你却应该立刻再寄一封信给这位先生，说明你的忏悔，而请求他的宽恕和谅解，圣人说："过则无惮改"，只要能够改过，仍不失为好人，安分一点吧！

柳　黛

再一封答读者杨西河的信写道：

杨西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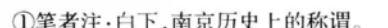
假若你自己还承认你是个孩子的话，那我就应该说，你真是没出息。先是环境所迫，你才开始离家学艺，而16岁的孩子，就懂得与女人勾搭，要知一个年轻女人在戏院里向一个陌生男人一笑，任何经验告诉我们，都不会是良家妇女，而你居然"为之神魂颠倒"并且还想娶她，这观念真是荒谬到极点。你生理冲动，完全是你太兴奋的缘故……趁着年轻，正是努力创作自己事业的时候，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你将来有了发展，什么样的女人娶不到呢？现在你应该忘了这件事，（少看言情小说）切实修养自己，父母面前还是少碰这个钉子吧！

柳　黛

潘柳黛对求助者的解答，讲究为人之道和正当的婚恋。她的解答既吸引了读者，也博得同行赞许，因为这时她还是个未婚少女。

几年后，上海《海报》刊登人可的《潘柳黛之真面目》一文，赞潘柳黛"初隶白下[①]京报社，主编《妇女周刊》及青年男女《信箱》二版，对男女间爱恋之事，解答独具见解，一时遂有红记者之称"。





①笔者注：白下，南京历史上的称谓。

短渡日本，上海成名

潘柳黛在《京报》工作期间，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一位朋友要介绍她去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华文每日》综合性的半月刊去担任中文文艺助理编辑。她有点矛盾了，因为南京京报馆已经把她从见习记者改聘为正式记者，也加了薪水，她的大名已频频出现在报纸上，怎好意思一下子离去呢！但朋友的好意似乎又无法推却，况且那是外国，薪水又高一个台阶。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力，潘柳黛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她去找那位为她介绍工作的方先生，想听听他的意见。她很想方老师建议她不去，谁知方先生相反劝她不妨试一试，这时的她也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就这样匆匆踏上东渡扶桑之途。动身前夕她给北平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不是商量，仅是通知而已。

那是1941年12月的冬天，天上不时飘着雪花，潘柳黛与同行者刘小姐，在上海乘"大丸号"轮船去了日本。茫茫大海，一望无际，她是第一次漂洋过海，有点新鲜也有点胆怯，大浪翻腾，海船的颠簸使她呕吐不止。她开始后悔不该远行，她盼望早点到达，但她深知那是无济于事的。才上船还不到一小时，她只有在翻肠倒肚的煎熬中寻找乐趣。她按照好心人的指点"越吐越要吃"，她开始贪婪地品尝着船上供应的各色日本小吃。几十年后有一次她和朋友聊天，她说起那次东渡洋相百出的故事，她告诉朋友："因为小吃全是免费供应，所以我就吃了吐，吐了吃，同舱的人看我表演，把

他们笑得前仆后仰。"接着她又俏皮地补上一句,"想起日本小吃,至今还会流口水哩。"

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华文每日》半月刊,潘柳黛出任文艺助理编辑,她负责的是中文文艺稿件。在那儿她努力学了一点日语,以应付日常生活之用。在日本虽然收入多了一点,但开支却很大,她对这陌生的环境产生了恐惧。报社离她住的地方很远很远,她是住在大坂与神户之间的坂神,宿舍简陋,有电车往来,却很不方便,因为电车间隙时间较长,来回常常要花去近四个小时。虽然她曾对那盛开的樱花喜爱得如痴如醉,然而水土不服,经常生病,这似乎又将她抛进漂泊异域的孤独境地。她想到祖国的沦丧,想到父母生活的困境,她同主管谈了她要回家。

正巧这时《华文每日》要在上海办刊,他们要她回上海。那是 1942 年的秋天,潘柳黛经过海浪的再次颠簸,没完没了地呕吐,她在疲惫不堪中,终于到达了上海港口,这个在她少年时期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

上海,这个闻名的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之一,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有着"东方巴黎"之称,它是许多人都向往的地方。潘柳黛也不例外,尽管从 1843 年到 1943 年这一百年来,上海一直是个被帝国主义瓜分的通商口岸,城南即当年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区,华人区和闸北区被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接的法租界切割了,边界有石碑。在这些"治外法权"地带,公园里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直到 1928 年,才被废除。

当轮船正在听从指挥慢悠悠地驶进港口时,潘柳黛则站在海轮栏杆旁眺望着这一个世纪来西方入侵后留下的印记,这个曾不止一次在画刊上、在文字中见到的外滩。这个"十里洋场"的中枢,这个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这个不仅是港口,也是当年英国殖民势力的视窗,是美国势力的视窗,如今又是日本势力的视窗了。她望着外滩既矗立着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新古典风格的,也被称为新希腊风格的建筑,那是 1852 年英领馆大楼(1873 年重建)、海关大楼(1927 年建)、汇丰银行(1923 年建),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年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她也见到了美国这个代替英帝的新兴国家所建的带有纽约色彩的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有二十二层高的四行储蓄会……



在外滩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几十幢高楼，全展示在她的眼前。她清楚还有教堂、咖啡馆、电影院、舞厅、跑马场……

她走下海轮，顿时被漫步在外滩的穿着时髦的行人所吸引。她清楚上海的发展，除外国入侵的影响外，当然这也包含着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所推动的变革而造就的这个国际大都会。其实，她从少年时代随着父亲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上海。

在上海她继续为《华文每日》任文艺副刊编辑，并执笔《今日影坛》的特写。《华文每日》问世不多天就停刊了。潘柳黛也就失业了。这时她回南京在妹妹家小住，想在南京找个合适的工作，因为南京她毕竟比较熟悉，也有些朋友，然而现实让她失望。在南京她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幸得秦墨哂先生介绍而转业沪上，之后，她相继进入上海《罗宾汉报》、《平报》和《文友》杂志，不久转入上海《海报》任记者、编辑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期间，潘柳黛除任报社记者、编辑工作外，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报纸杂志如《新北京》、《中国文艺》、《平报》、《文史》、《文友》、《语林》、《春秋》、《杂志》、《人间味》、《大众》、《力报》、《海报》、《作家》等发表作品。主要有散文、诗歌、随笔、杂文、短篇小说等，如散文《梦》、《石榴花》、《离恋之歌》、《昨日之恋》、《黑瞳》、《春从我家起》、《我家》、《我结婚了》、《雨》、《酒》、《热带蛇》、《前年》、《小姨》、《天堂里的紫色画卷》、《风化区漫步》、《夏夜风》、《梦见母亲》、《未是草》、《无弦琴》、《海风》、《秋兴集》、《风言风语》、《醉酒》、《穷》、《“吴苑” 风光》、《坐车子的烦恼》、《错认了苏州的秋海棠》等；中、短篇小说有《魅恋》、《恋》；诗歌有《站在街头》、《在我心上》、《流云》、《低诉》、《无题》等；杂文有《论胡兰成论张爱玲》等，还有名人访谈录，如访问“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及电影演员顾兰君、白玉薇等。她的短篇小说《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四十五天。她在上海已被誉为颇有名气的女记者、女作家了。



年轻的上海女记者、作家潘柳黛

潘柳黛目睹日军和伪政权统治下，上海人民不仅是在恐怖、暗杀、逮捕、混乱中度日，还有米价直线飙升，饥饿恐慌笼罩全市，抢米风潮是一波接一波。伪政权虽有维持市面所配售的平价米，那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上海不仅粮食不足，其他蔬菜、肉类也一样供应不上，煤炭、电力及一切原料奇缺，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因此，这一段时间里她的作品多以隐蔽、深沉的手法，从身边琐事着手，切入社会的阴暗面，把笔触总是投向弱势人群，给予他们同情和爱，颇受欢迎。如散文《梦见母亲》写道：

梦见母亲。母亲的头发像侄女头上系的白缎的发结。我说："母亲！您老了，三年没见，为什么老得这样快呢！"母亲不说话，只用衰老的手拉过我的手来，抚摸着我鬓边的头发，半晌才问我："你好不好？"我抽上来一口气，想一想，又咽下去了。我说："我很快乐，外面的人都肯用好心待我，这社会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奸诈丑恶，我挣了足够我一人生活的钱，因此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不过，为什么在你脸上不再见到笑颜了？你本来是个爱笑的孩子！"我说："不，我还是这样的！"我赶快对母亲做了一个昔日的笑靥，但母亲摇摇头，我看见母亲的眼里闪出泪光了。

母亲说："孩子！靠着我的肩膀，让我仔细看一看你。"于是我就像羔羊一样绵然地依在母亲怀里。

"摘下你黑色的眼镜来，忘了妈妈是不喜欢你们戴眼镜的吗？"然而我立刻拒绝了，并且立刻逃出了母亲的怀抱，我说："不能！不能！我要这黑色的眼镜，黑色的眼镜可以将世界弄得永远没有黑夜与白天，黑色的眼镜可以将人们的表情打个折扣。母亲！您要原谅我的，我没敢忘记您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戴黑眼镜的话！"我仿佛怕母亲追上来，拼着命地逃跑，跑得精疲力竭，跑得满头大汗。但当我停住了脚步时，我突然看见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周围站满了青面獠牙的魔鬼，摸了一摸，才知道我的眼镜不知在何时失落了。于是我号啕大哭起来，哭着喊我的母亲。

母亲已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却被枕上的泪痕惊呼醒，想了想刚才的梦，

我止不住又哭了。

言简意赅，潘柳黛用不能摘下黑色眼镜来表达当时社会的黑暗，在幽默中饱含着悲愤。在那种不能讲真话，又不愿讲假话的殖民地的岁月，她是用《梦见母亲》来隐现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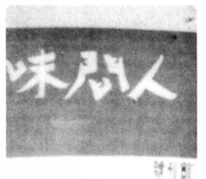
又如《未是草》，她这样写道：

我悒郁的眉尖拧了起来，我的心像一块才绞过的湿漉漉的手巾。什么事情使我如此黯然无生气呢？

昨夜我又睡得很晚，不是看戏去了，也不是写稿子，只是睡在宽大绵软的弹簧床上，望着天花板默默地想，想得很多，想得很乱，但却不知道到底想的什么事情。

于是我开始恨我自己生活没有嗜好，我也恨我自己太过于聪明，而且末了什么都没的恨，什么都恨到了；我更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点宗教信仰不信鬼神。

连日来胃口奇坏，饭吃得很少，早晨照镜看，脸色黄得怕人，璐璐对我说：“几天没见，你好像有点儿瘦了，是病了吗？”我摇摇头，说：“不，是我的





南京《人间味》杂志封面



上海《文友》杂志封面

心绪太坏！”

邻人家新近死了一个老　太太，棺木花了好几千块钱，而且听说还并不是好的，所以那一天我喃喃地跟妹妹说：“火葬吧！还是火葬吧！赤身而来，也让我们赤身而去。”说完我才发现妹妹吃惊地睁大着眼看着我。

我低下头，悒郁地将眉尖拧了起来，心像一块才绞过的湿漉漉的手巾，我仿佛听谁在问我：“什么事情使你如此黯然无生气呢？”

是的，是什么事情让潘柳黛如此黯然无生气呢？说到底，不就是在遭受日本铁蹄蹂躏下的那片土地上，物价飞涨使那么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有那么多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产生的苦闷和无奈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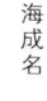
潘柳黛在另一篇《无弦琴》中写道：

每日履行着平凡的生活程序。别人说：“我在混日子。”但我则以为“我在等日子”。我只是像一个求职者在等待主考先生的甄别一样，也像一个囚



昨日之戀

上海《大众》杂志刊载潘柳黛的小说《昨日之恋》中的一页



犯在等待审判官的判决一样。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怀着好像全然是不可捉摸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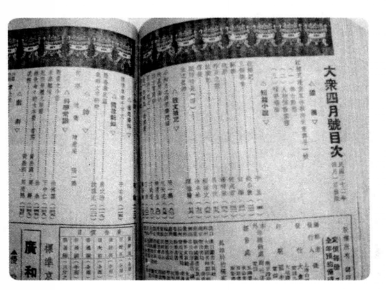
一种不可名状的忧郁蚕食着我,往往使我生趣全无:我时常恨着自己的情感太脆弱,而且我更在恨着我有时过于浪费了它。浪费了情感,总是一件值得悲哀的事,因之我有时就止不住悲哀。

非常没有理由的,许多朋友在羡慕我,许多朋友在研究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总认为我每天都在过着快乐而幸福的日子。我想我的确应该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善意的关切的。

只要一有工夫,我便常常扶着楼窗,眺望着往来于街头的车马行人,那样怅惘地眺望着,就好像热烈地在期待着什么发现一样。

古人说"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但我认为死是自己的事,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支配的,如果连这一点自由也没有时,那么就尤其没有活下去的必要。

昨晚,我用两个钟头的时间,从威海卫路走到四马路,路上并且还测了个字。我本来一向是并不迷信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仿佛相信起命运来了。



大衆四月號目次

《大众》杂志4月号目次

在测字先生惊异的目光之下，拈出了两个字，一个是“坎”，一个是“兑”，其实不必让他解释，我想，一望而知，这是“坎坷的兑现”。

与我的性格一点都不相似的，就是我日来落寞的笔调，有时我不禁生起一个预感：说不定有一天我的性格便真的会变成像10月的梧桐那样萧索吧！

潘柳黛在《风言风语》专栏的语丝中写道：

颜氏女与叔梁纥野合，乃生孔子，“正宗”乎？“爵士”乎？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乃知夜行人固不得以为“姜太公随侍左右”，百无禁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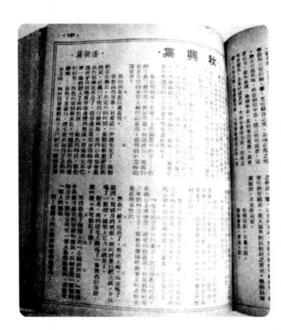
感时伤怀、伤风、伤脚、伤目，一疾未愈一疾又起，再套一句楚霸王的话：“天亡我也，非病之罪也。”

乃日来牢骚无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我欲无言。

夜坐小院中，仰“视”繁星，俯“叙”衷曲，明月在天，风轻云淡，乃令人不无出世之想。

舞榭酒楼的乐队，所演奏的不外“爵士”，而歌手却有称“正宗”者，套一句《疯狂世界》中的歌词：“太奇怪呀！太奇怪！”


·潘柳黛·

秋興集

潘柳黛散文《秋兴集》发表在上海《大众》杂志上

潘柳黛以犀利的笔触抒发感怀，在幽默和诙谐中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含着一层苦涩和沉重，把当时知识分子郁闷的心情散落在字里行间，从而引起共鸣，很受读者青睐。正



如当年作家十园在《忆文友柳黛》一文中写道：

柳黛女士，许久不见了！但在各种出版物上，时时可看到新颖的作品。我看见柳黛署名的作品，几乎都读过的。这也不能说是疏远了！柳黛以北国女儿，而富有南朝的气派，她的最长处，是用轻松的笔调，抒写沉郁的情感，无论识与不识的，读到她的作品，都起了一种同情心。在南京的文友中，常常听见谈起她的。因为她在南京有相当时间，她的爽朗而洒脱的作风，多留着优异而深刻的印象。有人说她到上海后，似乎起了剧烈的变化。我说，变者形迹和表面，不变的是内在的心灵。不佞和她是没有比较接近的机会。记得共同参加过两次大宴会，一次是《中报》罗社长邀集鸡鸣寺景阳楼的雅叙；一次是中国作家联谊会在沙利文的聚餐，同席的都是执笔杆儿的文友，柳黛是以女作家的姿态出现于交际场中，她的词采、她的歌唱，以及她所写的稿件，都得到好评。说者谓柳黛写文章的大胆，等于她饮酒的豪爽。这种风度，在男子们中间，也不容易多多遴选出来。有一天，纪果庵君说："柳黛是一个少女，社会上对于她的一切，是容易引起惊异而赞叹的呀！"我希望她以后的作品，减去些凄黯苦闷的色彩，多向活泼光明而积极的人生观上进展。

潘柳黛为什么会有凄黯苦闷的心态？除了她本身独闯天下带来的艰辛外，她面对的又是一个黑暗的社会，作为迈进作家行列的年轻人，她只有用心声来发泄了。另外，与潘柳黛曾熟读南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贞的多忧怨常感伤的词也不无关系。

直言抒怀，声援弱者

1943年的上海物价上涨，有人在报上披露："去年购买普通皮鞋一双，计值两百二十元，今年换双鞋底，计值三百二十元；又去年制长袍一袭，计五百元，今织补破洞几个，计值一百五十元。这种涨风，真令人可怕。"加上交通不便，民怨沸腾，潘柳黛在她的《海风》语丝中也揭露深刻，她写道：

上海的私米，卖到一千三百元一石，阿弥陀佛！

在北京火车站，每天排着几千人的行列整装待发，如果你想今天到某一个地方，那么昨天就要去排队了。

拥有一条旧棉絮的卧在街头的饿殍，同行称之曰："有产阶级"。

在四马路遇见这样一件事：十几个小瘪三抢年糕，被抢的人站在中间笑，态度坦然自若，就好像施舍一样，"习惯成自然"，古人的话有道理。

潘柳黛在《风言风雨》专栏中又写道：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铜钿先生赚。校长用学费囤货，做股票，盖古有明训也。

从节电关系，无从冷气设备，影院剧场，炙手可"热"，聪明的剧院经理正不妨广告宣传，购票

一张，赠团扇一把；购票两张，送爽身粉一盒，免得痱子炸了，如坐针毡云。

方今，白报纸是“如何如何”地贵，所以不愿浪费笔墨，打此无谓官司者，乃不为也，非不能也。

潘柳黛的寥寥几句，帮你洞察着当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景。

1943 年 6 月 28 日，上海《平报》副刊，载有潘柳黛随笔之一《救灾恤难》，反映了她对上海人的感激之情。

潘柳黛的新闻采访风格：大胆泼辣，直言不讳，别具一格，总是为弱势群体而呼喊，她在《救灾恤难·漫画家当仁不让》一文中写道：

在我办公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封信，信是画家董天野氏写来的，大意说为救济华北灾民，特订于本月 27、28 两日，在浙江路、宁波路上海画厅举行速写人像义卖，请光临指教等话。华北灾情传来，冲动了整个上海，尤其是海上的文化界。前有小型报同人的义演、黄也白氏的卖扇，如今董天野氏也当仁不让，以他的“撒手锏”——“五分钟的速写人像”来义卖赈灾了。

同是在文化圈里讨一口饭吃的人，照理我与董氏是应该有着许多见面的机会的，像曹涵美、江栋良、黄也白等一样地熟识，但说不上为什么，非常遗憾的是我竟无缘识荆。

前次，劳斋的画人雅集，我虽十分荣幸地被邀参加了，但因另外


新天地

救災恤難·漫畫家當仁不讓

·柳黛·

董天野速寫人像義賣

在我辦公的玻璃板下面，壓着一封信，信是畫家董天野氏寫來的，大意說爲救濟華北災民，特訂於本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在浙江路寧波路上海畫廳舉行「速寫人像義賣」，請光臨指教等話。華北災情傳來，衝動了整個上海，尤其是海上的文化界。前有小型報同文的義演，黃也白氏的賣扇，如今董天野氏也當仁不讓，以他的「撒手鐧」——「五分鐘的速寫人像」來義賣賑災了。

同是在文化圈裏討一口飯吃的人，照理我與董氏是應該有着許多見面的機會的，像對曹涵美江棟良黃也白等一樣的熟識，但說不上爲什麼，非常遺憾的是我竟無緣識荊。前次，勞齋的畫人雅集，我雖十分榮幸的被邀參加了，但因另外還有一點事情的原故，所以匆匆先走。然而在次日或是更次幾日我忘記了，卻在海報上見了董天野氏[illegible]

過一面之緣的人，也居然能夠一見就知道[illegible]的是朱先生。實在是不能不吃驚於董氏速寫本領的登峯造極了。

當時我曾經想，在各報章雜誌上所見的董氏的繪畫，大都是漫畫，或時事素描，但董氏懷有這樣幾乎可以稱爲絕技的速寫像的本事，卻並不常見，想來他自己對於這件「本事」大概也相當重視吧！

但今次董氏爲了華北災民而舉行義賣了，懷着「飢猶己飢，溺猶己溺」的慈悲心腸，爲那些嗷嗷待哺的同胞們，求助於海上的諸大善氏，我自己是個華北人，我站在華北人的立場上，對於董氏的義[illegible]

收音機邊聽大[illegible]

1943 年 6 月 28 日，上海《平报》副刊载有潘柳黛随笔之一，反映了她对上海人的感激之情

还有一点事情的缘故，所以匆匆先走。然而在次日或是更次日我忘记了，却在《海报》上见到了董天野氏为朱凤蔚先生作的速写像，那样圆润的笔法，就是我这个仅与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也居然能够一见就知道画的是朱先生。实在是不能不吃惊于董氏速写本领的登峰造极了。

当时我曾经想，在各报章杂志上所见的董氏的绘画，大都是漫画，或时事素描，但董氏怀有这样几乎可以称为绝技的速写像的本事，却并不常见，想来他自己对于这件"本事"大概也相当重视吧！

但今次董氏为了华北灾民而举行义卖了，怀着"饥犹己饥，溺犹己溺"的慈悲心肠，为那些嚼草根啃树皮的同胞们，求助于海上的诸大善氏。我自己是个华北人，我站在华北人的立场上，对于董氏的义举，实在不知道应该用怎么样的方法来代表家乡父老向其致我感激之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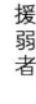
此文通过对董天野的赞扬，反映了潘柳黛关怀桑梓故里之情、对华北受难同胞的一片赤诚的爱心。再如在《文化人的镜子》一文中，潘柳黛又写道：

看到4月11日《海报》午尺先生的《江栋良立志不作漫画》，黄也白先生的《柬栋良兄》两篇文字后，引起我极大冲动与共鸣。

读到"……这样的消极表现，无异直接给高喊着'为文化而努力'的贩子们当头一桶冷水，但这不是'杀风景'，这是给他们打一针清凉剂，在'发财第一'、'马屁第一'的这个年头，文化人本来给人家当走狗一样看待，命你叫两声！就只得叫两声……"，我读了再读，几乎感动得要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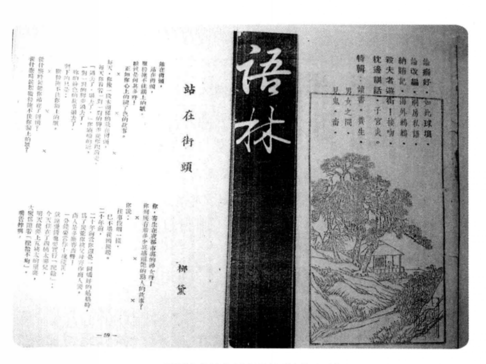
其文中有一段写道：

……据我所听说的，是有人请他画一张画，答应笔润从丰，可以送他几千元，这个数目，虽不足供阔佬们"孔雀厅"的一饭之资，但在我辈穷文人眼里看来，也便不算不"优"了。但事实没有这么便当，画画好了，交卷以后，对



方突然给打了一个“一折”。江先生的身体不好，情感自然也容易冲动，受到这个刺激，他竟气得哭起来了，于是，他将润资立刻璧奉，画稿要回，三把两把撕得粉碎，而且立志今后不再画画。

这对于今日贫弱的文坛，是个损失，自然不必讳言，但黄也白先生说得对：“……这样的消极表现，无异直接给高喊着‘为文化而努力’的贩子们当头一桶冷水，这不是‘杀风景’这是给他们打一针清凉剂……”仅只一针清凉剂，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更深地刺激他们一下。文化人之所以是文化人，文化人之所以给人家当“走狗”，就是因文化人的心不黑，他们不会像投机的囤货商一样，将文章囤积起来，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情，坐着市上缺货，像黑粮食白粮食地闹精神粮食的恐慌。要知现在所以喊缺乏精神粮食的人，多半是自己不动笔的人，因为这样的高调一唱，一则以表现自己见识的不同凡响，一则也为贬低文章的价值，可以借着文章水准太低，而少出几块钱稿费。不止如此，由于物价过高，文化人生活困难的缘故。



語林

站在街頭

柳黛

— 59 —

論癖好·如此球壇·

論改編·洞房私語·

殺夫者遊街！接吻·

枕邊調話·子宮炎。

特輯：讀書·養生·

男女之間·

《语林》载潘柳黛的长诗《站在街头》

三个月后，潘柳黛又写了一篇《生活压迫下的哀号，江栋良卖画》一文，其中有一段写道：

……江栋良是有着七口人担负的"家庭柱石"，以今日小康阶级的生活需要来说，七口人家，要用多少钱才能将生活维持下去？这当然不问不可知的。

寅支卯粮，已经成了今日薪水阶级的一般通病，而日来各社团为挽救畸形繁华之下的奢侈与浪费相继提倡节约运动，新闻联合会且规定每月9日不饮酒、不宴客、不参加种种娱乐等。事情果然是件好事情，应该用一个万分热情来拥戴的。但可惜对象错误了，单一眼看上了这群摇笔杆的苦朋友，花雕要卖二三十元一瓶，新雅酒家一盆翅子要卖七百多块钱，挣上少数薪水的报社编辑、记者和校对又怎么有余力去饮酒、宴客和参加种种娱乐呢？

"罪己"的精神虽比责人的精神来得伟大万倍，但想到新都饭店的万元酒食，再想到我们自己的每日生活，实在觉得有许多时候，自己太对不起自己了。

当然江先生不只是想想对不起自己的一个，而且是其中之尤者，因为他有着七口人的担负，并且他还有着一个时常闹病不太健康的身体。

我又在为江先生发愁了。我劝他"节流"虽不能自主，那么设法"开源"吧！他说：是的，朋友们最近都劝他以国画问世，但是……但是什么呢？说到这里已经够了。文人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凭自己的技能去设法将饭吃得饱点，总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事情。

……生活给我们的压迫还不够瞧吗？将自己十几年研习得来的心血的结晶，标价出卖，主顾将其拿走时，心绪上的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的情感，又怎么能够为只能酷爱风雅的人士所理解呢？

潘柳黛的文章缘何对穷画家江栋良的命运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究其原因

乃是他们都是同病相怜的穷文人，请看潘柳黛在该文中的一段自白：

> 我们都是百无一用卖脑汁糊口的人，一不能黑着心做杀人不见血的囤积商；二不能狠着心做无法无天的强盗，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笔不停挥的结果，不过喝一碗薄粥而已。

不难看出当年知识分子的那份艰辛。

走进艺坛，访荀慧生

潘柳黛在上海广结人缘，社交面日益拓宽，开始跨进影剧界。她曾采访过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

荀慧生（1900～1968），名词，号留香，早年艺名白牡丹，河北东光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首届京剧旦角名伶演员评选活动，梅兰芳以一出《太真外传》，尚小云以一出《摩登伽仕》，程砚秋以一出《红拂传》，荀慧生以一出《丹青引》，一同当选，被誉为"中国四大名旦"，或称"京剧四大名旦"。

时年27岁的荀慧生，其所以能成为"四大名旦"之一，成为艺术大师，实属难能可贵，因为他既非梨园世家，又无权贵支撑，而是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被卖到戏班学唱河北梆子，11岁改唱京剧，全靠自己摸索刻苦奋斗成长。他演花旦、刀马旦，功底深厚，吸收梆子唱腔、唱法和表演艺术，对京剧传统技法有所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称为"荀派"。他一生共演出三百多出剧目，以演《金玉奴》、《红楼二尤》、《钗头凤》、《荀灌娘》、《还珠吟》等著名。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梆子剧团团长，著作有《荀慧生舞台艺术》、《荀慧生演剧散论》，并将常演剧目编为《荀慧生演出剧本选编》。1968年因肺炎病故，享年68岁，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7年1月24日，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时间播出的《荀慧生》28集连续剧，由著名导演夏钢导演，由

荀慧生长孙荀皓任执行导演。该剧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位历尽坎坷仍锲而不舍的荀慧生；一位被金钱、权势、美女包围，而独树一帜的荀慧生；一位不畏强暴，具有民族气节的荀慧生；一位为京剧艺术精益求精，勇于改革、创新而奋斗一生的荀慧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正是荀慧生对局势动荡不安，而郁闷烦躁之时，潘柳黛以《平报》记者的身份，走近了荀慧生，对他进行了采访。事后她以醒目的标题写成《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访"半老佳人"荀慧生》访谈录，其中她写道：

到达敏体尼荫路荀慧生的寓所，已经是下午六时半了。投过名片，在楼下立了五分钟，仆役才将我请到楼上。其实未来之前，我就准备好了的，准备着即使荀慧生果然有什么"架子"时，看在"四大名旦"的面上，我也务必要以新闻记者的特殊耐性来忍受。

走上二楼，穿过一个极小的洗澡间，立刻就看见荀慧生了，踱着悠闲步子迎上来的荀慧生的姿态，实在是非常潇洒的。

"昨天接着了您的电话，所以现在正在等您，别客气，请随便坐吧！"他一边做着请我坐下的手势，一边这么说。

谈起来非常惭愧，由于自己生活得没有什么癖好，一向就不大喜欢看电影和看戏。比如看无聊的片子吧，我常常会不知不觉睡着了，因为我认为与其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电影院里，看那些不知所云的表情，实在反而不如约两三个朋友吃吃咖啡、聊聊天的好。至于看戏呢，后排嫌看不见，前排又嫌锣鼓声噪人，况且时间坐得太长了，也有点吃不消。为了娱乐，而惹来这许多麻烦，自然要弄得我什么兴致都没有了。

不过，电影虽不大看，戏虽不大看，所谓"红角儿"的大名，总是知道几个的，例如遣嫁消息闹得满城风雨的陈云裳呀，话剧里自己反对 AB 制而却实行着 AB 制红遍上海饰演"秋海棠"的石挥呀！那么又何况出过洋镀过金的（梅、程都到过国外）举世闻名的"四大名旦"呢。我的性格一向就不太喜欢迁就人，因此尽管我有着许多和艺人谋面的机会，但我却常常毫不珍惜

地将它们放弃了。因为我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不足以增加荣辱的。

废话说得太多了，还是言归正传。……

“那么荀老板对于粉墨生涯的兴趣，究竟如何呢？”

“谈到兴趣，”他微微地笑起来了，“学戏的孩子，以我如今日的年龄来说，当初大都是一贫如洗的清寒子弟，家父母想不出用什么方法使孩子能够不挨饥不受寒，那么最简单的一条路子，就典给师父学戏了，而且要是命运好，将来一旦成名，还可以有一点希望。”他仍然踱着悠闲的步子，我坐在单人沙发里静静地听。

茶房给我端了一杯茶来，那边桌上的盘盏都摆好了。

“荀老板还没有吃饭？那么请不要客气吧，我们可以随便地谈，不要因为跟我谈话，把饭耽搁了。”

先是不肯，之后告过罪，他们就坐在那边吃饭了。

我啜了一口茶。

“荀老板是戏剧界的前辈了，而且又是‘四大名旦’之一，你对于男性唱女角，或者女性唱男角的意见怎样？”

他似乎在想了一会儿：“像我，当初自然完全是师父的意思，不过我想如果要是有着极好的天赋的话，这大概也没有什么关系吧！不过，我听说在外国仿佛并没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我告诉他，我说就拿日本来说，他们演古代戏的优伶，也有男伶扮女角的，像有名的花柳金太郎等就是。

“然而，他们的地位，大概不会像中国伶人这样低吧！”他有一点怅惘似地说，“戏子总是被人看不起的，虽然小至一个称呼——我应该先跟你道个失礼，你一定不会多心的——小至一个称呼也有着很大的分别，比方有三五个人在一块，介绍别人时都是张先生李先生，而介绍到我们总是王老板赵老板，‘先生’两个字，如今已应用得很普通了，但我们就连这两个字也得不到。一般人都在说‘提高戏子身份’，初听起来，似乎是好意，但仔细想一想，叫我们唱戏的难过极了。因为由于‘提高戏子身份’这几个字看来，可见得在没提高之前，‘戏子身份’一定是低的。”

对于侃侃而谈的荀慧生，我一方面惊服着他的口才和见解，一方面也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因为同是浪迹江湖卖艺糊口的人，但谁见过有人对石挥叫“石老板”，有人对陈云裳叫“陈老板”呢？“老板”虽然绝不是坏话，但总不如叫一声“先生”、“小姐”高贵中听吧。因此我好像不得不以同情的语气来说两句，同时也不得不将下面的道理，略加解释给他听：“也用不着这样想，所以叫老板而不叫先生的缘故，还要归罪于过去唱戏的本身，因为据说有许多人实在是不乐意别人叫他老板以外的称呼，以为不叫他‘老板’就是不承认他是个‘角儿’。至于谈到‘提高戏子身份’的话，自然也还是因为中了封建时代余毒，认为唱戏的都是下贱职业，同时过去有一般戏子所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太恶劣了，所以双方面都有着误会，双方面都应该担负责任的。”像开辩论会一样，将室内的空气弄得有一点沉闷起来了。

稍微停了一会，还是我打开了僵局。

“那么荀先生有多少学生呢？”

“学生并不多，徐东霞、童芷苓、毛世来、张丽君、吴素秋，其实吴素秋还是我的干女儿哩！”

“这些高足中间，荀先生最得意谁？”

“他们都很聪明，都很好。”

“真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对于如今京朝派坤角到上海似乎必贴《纺棉花》这出戏才能走红，荀先生有什么高见发表？”

“这个——”他笑着将眉头皱起来了，我知道这个问题难住了他，但他却是聪明的，“这个很难说，戏院老板希望赚钱，而角儿自然也愿满堂，非贴这出戏，不能卖十成，那么这出戏的流行，自然难怪的了。——我可以放肆地说一句，谈到唱与能唱，还相差不知几许呢。”

看看手表整七点了，我另外还有一个约会，谢他供给我许多资料，并且送我两张照片，在现在一片“捧过房女儿”声中，能够抽出笔来写一写这位迟暮“美人”——单指舞台上而说——也不无换换口味的意思吧。

归途上，太阳还未压山，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由这句诗，使

我想起了每到上海来淘金一次，必带回多少箱多少箱衣料首饰回去的“纺派”的小毛丫头们，再想想这位“半老佳人”还在舞台上挣扎，不禁感慨系之了。“人老珠黄”，历史真是残酷的！

潘柳黛与荀慧生的一席面对面的坦诚的交谈，告诉人们荀慧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而且还有令人敬重的人品。正如文学家萧军曾说过：“荀慧生他的人品、艺品都是一流的，表面上看他很随和，其实他的个性很强，绝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这叫‘绵里藏针’。”

活跃影界，赞顾兰君

潘柳黛由于是新闻记者，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多有接触。有一次她和画家江栋良谈心感到"收获很大，并且谈到曹涵美，谈到黄也白，谈到远在边川的叶浅予、黄尧等动态"，潘柳黛原本对电影、戏剧并不十分热衷，同样是职业对她的驱使，她走进了上海的电影界。

她先后在多种场合，结识了电影公司经理张善琨，编导马徐维邦、郑小秋、王引、舒适、岳枫、屠光启、方沛霖、刘琼、陶秦等，演员龚秋霞、顾兰君、周曼华、白光、王丹凤、李丽华、顾也鲁、陈燕燕、黄河、殷秀岑、韩兰根等。她经常去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上海卡尔登电影院去看中外电影，去天蟾剧场看演戏。她对电影这门综合艺术开始了研究，常常从艺术的高度，以独特的视角与风格来评述电影明星的演技。她对电影明星顾兰君赞赏尤佳，早在南京《京报》任记者时就写过一篇《一个年轻的女人薄命花顾兰君》。



顾兰君原名顾小蝉，1917 年出生在上海，有个姐姐叫顾梅君，姐妹俩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喜唱京戏，并是颇有名气的票友。后进明星公司为演员。姊妹俩同台表演都很出众，尤其姐姐顾梅君当时在上海已小有名气，后与明星公司导演徐欣夫结婚。有人认为顾兰君成名是靠导演姐夫提携，一度把顾兰君称"小姨明星"。其实顾兰君曾在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前程》等十余部影片中跑过龙套，由郑正秋导演、蝴蝶主演双胞姐妹的影片



年轻的潘柳黛在上海

《姊妹花》中，顾兰君仅 16 岁，出演个配角小丫鬟，即显露她的演艺才华，颇受好评。之后，她又在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的左翼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时》中与赵丹合作，这是顾兰君第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又在《路柳墙花》、《落花时节》中出演较重要的角色，在《金刚钻》、《生龙活虎》中担任主角，后来得了个“金鱼美人”的雅号。

1938 年，新华影业公司经理张善琨推出《貂蝉》古装片。顾兰君主演貂蝉，金山演吕布，顾而已演董卓，魏鹤龄演司徒王允，极获好评。张善琨并将《貂蝉》挤进大光明(是西片头轮影院)，既为国产片扬眉吐气，又获了最佳票房，顾兰君成为上海影坛一姐。后该片运往美国，曾在纽约最高贵的大都会歌剧院首映，当时纽约市长赖格第和各国外交使节均出席了首映式。放映后一派好评。放映收入两万美金全部捐给中国大学作为教育基金。

1940 年，顾兰君与李瑛结婚，后分手，再与廖云士结婚，随夫经商。

1950 年，顾兰君以惠昌公司名义请秦瘦鸥编写《婚姻大事》歌颂新中国《新婚姻法》的剧本，由徐昌霖执导，顾兰君担任女主角，这是顾兰君告别银幕之作。晚年的顾兰君热心社会活动，是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艺委员会主任、艺术学校校长。1989 年 10 月静安区举办艺术节时，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 72 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影坛群星争艳，潘柳黛对这位曾是上海著名的“小姨明星”倍加赞赏，曾撰《杂谈顾兰君的演技》一文，其中写道：

和璐璐上大光明去看顾兰君的《侬本痴情》，算是又看了一部不打瞌睡的电影。

“方今电影明星，论演技，阮玲玉死后，顾兰君一人而已……”好像这是前些日子本栏有过对顾兰君记事的一段。的确，在今日的影坛上，以女明星来说，我特别属意于顾兰君。其实就是以全体明星而说，我也是最赏识她、最崇拜她的。她聪明，她热情，她有时也许傲慢，但这傲慢是凭她的能力与聪明而产生的，因此这傲慢也就是值得原宥的。我常说如果将顾兰君也比作一朵带刺的玫瑰，这比方未免太庸俗了，她是一丛傲霜的秋菊。她是一杯才煮好的南阿非利加的热咖啡。说她是诗，嫌诗太冲淡了；说她是散文，嫌



散文的表现力还不够紧凑，她是一篇缠绵委婉的动人的小说。

年前，我为《华文每日》执笔《今日影坛》的特写，预定计划是每半月刊载一人，我第一个就找到了她。当时有人奇怪，问我为什么不先找陈云裳或李丽华。但是我说我是个新闻记者，我应该说公正话，论演技实在是顾兰君驾乎众人之上的，只可惜她的条件没有她们好，如果她有陈云裳的漂亮，如果她有李丽华的年轻，如果她再有她们"待'嫁'而沽"的诱惑力量，那我敢担保她可以疯狂了每一个爱好电影的人。

以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来说，"神秘女郎"葛莱泰嘉宝长得并不美，而小范朋克的"欢喜冤家"琼克萝馥，也终究嫌嘴太大了点，但她们却拥有千千万万的观众，这一方面固然也因为西洋人欣赏艺术的心理比我们来得"货真价实"，另一方面自然也实在是她们演技出神入化的缘故。

潘柳黛又说：

中国的某种艺术欣赏者，往往是抱着"吃豆腐"的心理。因此举一个例证说，皮黄中的野狐禅"棉花旦"之流，也正是利用观众吃豆腐心理，才能"纺"进大批意外之财，而写评的人，居然也不管这出戏的艺术价值如何，竟白纸黑字，大书其什么"妖媚绝伦"，什么"风骚肉感"，末后再来一句"害我失眠三夜"。我真不知他们除了"不敬惜白纸"外，还有什么不可解的心思没有。

好了，让我也"敬惜白纸"吧！再写下去得罪人更多了，就此打住。

从潘柳黛的这篇评论，不难看出潘柳黛对人对事的坦率，对那些庸俗的不良现象大胆地给予抨击，是不留情的。

颂白玉薇，情深谊厚

梅兰芳是中国京剧泰斗，他所创造的“梅派”影响深远。抗日期间他蓄须停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上海名伶白玉薇是他的大弟子。而白玉薇和潘柳黛有着一段令人羡慕的情谊。

白玉薇，原名雪彦，她父亲曾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商人，由于另有所爱，玉薇出生六个月即寄名于长期居住中国的美国人阿林敦(Arlington Lewis Charles)为女。阿林敦来华时不满20岁，进中国水师，曾参加1884年中法马尾战役，战事结束后进中国海关。旋入邮政局任邮务司。1920年退休后居住北京，从事写作。著作有《中国戏剧史》、《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的外国人五十年的经历》、《寻找古北京》等。由于阿林敦热爱中国，能操流利华语，能读中国经书，还收了一些中国过房女儿。白玉薇是其中的一个。白玉薇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英语娴熟，擅弹钢琴，后入北平戏曲学校学艺六年，又拜梅兰芳为师，从而奠定了她戏剧表演的根基。她才华横溢，除京剧外，她能写清新、流畅的散文，因此上海人对白玉薇喜爱至极。


潘柳黛(左)与上海著名坤伶、作家白玉薇合影

潘柳黛怎么和白玉薇结为好朋友的呢？从她的《我与白玉薇》一文中便清楚了。她写道：

我忘了我是个从事于新闻事业的人，她也忘了她是个舞台上的优伶，在这样的心情之下，由于性格上的某一点吻合，我们很快地做成好朋友了——这只是不到两个月的事情。

在2月28日的上午，何章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问我今天有没有兴致到兆丰公园去玩，如果去，就请我到他家吃午饭。我抬头看了看钟，已经十一点半了，初次到人家府上去，就要叨扰吃饭，总是不大好的事，况且我还要去约琼妹[①]，因此吃饭的事我谢绝了，逛公园的事，我答应他两点钟来，谁先到谁等，就在溪畔的桥头。

吃过午饭十二点半了，去找琼妹。琼妹住得很远，坐电车也要好些时候，到她那儿以后，又被居亭主人X太太拉住了，自然我是不便不通人情的，为了应酬X太太，我直到两点一刻才出发，在路上我抱怨琼妹："假如你能认识路，用不着我来接你了，浪费这么许多时间，去晚了，要被人家骂不守时刻的。"在当时我以为至多不过何章伉俪罢了，我是想不到有白玉薇的，因为何先生在电话里并没有跟我提起。

跑进极司非尔公园，我的步子很急促，琼妹在后面跟着走，正当我一心一意地往桥头跑时，突然山坡上有人"潘小姐！潘小姐！"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一看正是何章先生，在他旁边还有一位小姐，这小姐不是何太太，然而看起来是面熟的。

"我来给你们介绍吧！"何先生说。但没等何先生介绍，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抢着说："这是白玉薇小姐对不？"

所以我猜是白玉薇的缘故，一则因为在报上早见识过她多少张玉照，一则也是因为前次何先生到上海来跟我提起过两回。

白玉薇诚如报纸所说，打扮得很朴素。一件羊毛的方格子的夹袍，一个短的黑绒线马甲，长统的绒裤，裹在短腰袜子里，隐约可以从开衩里见到。

一向我对于艺人们没有崇拜的心理，这自然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艺术修

①笔者注：潘柳黛之胞妹潘琼英。

养的缘故。尤其由崇拜而达于“迷信”,什么要电影明星的签名照呀!什么跟唱戏的合摄一张照片呀!什么在戏院门口等着话剧演员卸妆以后,以睹庐山真面呀!这在我都觉得是无聊而可笑的幼稚举动。——自然还是那句老话,也许因为我自己是个没有艺术修养的人。

当我执笔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为坦白表明我的情感,那么我就应该提到,在第一次跟白玉微见面,我只不过仍是随便敷衍她而已,因为在我自己对她没有真正的认识之前,我是不愿轻易忘掉她是个“唱戏的”。无论朋友们怎样地推荐。

何先生是老摄影家了,自然今天的精彩节目,又是照相。我虽然不大喜欢跟生人一起摄影,但大家都兴高采烈的,我也就不得不将就一些了。

何太太来过一次,又回去了,回去送她的小宝贝,做了母亲的人,为儿女牺牲自己的享受,就好像是应尽的义务一样。

我们坐在大石桥上谈天,我的话谈得很随便,我的谈话的态度也很放肆,因为琼是我的妹妹,何先生是我南京时的老朋友。只有白小姐是才认识的,但我想对于她,我用不着太客气了。时间很快过去,差不多四点钟时,白玉薇辞走了,她说她要去看一个朋友。我们则仍继续玩下去,直到何太太又来了以后。

这次分手,我的印象很淡薄,因为我的成见太深,我总忘不了捧戏子是无聊的。同时虽然白玉薇对人很周到、很热诚,但我想,说不上这也许是社会环境使然,为了唱戏而学来的江湖气。第三天,何先生来看我了,开口他便笑着问我:“对于白玉薇的印象怎么样?”

“——还好。”我心里说,真是忠臣。“那么就常跟她一块儿玩玩吧!况且你们还是同乡呢!”

“好的!”

“可以到天蟾舞台去找她,我想她一定乐意跟你做朋友的。”

“嗯!——等我明天给她打个电话约她出来吃茶。”我没有任何生活上的嗜好,除掉有时约朋友吃吃茶。因为吃茶的时候可以谈天,所以吃茶也是



为了谈天方便的缘故。



在上海时期的潘柳黛

这样，在第二天的午后，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然而正巧她不在，因此只简单地告诉他们说：“她回来时，请告诉她一声，就说有位潘小姐打过电话来了。”也就算了。

然而就在三点多钟时，她打电话回来了，并且跟我说假若我今天有空，她可以到报社来看我的。我想了一想，到我这儿来有许多不方便，所以还是我到天蟾去看她吧！到她那儿，至少我去也便当点。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台上练“把子”，蓝布大褂上沾满了尘土。

跑到戏院的宿舍，这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也见到她的姨母，随便坐了一会儿，我就约她出来了，出来到新雅茶室。路上我们没有坐车子，一边走，一边我就问她：“对于唱戏，你感觉到怎么样？”“没意思极了——我非常灰心。”“为什么呢？唱戏不好吗？你现在也是个名角儿了。”“名角又有什么意思？我后悔我走错了路。”“话不是这么说，人各有志，况且你现在收入很好了，将来结婚的时候，也可以有一笔体面的嫁妆。”我半真半假的。“不，根本我剩不下钱，一般地说起来，吃戏饭的人都将钱看得太重了，举手投足，非钱不行，真的，在这个圈子里好像是没有情感的存在！”“说得太消极了，——其实哪个环境里又不是一样呢？”

在新雅东厅，我们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想再唱几年呢？”“我实在不想再唱了。”她皱着眉。“那么想结婚？”“结婚？哪儿有那么便当呢？尤其像我们一个唱戏的，我看得起人家，人家不见得看得起我。人家喜欢我了，我又不见得喜欢人家。特别是我的脾气，又不愿意嫁给同行，或者买卖人，而我所存在的环境，又不容易使我有机会认识另外的人。同时，我的职业，也

没法使人忘了我是个卖艺的戏子。——真的，对于结婚中的问题，你有什么见解呢？”我笑了，轻轻摇摇头，没有回答，但这样的笑，在我平常是不大多见的，因为一向我都是喜欢嘻嘻哈哈。

实在，恋爱麻烦着每一个生活在青春时代的男女，玫瑰虽好，可惜刺太多了？正在这时，林徽音先生来了，我给他们介绍，在介绍的时候，我替白玉薇加了注解，我告诉林先生：“白玉薇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伶。”

重新换一个话题，又随便闲谈了一会儿，白玉薇跟我说，她因为另外有点事，想要先回去。我将她送到楼梯口，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告诉她：“让我们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外吧！你以后是可以叫我柳黛的。”

潘柳黛与白玉薇的情谊，在当时上海《东方日报》一篇以护龙为名的《报人印象录——潘柳黛神龙见首》一文中亦有证实，该文写道：

女士身材矮短，喜着高跟鞋，步来履声橐橐，饶有英雄之概，操北平语，清脆悦耳，所写文章，咸深情一往，若有万方仪态者，无怪乎闲作特写，亦极淋漓畅达之至矣。

白玉薇戳觥托借，女士访之，一见若似曾相识，白身世抱难言之痛，女士时加慰藉，不惜以老姊自居，彼此遂成知己。

玉薇北归，柳黛黯然

白玉薇因上海演出结束，要回北平了，潘柳黛有点伤感，她在《黯然篇》栏目中以一篇《怀念北归的白玉薇》随笔，既叙述了她们深厚的情谊，又刻画了她黯然的思乡的心态，一种漂泊异地的凄凉。其中她写道：

>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在白玉薇走后，我再次踏进天蟾舞台的大门，心里实在是不胜其寂寞与怅惘的。走着当初我与她并肩徘徊过的走廊，坐在当初我与她并坐过的座位，以致深深地怀念起她的音容笑貌，台上的戏剧，对我便全然引不起一点兴致来了。
>
> 我与白玉薇结识，只不过是前五个多月的事情。之后在《平报》发表过一篇《我和白玉薇》的随记，曾充分地表白了我对她的理解与倾慕，这以后我们曾互相游宴，到“新雅”吃过茶，到“萝蕾”饮过咖啡，到一个已经想不起名字来的小食品店里由于她的竭力推荐，呷过一客赤豆汤。而且非常可笑的，是我们之间的清淡，好像竟不愿再有第三者来打扰的趋势了。也许就因为我们还都很年轻，那样坦白的谈话，是不便为外人所知道的吧。
>
> 我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天蟾”散戏后，玉薇约我一块出去。本来我的意思是预备到皇后咖啡馆的，但因为皇后已经打烊了，同时玉薇又告诉

我，她在晚间是不能喝咖啡的，所以我们就又跑到那家小食店去吃了赤豆汤。吃完以后看看手腕表上的时针，已经将近一点了，但是过于亲密与坦白的谈话，使我们都非常兴奋。两个人都不想离开，也都不想回家睡觉。于是，谁也没有征求对方的同意，我们就从容地偎依着荡起马路来了。

从虞洽卿路一直往北走，步子非常悠闲，心境也非常兴奋。两个人像做梦一样的，默默地走。"玉薇。"半天了，我打破了沉寂。"嗯？""你说生活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无法超脱的苦恼，是形容不出的厌倦……"说完她叹息着，我也叹息着。于是我们的手便握得更紧一点。

从北往东转弯我们出现在大马路的人行道上了。路上的行人像晨星一样稀少，玉薇突然问我：

"你想家不想？""……不想。"我忍着眼泪说。"那为什么你写的东西，常常带着那样浓烈的忧郁色彩呢？""……忧郁也就是美哟！""那么你的人生观的理念是……""玉薇……我想我们不说这样的话了。"我用请求的语气，拦住了她所给我的课题。适才恬淡的心境，被这时的情境渲染得十分伤感了。经过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深夜，风化区里的可怜虫在蠕动着，我们的脆弱的情感，被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啮蚀。终于走到"天蟾"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目送她迈进铁门，自己坐着街车回去。之后，因为两人都忙于衣食，便有一个相当时期没有见面。

前一些日子，大概是两个月以前吧！我到她的住所找过她一次，但她没有在。又打过两三次电话给她，她也没在，而且她又没有回音给我。虽然我知道她当是由忙碌而疏忽了。这一层，但我之对于她，却几乎由抱怨而发生反感了。当时我想——唱戏的人总是唱戏的，即使她忙，难道连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功夫都没有吗？——这时有的朋友再跟我提起白玉薇或跟我打听白玉薇的消息时，我便涌起一种好像创痂被揭的感觉。因为我珍惜着我浪费了的情感，似乎对于过去深夜马路上徘徊着的友谊，全然像梦一样使人感到不可捉摸了。我与她保持了相当时间的疏远。突然在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那声音非常厮熟。她并且让我猜她是谁。但用不着猜，我当然知道

的，那是阔别多日的白玉薇的声音。在电话里，她告诉我"天蟾"合同已满，她要回去了，问我什么时候方便，预备到我的报社来看我。但我不能给她一个确定的时间，除非我说请你立刻就来，所以告诉她，还是等一二日之后我来看你吧！

隔了两天，我到"天蟾"来了，是为看李玉茹的《辛安驿》。正在我往楼阶上跑时，迎面碰见白玉薇了。那天，她戴了一副眼镜，完全是女学生的装束，她告诉我她将回去了，又告诉我明日将应梅花馆主之邀，与兹少泉灌《小放牛》的唱片。最后还是说希望在未走之前，与我能够盘桓一次。于是我和她说等星期日吧！星期日我可以休息，那么让我约三两个熟朋友一块儿玩一玩。

但是，我实在是非常任性的，因为被某种情感所支配，星期日那天我竟一天没有出门，而且对我所要约游的两个朋友，根本就连提起也没提起。这不是我对朋友的不忠实，也不是我故意报复玉薇。如果一定要我承认是我的错误，那么这正是我情绪上的感冒。

然而，就在星期日午后四点钟左右，我在办公室翻阅报纸的时候，从平报馆玉薇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责问我为什么失约，害她自己到这儿来找我。自然我除道歉之外，是没有话说的。还是汤修梅与黄也白先生帮忙解了围，决定明天下午大家一起玩一玩。我将电话挂断了，心里是极其空洞的。

明天，我的事情很忙，出席了某个集会之后，又去参观董天野氏的人像速写义卖。赶到平报馆，已经五点十分了。

在那里，白玉薇向我亲热地表示了与我相聚的愉快。我为这温馨的友谊感动着，忍受着情绪上所起的寒热。

是昨天决定的事：我们一起到"锦江"去给她饯行。汤修梅、周小平、黄也白、陈叔可，除我和白玉薇外，还有一位隐居着的"小女伶"秦玉梅：是玉薇戏校同学，我们请她做陪客的。

那晚上，我实在并没有喝什么酒，但是我却醉了！醉了之后的情感，更形脆弱。思恋着北方的家，对着这位将回故乡的朋友，我为我被放逐的命运

而默默地流起眼泪来了。

多么经不起刺激的懦弱的小动物呀！我心里这么想。

带着酒的醉意，带着情绪的醉意，在某一家照相馆，我们合摄了一张照片……玉薇当初要求过我的，她说在她回北方之前，希望跟我合摄一张小照。之后，又在某家舞厅坐了一会儿。怕我的怠倦，将要影响了别人的兴致，因之几次三番我想要悄悄溜回去。

玉薇点奏了一只曲子，这曲子我是不熟悉的，但我知道是一个相当忧郁的别离之歌。

我突然烦躁起来了。大家走出舞厅，又送玉薇到"天蟾"的门口。夜未央，街上的灯火还很繁华，知道她将于两天以后乘飞机回去了，我握住她的手，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何况别离的又是故乡的来人。

玉薇来了，又走了，我却还停滞在这儿。如果我的身世真像浮萍一样，那么是不是有一阵什么风，可以将我吹回去呢？

潘柳黛的这长篇随笔在《海报》连载三天，此文不仅写出了她俩的情谊，更凸显了因故乡人离去而产生的思乡情结，她思念故土北平，想念远在那儿的父母。尤其是随笔最后的结尾，说出了漂泊在异乡的游子的心声。

潘柳黛又在《秋叶篇》专栏的短文《家书》中，流淌着浓浓的乡愁。她写道：

昨日，接到了哥哥的信。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故乡虽不直接陷在水深火热里，然而四载飘零，我对于遥远的故乡却是感到如何生疏了啊！

我近况不佳，心绪又太零乱，已经将有半年没给家里的人们执笔作书。我懒怠让他们知道我的近况，我不愿使他们时刻系念着我。如果真的父母也达观一点时，我早就要求他们说："忘了我吧！只当我早就死了。"然而父亲固执的脾气，母亲对我的溺爱，不是我没有说的勇气，即使我说了，也是



徒然，反而加重他们对我的心思；则“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老境堪怜的堂上双亲，我又何忍使他们为我负担多少透不过气的沉重？

当年报纸亦有文谈及：白玉薇“北行以后，二人鱼雁尚通，且刊之于报章，读者亦未尝以其琐屑而少之，最近白有南来讯，女士乃作《教我如何不等她》之文张之，缠绵悱恻，读者无不动容。瘦鹃[1]和之，益深弦外之音，若干年后，窃意必有述而颂之者”。

①笔者注：即周瘦鹃。

日本侵略军十分注意控制沦陷区上海的电影市场，用电影宣传它的“大东亚政策”和所谓的“和平亲善”，目的在于麻痹、毒害、奴化中国人民。早在1939年日本就派了一个叫金子的人到上海来控制电影业，于是就托人找到上海电影界头面人物张善琨出来合作，成立了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推张善琨为董事兼总经理，但是主导权却控制在副董事长日本人的手中。

“中联”是日寇占领时代上海唯一的制片公司，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包括走红影星周璿、李丽华、陈云裳等，著名导演卜万苍、朱石麟等。负责“中联”的日本人为笼络人心，深知只有拍摄没有政治色彩、不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影片，在沦陷区的观众才愿意接受，而那些滞留在沦陷区的名演员、导演也才愿意“合作”。再从市场角度看，当时面临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局面，电影虽是文化，也是商品，必然要考虑票房，所以坚持拍摄娱乐片。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实现张善琨和其他从影人员的原意，即在和日寇合作上，只是为了保存住上海的电影业，而拒绝为占领军的政治宣传机器服务。但既在日寇统治下，也是身不由己，必然也要听从一些主子的指使，如果张善琨等人在拍片中过分强调对抗日寇的宣传主题，则势必遭遇杀身之祸。

从1942年5月至1943年4月，在伪“中联”五十部影片中，三分之二为恋爱家庭纠葛的题材内容，但也

拍了几部为日寇效劳的影片，如《万世流芳》及和日本合拍的《万紫千红》等。时任上海《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应《平报·新天地》文艺副刊之邀参加了



新天地

「萬世流芳」的集體批評

本報主辦：「萬世流芳」座談會。（五月三日—會門飯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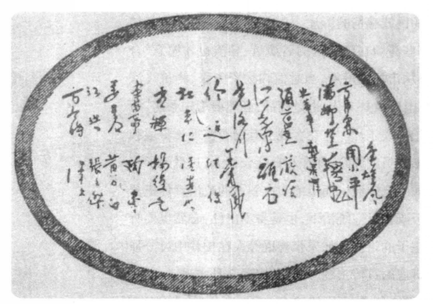
參加座談者：郭小楓，汪俊，麥耶，吳漢，鄧雲□，堯洛川，潘柳黛，俞輝，江洪，離石，秦瘦鷗，陳叔可，柳雨生，唐雄風，吳崇文，周小平，黃也白，老是谷，洛冉。

主席——黃也白　紀錄——洛西

黃也白：諸位先生！今天是鄙人與周小平先生以平報副刊編者的資格，請各位來隨便談談「萬世流芳」。承蒙撥冗光臨，非常榮幸。……

離石：……

1943 年 5 月，上海《平报》为举办《万世流芳》电影座谈会刊出的新闻报道，时出席者有记者、作家：柳雨生、秦瘦鹃、黄也白、潘柳黛等。



1943 年 7 月，参加上海《平报》举办的《万紫千红》电影座谈会的名人签名，其中有尧洛川、徐迟、潘柳黛等。

1943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的电影《万世流芳》的座谈会。



潘柳黛笔下的上海、香港红星李丽华

电影《万世流芳》,是张善琨屈于日寇压力下的作品，这是把林则徐禁烟故事作为《万世流芳》的主题。以林则徐如何禁烟，如何与爱国的中国军民痛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为主线。同时，根据野史,当然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的,尽可能地淡化反侵略的主题，扭曲林则徐的光辉形象。影片有较大篇幅是林则徐的初恋情人张静娴如何协助林则徐宣传禁烟,如何组织“平英团”抗击侵略者和儿女情长的情节等内容。

日本人原以为摄制《万世流芳》可以借清算英国侵略中国的罪恶,做反英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以配合日本正在太平洋上和英美作生死存亡之战。

为加强对《万世流芳》的宣传,《平报》举办了座谈会,应邀出席的各方知名人士有:离石、江洪、杨复冬、穆一龙、郭小枫、汪俊、麦耶、罗汉、邓莺桥、张文熙、潘柳黛、尧洛川、金辉、周小平、秦瘦鹃、柳雨生、黄也白等。

座谈中多敷衍赞美之句,但时任《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则坦诚地批评这部影片,说:“我觉得戏对于角色的交代,好像不够清楚。譬如林则徐到了广东,接着张静娴来了,张的胞兄、表兄也来了,还有叶利阿妥及玛利安娜,也都到了广东。这样的巧合,可算‘神来之笔’?陈云裳的面部表情太过火,看起来不大舒服,李香兰的化妆,缺少活力,因为我知道她本人并不如此。她那过分戏剧性的化妆,会失去了真的美,对于她的歌喉,不胜倾倒。袁美云、姜明都很成功,主要的他们是不像演戏的演戏。”

虽然潘柳黛的批评只是毛皮,并未涉及主题,实质是一种迂回的对《万世流芳》的异见,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7 月 30 日《平报》又一次在金门大饭店，举办了《万紫千红》电影座谈会。除上述的名人外，还有时任《新中国报》记者的徐迟及导演方沛霖、编剧陶秦、演员严俊等人参加。在众多人发言的一片赞扬声之后，潘柳黛一本正经地开口了，她说：

"谈到影评，我是纯粹门外汉，但正因为是门外汉的缘故，所以反而更可以接近一般观者的意见吧？因为不会长篇大套地说话，所以只随便提出几点，算做讨教也好，算做批评也未尝不可以。许多好听的捧场的话，都有人说过了，那么就让我说几句杀风景的吧！刚才有人提起说严俊饰的李永乔上小餐馆推门时的滑了一跤，非常精彩，这一点我认为值得怀疑，因为假若只用一次，是可帮助的，而每次进门，每次滑一跤，就不知是不是硬穿插进去的低级趣味了。最少我想也许是鞋子上有一枚特别钉子，这钉子便使他滑跤，否则别人怎么不呢？再有王丹凤的国语太坏——我应该声明，京片子并不是国语，但那样连咬字都咬不真的国语，却实在较之于严俊和李丽华，不止要相差五年，而且实在有再训练、再出发的必要。方沛霖先生说王丹凤是宁波人，好像应该原谅的，其实这话根本不通，因为陈云裳是广东人，顾兰君是扬州人，她们却都能说很好的国语，而且我们既苛责于李绮年的'广东国语'不行，那么又怎能因为王丹凤是'宁波国语'而加以谅解呢？严俊饰的李永乔的个性太模糊，因为看完这部片子以后，使人不能决定严俊的'定型'，是纨绔子弟？是有为青年？因为以前半部来说，完全是个有钱的浮滑少年，后半部则颇知大义。再有，在演员的支配上，姜明与周起互相调换一下，也许更好，周起在办生日时那一句'今天可不是六月六呀'，一百万分要不得。为贫民请愿，李丽华的当众讲演，我以为不如改作'复制'来得轻俏动人。好了，说到这里。"

潘柳黛从来就不怕得罪人，她的发言也常引起众人的注意。作家护龙写道："余初见女士于金门饭店中，同席未交一言。女士每发一言，四座辄倾听，余甚诧之，以为伊何人斯，乃若是之能惊座也。邻座其君言于余曰：此潘小姐，报界之红人也。"

作家聚谈，说古道今

1944年3月16日下午2时，上海新中国报社邀请了汪丽玲、吴婴之、张爱玲、潘柳黛、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作者)、蓝业珍、关露、苏青(当时以笔画多寡为序)在新中国报社内举行了女作家聚谈会。报社主编鲁风[①]及记者吴江枫主持会议。

鲁风首先说明开会意图，他说："近来文艺作品在出版界最为蓬勃，尤可注意的是女作家非常多，作品水准也很高，这在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来说，实在是可喜的现象。我们觉得如果邀请几位女作家做一次聚谈，对于文艺创作问题，听取女作家们的意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主持人先后为聚谈会出了八个题目，女作家们一面嗑瓜子，一面侃侃而谈，会场十分活跃。

当记者问潘柳黛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时候，她尚有些腼腆地说："提到自己写文章，那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兴趣的。开始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居然会靠卖文为生。一想到我第一篇作品的发表，我就觉得可笑，因为我的第一个作品，不是发表在什么定期刊物上，而是一个小型报纸的征文，好像是《新北京报》，我写了一篇短短五六百字的小小说，应中秋征文，中选以后领到五角钱稿费，这是八九年


《杂志》载女作家聚谈会

①笔者注：即刘慕清，中共地下党员、左联作家。



以前的事了，我只有十六七岁，但第一篇作品与我第二篇作品发表的中间却隔了两三年。第一篇作品以后虽然也写了几篇东西，但都写得很坏，连自己也不能满意，所以就不敢拿出去发表了。”

聚谈会谈及第二个议题：你喜欢哪些女作家的作品时，潘柳黛说：“我非常喜欢李清照和朱淑贞的作品，虽然她们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但李清照作品的清丽、朱淑贞的缠绵，就是直到现在也令人向往不已。她们都有着超人的想象，尤其在那样的封建时代里，女人根本没有地位，而她们却都能挣扎在文学的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席的占有，也完全是以文学本身的价值换来的。实在，像她们那样成功的作品，就是在当时男性作家群里，也该是不可多得的吧！谈到现代的女作家，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读冰心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她的作品的内容跟我的生活接近的缘故，甚至于使我常常盼望着我家的金鱼缸里也开一朵并蒂莲，之后我入了中学，冰心的作品对我就没有力量了。我开始对黄庐隐和丁玲的作品发生极大的兴趣，因为冰心的作品内容，往往是我体验到的，而庐隐和丁玲作品的内容却是我要追求的。”

在记者问及喜欢读哪一位外国女作家时，潘柳黛说：“我因为对外国文没有什么修养，所以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籍，但读了赛珍珠的《大地》和邓肯的自传，对于她们著作的魄力，是非常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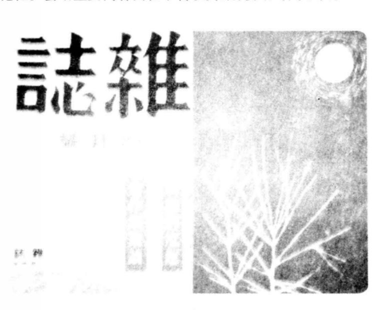
议论写作取材范围时，潘柳黛说：“我自己承认我对于写作态度相当忠实，凡我属意的题材，我大概都敢下笔去写。”在谈到怎样写时，她颇诙谐地说：“我是很没出息的，大概以所见所闻取材，有时也不免制造一点，至于纯粹幻想的，那是三四年前的取材方法了。”

当记者问她们读书和消遣时，潘柳黛是这样说的：“我大概什么书都喜欢读的，对于旧文学的诗词歌赋，我有着很深的爱好，有一个时期，我还拼命读史书。不过读书没有长性，是我最大的缺点，而且又会忘记，一本较厚的书，后面还没读完，前边就已经忘记了。谈到消遣，我好像什么都喜欢，也什么都不喜欢的样子。”

记者最后又问女作家们对流行的文艺作品观感如何时，潘柳黛毫不掩饰地说：“目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实在也只是‘流行的’而已，就好像目前时兴的女人服

饰一样，有了它，看得眼花缭乱，没有它，又觉得不无寂寞之感。”当记者吴江枫问“潘柳黛女士的小说自己认为最满意的是哪一篇”时，潘柳黛谦虚地说：“我对于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能够十分满意的。但我在两年以前写过一个《梦》，长不过六七千字，然以结构和技巧来说，总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主持人鲁风问她“写的东西很多吧”，她颇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人的疏懒，又常常患着仿佛周期性的‘情绪感冒症’，所以作品产量不多。”

1945年4月，新中国报社又在上海华懋饭店[1]举办了上海女作家与朝鲜舞蹈家崔承喜的会晤，到场的那天，关露穿着淡黄色旗袍，王渊穿着鲜艳的苹果绿旗袍，潘柳黛穿着孔雀蓝旗袍，张爱玲身着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会晤主要内容由崔承喜谈舞蹈，会晤时间不长。



《杂志》封面

[1]笔者注：又名沙逊大厦，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0号，今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评文友，感慨良多

半个世纪后潘柳黛在和几个老朋友聊天时，朋友向她问起女作家聚谈会的事，潘柳黛仍然记忆犹新地说："是有一次，其实那时女作家不少，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汪丽玲、施济美、丁芝等，她们与我都是很熟悉的朋友。"

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柳黛在香港时，应香港《上海日报》之邀，写了一篇《记上海女作家》，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十四年前上海的文友。潘柳黛写道：

> 当时施济美和程育真还在大学里读书，所写的文章，不是小猫小狗，就是描写小花小草，写男女恋爱，绝不写到"结婚"。写遇到什么不幸和打击，一定立刻求救于圣母马利亚。文章内容很少涉及社会众生相，所以一般读者，称她们为"学院派女作家"。
>
> 在这一派以外呢？丁芝是电影导演屠光启的太太，欧阳莎菲的前任。她因为和屠光启离婚，有一家报纸请她撰写了一篇《从结婚到离婚》，因之引起了她的写作兴趣，于是便使她也摇过一个时期的笔杆。但是终因为她的兴趣太广泛、太复杂，见异思迁，所以她除了写一点文章以外，还演过话剧，拍过电影……
>
> 至于张宛青呢，她是报人张万里的妹妹，美术家孙璋的退职夫人。她在学校教过书，在电影

公司做过宣传。和孙璋离婚以后，由于文坛上女作家风起云涌，所以张宛青也改行卖文，出过一本《刺激女郎》，写得倒是非常刺激，但可惜销路还是并不太好。张宛青的写作速度很高，只是近于粗制滥造，所以不久就“式微”了。而一直保持盛名，历久不衰的，那倒还是当时被人像选“四大名旦”一样，调侃称为“四大女作家”的苏青、张爱玲、潘柳黛和关露。

关露是个诗人，其时在上海和一个日本老处女佐藤俊子合编一本叫做《女声》的刊物。抗战末期，还没等到胜利，就忽然消失了。据说是投奔延安受训去了。大陆解放以后，有人曾在报纸上见过她的芳名，好像是她在北京已经做了红朝的文化官儿。但在当时她作品的产量不算丰富，然而风格却相当清丽可诵的。只是关露三十未嫁，老处女的心境已经形成，她常常旁若无人地自我陶醉，使苏青等认为她是一个怪物。

记得有一年春天《新中国报》招待上海文化人到苏州去游春。那时老百姓生活困难，许多人利用火车，在做着博取蝇头微利的单帮生意。这一行文化人从上海到苏州，再从苏州到上海，虽然车票事前买好了，并没有什么麻烦，但走进车站以后，由于旅客众多，你推我让，上下车时，还是十分困难的。他们从上海到苏州时，关露刻意修饰得楚楚动人，花枝招展倒还罢了，只可笑在苏州过了一夜，回来时这位关小姐不知在谁家的花园里，写实了一句“花开堪折直须折”，折下一束桃花，一定要“人面桃花相映红”地把这几枝桃花捧上火车，捧到上海去，而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

按说桃花本来不是什么笨重物件，并不费多大气力的，捧回上海，又有什么为难？无奈这东西太娇贵了，一点都碰不起的。所以当关小姐刚一走进火车站，一看那些背着大包、抱着小包的跑单帮的客人，她就立刻大呼小叫地急了：“哎呀！别碰我，别碰我，别把我的花儿碰坏了呀！张先生，你快来！李先生，你帮帮我，帮我挡着点人，别让他（她）把我的花儿碰坏了呀！”关露这样一叫不要紧，张先生、李先生还没有被她叫过来，那些做单帮的旅客不知她发生了什么事，倒反而跑过来，把她包围了。关露虽是北方人，但身材并不高大，一副瘦怯怯的模样儿，一副又尖又窄的嗓子，使她凭怎样也杀不

出重围去。而游春团的文化人都已经登上了火车，却又遍找不到关露哪儿去了，有人猜她落在后边还没有上车，有人猜她也许泻肚，到厕所去了。甚至更有人猜她，根本忘记了他们是乘这次车回上海，而还流连在古老的沧浪亭。正在大家猜测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宪兵来找他们了，原来关小组被包围得叫天天不响，叫地地不应的情况之下，忽然像迷途的羔羊一样，一时手足无措，哭了起来。看热闹的人见她一哭，更越聚人越多，不肯散开。惹得路局上的警宪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也走了过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是文化团的一位女作家，和团体失掉联络，被人包围了。那两个宪兵立刻去帮她把那游客团的负责人找来，总算才为她突破重围，救了驾。但这时已不只关露哭得仿佛"梨花一枝春带雨"，脸上粉残脂褪，就是手里捧着的那枝桃花，也被那些人挤来挤去，早弄得"红粉飘零"，面目全非了。

但是就连那几枝秃秃的花干，关露也还眷恋备至，一心一意地把它捧回了上海。……

后来"关露半路离开了这'四人小组'[1]，所谓'四大女作家'只剩下三个了"。

潘柳黛在这篇文章里用了较多的笔墨谈了苏青，她写道：

苏青原籍是浙江宁波，家里世代书香，父亲是庚款的英国留学生，丰仪甚都，称得起一声"美男子"，只可惜很早就死了。她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所以在她的文章里，往往见到她在描写许多婆婆妈妈的琐事，便是受了专跟老太太生活在一块儿的影响。

她的丈夫是律师李钦厚，身材修伟，是她的小同乡。苏青从乡里中学毕业以后，考进了南京中央大学的外文系，但是还没有等到毕业，就因为她结婚后怀孕，自动退学了……

---

①笔者注：抗日胜利前夕，关露离开上海前往苏北根据地。

我和苏青认识，是在她《结婚十年》已经发表，以"退职夫人"身份，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靠写作为生的时候了。她那年大概是只30岁，自己在静安寺斜桥弄里顶下一间公寓房子。当时好像只有一儿三女和她住在一起……

苏青离婚以后，由于她的写作，使她享受到盛名，所以一时追求她的男人很多。这里边有富商，有巨贾，有文人，有政客。当她风头最劲时，周佛海为她出资创办《天地月刊》，使她领到了大量的配给纸，而和银行去做押款生意。陈公博除了为她顶下了十三层楼的一层公寓房子，并且还每月给她一笔固定的生活津贴。直到胜利以后，陈公博逃亡日本，那笔津贴才算停止。而十三层楼的公寓房子，后来被苏青顶出了，她因为害怕有关当局找她的麻烦，所以脱货求现，只顶了一千块美金。这在苏青说起来，她是吃亏的，但是不幸就连这一千块美金，后来也没有了，因为不久她失窃了一个手皮包，那手皮包里藏着现钞、手表、戒指、小金块和十三层楼公寓房子的顶费。林林总总，算起来大概值一千五百元美金以上。

这对于苏青的确是个严重的打击，她平日刻苦耐劳，视钱如命，不图忽然一下子这些钱财就都离她而去了。"我要多少日子才能再省出这笔数目来？我要少制多少新衣服，少吃多少东西，才能再存下这个数目？"苏青含泪欲啼，痛不欲生地向她的好友们发着牢骚。

尽管苏青的文章写得洗练、豁达，但谈到胸襟和魄力，究竟还嫌不够宽大。举一个例子说，我在上海时因为在一家报馆里做事，和许多百货公司、时装公司的老板都有一点认识，所以买起东西来，常常承他们优待，替我打个折扣，价钱总比卖给别人时便宜一点。不知怎么这事被苏青知道了，有一天她特意来找我，说是要让我陪她去买一件皮大衣。"你要买什么皮的？"我问她。"黄狼的好不好？耐穿一点。""这样阔气？好的黄狼价钱很贵呢。"我说。"不要紧，我不一定要买太好的，反正是男朋友送给我的。"她笑着说，倒是非常坦白，一点也不隐讳我。

可是当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真的陪她从造寸走到贯一，再走到西伯



利亚皮货店，也就是说从南京路走到静安寺路，把那些沿途的时装公司的黄狼皮大衣都问了价钱，比较过以后，她却忽然和我说："××，我已经决定不买黄狼皮的了。""为什么呢？"我问她。"太贵，我想买一件海勃绒的算了。""那何必呢？反正是男朋友送给你。"我奇怪地说。"我算过了，一件大衣，每年最多只能穿三个月，可是却要搁烂了九个月的拆息。我为什么不跟他要一笔黄狼皮大衣的钱，买一件海勃绒，还不是一样穿吗？"

大衣穿在她身上，算盘在她肚里，我当然不便反对，当时因为天已经晚了，我们只好分手各自回家，但是后来我知道，她那黄狼皮的大衣钱已经收到了。可是就连那件海勃绒的大衣，也因为她舍不得花钱去买，恐怕到今天，还挂在哪一家时装公司的橱窗里呢！

苏青长得不算好看，但也不算难看，脸庞儿有一点像拍电影的王熙春，不过不及王熙春那样秀气。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抽烟、不吃酒、不赌钱。可是后来大概因为"交友不慎"，她的麻将虽然一直还是打不好，但十三张的罗宋牌九会赌了，同时香烟也抽上了。无论到哪儿去，一坐下来，她便赶快从皮包里掏出她那支长长的烟嘴，翘起她那只会写文章的兰花手，大抽其自备的廉价香烟。一次，两次，别人以为她讲究派头。后来日子多了，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所以喜欢用烟嘴，志不在派头，却在希望能够把香烟多抽两口。

苏青在上海的社会这样活跃，但乡土气仍极浓重。说起话来一口"柴拉柴拉"的宁波土音，笑的时候，还喜欢"掩口而笑"。某男作家在一次舞会里和苏青共过舞，事后有人问他：

"苏青舞跳得如何？"他刻薄地说："跳舞如跳绳，此人犹有童心。"但苏青心地不坏，事母极孝，对李钦后也极温良贤淑。他们离婚以后，尝复合过一个时期……大家心里既已经有了芥蒂，最后还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上海《女声》杂志复刊了，原主编王伊蔚邀请苏青和潘

柳黛做特约记者，她俩又成为同事了。

苏青当年在上海比较富有，因为她拥有自己的《天地》杂志社和印刷厂，曾有作家凤子作《女作家发工钿[1]》一文道：

> 女作家中，苏青居积最高，张宛青次之，潘柳黛恐怕最"推扳"[2]，但潘一天到晚嚷着要"发工钿"，其实完全是"魁派作风"，好者无人会向她"拿工钿"。

今天读来，当年小报上的小文，不经意地让我们了解到当年作家的经济收入，不能不说是个难得的资料了。潘柳黛刚到香港时住在北角新都招待所，她和苏青还有过联系，因为苏青曾托潘柳黛为她在香港追索她在《上海日报》的一笔稿费，潘柳黛还曾邀苏青到香港，可惜无回音。她对苏青的遭遇极为同情，直到苏青去世，她俩也未能再见面。

① 笔者：上海俚语，意为"发工钱"。

② 笔者注：上海俚语，意为"比较差"。

出言辛辣，失和爱玲

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一文中说：

在当时，苏青、张爱玲和我本来都是很熟的朋友，时相往来的……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个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我和苏青不禁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来吃茶。"当时苏青与我的衣饰都很随便，相形之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以为我们在场，也许不太方便，便交换了一下眼色，非常识相地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谁知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的盛装正是款待我们的，弄得我们两人感到更窘，好像一点礼貌也不懂的野人一样。

还有一次，张爱玲问我："你找得到你祖母的衣裳找不到？"我说："干吗？"张爱玲说："你可以穿她的衣裳呀！"我说："我穿她的衣裳，不是像穿寿衣一样吗？"她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张爱玲

穿着奇装异服到苏青家去，使整条斜桥弄(苏青官式香闺)轰动了，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穿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一记她把自己安排成一个传奇人物。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潘柳黛认为：

张爱玲是有点怪的，她不像丁芝那么念旧，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更不像苏青的人情味那么浓厚，说她像关露，但却比关露更矜持、更孤芳自赏。关露还肯手捧鲜花，将花比人，希望能够表现相得益彰。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

潘柳黛与张爱玲的失和，起因是胡兰成狂热追求张爱玲时的一篇《论张爱玲》的文章。原来张爱玲在苏青创办的《天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封锁》的小说，这时各报刊对张爱玲的作品好评如潮，正如老作家柯灵所说："有些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自此，张爱玲在上海崭露头角。胡兰成当时阅读张爱玲的《封锁》一文后，顿觉此文不俗，于是央求《天地》杂志发行人、主编，原来就是朋友的苏青引见。他自信自己是善于在红粉佳人中周旋的人物，果然在他们见面后，胡兰成即博得张爱玲的仰慕之情。

胡兰成原是汪精卫伪政权宣传次长，专写卖国求荣的政治评论，他更懂得政治上的造势，这时需要有点文艺来粉饰太平，挥笔写了一篇《论张爱玲》。说张爱玲的文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除外，更大肆赞美张爱玲的贵族世家，说她身染"贵族血液"，等等。



据后来潘柳黛告诉朋友们，那时张爱玲刚出名，他们一批文人认为张爱玲思路敏捷，文笔流畅，选题新颖，才华出众，很有前途。但对张爱玲渲染自己的贵族家庭，文坛众人都不以为然，但均未作评论，认为她尚年轻。这时见胡兰成如此吹捧，潘柳黛曾告诉朋友：她"那时年轻，也心血来潮，以戏谑的口吻发表了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以幽她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大大调侃了一番"。

潘柳黛自我调侃：

断章取义，问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什么时候"横看"？什么时候"侧看"？这还不算，最后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调侃得更厉害了。我记得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的祖父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如果以之证明身世，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但如果以之当生意眼，便不妨标榜一番。而且以上海人脑筋之灵，行见不久的将来"贵族"二字，必可不胫而走，连餐馆里都不免会有"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之类出现。

潘柳黛当时也没有料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引起轰动。正巧潘柳黛的文友陈蝶衣主持大中华咖啡馆改卖上海点心，他果然以潘柳黛女士笔下的"贵族排骨面"上市为海报，还以"'正是论人者亦论其人'为我文之结尾"。



资深报人、歌词大家陈蝶衣是潘柳黛老朋友之一

陈蝶衣原名陈元栋，是当年上海资深报人，由于当年在报馆年龄最小，大伙喊他小弟弟，上海"弟弟"谐音"蝶衣"，故而他写

文章取“蝶衣”为别名。他曾是上海《万象》杂志最早的主编，后又主编《春秋》杂志。1933 年即在上海创办《明星日报》，并和冯梦龙、毛子佩发起“电影皇后”的选举，使当时红星蝴蝶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电影皇后”。

陈蝶衣以写歌词闻名，他一生写有三千多首歌词。他的《凤凰于飞》、《情人的眼泪》、《我有一段情》、《南屏晚钟》、《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等歌曲，经常为新老歌手所翻唱。在香港编剧达五十多部，并一度和潘柳黛在邵氏公司同为编剧，又和潘柳黛同是香港笔会会友，是潘柳黛常有往来的好朋友之一。

陈蝶衣编剧的《小凤仙》、《秋瑾》电影均获过大奖，他在香港先后完成五十多个剧本。2007 年 6 月，他还参加了东方卫视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群星耀东方” 晚会。2007 年 10 月 14 日在香港化蝶而去，享年 99 岁。中国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是他的长子。

那年，潘柳黛和陈蝶衣在上海对胡兰成的商业炒作进行了一次公开挑战和抨击，是一次不谋而合。固然有不少人拍手叫好，但也招来不少麻烦。首先胡兰成、张爱玲从此不再答理他们了。

后来张爱玲到香港住在香山半山一家女子宿舍，熟悉当年上海四大才女的人去看张爱玲，告诉她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没好气地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显然余气未消。之后，不久，这话又传到潘柳黛耳里，潘柳黛也不示弱，正巧香港《上海日报》向潘柳黛约稿，请她写篇《上海几位女作家》，潘柳黛就在这篇文章的一节《记张爱玲》中，浓墨重彩地将在上海她和张爱玲的矛盾重新抖了出来。


上海幾位女作家

潘柳黛《上海几位女作家·记张爱玲》的文章影印本

后来，对《记张爱玲》这篇文章贬褒不一。有人说潘柳黛妒忌张爱玲，有人则夸奖潘柳黛正直敢言，因为张爱玲并非完人。张爱玲对潘柳黛的调侃未予回应。之后，张爱玲去了美



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恩怨也自然消失。

步入古稀之年的潘柳黛，在与笔者聊天时谈及她的往事时曾说："在上海时我写文章，也得罪了一些人，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经常有人打电话来威胁我要我小心，甚至谩骂，你们猜怎么骂？"笔者哑言，接着她说，"对方问我：'你是潘柳黛女士吗？'我回说是呀，他又问：'你是不是潘金莲的潘呀？'你们猜我怎么回敬他，我说：'不错，我是潘金莲的潘，我也知道你姓王，你是王八蛋的王对吗？'然后我用力把电话一挂。从此倒也安稳了一些日子。"

事隔半个多世纪，在她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仍然对自己的机智、胆略感到骄傲。

1944年，时任《文友》杂志记者、编辑的潘柳黛，负责随笔栏目，栏目文章短小精干，颇获好评。有一次主编未征得她的同意，在该栏目插了一篇文章，这一下惹怒了潘柳黛，于是引起了一场风波。

4月某日，上海《东方日报》刊有《潘柳黛一怒辞〈文友〉》一文，其中写道：

> 潘柳黛不愧风趣人物，会写，会讲，就是脂肪太多一点，体格已经超过"环肥"而成了臃肿状态了。这且不去管它，潘女士现任《文友》特派记者，《文友》经费也好，由郑吾山主编，潘担任一部分，便是卷首的随笔栏。这一栏的风格和潘女士的体态不相称，一反大块文章的作风，而专取短小精干的稿件，颇为读者欢迎。最近大家盛传潘女士有一怒脱离《文友》之说，据说某次郑吾山未得潘女士同意，在潘的部分插入一些稿子，潘女士大为不快，提出抗议，结果，旁人调解不成，潘女士终于愤然辞职了。同时潘女士为了上海太够刺激，乘此或将开码头，换换空气，目的地闻为蚌埠，该地某机关拟揽她任女秘书哩！

离开《文友》杂志的潘柳黛已不再愁失业问题，说潘柳黛到蚌埠某机关任女秘书，那是谣言。她对报刊谣言深恶痛绝，也讥讽尤加。正如她后来在《海报》上

《风言风语》专栏语丝中写道:“闭门家中坐,‘谣言’天上来。生当斯世,夫复何言?”另一则写道:“据云上海为世界三大谣言中心之一,吾人日处‘谣城’,实乃幸甚幸甚。”又一则写道:“仿佛谣言本身便有一种美感,所以造谣就是‘创造艺术’,造谣言的人就是‘艺术家’。”接着又写道:“我便常常遇见这派艺术家,对他们,真是要多头疼有多头疼。”


實行戰時國民宴會限制
菜單隨時更換
代價特別減低
主人經濟・客人實惠・
天平藥廠科學精
關宏達大罵
排名問題影響收入
顧蘭君的演技
風言風語
柳黛
新聞網

潘柳黛在上海《海报》开辟的《风言风语》专栏,对社会众生相投于笔刃,寄于悲欢。

离开《文友》杂志,她迅速转入上海《海报》任记者、编辑。不过,说她去安徽某机关任秘书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为她毕竟去安徽蚌埠作了一次采访。回沪后,她写了一长篇纪实报道《从上海到蚌埠》,在《海报》副刊连载八天。她把沿途所见所闻翔实地作了记述,让读者从一个侧面见到当年日伪时期社会的痕迹。其中她途经南京小住十余日,写道:

……南京给我的印象不是不好,但古老的南京终嫌太过于散漫。我在南京也曾有过一年以上寄居的历史,那城南繁华的街道,以及那些尚属热闹的商店,对于我都是十分熟悉的,然则说不上为什么,如今一切都显得落寞了。以新街口为中心的中山东路和中山北路,是南京仅有的柏油马路,但那些路因年久失修,一遇下雨便积水成渠了。夫子庙的石子路正在翻修,路侧堆满了绊脚的石子。百年来一直兴盛不衰的秦淮河畔的歌女,为了节电的关系也只能日场停演单演夜场了。而曹慧麟蜕变成为海上的红伶以后,歌女队里没有一个出类拔萃色、艺俱佳的女孩子能够追上她的。况且当曹

慧麟正在走红的时候，正是事变后一年，新贵如云，富商齐集的当儿。因之时势造英雄，曹慧麟乃一捧而红。如今虽有半红的歌女在秦淮河畔跳跃着，但是若想找出一个顶尖儿的，不只现在找不到，就是三两年以内，恐怕也很难了……南京物价说起来大体都比上海为低，三四个人在凤凰餐厅吃饭，不过花两千元左右。点心最贵的价钱，好像只有十块钱一客……

我认为南京比较贵的到是黄包车的价钱——这自然是以一般物价做比较说——好像要比上海贵一点。而且在南京坐起车子很讨厌，路不好走，都是石子铺的。车夫又走得慢，人坐在上面摇来摇去，五脏六腑都弄得搬家了。以前我曾说过，在南京生活，吃过饭以后不必吃咖啡，只要坐上黄包车在街上跑一趟就够了，管保帮助消化。但如今我不敢这么说了，我只觉得颠簸得很难受，甚至把心都吐出来的样子。因此这一次在南京，我没有怎么大出门。

又一段写道：

从前谁都知道五洋杂货、绸缎布匹购买起来都是上海比较便宜，但如今这情况也改变了，除非是上海本地制造的东西，如果外地运来行销的大概就都比上海贵了。即以苏绣的被面来说，南京中央商场去买，用不着加捐，五千几就可以买到了，我虽不知上海的行市，但我相信这价钱在上海十之八九是买不到的。因为生活在上海，开销很大，就以一爿店家来说，在南京用十个店员，十个店员都吃一万几千元一石的大米，都吃五元十元一个的大饼油条；若是在上海，那么十个店员便要吃三万几千元一石的大米，二十元三十元一个的大饼油条了。以此类推，“一大百大”，因之上海物价的漫无限制地飞涨，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南京一住住了十几天，几次遇到节电，有时在城南，有时在城北。有两回晚上到《中报》去玩玩，看见他们在点着洋蜡烛编报。本来过夜生活的人就很难有好看的面色，再加上烛光像鬼火一样，有几位旧同事乃更加显得面无人色了……在报纸上看到了上

海电车钟点制地行驶,看到了电灯钟点制地供应,我对于上海的生活不禁心悸着。我想才离开上海不过十几天,再回去怕就要不胜“隔世之感”了吧?……

潘柳黛平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老百姓处在物价狂涨的灾难之中和她的同行们的苦楚。再一段写了从南京到蚌埠火车上的乱相,潘柳黛写道:

……到十一点钟,车里的声音由嘈杂变得安静了,这样长的充裕的时间,大概是每人都已经妥当地安置了自己以及自己的行李。大家都静静地坐着,每个人都变得非常有教养的样子,静静地等着开车。可是,车偏偏不开。直到十一点半钟,才看见一个患“候急症”的外国旅客跑上来抢他自己的行李:“车子不开了,今天没有车,真是倒霉!”一边叨唠着,一边像救火一样地抢他自己的行李。他的话虽然不能使车中的每个乘客都懂,但那态度却立刻使其他人都骚动了。大家争先恐后地互相研究和探询,众说纷纭,车里更显嘈杂起来。有许多人也随着这杂乱在搬运着自己的东西。他们倒并不见得是真的搬下车去,只是从架上搬下来,或是从自己的身边搬到门口。有的搬倒并不想搬,但总要挪一下,非挪动到走道里妨碍住别人走路为止,否则便好像不能安心。

车里真乱了,但我知道的,如果车子不能开,车站的负责人总会跑来通知的。一个普通旅客的情报只能当做参考,不能便十分之十地信以为真。然而这情报真准确了!还不到十分钟,车站方面果然有人跑来通知说是因为特殊情形,今天北行车子不能开了,请大家原谅。

这自然没话可说,只好跑下来,再搬行李,再抢着出站。运用了短短的时间,以最经济的手法,便将上火车与下火车的一切困难情形都表演得淋漓尽致了。

再渡江回去,又遇到那些贩卖油的单帮小贩。他们将那方方的铅皮筒背负着,用他们的力气轧挤着别人,以利他们的行路。我渡过江去,看看身

上被不经意沾满了的油渍，不禁叹了一口气。再乘上马车，回到南京颐和路，我竟仿佛已经旅行回来了。在马车的颠簸中，我合上眼睛，轻轻地推开了我的疲劳。

30号那天，真的北上了。车行是九点钟，八点多钟踏上车子，便已经满坑满谷。一打听才知是车子昨夜进站，今早天没亮便有人“使心弄计”抢着上车了。不得已，只好降而求其次，好容易在三等车厢里找到几个座位。三等车的乘客，真是闹忙得很，嘈杂，紊乱，倾轧，谩骂，座位上坐满了人，座位的扶手上也坐满了人，走道里的人们像插销一样地立在那里。跑单帮的女人用着尖锐刺耳的声音在叫嚣着，直到九点钟车开了，人们才暂时平静下来……

一路倚着车窗，吃吃看看，听听说说，还不算怎样寂寞。沿途下去的乘客很少，上来的人却很多。到两点多钟，车已快到蚌埠了，走道上还装满了人。当要停在蚌埠站前，我们便已经决定不从门里挤出去，而从视窗跳了。想不到如今旅行还要先学会张生跳粉墙的本事，真是十年以前说给谁也不会相信的……

三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的蚌埠，虽是安徽的省会，但究以开辟的历史太短，所以一切都还不能臻于至善至美的境地。然而，到底这里是南北交通的要道，物资运输也往往以此地为枢纽。因之蚌埠的年轻来说，有此局势，也总算是年来都在突飞猛进的进展中了。

蚌埠的市境很小，人口约有十万多，民性率直，风格近于北方。但一般说起来，因为文化程度较低，所以虽没有南京和上海人的狡狯（其实南京人就比上海人老实得多），却也没有山东人、河北人的周到有礼。他们的头脑单纯得很，就举一个例来说：在蚌埠乘黄包车用不着讲价钱，单程一次起码三十元，路远一点四五十元也就够了，十之八九不会有什么争执的。但是车子拉得很快，一路横闯直撞，仿佛随时都有发生不测的可能，当时我就想在蚌埠坐黄包车，不仅应该带市民证验过血型就算了，好像还应该先有写好遗书的准备才行。不然，车夫既健步如飞，车行又不按上下道，很容易惹祸招灾。不过夜行还好，每辆车子都装有明光耀眼的电石灯，即较之于上海，

也是气派非凡的样子。

蚌埠的生活指数很低，大米才卖一万几千元一包，相当于上海的一石四斗。牛肉六十元一斤，长生果五十元一斤，秤为十六两。生活比较简易，所以治安非常良好……但蚌埠的水很坏，有着大量的沉淀，喝到口里，咸涩不堪下咽，日子住久，喝得习惯了，才比较好。居民的饮水，据说都是从淮河挑来的，挑到家里自己用明矾澄滤……

在蚌埠只能谈生活，不能谈享受，生活固然是简易的，但没有什么娱乐。电影因为电力不够，所以不能映演，因之也就根本没有影院的开设。戏院倒有两三家……有两家大旅馆，一家是维新，一家是东方。东方开设在车站附近，行旅比较便当。维新在二马路，是蚌埠繁华的中心……但维新的光线很暗，人一进去，就好像走到轮船的三等统舱里一样，有着一种奇怪的令人欲呕的气味……蚌埠没有什么动人的名胜，一座小南山公园(现改为中山公园)便是蚌埠的唯一风景，站在山上可以俯瞰全景。因为不大加以修饰的缘故，所以也就像乡下姑娘一样，乱头粗服，几乎全仗天籁了。还有一个小蚌埠，在淮河北岸，其实这里不算风景区，因为在铁道未建设前，蚌埠原以淮河北岸为中心的；之后，为了地利之便，南岸日趋繁荣，于是北岸才荒凉了。

淮河的水流，相当湍急，几乎每年都有汛滥之灾。罗先生就任之后，曾经大事修堤，但因为水流污浊，工程又极浩大，人力财力有限，因此短时期内是不容易建筑完成的。沿岸的土地十分松软，河中舟船很多。有许多渔人都是以船为家，食于斯，卧于斯，小孩子们根本都难得上岸的。蚌埠的居民生活，大都偏于营商，所以也比较富庶。再加为南北交通要道，外埠客人的来来往往，因此造成花市[1]很盛。我在蚌埠，曾经有两个朋友为满足我的好奇心而给我叫来几个蚌埠有名的妓女。在没有看见她们以前，我便想，根据本地人的打扮这姑娘也许是十分乡气的。但等到一见，才知道是我猜想错了，她们竟是非常时髦。即便拿到上海，走在南京路上，也不能算做怎么

① 笔者注：花市即妓院。

太推板。她们的价钱，没有标准，大概都因人而定。但她们出条子也拿车钱，听说在上海是没有这种风气的。上海的歌、舞妓女，问她们籍贯十个有九个都说是苏州人、蚌埠的妓女，也自称"生在苏州长在扬州"为多数。

东方旅馆在大马路，距离东方旅馆不远，有着几家茅屋的店铺。这些店铺简陋而晦暗，就像开设在乡野里一样，有卖熟食的，有卖五洋杂货的。有一家草房，在门框上贴着红色的纸条，五寸宽的纸条上歪七八搭地写着"山东饭店"，这自然是一家可以食宿的店。我每次经过这里，就不禁想起《水浒传》上的孙二娘，想起《辛安寨》里的黑店。尤其当傍晚的时候，门口立着三两穿着个蓝色短袄，男人腰里系着"束腰"，女人梳着高髻"裤腿"的人时，更使我油然想起无量辽远的恐怖……

潘柳黛用平实的文字、锐利的目光，把从上海、南京到蚌埠的情景，即当时社会的乱象，从上车、下车的拥挤，到市容、物价、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示在人们面前，一种淡淡倾诉，一种幽幽的情怀。今天读来似有让你透过时光隧道，再现那八年抗日战争中，在日伪践踏下市民生活凄惨画面的片断。当然，她在文章最后不得不为安徽省伪省长罗君强说了几句应景的话，这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潘柳黛曾有一次苏州之行，之后，她应老作家、《海报》主编汤修梅之邀，写了《"吴苑"风光》、《坐车子的烦恼》、《认错了苏州的秋海棠》三篇游记。文章发表时汤修梅特为潘柳黛写了按语，给予她很好的评价。他说：

潘小姐近尝为金阊之游，比归，承以采芝斋糖果见贻。愚既啖之弥甘，称谢不遑，复亟请于潘小姐曰："吾知苏州风情之出君笔下者，其情味必且视此为胜。乞即速惠，君其毋吝！"则以北国姑娘，初莅其地，宜必有其另一种的观感，而由其生花妙笔为之，自更别饶佳趣无疑也。潘小姐闻言，欣然报可。未数日，果即以此文贶我。而才人吐嘱，妙绪环生，令人读罢拊掌，不禁为之称快。善夫！洵属极够味之妙文哉！

小报调侃，意在取乐

所谓小报，它是由世人以其"身材"而命名的，它的宗旨和服务对象，是为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提供一份别样的精神食粮。它传递给平民的资讯，是一种轻松的氛围，它奉献给平民的是丰富多彩的娱乐性内容，它实实在在地给上海市民一种享受性的价值。所以小报又有销路非常好的优势。《中国近代小报史》记载："潘柳黛擅写新文艺之情感文字，亦为小型报女作家中之特出人才"。

当年上海小报经常刊登小文章调侃一些名人，潘柳黛亦是其中之一，她既被别人调侃，也调侃别人，甚而调侃自己，幽默风趣，令人啼笑。

1947年，曾有作家佚名在上海《沪报》以《潘柳黛噱透》为题撰文调侃潘柳黛，文章写道：

> 潘柳黛小姐最近买了一袭春季大衣，物美价廉，式样也好，为此非常得意。她说："只花五十万元，多便宜。那是我的噱头好，才噱得来的。"她这所谓噱头，便是尽对那大衣极口赞好，赞得新装店老板不胜其"知遇之感"，终于自愿"货卖识家"，依她所还出的半价卖给了她，不过潘小姐虽噱到一件便宜大衣，而新装店老板则噱上加噱，却噱进现钞五十万，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1945年，作家文渔犁在《大上海报》以《女作家给

我的感觉》一文言简意赅地把上海几位女作家勾画出来：

张爱玲似北京紫禁城头的琉璃瓦，有着雍容华贵的气息，以及饱历沧桑而细微地倾诉一切的脾气。苏青的文章像月经带，像小孩的尿布，像缝穷妇的破布篮，虽然平凡，然而也够大众化的。潘柳黛如蛇的火舌，文章好像写不完贪婪的欲望。

一位熟悉她的文友王橘写了一篇调侃她的短文，题为《潘柳黛的鼻子》，文曰：

也白先生命我为《力报》写稿，正苦于不知写什么好，恰巧潘柳黛自沪来京[①]，她告诉我："你就做杨延辉好了。"我不解，经她再度说明："杨延辉坐官院自思自叹，你也不妨将你的身边琐事写出，像杨延辉一样自说自话，就是很合适的稿子。"我对她的话虽是疑信参半，但我又想，如今潘柳黛已经成了海味十足的上海人，大概她的见解距事实必也"八九不离十"，于是我想试试看。第一天写什么呢？柳黛来京，曾在我身边数小时，干脆就先写她也好。柳黛和以前不同之点，第一个就是她的鼻子，大概经过美容院的手术，鼻子比以前高了许多，如此一改，由正面看去，的确比以前美了许多，这在初识她的上海朋友或者还辨不出来。一经蛇咬之后[②]，柳黛显然比以前瘦了一点，易言之，也就是减胖了一点，但穿上一身短装，倒显得派头"新"了不少。她说此行目的虽做"随行记者"，一半也是为购置棉被，南京住几日，转蚌埠，据说到蚌埠还有十万元的旧债可以讨……

潘柳黛在《风言风语》专栏中的调侃小文摘几段如下：

她写道：

①笔者注：京指南京。

②笔者注：其时潘柳黛正在热恋之中，并以《弄蛇记》一文而轰动。



有一家咖啡馆老板请炼师娘娘[1]吃点心，师娘说："可惜我非水晶肚皮，否则倒愿意给你做广告，将我今日吃下去的东西，分门别类，展览一番，众'望'所归，必当生意兴隆也。"老板笑谓："果如斯言，敝店必每日客满"。"拉铁门"无疑，盖"老饕"之意，不在点心，有名如炼师娘的肚皮，总是值得一看的。

其实咖啡老板也是一位金石家，展览师娘之水晶肚皮，固可赚一笔大钱，若再于此水晶上镌以"金闺国士之腹"数字，岂不更妙？

昨聚于霞飞路卡尔登咖啡馆，座上有金闺国士周炼霞夫妇，乃晚苹公以事先行，居然很放心的样子，其时座间豆腐人物正多，竟不怕唱"吊金闺"。可见晚苹公到底在邮局任职，宏量！宏量！

某夜，五男五女作宵游，路经巨鹿路采寿里炼师娘闺前，时某甲忽发奇想，谓何不站在窗下唱一曲"恋歌"，叫几声"炼师娘"？若得炼师娘自绿窗探首而出，岂非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铸情"情调乎？

若是一路行来五男中忽失一人，岂非"吊金闺"尚未唱成了"桑园寄子"吗？身未在场，心有此想。

潘柳黛在《语丝》中还写道：

看《结婚十年》，发现苏青小姐也是"爱娇派"。盖文字里不时唱起"'呀'字调"也。

凤三兄曾批评我《风言风语》火气太重，其实"火烧红莲寺"，也有"火烧红莲寺"的好处。

朋友劝我，赴"治事之所"时不妨"有女骑车"，可免每日"劳民伤财"之苦。然而余骑术尚未臻"出神入化"之境，以愚园路底至报馆的距离，怕是一半儿我骑车，一半儿车骑我也。

---

①笔者注：炼师娘为周炼霞，女词家、画家、作家，素有"金闺国士"、"大美女"之称。

有人看见我名字，总以为我必瘦比黄花的样子，我说那是因为他只看到柳枝，没有想到柳树的缘故。

当然，小报上也有调侃性的赞美潘柳黛的小文，如作家周小平曾以《美的柳黛姐》为题，写道：

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在梅龙镇酒家，由小洛兄[1]介绍，认识了潘柳黛小姐。在“第一个视线”，我发觉了她的美点，为一般女人所没有的美丽。那时候我就知道不久之将来，上海滩上，至少是文艺界中，要有一个不平凡的女性来“热闹热闹”。因为一个具有特殊美点的女人，一定会引起男人们的注意。白玉薇小姐来沪之前，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看见柳黛姐（那时我们已经搅得很熟）坐在人力车上，一刹那的会面，觉得她更美丽了、更妩媚了。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与鉴赏一幅名贵的图画，灵感上同样地舒适。因此我曾写在我的笔下。然而后来友人们传言，凤三兄在报上说我赞赏柳黛的美丽是“照子过腔”，我没有回答，因为爱美是天性，审美眼光，各人不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等，就是美的见解不同的明证。美是没有标准的抽象的物体，它不能批分数。因此据几个吃过纽约自来水与到过巴黎铁塔的人说，在外国凡是专攻了音乐与图画的学校，没有毕业文凭而只有修业几年的证明书。因为音乐与图画学无止境，即使到发白，还是可以研究下去。也许“美”是有时间性吧？前天在报上见到凤三兄的文章，说他与柳黛姐在“银都”消夏，他说花了一千七百金元做过头发的柳黛姐“亦颇漂亮”，想所谓“漂亮”就是“美丽”吧？凤三兄终究有审美眼光，“照子”尚未“过腔”，他终究也找到了柳黛姐的美点而站到我这边来了。

①笔者注：原名陆小洛，报人、作家，后为香港《大成》杂志主编，曾在一报道中称：陆小洛在美国谢世，亦海上文人之一。当年在《罗宾汉》报时代，潘柳黛喜以国语呼之为“溜小溜”者也。



舞『热带蛇』，做准新娘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高个头瘦瘦的青年向潘柳黛走了过来，这就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授李延龄。他们淡淡地寒暄，但彼此都被吸引，之后他们从谈《红楼梦》到论莎士比亚戏剧，是那么投机，观点竟然也一致。这时他们像所有男女青年一样搭上了爱的帆船，这时潘柳黛发表了一篇散文小说《热带蛇》（又名《弄蛇记》）的妙文，引起了轰动。之中有这样一段：

最近，我被蛇咬了一口，原来十分健壮的，一被蛇咬，便突然变得极其脆弱了。不知自己到底是怎样一种矛盾的感情，竟会那么热烈地喜爱起这条蛇来，虽然有朋友跟我说："要留心一点，蛇是有毒的。"然而我不听，我只好对他们笑一笑，因为那样光润的蛇婉娈地围绕着我，已经使我迷惑了。是一条具有非常魅力的热带蛇呢。当那蛇闪着极亮极亮的眼睛，轻轻地舐我的手背时，我想。我谁的话都不愿意听，我只想怎样才能使蛇理解我对它的爱抚。明知道蛇是狡猾的，但我已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最有能力的舞蛇人，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耐性，来调理这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可爱的小动物。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我的事业、我的交际、我的嗜好以及我自己的许多习惯——因为我爱上了一条蛇。那一天，我给远在北方的一个朋友寄去一封信，信里写到了我的近

况，我说：“……最近，我爱上了一条蛇，这蛇说不定也许是有毒的，然而我却对它有着非常兴趣，仿佛什么都不顾了，因为蛇所具有的魅力，是超乎在一切动物之上的，等着吧！看我将来做一个第一流的弄蛇人给你看。”



文亨先生笔下的上海文坛女作家

这一篇散文小说，把一个初恋人的心态，那种陶醉，那种狂热，描绘得入木三分。

从此，潘柳黛在上海得了个雅号：“弄蛇的女人”。

不久，文亨先生的一幅名为《钢笔与口红》的漫画出世，画笔纯熟，线条流畅，形象逼真，画的是当时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三位女作家，一位是事务繁忙的苏青，一位是奇装炫人的张爱玲，一位是弄蛇者潘柳黛。而那幅《钢笔与口红》在上海传开了，至今仍在不少写张爱玲、苏青等的著作中转载。

潘柳黛的另一个中篇小说《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了四十五天，又引起轰动。记者、作家老凤（朱凤蔚）在他的《阖第光临》一文中，提及“本报自也白兄，三山五岳，各路英雄英雌，大家应召而来，各显神通，真是名作如林，精彩百出，声势之盛，无以复加，也白兄拉角手段，高人十倍，足以自豪。王小逸兄之《关关新语》，恢复从前‘鸾和散辑’笔法……潘柳黛小妹子之《魅恋》为 1944 年新派女作家中之标准小说，至少可并苏（青）、张（爱玲）鼎足而三……最不容易者，为吾家《阖第光临》于力（报）舞台，老朽当然是摇旗呐喊一名班底，不过大妹子周炼霞、小妹子潘柳黛、娇女白玉薇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角，今悉被也白兄罗致，这面子真是十足加一……”

潘柳黛的中篇小说《魅恋》问世，开始的一段她写道：

这样的恋爱，的确好像有一点是不正常的。这恋爱的成分复杂而漫无头绪，两个人都仿佛有些厌倦了，都似乎存下了离弃对方的打算，但一个个微小的回忆，又将他们联系在一块儿。就像是雨天落下的一个个雨点，雨点打在水里变成了一个涟漪晕散着，圆大而周正，他们不知不觉地又被圈在这圈子里。这圈子的范围狭小而亲切，于是他们又好了，像做梦似的，忘了厌倦对方与离弃对方的打算，两个人像孩子一样地哭着，泪珠混在一起，被他们心上的丝络穿起来了。就这样他们又热烈地生活在一起，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像对于多少年前的大雷雨的印象一样，那印象模糊而久远，令人仿佛记得很清楚，又仿佛记不大清楚了。而这每次的离合，便成为他们后来的那些微小的回忆。那些微小的回忆对于他们有着形容不出的力量，那力量在他们的血素里发展着它无尽的魅惑，因此虽说这恋爱好像有一点不正常，但这恋爱却一直还在继续着……

潘柳黛是新文艺体的女作家，“注于情的挥洒” 同样把一个少女在热恋中的平实、自然的心态，写得入微贴切。

上世纪四十年代，大多数女子被搁置在相夫教子的位子上，而踏进社会独立



上海漫画家笔下的“热带蛇”李延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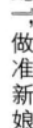
谋生的女性并不太多。潘柳黛作为记者、作家,窜进了上流社会,实在是当时妇女中的时尚者、佼佼者,也自然吸引众多男士的仰慕目光,对这个能执笔杆的小女人怀有好感,向她献殷勤的人不在少数,有官场人物,有记者,有画家,也有银行家,用她自己的话说:"整天淌在爱河之中"。其实她并不算最漂亮,矮矮胖胖的身材,黝黑的皮肤,但她有一对明亮且会说话的眸子,和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显露了她的另一种魅力,也就自然地列入了美女行列。

潘柳黛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李延龄,这是一位身材修长的也不算顶俊美的男子,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选择他做自己的白马王子。其实潘柳黛是爱慕他的才华的,李延龄虽是物理专业,但他的文学造诣颇深,酷爱文学,虽然不多讲话,但他言出幽默、动人。李延龄温柔多情、体贴入微,但不琐碎,他的甜言蜜语也让你不觉得庸俗,且含睿智,在公众场合中从不把目光投向别的女人。年纪轻轻已是大学教授了,尽管那个年头即便是大学教授也属清贫阶层,有个共同绰号叫"穷教授"。

潘柳黛选择了一个穷教授,这和历代世俗女子寻觅有权有势之郎君作为终身寄托的美满的婚姻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潘柳黛看来,那些企盼依靠男人的光环来点缀自己女人是庸俗的,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她是要做一个新的女性,她希望自己和男人一样得到社会的认可,彼此尊重。经济独立,而不是依附男子的小鸟依人。她认为人是感情动物,真正的爱情是不以金钱为选择的,她要做一个真正男女平等的人。当时潘柳黛确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像一只漂泊多年的小舟,终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港湾,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如她曾说过:"我像一头被驯服了的狮子跟着它的猎人一样,我对他忠心和热爱。"她浸沉在爱河中。

按当时的风俗,潘柳黛和李延龄教授于 1944 年 7 月 2 日,在新都饭店万象厅举行订婚仪式。有芷香一文《柳黛订婚记》,较详细地再现了当年的情景,他写道:

潘柳黛小姐与"热带蛇"李延龄君之恋爱,已历年余。两人有时打得火热,有时吵架动武,以致柳黛有啼笑皆非之慨。秋斋一宴,《海报》三老,一致向柳黛建议:(1)速与订婚,并于短期内结婚。(2)如不可能,唯有一刀两断,



效法汉高祖斩蛇，与之断绝关系。柳黛纳三老言，旋与交涉订婚，获得成功。2日午，柳黛在引凤楼参加玉薇寄名典礼时，襟亚兄提出："不如乘万象厅盛大茶会闭幕前，即举订婚典礼。"柳黛同意，即往找延龄。傍晚，李、潘偕临万象厅，护送人为傅彦长、林徽音，遂用闪电方式，举行订婚典礼。介绍人为平襟亚兄，及圣约翰大学赵教务长修鸿，不佞被举为证明人。订婚证书宣读签字后，交换饰物，证明人、介绍人、来宾代表王效文兄致词后，李、潘各有简报告。玉薇小姐口没遮拦，竟说："李延龄与玉堂春里沈延龄同名，希望他不要使'热带蛇'变为'寒带蔡'。"妙语解颐，满座哄堂。柳黛的恋爱是成功了，订婚了！这里，我敢以证明人资格，向李、潘进一言："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一经订婚，法律上即成立未婚夫妇名义，希望爱情专一，始终不渝。并希望及早结婚，完成大事。"

又有文友半老书生写《贺潘柳黛订婚》一文：

潘女士与李延龄君订婚于新都万象厅，本事已详前报，邮赠两诗志喜。

喜心翻倒航空母，神秘公开"热带蛇"；吉日良辰双喝彩，玉薇此日叫干爷。

春回万象满新都，捉住吴灵蛇握珠；恭喜有情成眷属，从今猥放别须臾。

潘柳黛订婚的喜讯由小报传开，潘柳黛满怀喜悦地做了准新娘。

结婚大喜，轰动沪上

从订婚到结婚是任何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感情生活的升华，也是美丽人生的重要驿站，潘柳黛与李延龄自然也不例外。

1944 年 12 月在《力报》刊出的题为《潘柳黛结婚期》的调侃短文，这是出于作家老凤手笔。文曰：“小妹子潘柳黛小姐，……复由南京到蚌埠，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才回到上海，累得‘热带蛇’盼望得头颈长似丝瓜，秋水欲穿。柳黛回到上海，突然宣布，近期内，将与‘热带蛇’举行结婚典礼。四姊妹咖啡馆邀宴之夕，我遇柳黛，询其结婚确讯，她完全承认，我问她：‘到底日期几时？’她说：‘不是今年年底，即在明年新年初头！’……柳黛是喜欢热闹的，我们这一群，吃起她的喜酒来，是准够大大地闹她一场，她才快活。”

老凤即朱凤蔚，系报人、作家，他的小文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潘柳黛的友谊。

1945 年 1 月 10 日，上海《力报》首先以醒目的黑体字标题写着：《柳黛今日作新娘》，又在内容提要上写道：“名记者兼女作家潘柳黛小姐，与‘热带蛇’李延龄先生，定今日下午三时于新都饭店举行婚礼。你看她满面春风，一团喜气，笑得连嘴都合不拢来。弄蛇好手毕竟不凡！”并刊登了潘柳黛半身照片一张。



柳黛今日作新娘

·小黑·

名記者兼女作家潘柳黛小姐，與「熱帶蛇」李延齡先生，定今日下午三時於新都飯店舉行婚禮。你看她滿面春風，一團喜氣，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弄蛇好手，畢竟不凡！

潘柳黛在上海时的婚讯报道

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有全国闻名的四大公司，它们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新

新公司位于先施公司之东，在浙江路、贵州路之间，楼上就是著名的上海新都饭店。

这一天在新都饭店六楼的大厅里，张灯结彩，满厅宾客，音乐声伴随笑声更显得一派喜气洋洋，这正是潘柳黛与李延龄在举行隆重的婚礼。曾有副标题为《细柳画黛眉，遐龄传绛帐》、正题为《潘柳黛弄蛇典礼，展开在新都楼头》的文章，据记者路德曼报道，其结婚证书：第一行写有“李延龄，系江西省庐陵县人，年 28 岁。年、月、日、时生”。第二行写有“潘柳黛，系河北省北平县人，年 25 岁。年、月、日、时生”。另一行写：“今由平襟亚、赵修鸿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細柳畫黛眉·遐齡傳絳帳

潘柳黛弄蛇典禮·展開在新都樓頭

文友

幽鳥相逐 盡得風流

金雄白

潘柳黛婚庆报道之一

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上海新都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恭请罗君强先生证婚，阴阳而演八卦，夫妇始肇五伦，天地氤氲，万物化育，男女好合，九族基成，榴原多子，草亦宜男，既种三世姻缘，应结百年眷属，此证。”

接着文章子题《幽鸟相逐，尽得风流》写道：

一式二纸红绸金缎的结婚证书，笑颜相逐地展开着，背后是个囍字。双幅绸幛，右面是“才子佳人”，左面是“君子好逑”。喜案前红烛高烧，中间是顾硕送的“佳人才子”银盾一座。有对东西分开，上句“细柳画黛眉，百年偕老称鸿案”，下句“遐龄传绛帐，一代文章属大家”，那是柳雨生、姜赐蓉的祝词。新都饭店经理李泽也赠喜对一副，勤孟撰句，上句“奇花初胎，若其天放”，下句“幽鸟相逐，尽得风流”。花篮百余只，来宾百余人，李、潘婚典，真可谓“热烈浩大”之至。



糖油糖糖 欢迎

女作家潘柳黛
今日與「熱帶蛇」結婚
下午三時在新都飯店

潘柳黛婚庆报道之二

文友大批出动，门口设签到处，香涵小姐主其事，帐房间权充送礼处，凤三、苇窗、章程共司其职，招待“满天飞”有徐晚苹、周炼霞夫妇，林徽音，江栋良等，正副总干事汤修梅、黄也白忙得无锡人打话“团团转”……三点整，婚典还迟迟未曾启幕，大家都引长了颈项等待，新郎李延龄、新娘潘柳黛，躲在七楼万象厅的秘室内更衣，据“内线”欧阳飞莺（电影演员）出来的秘密说：“新娘问新郎，你先出去还是我先登场？新郎告诉新娘，我们可以挽手同



潘柳黛曾在上海华懋饭店举行婚礼，图为饭店外景

行。"临时把"中旅"演员汤琦拉来任司仪。节目未开始前,由新都饭店周副主任义务报告,黎莺、朗音、丽蓉三大歌星先献《不变的心》,丹琪再唱《喜临门》,那算是婚礼的前奏曲了。

非常别致,此番婚典,并无男女傧相。司仪"新郎新娘入席",场子里掌声雷动,但只见穿上青西装的那条"热带蛇"急匆匆奔了出来,"三步改作二步行",而柳黛呢,也是喜气洋洋地由汤修梅、何章等保驾登场。普通的新娘子总要装小脚,柳黛却豪爽得很,站到她的岗位上,粉绢儿掩住那红嘴唇,禁不住地笑。有人说:"那莫非是1945年的新《纺棉花》[1]。"

证婚人在南京,由金雄白代表证婚,他在"证"过"婚"以后,发表谈话及感想道:"我记得去年曾同罗君强先生谈起了关于潘小姐的婚姻大事,罗先生告诉我,潘小姐喜欢'热带蛇'是因为李先生一下子可以看四五个钟头点书本的耐性子,于是罗先生觉得很奇怪,其实这是潘小姐之所以离不开'热带蛇'的要点了。"

王效文[2]也是一个风趣人物,请他说几句,他看一看新郎新娘,就得出一个哲理,他说:"人说李先生太长太瘦太温柔,而柳黛是太胖太矮太豪爽了,怎么好相配呢?我却说非是,他们是相共不同个性的好奇,便有了一种非常正确的爱慕,至于生理方面的尺寸问题,恕我不是医学家,不敢瞎七八搭了。"

女画家周炼霞,也给人推上台去,她的演说姿态,让我们想起"甜姐儿"黄宗英,也是京片子,她说道:"李先生太长,柳黛太矮,他们共同养出来的小国民,一定是不长不短不瘦不肥,最合乎标准尺寸的。"停了一下,又笑笑,"说起来,柳黛要叫声我阿姐,如今我又多了个妹夫了!"——多么艳丽的笑,她是今天女宾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一朵花。

婚礼完毕,穆一龙、康正平、秦泰来、孙文杰四位摄影家的镜头开始活跃,柳黛拍照时,双脚搅花,还是禁不住地笑,那条"热带蛇"的新郎,却装得

---

①笔者注:深受群众喜爱的京剧名。

②笔者注:此人是一个律师。

一本正经,“蛇头”伸得长长的。

余兴节目,上海木偶剧社表演的文艺史剧《长生殿》,精彩万分。王渊的草裙舞,引人入胜。还有欧阳飞莺代表新郎唱《我爱你》,梁萍代表新娘唱《阿呀呀》,由两位著名歌手唱来,自是不同凡响。六点整,婚礼节目完毕……

上海《力报》前一日刊出《女作家潘柳黛今日与“热带蛇”结婚》文曰:

女作家潘柳黛,与号称“热带蛇”的名教授李延龄,缔结良缘,今日下午三时整在新都饭店六楼,展开隆重典礼。据记者探悉,此次典礼,节目繁多,兹开一笔详细清单如下:(1)证婚人:罗君强。(2)介绍人:赵修鸿[1]、平秋翁[2]。(3)木偶剧团奉送全部《铁扇公主》堂会。(4)白光、龚秋霞、刘琦、张帆、陈娟娟、梁萍等集体歌唱,祝贺一对新人。(5)王渊表演精彩舞蹈。(6)吴承达特烦国术家邓国庆顶碗(成双)抛球(喜球),显出浑身解数。(7)新都饭店李总经理、潘副经理特亲自率领全体职员,义务招待。(8)文学家周越然代表来宾致词,并演讲性知识。(9)文艺界同人十六名,担任招待。(10)六位摄影记者出动,并摄制新闻片,即晚在新都万象厅放映。

此次潘、李大典,有贵重礼物三件,一张是陈友仁[3]夫人张荔英[4]女士的油画,一件是李青萍女士的油画,另一件是周炼霞女士的立轴。六点整大典告成,文艺界十二名大将护送新娘、新郎登车,送入洞房。

上海《海报》又刊出《嘉宾云集　柳黛结婚志盛》文曰:

①笔者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务长。
②笔者按:即平襟亚。
③笔者注:1926 年至 1931 年任外交部长。
④笔者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学生。

这是文艺界中一件喜事！也是比较热闹、豪华的盛举……因为柳黛是一位新文艺作家及名女记者，交际方面当然高人一等，而我们在来宾中可以见到许多任何人所熟悉的名人，如作家方面，男的有包天笑、周越然……女的有苏青、关露……律师有王效文、印廷华……而大名鼎鼎的女画家周炼霞、吴青霞……还有交际博士黄警顽及张善琨……报界同人，更是全部出动，而且是他们婚礼委员会的中坚干事人员。有了这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再加上许多著名的艺人客串娱兴节目，热闹的情景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了。无怪新都临时来了许多为他们婚礼而来的客人，在签名簿上，竟有署名"《海报》读者"的。

在音乐中，新郎、新娘自己大步地踏上礼堂，掌声代替了音乐，一长一矮，一瘦一胖，柳黛是异常娇艳，而"热带蛇"也风度翩翩，"郎才女貌"，谁说不宜？

罗君强先生不能亲来上海证婚，由金雄白先生代理，在演词中，说他们的"风流韵事"太多了，真的，人们在报上早已看到，无怪一对新人俯首含笑无语。来宾演说都很风趣，张德钦、王效文、柳雨生、王雪尘……每人都有妙语，而压轴戏周炼霞以京片子演说，声容并茂，的确是多才多艺！

余兴节目：王渊在大冷天而牺牲色相，草裙舞、飘带舞……跳得宾客连茶点也忘了吃，欧阳飞莺、梁萍客串歌唱，一个是代新郎唱《我爱你》，一个是代表新娘唱《阿呀呀》。

上海木偶剧社也参与表演，有两个节目，《山誓海盟》、《地老天荒》，都是祝颂他们永远地恩爱与幸福。

《海报》同时刊登参加者的短文，如阿毛弟以《吃柳黛的茶点》为题，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婚典的实惠情况。此君说：

潘柳黛女士与李延龄先生之婚，吾亲往恭贺，因时值非常，一切从简，向之有酒有肴者，今亦改为有茶有点矣。向之称"吃喜酒"者，今则可改为

"吃茶点",亦时髦口号也。新都之茶点至丰美,共计六道。第一道是油余面食,第二道为甜味小点心,继为馒头及叉烧包各一盆,再为马拉糕一盆,殿以面一碗,前者皆以每桌十人计算,每盆十件,人各一枚,公平交易,面则大家以小碗盛了吃,茶则人各一盅。相当实惠。新娘未着礼服,以便装姿态演出,新郎亦然,男傧相女傧相、牵纱童男女皆豁免……

金雄白(报社社长)、张德钦、王效文(律师)、柳雨生(作家)诸先生之演说词,妙语解颐,……炼师娘亦加入来宾演说,措辞既佳,吐字又属正腔,闻者咸大鼓掌,不意金闺阁士在诗书画三绝之外,尚有此演说天才也。

平襟亚平日好说笑,是日"介绍人致辞"时,竟由他人庖代,秋翁虽52岁之老翁,而其皮甚薄,犹老不出来……王雪尘演说,颇多警句……

上海著名的舞蹈家王渊在婚宴上跳了三个舞(古典华尔兹舞、飘带舞、草裙舞),王渊不仅是舞蹈家,也是作家,她常在上海《语林》上发表文章。她的一篇《柳黛小姐叫我表演》为潘柳黛的隆重婚礼又作了补充,文中写道:

上星期柳黛小姐忽然找我去给她帮忙,在10号那天随意表演几个节目。朋友中我最爱柳黛的活泼、豪爽,她叫我帮忙,当然兴高采烈地开箱子,拿衣服,在先生那儿请了半天假,专程去给新娘子帮忙……第三是草裙舞,音乐用《可爱的HULA手》,草裙舞的表情全在一双手,裙子的波纹永远不变,好像在写横的8字,要紧的是要手软,到第三个舞时我早已冻僵了,更谈不到软,还好,在场的全是朋友,大家全在帮新娘热闹,我想没有人会怪我跳得不好的。

最高兴是遇到许多我仰慕的大文人,每一个人全笑容满面,可惜没有见到张爱玲小姐。苏青女士很美,有点像丹尼,头上带着白帽子,笑起来怪甜的。平常我幻想中老把陈蝶衣先生当做一个怪老头子,其实他不但不怪,而且很年轻,这才使我觉得很奇怪呢!……还希望新娘、新郎早日送我一两个红蛋吃。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给潘柳黛带来无比的欢乐、甜蜜，带着众多名人的祝福，她同所有女人一样珍惜婚姻超过自己的生命。

婚礼贵宾，友情绵绵

一场别开生面且又热烈隆重的婚礼，有那么多知名人士赠送的银盾、诗词、油画、印章等。参加婚礼的著名人士，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与潘柳黛的绵绵情谊，长留佳话。

潘柳黛的结婚介绍人平襟亚，笔名网珠生、秋翁等，斋号襟霞阁。江苏常熟人，家贫，读私塾数年，聪慧好学，后赴上海卖文谋生，常在《时事新报》及《七襄》杂志发表杂文。并与大文人郑逸梅等相识，后成好友。同时平襟亚奔走于老名士廉南湖门下，廉南湖正是当年上海兴起的股票市场的一家交易所董事，初到上海的平襟亚炒股发了大财，从而使他住进洋房，坐上汽车。但他不沉迷股票，仍喜笔耕，他收集了许多有关讼诉不公案例，完成他的刀笔诉状文章，刊登于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周刊，连续刊出，颇受欢迎，偶尔停一期两期，即有读者来信询问，请继续刊登，可见群众的喜爱。平襟亚将文章汇编成书，这是他自费出的第一本书《刀笔菁华》，上市后一销而空，《报人外史》说："《刀笔菁华》一书，正、续两集，民国九年辑以来，每年二三版年，总计二十年来，销数别说《啼笑因缘》望尘无及，且已造成上海出版界高纪录。"

平襟亚创办了共和书局，又创办了小报《开心报》，在该报上刊载了一篇女作家的生活琐事，被女作家吕碧城看到，认为是对她的莫大侮辱，以毁坏名誉而告上法庭。平襟亚逃至苏州改名了沈亚公，躲在家中，动笔

写成长篇社会小说《人海潮》。关于吕碧城诉讼案，有两种说法，一为吕赴欧美，而作罢，一说后经友人调解双方和解。平襟亚回到上海，办起书店。接着他的《人海潮》、《中国恶讼师》、《百大秘密》等书出版。由于业务扩大，他将书店改为中央书局。

上海沦陷时，平襟亚的中央书局遭到查抄，因出版抗日书籍，他被捕入狱。他的《敌宪兵队二十八天》一文中记录了这段经历：

平襟亚好学，中年入上海法学院读书获法学士学位，开业律师，因此他又成了上海闻名的大律师。又创办《万象》杂志，他在《铁报》、《海报》等报均有专栏，其文均为信手拈来，却件件精品。也是敢于吐露真话的文人。如当年胡兰成正炒热张爱玲具有“贵族血液”时，《光化》杂志披露张爱玲曾给《万象》杂志老板平襟亚一封信，张爱玲说：“如果有益于我的书销路的话，我可从把曾孟朴的《孽海花》里有我的祖父与祖母的历史，告诉读者们，让读者和一般写小报的人代我义务宣传——我的家庭是带××气氛的……”平襟亚看到张爱玲的信后讽刺道：“她只要书能多销，她只要赚钱，什么……祖父、祖母的历史‘香’、‘臭’，任人宣扬都不计较。那我为什么要做她的义务宣传员呢？任说……‘流贵族血’，在她认为有‘相当效果’的一回事。”

抗战胜利后，平襟亚把他威海卫路楼下一间房，让给郭沫若、袁雪芬等作为开会之用，他和郭沫若、许广平、田汉、洪深、安娥、严独鹤、朱凤蔚等进步人士接近并合影，因而曾被国民党当局觉察，受了许多麻烦。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顾问，“文革”浩劫亦受波及。

平襟亚是在著作、出版、报纸、金融、法律等方面都是有建树的人，享年逾八十。

平襟亚和潘柳黛是要好的朋友，潘柳黛在《海报·风言风语》语丝中写道：“与秋翁[1]昆仲伉俪小坐杜美花园，名歌手梁萍小姐客串《阿呀呀》及《王昭君》二曲，歌时鸦雀无声，歌毕掌声雷动。”一篇语丝证实了她和证婚人平襟亚夫妇是常

①笔者注：平襟亚笔名。

有往来的朋友。

若干年后，在潘柳黛墨尔本 BOX HILL 的家中，来玩的朋友正在看台湾的《皇冠》杂志，扯到发行人平鑫涛是平襟亚的侄子时，潘柳黛她曾讲了平襟亚的一个笑话，说的是当年平襟亚怕老婆的故事：她说："平襟亚有个相好，安排的住处只有我们几个好朋友知道。一天，他陪这位新欢游杭州几天，回家打开门锁，发现屋内满房红木家具等物品全搬了一空。他是聪明人，知道小偷没有那大胆，也不必报警，他明白这是他老婆干的，因为他老婆历来提防他有艳遇，终于探听了这个住所，后来他只好乖乖将新欢打发了。"

亲密好友周炼霞，又名周紫宜，有"金闺国士"之称，江西省吉安县人，1909年出生，从小随父到上海，后拜吴兴画家学画又同朱孝臧学词，又随蒋梅笙（蒋碧薇之父）学诗，有女诗词家、画家之美誉。

周炼霞曾与陆小曼一道去观看 艺海回澜社举行的张大千的扇面画展。1952年，周炼霞在上海博物馆担任短期工作，适逢另一位女画家江南苹也在博物馆任职，周炼霞写打油诗调侃曰："你是长工我短工，短长同在一楼中"，幽默风趣。周炼霞是上海中国国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分会会员，曾与翟蜕园合著《学设浅说》。1980 年她移民美国加州洛杉矶，与分别三十三年的丈夫徐晚苹团聚，2000 年在美逝世，享寿 91 个春秋。

当年周炼霞与潘柳黛交往甚密，潘柳黛多次在散文中调侃其夫妇。如 1944年她在《海报》的《风言风语》专栏中写道：

>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晚苹公[1]哭着喊着要穿制服——都是没有法子的事。

又一则：

---

[1]笔者注：晚苹时任邮政局高职，喜穿邮政制服出入社交场合，而不愿穿西服，周有意见也无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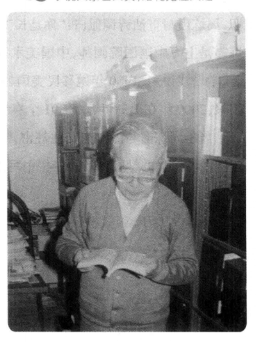
某夜，五男五女作宵游，路经巨鹿路采寿里炼师娘闺前，时某甲忽发奇想，谓何不站在窗下唱一曲"恋歌"，叫几声"炼师娘"，若得炼师娘自绿窗探首而出，岂非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铸情"情调乎漪欤盛哉！奇人奇思。此一镜头，殆标准洋场才子"吊金闺"也。若是一路行来五男中忽失一人，岂非"吊金闺"尚未唱成，反先唱了"桑园寄子"吗？——身未在场，心有此想。



小说大家包天笑，婚礼见证人之一

周炼霞在当时的文坛画苑中，属公认的大美女，故朋友喜欢开她的玩笑。

潘柳黛还有一位出生北京的同乡，是学问高深的文友柳雨生，又名柳存仁，当年也是上海各小报的知名作家，曾在香港任职，后转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道教史、明清小说及中国古籍研究。著有《佛道教影响中国小说考》(英文)、《伦敦图书馆的大众小说》(英文)、《外国的月亮》等。



柳存仁(柳雨生)曾赠送潘柳黛婚庆对联。后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已退休，笔者与他有函件和著作交换。

柳先生已退休多年，现已是一位

90 多高龄的著名的澳籍华裔学者，居住堪培拉。笔者曾对柳教授进行电话采访，他因年事已高，话音低沉，对当年上海老朋友潘柳黛仍有一点印象，他说："当年我和夫人曾参加过潘的婚礼。"当笔者问他送潘柳黛对联事，他说记不清了，但他又说："几年前见报纸刊登的讣告，方晓得她也在澳洲。"柳教授于 2007 年给笔者夫妇寄来签了名的《道教与道术》及《外国的月亮》两本著作。

潘柳黛举行婚礼时，前来祝贺的朋友中，年龄最高的要数当时 69 岁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他 1876 年出生于苏州，曾中秀才，后是"南社"前辈，他办刊物，培养小说家，著作等身，享有通俗文学大师之荣誉，备受尊崇。1946 年移居香港，1973 年在香港法国医院去世，享年 98 岁。

由于潘柳黛喜爱绘画，自然交了不少绘画界朋友，女画家吴青霞即是其中之一，她曾赠送潘柳黛、李延龄喜庆画一幅，在婚典上吸引了众人眼球。吴青霞原名德舒，号龙城女史，1910 年生于江苏常州。自幼习画，12 岁即参加当地书画展，1936 年她的作品即在加拿大展出获荣誉奖，1956 年其作品入选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女子画展，1984 年她的作品又入展巴黎法国国家秋季沙龙。吴青霞传略已被收入英国的《艺坛名人录》和《世界著名妇女传记集》。现为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意大利欧洲学院院士、上海画院画师。出版有《吴青霞画集》等。

参加婚礼的上海名流，还有一位集编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电影制片商张善琨，1907 年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从 1935 年在上海创办新华影业公司起，到 1952 年在香港恢复新华影业公司，由张善琨主持拍摄的影片达六百部之多。有"上海滩电影大王"之称。

张善琨是潘柳黛交往最多的朋友之一，并且是后来电影事业的合作者。潘柳黛曾在她的《妇人之言》一书中，记叙了在上海时张善琨曾给她说过一个故事："张善琨说：某人自杀，临死前留遗嘱与其家人外，并分致遗书与其挚友，书内且附诗一首留念。潘问：此人是做什么事的？曰：军人。潘说：怪不得，如果是写稿家，我敢担保他一定连一个字也不肯写的。"

1946 年 5 月，张善琨、童月娟夫妇到香港，1948 年与李祖永合作创立永华影



业公司之后又创长城、远东。潘柳黛到香港后，由她编剧的《歌女红菱艳》电影，即由张善琨的远东影业制片厂制片。张善琨之后在香港重创他在上海时的新华影业公司，了却了心愿。1956年7月，因拍片劳累而客死于日本，年仅50岁。

还有潘柳黛在南京《京报》相识的南京《中报》作家傅彦长等均参加了她的婚礼。

新婚燕尔，抒文自乐

带着众人的祝福，潘柳黛像普通女人一样浸沉在爱河里，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倾注心血深爱着她的夫君，虽然他只是个“穷教授”，但她更欣赏的是他拥有出众的才华。她很满足，因为世上哪有理工科教授又精通《红楼梦》、莎士比亚的？她骄傲地在心底对别人说，没有，没有，只有她的夫君李延龄。她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光环，他在她心目中是全才，是天底下最好的丈夫，她为拥有他而自豪。小家安排在威海卫路成都路口。

《语林》杂志向她约稿，她便写了一篇《我结婚了》，不过她不是炫耀她那盛大的婚礼，而是写她对婚姻独特的看法，她写道：

> 原本性行为和结婚完全是两件事，然而说来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有了一次结婚仪式的举行，便等于告诉人家说：“今晚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天不怕地不怕地在一起睡觉了。”别人家也想：“对了，今晚两个人要在一起睡觉了。”我有一个患性神经衰弱症的朋友，每天他看见报上的结婚启事，他都要慨乎其言地说：“啊！这世界明早又少了一个处女！”从前我是一直鄙视婚姻制度的，尤其对于那一幕无聊的结婚仪式，因为婚姻关系也就是性关系。性关系只是甲与乙间的事，正用不着那样大张旗鼓地招摇。如果偏要说婚姻关系是社会制度里的一个节目，男女所以要结婚，完全

是为了人种延续、传宗接代才举行的，否则人类只死而不生，岂不就要死绝了吗的话，这才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我倒不相信哪一对夫妇在他们同房的时候，是想到这个大责任的。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听起来是好听了，其实也不过男性中心社会里男人想要多跟几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借口，不见现在科学界医界所发明的避孕法以及打胎术，他们又何尝想到"无后为大"，想到非要一个坑里撒一粒种子呢？从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男女发生一次性关系，大概就要有一个小孩子吧！那么张家伯母有十个女儿，她就和张家伯伯有过十次性行为了；李家嫂嫂结婚才五年，却已经有了三个弟弟，想必她也有过三次性行为了吧！到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性知识的浅薄可怜。苏青在她的一篇文章里说（大概如此），男人与女人每天在忙着造人，最快的也不过一年才造成功一个，那其余的多少次，岂不是都白费了吗？结婚本身并不重要，不过仅为了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有这一种仪式而已。如果没有这一种仪式，那么众口悠悠，便作为"通奸论"了。"通奸"这一名词在当事人的脑海里是并没有什么地位的，否则的话，那些做了四五个孩子的母亲，三四十岁的老妇人，也不会背着丈夫偷偷地再去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了。结婚是结给外人看的，结婚的目的不在性行为，只在一种关系上。这种关系便是众口悠悠的评论和双方的一种独占欲罢了。前面说过从前我是一直卑视婚姻制度和那一幕无聊的结婚仪式的，但如今我却也屈服了。我结婚了。因为想到众口悠悠的评论和独占欲的满足，那么婚姻制度的存在与结婚仪式的举行，即使在今日的社会里，对于女人也究竟还算是照应着的啊！

接着《语林》杂志又向潘柳黛约稿，于是她又写了散文两则《雨》和《酒》，杂志的编者，为此写了一个公正而有趣的按语：

柳黛女士的小品文，旖旎可诵，在苏、张之外另辟蹊径；新婚以后，曾为本刊写《我结婚了》一文，读之可见女士对婚姻的态度。女士婚后生活如何？

外间不得而知，有之仅是不相干的传言而已。兹向女士索得短文二章，确系婚后所写，女士琴瑟之好如何？此处便是答案了。值得推荐的两文短语意长的作风，令人留有余不尽之感。《洞房私语》为同人所妄拟，请作者原谅。

她的《雨》是这样写的：

外面在下着雨，这还是今年第一次的雨，你坐在我旁边向我絮絮地说着带有几分酒意的醉话，我看着窗外房檐上一滴一滴地滴着的雨点。

你将沙发靠近了我，一粒瓜子壳唾在了我的腿上。我以为你在嫌我不注意于你的说话了，故意这样做的，但你却轻轻地为我捡下，去丢在桌上的盘子里，且向我轻轻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其实我还是明白的，明白你并不完全出于无意，因为虽是你嘴里在掩饰着，在向我道歉着，但你眼睛、神色却已经告诉了我。

于是我问你："要不要让我给你煮一点咖啡吃？"你说："不，过一会儿再说吧！我们今天拿红茶改成咖啡。"于是我为你剥了几粒瓜子。我将瓜子肉递在你手里，你向我笑了一笑，一粒一粒地吃掉了。

又一篇题为《酒》，她写道：

已经答应过我，说是从此不再吃酒了，但偏偏在今天你又吃醉了酒。医生嘱咐过你，同时也跟我说过，你患有心脏病，不可以做激烈运动，也不可以吃刺激食品，许多常人能为的你不可以，但你偏不肯听话。

每当你吃醉了酒，都要有三五天的不舒适，你总好像借着酒力设法在折磨着你近边的人，你会说出许多半真半假的使人听了不高兴的话。我因为在你酒醉，总不想多跟你计较，然而口头上虽然让你几句，在心里却总是郁结着的。

平常你吃醉了酒，脸上都是煞白煞白的，眼睛闭得很紧，使我看起来害

怕，这些在你酒醒以后，我都跟你说过的，你当时答应我得很好，但一到吃起酒来，你却又不记得了。

虽是你不常有吃酒的情形，但我看见你酒醉已经不止三次了吧？

潘柳黛的这两则小品文，向一切关心她的人们展示了婚后不悦之情。婚后他们的小家，也常有各方名流光临，潘柳黛一向好客，一次她请客人吃烤鸭，她风趣地写了一篇《怪鸭》：

老万在我家吃葱烤鸭，拣一箸给钟情[①] 曰："这是鸭腿，我替主人敬你的。"然后再拣一箸给易文[②] 夫人曰，"这是鸭腿，我替主人敬你的。"然后再拣一箸给上官[③]，"这也是鸭腿，我替主人敬你的。"然后又拣一箸给我曰，"这一只鸭腿，我代表客人敬给潘姐的。"刚要再拣再说，柳黛曰："此不过一只普通鸭子而已，又不是怪鸭，哪儿来这么多腿？

她的调侃把客人逗乐了。

①笔者：著名影星。

②笔者注：原名杨彦歧，报人、作家。是李延龄圣约翰大学同学，后在香港与潘柳黛同为邵氏电影公司编剧。

③笔者注：影星上官菁华。

苦涩婚变，喜得爱女

潘柳黛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有朋友告诉她，说她所深爱的李延龄曾和另一女人有一段恋情。潘柳黛不相信，认为上海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喜欢编造许多小说上都写不出来的奇怪的故事来耸人听闻，她深信说她心爱的人的恋情是编造的故事，她也从来不去向李延龄核实。她爱得非常单纯，不大考虑到一个人的出身、财产和他过去的历史。尤其她不喜欢像一般女人整天疑神疑鬼地怀疑丈夫外面有了相好，甚至悄悄地翻阅丈夫的衣袋，查一查有无两张电影票，她对他是信赖的。当一天李延龄与相好的事实终于败露在潘柳黛面前之后，潘柳黛一下子傻了，她曾说："我常想：爱情没有真假，就是真正的刻骨倾心，不幸有一天不再相爱了，那么回思以前，也照样会有似梦似真的感觉。若是能够相爱，即使爱是一个漫天大谎，如果这谎永远不被拆穿，如果能够永远在对方甜言蜜语的哄骗里生活，直到老死，那么在当事者岂不也就够了？"潘柳黛决定离开他，但她又经不起他的苦苦哀求。李延龄如实地告诉潘柳黛那一段不该有的恋情，潘柳黛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但她对李延龄说："我的条件并不苛，我只要'一对一'的爱情。"李延龄满口答应，这样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他们过了一段平静而美好的日子，双双进入社交场合，亲亲热热地在雨中散步……但不久李延龄突然离她而去，潘柳黛意识到这是他对婚姻的死亡宣判，一种心酸，一片苦涩，顿感茫然，找不到出口。但她咬咬

牙没让泪水溢出来，她认为既然相爱已失去光泽，最好的出路是把这段情送进坟场了。她从婚变的旋涡中坚强地走了出来。当时上海《力报》刊有《柳黛近况》报道：

柳黛自乔迁以后，好久没有见过面，她的外子李延龄，离沪也将一月，她为了想过一个时期安静生活，因此平时几个常到的地方，也难得发现她的芳踪。昨天在友人处同她很巧地会见了，因为6日本报有则《捉拿"热带蛇"》的消息，我就询问她关于此事的经过，她说，报上所记，全不是那么回事，李延龄到内地去，绝对是事实。从没有听信外间的谣传，对"热带蛇"没有任何怀疑，因为她现在已恢复一年以前的生活，舒适、自由，除下办公室之外，其余时间就埋头写作，她还预备在这恬静的生活环境中，完成一部十万字创作。她依旧那么活泼，唱唱跳跳的，若不是一个大肚子对她的行动有所妨碍，她非常喜欢同一班老朋友在一起玩。末了附带地作个报告，她从下周起，又将为本报长期执笔了。

潘柳黛是个坚强的女人，还属天生的乐天派的那一类人，她俨然抬起了头。朋友见她腹部逐渐隆起，怀疑她是双胎，她风趣地说："多多益善，两个'接龙'，三个'打亨'，四个'麻将一桌'，五个可成'沙蟹'之局焉。"可谓妙语如珠。

当年《海报》又发表白驹的《潘柳黛待产妙语》一文，写道：

名作家潘柳黛女士近日大腹便便，瓜熟期近，爰于日前移居人和医院，安心待产，亦所以便于问医诊察也！昨有友人，曾往访候，见其床头置有《没有钱的犹太人》小说一册，据言：书是顾兰君借来。谈及腹大，她说："不妨即以双胎一男一女作答，若然，则他日所产者勿论其为男为女，便两无不可。盖至时生男，则可谓夭女，生女亦可云系折男，两头总有着落，并无不合也！"其临产情怀，豁达如恒，即此可见。柳黛洵非寻常女子，度其所产"作品"，宜亦必"精彩"也！

不久，潘柳黛的爱女终于诞生了，取名李茉莉——多么纯洁香甜的名字，这是她唯一的安慰。在住医院期间，潘柳黛曾得到不少好朋友的帮助，产后不久，她写了一篇《何以为报》的短文：

感谢朋友们所给我的一切帮忙与爱护，我为这温情慰抚着，从死亡的关头又使我有机会揭起了民国三十四年下半年的日历。5月18号就住进医院去了，却直到6月20号才从医院出来。住在医院里时，顾兰君以芳邻之便常常跑来陪我，并每日遣她的女佣送过来小菜。剖腹的第二天，白光（著名影星、歌星，并是挚友）给我送来了芳丽的玫瑰花篮。我在昏迷的状态中，不知道她来，直到第三天，护士小姐为我读了她那张留给我的便笺。朋友们都来探问我，就是有的不能来的朋友，也在焦急的打听着我的情况。落雹的那一日，王渊特地撑着伞从家里赶来，伞原来是为遮太阳的，不料坐在我那里就遇上了冰雹。她热心地关切到我未来的种种问题，我止不住又哭了。我自己本来是身无长物，但我这次的生产费用，却需要我原定准备金的若干倍，一切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负了不像是我这样人所负的债。而人和医院张湘纹院长给予我的种种优待，邬金惠医师的为我冒暑奔走，我简直找不出形容的字眼儿来形容我对她们的感激！而且这情谊又岂是感激就可以报答得了的？我没有任何的长处，作为我做人的基础，但我却丰厚地获得了识与不识的朋友们的极大的热爱和支援——这些厚爱，使我感到沉重，使我发愁。真的，让我将用什么来报偿呢？

潘柳黛后来又写了一篇《需要着友情的抚慰——什么时候使我离开这房子呢》，她写道：

孩子上南京去了，妹妹回到她自己的家，如今这家里就剩了我自己，我不尽涌起多少惘然之感……延龄走了，什么都没留给我，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可怜的难产的胎儿，还有就是这陋室的居住的权利。如今孩子降生了，我

为她雇了奶娘，暂时寄养在南京的姐姐家。我为这孩子，尽了我所能尽的力量，而这房子，却不知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住。我不喜欢这房子，这房子给我的苦虐太多，原先我离开那房子是为了延龄，如今我想离开这房子，还是为了延龄，什么我都失败了，住在这房子里，清夜自思，使我往往无法入眠。我需要友情的抚慰，我需要有家庭的乐趣，我住在这里孤零零的，我仿佛眼前一切人群都隔开了。什么时候才能使我离开这房子呢？



潘柳黛长女李茉莉

婚变给潘柳黛带来巨大的伤痛。然而她又是一个坚强的人，她明白爱是双向的，只有相互真诚的爱才是人的圣洁的精神生活，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那夫妻关系只不过是庸俗的情欲伙伴。她没有去做任何努力，毅然果断地办了离婚手续，她全力以赴地担起了抚养孩子的责任，她用埋头报社工作来淡化那段刻骨铭心的爱，她用写作来抚平婚变留下的伤痕。

当她把这段不幸的婚姻向朋友们倾吐时，总夹着深深的无奈说："那是我第一次失败的婚姻。"

抗战胜利，多岗谋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锣鼓声、鞭炮声交相辉映，全国人民浸沉在欢乐的海洋里。上海，在当时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庆祝胜利的欢腾似乎显得格外隆重。

潘柳黛和文友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新时期的到来，未料国民党重庆复员大军，却向原上海作家群包括潘柳黛，发起了一次不小的围攻。此时潘柳黛任上海《海报》编辑，同时受聘担任《女声》杂志特约记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围攻，潘柳黛理直气壮地做了正当的申辩和有力的独白：

> 这对于我，几乎真是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打击，我不承认我是做了什么错事，因为我固然是沦陷区活过来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沦陷区是活得那么悲苦、可怜。我是苟延残喘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喘也不让我活了。
>
> 我真想对谁去控诉，假若我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到司法部门去检举我；假若我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就应该停止无聊的谩骂，使我还能凭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高调的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至于"饿死"，所以才乐得冠冕堂皇唱这种

高调。而我，我是常常挣扎在生活线上的，所谓“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何况我又未尝辱过呢？凭我的任性，这职业我是想放弃了，但为了生活，我却还是只好忍气吞声地继续下去。

作为报社、杂志记者，在那特定时期难免不涉及政治新闻话题，潘柳黛也写过应景报道，但在有些报道中尽可能地回避政治，如她的《写在清乡两周年》，一开始她就写：

当我接受了社方[1]的命令，为视察两年的清乡工作而被派遣到苏州时，我心实在是非常忐忑的，因为清乡的工作，绝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像一件货物先是红颜色的，然后又染成绿颜色一样的使人容易明白。尤其我又是第一次到苏州去，地域上的陌生，说不上也许会使我感觉迷惑而打折扣。因此坐在京沪列车上，看着向后飞驰的碧翠碧翠的田禾，我就一直在惴惴地想，怕我不能够描绘一幅逼真的画面给读者吧！并且怕不能够使社里对于我这次的工作感到满意吧！因为没有把握的原因，我实在是几次三番这样想过了的。

接着她又较详细地介绍苏州市容，然后才谈及伪专员。听他们吹嘘所谓的清乡成绩后，潘柳黛讥讽道：

事变[2]前在苏州一个黄包车夫的起码生活，每月十五元很富裕了，如今却非要一千五百元不够支持。从前在外面按月包饭，只用四块钱就够，现在却非要四百元不肯包。但所好的是“水涨船高”，据说一般车夫，平日勤快一点的，每天倒也可以有个四五十元五六十元的人，所苦的却仍是一般吃机关饭的薪水阶级的小职员或小学教师，普通有一句成语，说人“坐以待毙”，

①笔者：指《文友》杂志。

②笔者按：指日寇占领时期。

而这班人实在是"作以待毙"。

不难看出潘柳黛的良苦用心。

重庆复员大军对她的围攻,还因为她的文章多见于小报,属"身边文学",又称"市民文学",统属"海派"范畴,是消闲、娱乐居多,当时被污蔑是低级恶俗的读物。其实以"世俗"见长的文章,最能体现城市的风土民情,深受群众的喜爱。这种大众化的文学是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构成的新文学体系,亦是当今公认的现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由于在上海沦陷区的作家们并没有犯什么罪,所以复员大军也只好匆匆收场了。

抗战前的上海《夜报》,于 1946 年 5 月 12 日复刊,改名为《新夜报》,由资深报人,时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潘公展任董事长,《新夜报》另创两版时事文艺综合性副刊,取名《夜明珠》,潘柳黛受邀任《夜明珠》副刊主编。在复刊号的前言里,她写道:

随着《新夜报》的光荣复刊,又同时诞生了《夜明珠》。今日出版往往用色情文字炫人耳目,以争取其在文化圈子里的地位的当儿,《夜明珠》的熠熠光亮,确实是可以予人一种清新醒目的快感的。我们不想有什么夸耀,但我们也绝对不想自卑,因为以《夜明珠》的光芒万丈,以《夜明珠》的光之可爱,以爱护《夜明珠》的朋友之众多,以及她的年轻,那



1949 年 29 岁的潘柳黛

么她将有着灿烂的前途，当用不着讳言。我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因为《夜明珠》的一切成功，都是那些爱护《夜明珠》的朋友所给的——那些惠赐作品给《夜明珠》和那些欣赏《夜明珠》的朋友们。除此，如果一定要再让我们找出一点《夜明珠》使人赏爱的条件，那么也许就是她仪态万千的活力，和那新颖动人的纯正的上海风情了吧！愿一切爱护《夜明珠》的朋友们，继续给《夜明珠》以热爱和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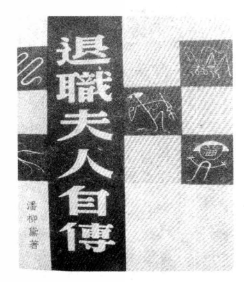
在《夜明珠》副刊上，潘柳黛发表了文友苏青约一万多字的小说《九重锦》，连载十二天，其主要内容描写抗战前后，一个职业女性的心路历程。不久，又发表苏青用新笔名“鱼月”写的随笔《月下独白》。而潘柳黛她自己的短篇小说《恋》，连载十五天，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一对恋人的感情纠葛与缠绵无期的故事。

随着抗战胜利的喜悦，上海各行各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以报道时事政闻为主要任务的公私通讯社更是拔地而起，这当中阵营最大的通讯社要数中央通讯社，登记注册的记者便有冯有真、胡传厚、陈香梅等四十多人。此外，有大光通讯社、大中通讯社、商业新闻社、华东通讯社、大公通讯社、大华通讯社、中国摄影社等。潘柳黛是仅次于中央通讯社、拥有十四名记者的大光通讯社的专业记者之一，当时她的同事有茹辛、徐逸鹤、邵协华、陈奋克、周浩然、朱之江、黄庆芳、程乃申、张筠、吴国华、陆青绮、沈石坪、江霆。

潘柳黛像以往一样，仍然是个活跃在社会视野中的一位公众人物，她与历史悠久的《申报》副总编辑卜少夫、《前线日报》曹聚仁、《神州日报》陈东平、《辛报》总编陆小洛、《铁报》总编辑汤修梅等都是常有往来的文友。

《退职夫人》，一鸣惊人

潘柳黛在和一股莫名的干扰进行抗争的过程中，潜心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退职夫人自传》，1948 年由上海新奇出版社出版，1953 年香港新奇出版社再版，2003 年北京新世纪出版社三版。这是潘柳黛的代表作。全书共二十四节——《我与我家》、《寡妇式的初恋》、《变》、《不贞的处女》、《贫困与挣扎》、《我的小爱人》、《“鲁女子”的冲动》、《一吻难忘》、《有女“怀秋”》、《上海的诱惑》、《热带蛇》、《不怕老婆的男人》、《娼妓和仆妇》、《郎心如铁》、《在死亡线上》、《被弃于人群之外》、《罪与罚》、《文妖》、《俘虏的投降》、《乐园如梦》、《恐怖的晚上》、《文明人的野蛮》、《告“小”还乡》、《东南飞》、附录四篇——《离恋之歌》、《我结婚了》、《洞房私



潘柳黛的代表作《退职夫人自传》封面，1948 年，新奇出版社。



《退职夫人自传》2003 年新世纪出版社再版封面

语》、《站在街头》(长诗)。从章节结构的连续性,从人物和事件细腻的描绘,形成这本书的特色,不愧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

2003 年《退职夫人自传》再版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在编后记中写道:

> 对今天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潘柳黛的名字无疑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如果他们知道潘柳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文坛上曾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称为"四大才女",他们大概就要对她另眼相看了……《退职夫人自传》是潘柳黛的代表作——这部长篇与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名作《结婚十年》堪称"双璧"。

笔者曾与潘柳黛谈起《退职夫人自传》这本书,她说那是一部文艺作品,有她的影子。潘柳黛在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写出了主人公从复杂的家庭变迁,及自谋生活的艰辛历程,逼真地展现了主人翁的性格,及恋爱、结婚到分手的心路历程。实际是以他们夫妇为原型,以自身的婚恋史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凄美的爱情小说,文笔清新,描绘大胆。这反映了作者在争取经济独立中获取自由的意志,在婚恋中袒露了最幽秘的创伤和欲望,那些不经意的描绘向读者展示了作者的品格,不仅仅是她的好学、深思,还有她那顽强、真诚和善良的心。正如当时有论者所指出的:"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她有一支玲珑剔透、犀利如刀的笔,她有一枚热情奔放的心,有一颗如姜伯约一样的大胆,所以她的作风,不特脱却旧女性桎梏,亦为时代女儿所望尘莫


而立之年的潘柳黛

及。”

两年后，潘柳黛在她的小品文《自说自话》中风趣地说：

看了《退职夫人自传》以后，有一个朋友赞美我的文章好，有一个朋友骂我的文章坏，他们争执起来了。我于是作鲁仲连说：以我这样的文章就算作家的话，作家的水准实在定得太低了，后个朋友大乐。但是我说：如果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的话，萧伯纳、海明威等的前期作品，也并不见得一定比我高明，前一个朋友听了又扬眉吐气焉。

同时期潘柳黛还有一本《搜肠集》问世，可惜遍寻无着。1948 年潘柳黛被聘任上海《上海月刊》编辑（还有编辑王小逸），主编为漫画家江栋良。

潘柳黛从 1942 年末只身到上海，前后八年始终坚守在报刊的文艺副刊的记者和编辑的岗位上。1950 年，潘柳黛又孤身闯荡香港，开始了她卖文为生的新征途。

孤身赴港，卖文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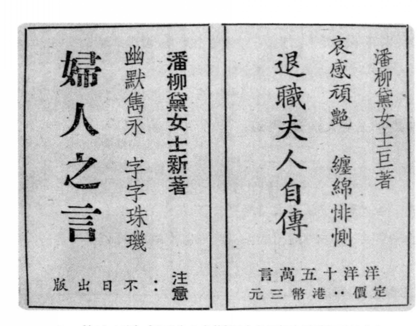
潘柳黛以讨债为名闯过了深圳罗湖关口到达香港后，她见香港只是块弹丸之地，这个被无能的清廷割让给英国一百年的小岛，有蔚蓝的海，有深橙色的山，有她从未见过的亚热带的奇花异木，还有那浓浓的殖民地的色彩，那一股畸形的洋泾浜似的民俗人情。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到处充满商业气息。她记得有许许多多名人曾先后在这小岛逗留，有蔡元培、苏曼殊、邹韬奋、梁漱溟、许地山……

但她感到1950年的香港远不如上海大都市繁华，她顿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凄苦之感。由于这儿举目无亲，广东话对她又如此陌生，能否闯出一条路来，她似乎有些信心不足，她留念北方的大饼、油条。为了省钱，她住进香港北角新都招待所，她觉得又将重新拾起十年前的流浪者生涯了。但香港能吸引她的是，这一个自由港。之后，她发现不少她熟悉的上海文友金雄白、黄也白、陈蝶衣、沈苇窗、张善琨、易文等。还有电影导演屠光启、陶秦、严俊等。演员有李丽华、白光、周曼华、韩菁清等也先后来到香港了。

潘柳黛在香港首先幸运地遇上了《新报》发行人罗斌，罗斌向她约稿，而且给予她较优的稿酬。这一喜讯，顿使她的生活得以安定下来。

从此，潘柳黛开始了她的职业创作生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个女人懂得什么，只好摇笔杆——卖文为生。"于是，她在斗室内伏案日以继夜地"爬格子"，

1952 年她的二十二万字的《明星小传》由香港新奇出版社出版。1953 年又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再版。接着香港时代出版社又出版了潘柳黛的《妇人之言》小品集，及再版了长篇小说《退职夫人自传》。时代出版社当年刊出的广告是：“潘柳黛女士



《妇人之言》、《退职夫人自传》两本书即将在香港问世的广告

巨著，《退职夫人自传》，哀感顽艳、缠绵悱恻，洋洋十五万言，定价港币三元。”又一则广告是：“潘柳黛女士新著，《妇人之言》，幽默隽永，字字珠玑，注意：不日出版。”潘柳黛的三本书，竟成了当时的畅销书。

同时期，潘柳黛的《一个女人的遭遇》一书，由澳门园园出版社出版，约二十万字。这是一本以她的一位亲戚为原型的长篇小说。

《妇人之言》一书是潘柳黛赴香港后的新作，这本书是她运用小品体裁，剖析潮流话题，在那言简意赅的字里行间，让你嗅到男人和女人的气



《妇人之言》是潘柳黛赴香港后的又一佳作，图为该书封面



味，听到男人女人的声音，甚至他们的丑恶与无奈，幽默风趣，字字珠玑。她以《不可不听》作为序，写道：

刘伶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有人奇怪我为什么偏爱这"妇人之言"四字，岂真不可听乎？我说：刘伶是个酒鬼，酒鬼的话，往往以反为正，以是为非，我用"妇人之言"，除酒鬼外，不可不听也。——是为序。

如其中《三等人》一篇，写道：

有人将男人分为三等，据说上等人怕老婆，中等人爱老婆，下等人打老婆。怕老婆者何？不是老婆可怕，是怕老婆不顾面子时，使他精神或事业上受到影响也。打老婆者何？是别人惹不起，只好以老婆为出气筒耳。

《苏青之言》写道：

写《结婚十年》的苏青说：嫁一个有钱的男人，可以花他的钱；嫁一个有学问的男人，徒然使他觉得你愚蠢。与其爱才，何如爱财？

《贪心》写道：

男人没有钱的时候想：天下钞票都来归我。男人有了钱的时候想：天下美女都来归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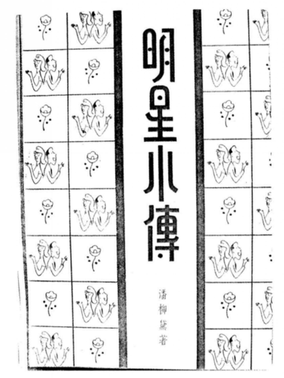


32岁的潘柳黛

《伤脑筋》写道：

代表资本主义交际的是：女人想如何骗男人许多钱，而不使他碰到身体，男人想如何骗到女人身体而不必花许多钱。

香港女作家白云天在李文庸编著的《中国作家素描》一书中，写了《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其中有一段对《妇人之言》书的评价，她说：



《明星小传》是潘柳黛赴香港后的著作，图为该书封面

潘小姐的《妇人之言》幽默风趣，写的都是身旁琐事，但深入浅出，启人思维。她常在文字间表示对婚姻不太如意，这似乎是一般才女的通病……潘姐写作速度极慢，那倒不是指她下笔迟缓或者缺乏灵感，行家们都了解："越是短小的文稿越难写"，其中"起承转合"、内容文采都要顾及，两三百字的一篇稿，要做到"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字字珠玑"，实在不是易事。

潘柳黛的《明星小传》一书二十二万字，写了香港颇具盛名的一大批明星，其中既有不少是她上海的老朋友，也有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潘柳黛以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生动流畅的笔调，从不同的侧面，把他们介绍给读者，记录了那一段历史。既让你看到他们的欢乐与微笑，也让你看到他们的哀愁和叹息。在《前言》中她写道：

《明星小传》出版了，我似乎该说几句开场白。南来香港三年，毫无作为，只不过在茫茫人海中，又多认识了不少朋友而已。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但是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老朋友有老朋友的好处，新朋友有新朋友的好处，而且无论多久的老朋友，也是从新朋友演变而成的。能够借我的文笔，把朋友的事记载下来，无论对人对我，都总是值得欣慰的。

限于篇幅，有许多人竟还没有机会写到，真使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愿有一天，能够也把她（他）们写进我的文字。感谢薛志英兄为我设计封面，使这本书生色不少。我诚挚地等待着读者给我的批评和指正。

《明星小传》问世后，轰动了香港，影迷们抢购一空，可见该书的社会影响力。

传承影史，喜谈白光

潘柳黛的《明星小传》，共记录了二十三位（二十四篇，其中白光两篇）当时香港著名的电影明星们的影坛生涯和鲜为人知的休闲生活的精彩片断。潘柳黛用她清新、流畅、幽默的秀丽笔触，给她（他）们定性、定格、定位。她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我与白光》、《“女侠”于素秋》、《记怀春玉女——尤敏》、《活色生香话李湄》、《青云直上的利青云》、《男儿本色的王引》、《上帝的杰作——李丽华》、《豆蔻年华的李嫱》、《一朵半开了的玫瑰——林黛》、《少奶奶型的周曼华》、《一夜成名的陈云裳》、《中国的格兰福特——王豪》、《从影二十年的陈燕燕》、《东方美人——杨明》、《风情别具的上官清华》、《刘琦这个女人》、《香岛美人鱼蓝莺莺》、《鲁男子黄河》、《名女人韩菁清》、《娇滴滴的谢家华》、《多情湘女纪钟情》、《欧阳莎菲婚变内幕》、《从〈白光自传〉想起白光》、《小生里的大亨——严俊》。在白光的剧照上清晰地看到白光亲笔题字“赠给亲爱的柳黛纪念：永芬（白光原名）赠”。林黛写“柳黛姐留念：林黛赠”。韩菁清写“柳黛姐留念：韩菁清赠”等。潘柳黛还在每张照片下写出五十字左右的赞词和勉句。



从上海红到香港的影星、歌星白光，在照片上写道：“赠给亲爱的柳黛纪念：永芬。”

潘柳黛首先写了与她交往颇深的白光，她们既是同乡，又同是满族人。白光是一位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白光原名史永芬，1920 年出生于北平，曾赴日本女子



艺术大学，师从著名声乐家三浦环。回国后在上海拍摄电影《桃李争春》，一炮走红，尤其她那颇具诱惑力的磁性女低音，倾倒了上海的无数观众。之后她又拍了《为谁辛苦为谁忙》、《红豆生南国》等多部影片。1949 年赴香港，先后拍摄《荡妇心》、《一代妖姬》等片，遂成香港红星。她的歌唱，家喻户晓，1951 年与美籍葡萄牙飞行员结婚定居日本，不久离婚，同时与人合伙的生意失败。1956 年又回香港，曾筹建影片公司，自己集制片、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拍摄几部影片后，因受电影发行商的盘剥，赔款告终。白光心灰意冷，告别影坛。所幸此时重新获得了幸福的婚姻。后移居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后患血癌。经治疗康复较好。

1993 年，白光受邀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世界电影资料馆珍藏影片展映，其中包括白光主演的四部影片。1995 年，白光作为嘉宾又应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港台十大金曲颁奖典礼。1998 年，在香港举行的“本世纪最性感女星”评选活动中，白光荣登榜首。

1999 年 8 月 27 日，白光因患肠癌与世长辞。一年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市郊富贵山庄的白光陵墓建成，又称“琴墓”，美观、庄严。沿着墓旁的石级而上，有一排黑白相间的琴键，琴键上端刻着《如果没有你》一行五线谱，那是白光生前最爱的一首歌，只要有人按动石级上的琴键，立刻就播出白光悦耳动听的歌声：“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这一播放歌曲的装置是请外国工程师设计的，在吉隆坡还属首创。前往凭吊和参观者络绎不绝。琴墓是深爱白光、共同生活三十年的丈夫颜良龙精心策划而制成的。当今已成为吉隆坡的一处名人遗迹和文化景点。

潘柳黛与白光情谊深厚，她写道：

《明星小传》上第一篇写白光，一定有人会以为我要把她大捧一顿的。因为论我们的交情，我们有十年历史——女人与女人相交十年，不出恶声，这不仅是难能可贵，几乎是稀世的。但论我们相知之深，虽孩提时一起长大的朋友，又何尝能有我对她今日的了解？

我根本不是个影迷，甚或不止此也，我的出世的人生观，使我对于英

雄，也从来不大加以崇拜，那么我怎么会跟白光变成好朋友的呢？所以与其说我喜欢她，不如说欣赏她，她的美貌，使别人动心，她的性格，使我愿意跟她结为知己。她是那样深刻、复杂，理智与感情糅合在一起的变幻不定的个性，谁在和她相处时，能够真正控制住她的感情，使她不再如野马一样，驰骋于她辽阔的思想领域之间呢？十年以前我认识白光，白光还是豆蔻年华的纯洁的少女。十年以后，我们在港相遇，白光也一身风霜，不似当年了。

白光由北平红到日本，红到上海，红到香港，又红到南洋，她红遍了远东，登峰造极，然而她究竟得到了什么？潘柳黛则认为："这在白光清夜自思，她一定也会黯然神伤的吧！"

中国有多少人为她而着迷，也有多少人在批评她、咒诅她？女孩子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披在肩上，瞄人的时候，把眼珠躲在眼角，这是白光。男孩子喜欢他的女朋友唱歌时，用低低的嗓子，说起话来，慢慢的，发着魅惑的磁音，这是谁？这也是白光。白光的一颦一笑，风魔了他（她）。白光是年轻人心目中追求的典型，是年老人眼里的妖妇——哪儿来的这样一个女人，这样放荡不羁，这样妖里妖气的？

白光是好人吗？不是。白光是坏人吗？也不是。

她的敦厚善良的天性，使她原来是个好人。但她的遭遇太奇突了，社会给她的欺骗太可怕了。如今，她像一尾墨鱼和一只小蜂一样，为保护自己，于是不得不常常放点烟幕，用点手法，以防御别人给她的伤害和玩弄。

其实在现在社会里，在所谓"艺术"的色相圈子中求生存，哪一个女人又不是这样呢？只是也许别人掩饰得好，没有白光做得那样拖泥带水罢了。但是遭受到的批评，却是许多人众口一词说：白光不好，白光不好。白光最大的不好是什么呢？人家说：一是行为浪漫，玩弄男人。二是视钱如命，生性犹太。

我们现在且先不谈玩弄男人不玩弄男人，现在我们先谈一谈白光的视

钱如命：

摄影场里的人说：白光吃香烟，而自己皮包里并不预备香烟，她只拿着一盒火柴，到处东问西问："谁有'好彩'？我要吃香烟了……"于是不愁没有人不来巴结这位大明星，立刻"好彩"烟像参加竞赛一样，都以能够一亲白小姐芳唇为荣的姿态，脱颖而出，争先恐后地陈列在白光面前了。

……

他们都说，白光一毛不拔，虽把这样的小钱，也很看在眼里的。但白光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呢？我与她是老朋友了，我想我应该先从她的家庭说起：

白光的家庭，只是小康而已，她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北平人，喜欢游手好闲。她的母亲虽是旧式妇人，但长得十分美貌。夫妻之间，感情极好，她是她们家的长女，因此她的多产的父母，在她之后，又生了七个弟妹。这七个弟妹，仿佛不是他们自己的儿女，而是替白光生的，因为白光小的时候，他（她）们有的还没有出世。白光能赚钱了，她就以长姊的资格，除了养育着父母不算，还替父母养育着七个弟妹。她把他（她）们分别送进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或专门学校。现在有一个妹妹在上海医学院学牙医，两个弟弟已从大学毕业，现在正在北京工作。他们全然已经有了职业，但仍不能养家糊口，因此白光虽到今日，也就还是要挑着这副担子，每月给家里寄钱，替父亲和弟弟养着这一家人。

白光本来并不把钱看得很重的，是她吃过没有钱的苦头了，她才变得这样吝啬。

……

然则白光是真算盘奇精，一钱如命吗？其实并不，也要看情形来说。比方五年前她在上海用六根金条（大同公司全部拍戏的报酬）顶下了一幢公寓房子，现在每月还要付着高价的房租水电给她的女秘书毛立和妹妹住。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顶出去？她说："顶也顶不出多少钱了，干脆等妹妹结婚，送给妹妹算了。"其实妹妹既能结婚，已经有男人对她负责任了，做姊

姊的又何必送她这样厚礼?

又有一次一个北方朋友到香港来看她,这个朋友在刚胜利时帮过她很多忙,现在则并不十分得意,但他来了,白光还为他设酒接风,以报知遇。这一点,白光又何尝犹太?

至于再谈到白光的生活浪漫,玩弄男人,那实在前者应归罪于她的过分坦白。后者是应该说,她因为被男人欺骗得太厉害了,有意无意间的报复心使她如此而已。

比方从前她住在上海国际饭店时,房间里正在高朋满座,她忽然跑到浴间洗澡去了。客人们大声谈笑,而她的浴室的门虚掩着,清脆的水声从门缝传出来,有时还夹杂着醉人的歌喉。唱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大家都算绅士,没有什么,但明天消息传出来了,从不同的角落。有的说:"白光真嗲,洗澡时还唱歌呢。"有的说:"白光真大胆,洗澡时门开着的。"——怎么?白光洗澡也不避讳你?想必你们交情非同小可了?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多人都知道白光洗澡的故事,白光太"那个"了。可是谁知道当时在座的情形,是许多绅士正在互相监视,谁也并没有超越雷池,饱此眼福呢?………

不论怎么说,白光到底是性情中人,她坦白、直率,她不隐瞒她的不幸的往事,她也不造作她自己的感情,她的独特的风格,使她自己成为一种典型。这典型迷惑了成千累万的人,这典型也使我们做了密友,《我与白光》绝非是偶然的。

潘柳黛在另一篇《从〈白光自传〉想起白光》中写道:

在某晚报连续发表的《白光自传》出版了,朋友带来一本给我,有很多读者怀疑是我写的,在这里我愿郑重声明一句,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杰作,不是我的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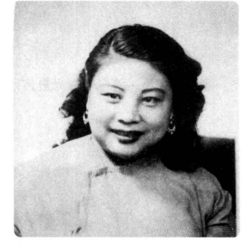
我曾说过,以电影明星身份,而值得写传的,在中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蝴蝶,一个就是白光。蝴蝶的价值,是她能够代表整个的中国电影史。白

光的价值，是她在电影片上别创一格的成功，以及她个人惊涛骇浪的生活经历。

蝴蝶自做"吾家有声"的贤内助以后，过的是太太生活，享的是天伦之乐。白光在去年嫁了"白毛"，然后飞赴东京，却还在独树一帜，拍《恋之蓝灯》，开喜临门夜总会，弄得惹火烧身，焦头烂额。虽然现在已风平浪静，而且喜临门夜总会又门庭若市，嘉宾满座了，但白光到底又做了一次新闻人物，刊登在全世界各大报纸的通讯栏里，做成了他们的"花边新闻"。

蝴蝶虽做了"潘夫人"，但由于机缘关系，我们只是相识相熟而已，来往并不密切。白光是我总角之交的朋友，我们由黄花少女，到少妇，到忝为人母，都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以我们相知之深，但她的传记竟没有出于我的手笔，这不仅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尽管写《白光自传》这个朋友的文学修养，是远在我以上。

白光是个可爱的人，我有千百个要好女朋友，但我最欣赏白光。她坦白、直率，她聪明伶俐，她有时心细如发，有时又憨厚、天真。她口口声声爱钱、要钱，但那些钱很少是她从男人那里得来的，却十之八九都是她辛辛苦苦赚来的。好人的钱，她不忍心拿；坏人的钱，她也拿不到。她要钱，爱钱，但是她说：我要的是我应该要的钱，我为什么不要？我爱的是我自己的钱，又没爱别人的钱，爱不爱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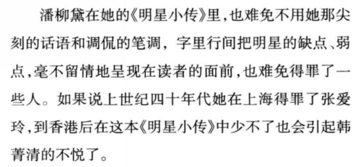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潘柳黛

有一个时期，潘柳黛和白光一起住在半岛酒店，早晨起来，白光和潘柳黛商量，白光说："柳黛！我们要个茶吃好吧？"潘柳黛说："好的。"白光说："要一个红茶，两个人吃吧？"潘柳黛笑着点点头，知道白光又是为省钱。白光看潘柳黛一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立刻搭讪着说："哦，

桌上还有两瓶鲜奶,你吃一瓶,我吃一瓶。"摸摸哪一瓶是冻的,把那瓶冻的给了潘柳黛,自己正预备吃那瓶不冻的,而潘柳黛已经顺手把它抢了过去。因为白光给她的,是今天才送来的,白光自己要吃的,是昨天剩下来的,虽然还没有开瓶,但半岛的房间里并没有冰箱,即使天气还不算十分热,隔夜的东西总是不大好吃了……"昨天的奶怎么能吃呢?都要发酵了。""酸牛奶很好吃的。""瞎说,发酵和酸不同,你要吃坏了的。"说着潘柳黛把那瓶冻牛奶分成了两份。

白光洗澡,是不避潘柳黛的。她们常常把房门锁上,把浴室的门开了。锁上房门,是怕外人进来;开着浴室门,是为两人便于谈话。有一天白光在浴缸里洗澡,潘柳黛在伏案写稿子,白光忽然说:"柳黛!你的名字起得真好,谁给你起的?"潘柳黛说:"是我自己。"白光说:"你怎会想到的这两个字呢?"潘柳黛又说:"我翻阅字典,找出两个最美的字眼儿。"白光说:"我的名字从放映间射在银幕上的那一道白光,我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魔术,真使我像着了魔一样,也是我自己起的。那时我是个标准影迷,一天到晚就想看电影,我羡慕银幕生涯,所以后来电影公司招考演员,我报名时就用了'白光'两个字。"潘柳黛说:"那么我是唯美派,你是幻想派了?"潘柳黛本来正在写稿,经白光这么一来,稿写不下去了,结果两人又指东画西,谈起山海经来……

尖刻调侃，戏谑菁清



潘柳黛在她的《明星小传》里，也难免不用她那尖刻的话语和调侃的笔调，字里行间把明星的缺点、弱点，毫不留情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也难免得罪了一些人。如果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上海得罪了张爱玲，到香港后在这本《明星小传》中少不了也会引起韩菁清的不悦了。

她在《名女人韩菁清》一文中有这样几段：



韩菁清是个聪明人，她年轻貌美，多才多艺，不只是一个时髦小姐所应具备的出风头的条件，她无一不备，就是一般人所不能的，她也几乎无所不能。比方说吧，作为一个摩登小姐的必备条件，除了先天所赐以外，她应该会唱歌会跳舞，会卖弄风情，会谈甜蜜的谎话，而经常制造新闻，引起社会注意，更是不可少的绝妙好戏。但韩菁清不仅对这些拿手以外，她更会画油画，会写散文。别的名女人，能讲国语、能上银幕已经不容易了，但韩菁清除了讲国语、上银幕以外，她更能在自费制片的权力下，自任主角，自撰歌词，自编剧本，以作为自我宣传，来满足她的自我陶醉。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谈论到她，一个促狭朋友说：从前在名女



潘柳黛笔下，从上海红到香港的影星韩菁清

人地界韩菁清一出，所有的名女人相顾失色了，因为别的名女人花样没有她那样多。现在在电影圈韩菁清一出，电影圈里的人又要失色了，因为最“天才”的电影工作者所表现的，也不过是自编自导自演，能够加上自费制片，算是最了不得的了。而今韩菁清所表现的“自”字之多，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不得不觉得她后来居上，对她刮目相看。

有人说，韩菁清很骄傲，架子大，我想这话并不尽然，如果她有架子可搭时，她想到……“天人应带三分骄”，当然乐得把架子搭一搭。如果她知道当时环境，她搭架子这事情便对她不利时，她当然也会迁就现实环境。这事情我可以举一个例，比方说：有一次是丽池夜总会第几周年纪念，欢宴文艺界，并请沈秋雁兄代邀几位名女人到场，以资摄影留念。那天的前一晚，正好我和沈秋雁、韩菁清他们在一起吃晚饭，秋雁把接韩菁清的这件差事交给了我，他说：“反正你们是顺路的，劳驾你去一趟，省得我跑了。”我当时说：好的。约好韩菁清明午一点钟以前请她打扮好了等我，我去接她。韩菁清答应了，我们就此分手。但第二天一点前五分钟，我到她家里去接她时，她没有在家，只由她的秘书招待我告诉我说：“韩小姐到学校学画去了，要到一点半钟时才能回来。她特意关照我，要我先在家里等着你。”我说从这里到丽池，路上需要很多时间，要不我们到学校去找她好了。可是那位秘书说：不行的，因为她还没有化妆。——一个名女人的化妆，一条眉毛有时就要画上半个多钟头，我是个急脾气的人，哪儿有这么好性子？她如果从头到脚打扮起来的话，最快也需要两个钟头，所以我听这位秘书小姐一说，不禁立刻光起火来了，我想我又不是男人，想追求她，谁有这么好耐心？如此一想，于是我便要过一张纸来，在纸上说：“如果我是个小伙子，我被追求你的热情所支配，我当然会等你的。如果我是个老头子，我的热情虽然少了，但我的修养已经炉火纯青，我当然也会等你。只可惜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就没这么好性子了，好在失信的是你，不是我，我用不着抱歉的。我走了，你去不去随你。”就这样我扬长而去了。我把这些事告诉秋雁，秋雁说：“没关系，都是我不好，我怎么忽略了你也是一位小姐。”我说：“小姐不小姐根本没有

关系，你们伺候韩菁清伺候惯了，我没有伺候过，她有这毛病，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

但后来韩菁清还是来了，那是下午三点半钟，我们饭已吃完，正在喝咖啡的时候。我略含讽刺地问她：“‘梅兰芳’怎么到这时才来？”她笑说：“刚才对不起你！”——仿佛并没有觉得浪费时间是一件多可恨的事。

潘柳黛最后写道：

韩菁清喜欢灿烂、热闹，她像一头孔雀一样，喜欢把自己打扮得五颜六色，来向人群炫示。我正写这篇文章时，一个朋友来看我，他和韩菁清也认识的，他说：“你在写韩菁清，可是我对她的了解也许比你对她了解更深，韩菁清这人，心地不算坏，但好大喜功，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女人化



1987 年 1 月，女作家、电影明星韩菁清与夫婿——著名作家梁实秋，他们身后所悬乃是晚清经济大臣翁同龢的对联墨宝。

妆能装霓虹灯，她一定身上脸上都装满了霓虹灯；如果拍电影能够只一个演员时，她一定愿意从头至尾由她自己一人演到底。”——我全文写了这么多字，想不到竟不及这位朋友对她的这两句批评来得中肯，你想这篇文章，我还会写下去吗？

韩菁清还是很大度的，并不因为潘柳黛文章的辛辣、调侃而不往来，她们还是朋友。若干年后在名作家叶永烈《倾城之恋》一书中，韩菁清已是一位成熟、完美的著名作家梁实秋的夫人了。

潘柳黛又一篇题为《小生里的大亨——严俊》，其中她写道：

严俊的《巫山盟》已经上演，这是他从演员蜕变为导演的"处男作"，上演以后，各方面的舆论、批评都颇不坏，至少也被认为是一部用过心血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粗制滥造。

严俊是从舞台上起家的，是从北方来的。他带着从舞台上来的荣誉，走进了电影圈，再从上海来到香港。他的演技精湛，使他和最卖座的女明星周璇、白光、李丽华等接二连三拍了许多片子。他在每部片子里扮演不同的身份、不同个性的角色，而居然竟是没有一个角色的举止个性不被他形容得生动万分、惟肖惟妙的。在上海时，他和刘琦拍摄《出卖影子的人》而奠定他红星的基础，到香港以后，他以拍摄《荡妇心》、《一代妖姬》、《血染海棠红》等片而与白光同时臻于大红大紫，竟分别成为票房价值高的男女演员。

严俊是怎样一个人呢？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在某杂志上为文介绍他时，我就说过，我说：严俊是个"小生"，凭年龄，凭戏路，他都是以演小生为正宗，但"小生"是个"小生"，可惜用不上"风流"二字。因为他的外貌严谨、憨厚，所谓诚恳有余，潇洒不足，似乎北方土著少年的气息太浓厚。以



在上海成名的严俊

这样的气质，饰演一个中下阶层的市民自然是好的，但以之饰演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便显然会不及前者的成功。在舞台上如此，在银幕上也如此。尤其他的脸型、身架，都是结实健壮、朴厚无华的。或者有人说："严俊是个有点近于粗线条的人物，粗线条人物的作风，虽没有花花公子的华贵、俏皮，但却令人有一种真诚的亲切之感。他容易与人接近，也容易被人接受，他像白干酒一样——象征着北方人的固有的风情。初吃的人虽觉得他不易入口，但他有他的特性。那特性香冽、浓烈、辛辣、刺激，人人都会爱好他、接受他。如果不接受，那也不过是习惯问题。因为只要有一个机会，他立刻就会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接着潘柳黛用较多的文字，叙述了严俊是在叔父严华和周璿赴天津老家，举行结婚典礼后去了上海，因周璿的关系进了大同影片公司，成了挂名电影演员，后考进大夏大学苦读了三年，之后踏上了舞台。严俊当年机会不是太多，因为那时正是舞台戏的全盛时代，又是蓝兰、夏霞、石挥、黄河、、舒适等大显身手的当儿，很难让严俊有机会担任重要角色。最后潘柳黛又写道：

但由于他的确有着演戏的天才，不久他到底崭露头角，独当一面，演出了主角戏。而悲歌慷慨的一出《李秀成殉国》里的李秀成、缠绵悱恻的《陈圆圆》里的吴三桂，都被他演得出神入化，使台下观众对他的富于天才的演技，拍案叫绝，大叹精彩不止。于是他的舞台基础奠定了。不论古装、今装、悲剧、喜剧，也不论反派、正派，老生、小生，他演什么像什么。饰演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就在他的演技里复活。从此他红了，不止在舞台上红了，在银幕上也红了。他放弃了舞台生涯，专心致力于银幕工作。许多制片家看中了他的票房价值，于是纷纷请他拍戏。而严俊呢，又是个出名的"犹太人"，他在过了一段困苦的生活以后，更了解了金钱的重要。现在总算是他成功了，又有这么多人请教他，为名为利，因之他总是逢片就拍，不论大小，为一片公司拍摄过不少粗制滥造的片子。这些片子固然使他赚了不少钱，但这

些片子却也伤害了他的戏剧生命。因此在上海时，他的声望仿佛不及石挥和刘琼。但这些不是他的错，错的是他忽略了“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的这句话。

尽管他有天才，演技好，但其他方面的因陋就简糟蹋了他。到香港以后，他拍片的态度严肃多了，过去和周璿拍《花街》，他饰演一个说相声的；和李丽华拍《说谎世界》，他演一个冒充的特派员，这两个角色都使他得到了空前的成功，至于和白光拍的《荡妇心》里的少爷、《血染海棠红》里的小偷儿、《一代妖姬》里的恶霸，他更是演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而最近与李丽华拍《巫山盟》，与林黛拍《翠翠》。在《翠翠》一片里，他不只自导自演，而且更同时饰演了一老一少两个年龄不同、个性不同的角色。



虽然时光已逝半个多世纪，今天翻阅潘柳黛笔下的《明星小传》，似乎那些当年从上海显赫到香港的明星们，又风度翩翩地重新映入了我们的视线。



两赴南洋，风情万种

潘柳黛到达香港时，正值而立之年，精力充沛，创作思维活跃，几本书问世后，更是名声大起。1954 年，她受聘在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任编辑。1955 年，香港亚洲影业公司向女作家潘柳黛发出邀请，请她为公司担任宣传工作，潘柳黛欣然同意。不久，该公司推出电影《半下流社会》，由刘琦主演。

刘琦是潘柳黛所赞赏的大明星之一，也是要好的朋友之一，是当年潘柳黛上海婚庆大典上，与白光、龚秋霞等大明星为了助兴合唱的成员之一。潘柳黛在她的《明星小传》一书中，曾以《刘琦这个女人》为题，较全面地把她介绍给读者，其中写道：

邵氏公司二老板说：刘琦是个优秀演员，给她任何角色，她没有不称职的时候。导演王引说：刘琦真会演戏，她能演正派，更能演反派，她能从少女演到老太婆。摄影家高领梅说：我没想到刘琦在银幕上竟有这么大力量，她饰演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角色就成为突出的。潘柳黛说：如果中国电影界也有金像奖，而且金像奖的颁发是公平的话，刘琦早应该得过了金像奖。我跟刘琪认识没有太长的历史，前后不及两年。但我知道刘琦这个人，是在胜利以后，我在《新夜报》任编辑，每日到报馆去，途经跑马厅的时候起。跑马厅的草坪前，挂着一块



柳黛笔下的著名影星刘琦

《出卖影子的人》的路牌广告，严俊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妖娆的、性感的女人。——这是谁呢？这个女人的脸这么陌生。直到影片上演了，各报的电影版一致批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叫刘琦，是重庆回来不久的电影女明星。

我对她开始注意了，我立刻就知道了她许多艳闻琐事。那时她住在高贵的百乐门饭店，挥金如土，汽车代步。她像交际花，但她不是交际花，因为交际花要迁就现实环境，不能那样自说自话。她是电影明星，但她不像电影明星，因为电影明星没有她那样豪华、奢侈，她是什么人呢？——直到一年前，我认识她以后，我才知道她不是交际花，也不是电影明星，如果说人生如戏的话，在人生的舞台上，原来她也竟是一个全材演员，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朋友——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她与白光拍《歌女红菱艳》的时候、《歌女红菱艳》是我写的剧本，刘琦在这戏里饰演罗维的太太、白光的弟媳、一个银行家的娇生惯养的女儿。戏里的对白并不十分多，但只一个镜头，我便已发现了刘琦演技的优秀。只一句话，我便已发现了她对白的有力。“她真会演戏啊！”我当时心里暗暗惊叹不止。

这以后，我看过她的《虎落平阳》，看过她的《海誓》，看过她的《孽缘》，看过她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但如果说我对她的认识是从银幕上来的，不如说我对她的认识是从镜头前来的。因为我后来与她做了朋友，我们私人相处的机会，以及我看她拍戏的机会，比看她上演的机会更多。刘琦的身材非常美好，她身高五尺五寸，体重一百二十磅，腰围二十四寸，胸围三十六寸，这标准是属于世界美人的标准。尤其是她的眉目、她的挺劲的睫毛与丰满的口唇，更是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魅惑。有人也许不同意我的话，以为刘琦并没有像我所形容的这么美，我敢断定那一定是这人与刘琦的认识还不够的缘故。女人“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但我常对刘琦惋惜，我说：“你是不受打扮的人，你不化妆的时候，你的美貌评七分，化过妆以后顶多加一分，所以你跟人家比，你就吃亏了。别的女人是‘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你是‘七分人材，一分打扮，’比来比去，你仿佛比那些美人少着两分……”刘琦听我这

么说，笑了，笑得又甜，又憨。一笑，在她的整齐洁白的牙齿里，使我又看见了她那一颗生动可爱的虎牙。我和刘琦都是北方人，在北方土地上培养出来的孩子，特别坦率、热情。我们相识不及两年，但在这将及两年中，我们相互的了解，却几乎像二十年那样深长。

接着潘柳黛又详细介绍了刘琦的父亲是一军人，早年丧母，与继母关系紧张，父亲包办为她订了婚，她趁父亲公事离开重庆时，解除了婚约，悄悄地离开了家。在重庆她找到了剧作家曹禺，曹禺立即把她介绍给金山，当时金山正是中国艺术剧社社长，金山就接受了她加入中国艺术剧社，当时和蓝马、黄宗江等人在一起。随着刘琦演艺水准的提高，担任的戏份也加重了，当金山批评她的不足，要她加强学习时，因为她像匹野马受不得拘束，一气之下离开了剧社去了昆明。不久，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认识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王豪，王豪介绍她进了中国电影制片厂，该厂除制片外还有剧团上演话剧，在那里她认识了舒绣文、秦怡、张瑞芳等名演员。这时刘琦很努力，无论正派、反派、黄花少女或龙钟老妇，她都演得出色，因而刘琦走红了。

在重庆，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社交圈里都知道刘琦这个人。后来她被时任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的徐继庄看中，过了一段奢华的日子。然而这不是她的追求，不久，她又飞回自由天地。

抗战胜利，她随中国电影制片厂还都南京，但该厂与上海中国摄影厂合并，她遂到了上海，这样上海百乐门大酒店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刘琦。随后，她以客串的姿态和名演员蓝马、上官云珠拍了一部《天堂春梦》。之后，她又以女主角身份和严俊演了一部《出卖影子的人》，这部电影让上海人耳目一新。不久，她结婚并做了母亲。1949 年南下香港，在香港刘琦和潘柳黛异地重逢，彼此都很开心。刘琦无法割舍电影艺术，又成为邵氏公司的演员。先后拍片达五十多部。

1956 年潘柳黛又在香港《亚洲画报》上撰文，仍然以《刘琦这个女人》为题，从另一个侧面把刘琦介绍给观众，开头写道："她有'懒人'之名，不大喜欢打扮，但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会使人看见失魂落魄。最近她将到南洋，随《半下流社会》



上映，登台和观众见面。”

一天，亚洲影业公司的总经理张国兴找潘柳黛，告诉她说，刘琦小姐将为她所主演的《半下流社会》的上映，要到南洋各埠去随片登台，此行大概要三个月左右，问潘柳黛可否愿意一同前往。潘柳黛满口答应。后来她在《南游记》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生活过得太紧张，我已经是个不大有时间读书的人了，如果能够利用走路来多获得点见识，不是更快捷和省事？如今既有此机会，我自然是毫无考虑，一口答应了。

潘柳黛是以亚洲影业公司的宣传员，电影女明星刘琦小姐的经理人、发言人、监护人的身份陪赴南洋的。有报刊披露："东方玛丽莲·梦露"刘琦，由女作家潘柳黛任经理人……到南洋各地登台，第一站先到曼谷……

1956年4月的一天，刘琦穿着深色挂满"粮食"的花旗袍，色彩夺目。潘柳黛则身着白底黑花的瑞士布旗袍，她俩一高一矮，令人瞩目，在香港文化界、电影界众多欢送的人群中步入机场。乘坐的是PAA大型飞机，飞往泰国曼谷。到达曼谷时，她们受到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几串美丽的花环套在她俩的颈子上。他们一行十一人，下榻在京华酒店。房间除风扇外，还有冷气设备，原来泰国人喜欢风扇、冷气一齐使用，把房间冻得像冰窖一样。当晚他们接受华侨的盛情款待。吃潮州菜喝冰茶，潘柳黛是北方人，当然不会喜欢，她说："潮州菜并不如想象的好吃，尤其颜色太白，不合北方人胃口。初吃的时候还勉强，吃多了，便觉得纵然是十个菜，仍然是一个味道。"她第一次品尝到冰茶，玻璃杯里倒满了中国茶，然后再放进冰块。潘柳黛说："在北方吃茶要细细欣赏、细细品评的，如今一加冰，自然便鲸吞牛饮，一杯杯地灌下去了。"

潘柳黛在香港出发前，对南洋热带天气虽有思想准备，但到达后她就觉得样样不习惯了。她在《南游记》中又说：

曼谷的夜市，赶不上香港夜市的繁华。据说热带居民喜欢早睡早起，因为只有一早一晚的天气才不那么炎热逼人。每天中午十二点钟，人们都尽可能躲在屋子里，连三轮车夫都养成了午睡的习惯……这里没有浴缸，只用冷水冲凉，这对于我们坐惯澡盆的人，又是一个麻烦，我们不敢骤然用冷水，因为怕感冒伤风。同时冲莲蓬浴我们不知道该把头发怎样处理。记得行前有一个朋友曾热心地告诉我们说，南洋的天气热，每天至少要冲两三次凉才能减低体温。为了预防头昏，更非醍醐灌顶，把冷水从头上浇下来不可。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每天冲三次凉，洗三次头，无论如何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很难办到的事。

潘柳黛谈到泰国的风土人情时，又说：

第二天七点多钟就醒了。我凭窗眺望街景，看见有不少和尚三五成群在街上踯躅。远远地看见他们披着的黄色袈裟，使人不免凡心尽涤。然而为什么这么早就有和尚在街头出现呢？我觉得非常奇怪。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泰国的男人做和尚，就像英美的男人服兵役一样。这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任何一个男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必须经历的。他们在这一段日子中，不做任何事情，生活就靠着“沿门托钵”来维持。

在曼谷，他们为《半下流社会》电影上映，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除刘琦外，潘柳黛是当然的主角。

在曼谷，刘琦先后表演唱歌和舞蹈约两个星期。他们一行人，由曼谷飞往新加坡，在新加坡有朋友及中西各报记者接机，并有献花等活动，接着是记者招待会。潘柳黛也致辞如仪，她说：“刘琦的戏路很宽，并不是梦露典型的演员，不过体裁和梦露相像而已。”寥寥几句倒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潘柳黛顿被这块赤道奇葩，这个由五十七个小岛组成，面积仅639平方公里的国家的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她曾两次瞻仰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并和刘琦等一行人在

纪念馆前留影。也参观徐悲鸿住过的黄曼士的"百扇斋",还去过"牛车水"[①]。

《半下流社会》本就是一部受欢迎的影片,加上刘琦的磁性歌喉、动人的舞姿,使新加坡奥迪安戏院一连几场满座。后转入新娱乐上演,同样卖座兴旺。

刘琦、潘柳黛住在国泰酒楼,常有影迷清晨即围进酒楼求见。两周后他们十一人分两路出发,潘柳黛和刘琦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其他人员则乘汽车,好在路近,几个小时就到了马来西亚的首府吉隆坡。吉隆坡是个盆地,四面靠山,天气十分闷热,潘柳黛说:"除了许多教堂式的回教建筑以外,没有什么风景可言。有一个黑风洞,高三百余石阶,但因为刘琦和我都是懒人,谁也没有去逛的兴趣。"在吉隆坡他们同样受到热烈欢迎,一方面为电影宣传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又受到当地华人的宴请。在吉隆坡潘柳黛认识了几位侨领朋友,他们都很好客,招待也周到。潘柳黛在《南游记》中写道:

吉隆坡有两家馆子,菜肴相当不错,朋友们常常请我们吃乳猪。主人总是把猪耳、猪尾搛给我们吃,据说这是在向客人表示最大的敬意,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否也有这样的说法。



1956 年,潘柳黛(前排右一)在新加坡与影界、侨界代表合影



1956 年,潘柳黛在新加坡饭店看画报

①笔者注:"牛车水"就是唐人街,是当年华人居民、摊贩的集中地,实际是贫民窟,因人口多、摊点多,街道肮脏不堪,每天下市后就用牛车拉水冲洗一次,否则臭气熏天,"牛车水"因此而得名。后来经过整修,如今已形成清洁整齐、雅致优美的古董街,和各具规模的中餐馆及游艺场和服装店的繁华大街了。

六天后，他们到了马来西亚的另一个城市怡保。由怡保的主人安排，潘柳黛一行下榻在火车头酒店。潘柳黛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建筑，无论是电梯、走廊、房间，都随时随地会使你感到它的浓厚的行旅味道。我们住在12A号房，门外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已经被辟为公共客厅，天还没亮，已经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而附近的火车汽笛长鸣，更令人想到生离死别的离情别绪。"

之后，潘柳黛和刘琦仍然乘飞机由怡保飞往槟城。槟城风景优美，是一个被南洋侨胞称为"东方花园"的好地方。潘柳黛说："我们到了槟城，果然立刻觉得这地方花木茂盛，青绿如翡翠谷。而面山临海，颇有一种悠闲的、宜室宜家的样子。"

在朋友的陪同下他们逛了蛇庙，去植物园看了猴子。潘柳黛又写道：

> 猴子被养在植物园，它们自由自在，满山遍野，三五成群和游客们生活在一起，游客喜欢它们的乖巧伶俐，都自动地愿意带一点零食给它们吃，它们也觉得游客是朋友。蛇庙更奇怪了，整间庙住满了蛇，有青竹蛇、金脚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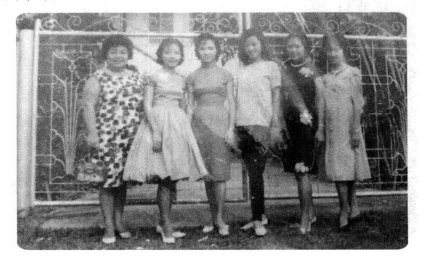


1956年，潘柳黛应马来西亚沙劳越广播电台之邀，对沙劳越华侨除介绍《半下流社会》电影外，还作了妇女问题的演讲。

饭铲头,粗的像汽车胎盘那么粗,细的像筷子那么细。它们都无拘无束蛰伏在那里,你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你。据说每年正月初六是蛇诞,四面八方的蛇,都会不远千里而来,聚集到这里,好像大家在互祝生日快乐。槟城的人喜欢"吃风",山上有特为市民开辟的"吃风处",富豪大贾特地自建"吃风楼"。所谓"吃风",其实就是吹风乘凉的意思。

潘柳黛对马来西亚华侨赞赏尤佳,她曾写道:

他们殷实、安定、安分守己、省吃俭用。我们有机会认识了许多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和他们的太太,但除了高楼大厦、富丽的住宅以外,在他们身上不但看不出一点骄奢之气,就连衣服也穿得非常平常。华侨是智慧的,以整个的南洋来说,政治握在英国人手里,经济握在中国人手里,真正的马来人,只在人口上占优势。虽然特殊优秀的马来人也不少,但一般知识和智慧水准,是比不上华侨的。比方说,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穷苦的马来孩子,睡在戏院门外的石阶上,而这里正是戏院冷气出口的地方。里边享受着冷气,这孩子就正在享受热气,须知在气温九十度时,再享受热气,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呀!



1956 年,潘柳黛(左一)在马来西亚与电影界朋友一起合影

在槟城一住九天。他们在华侨的陪同下,去了联邦区的各个小码头,看到了太平湖,尝到了巴生口海鲜和芙蓉街上的鲜虾云吞面,又参观了马六甲的名胜古迹及品尝了麻坡特产榴莲。

在马来西亚,刘琦表演及游玩计两个多月。又回到新加坡略休息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行去了马来西亚北婆罗洲的沙劳越,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省,位于婆罗洲的西北部,北临南海,南与印尼接壤,东接文莱,属热带。面积12.44万平方公里,当年不足100万人口,华人占三分之一。据1991年统计,人口为164.8万人。沙劳越广播电台设在首府古晋。电台希望潘柳黛除介绍《半下流社会》影片及主角刘琦外,也谈点妇女的婚恋问题。潘柳黛欣然接受,那天她修饰了一番,穿着敞领连衣裙坐在沙劳越广播电台华语播音室的麦克风前侃侃而谈。她的悦耳的京片子,她的亲切、幽默的语言,得到沙劳越华人听众的喜爱和喝彩。

7月间,刘琦、潘柳黛一行初入南洋群岛,领略了热带的万种风情,他们带回了东南亚文化界、电影业同人和广大华侨的青睐和祝福,凯旋回到香港。

潘柳黛在新加坡时遇上了她当年上海的老友,这位老朋友正服务于《南洋商报》。他曾向潘柳黛发出邀请,但潘柳黛因香港亚洲影业公司任务在身,又家务太忙而婉言谢绝了。1962年,《南洋商报》再次向潘柳黛发出邀请,请她担任《妇女》版编辑。《妇女》版对她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驾轻就熟,是她的强项。她也看中新加坡基本上是个华人的世界,尤其待遇优厚,而她回香港的家亦很方便,再说报社给她的时间宽松,每周一版,甚至可以在家编好寄去。1962年,潘柳黛满怀喜悦地二赴狮城就职。

《南洋商报》是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23年所创办,当时每周出版六天。1932年成立南洋商报有限公司,发行量达一万份。1940年,胡愈之任该报编辑主任,抗战期间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

由于《南洋商报》当时是东南亚地区颇具影响的大报,潘柳黛主编的《妇女》版颇受好评。之后她回香港,仍为《妇女》版邮寄稿件。《南洋商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至今。

电影编剧，名扬香江

潘柳黛除在亚洲影业公司担任宣传工作外，仍勤奋笔耕，触及面又拓宽了，体裁呈现了多样化，其硕果串串。她的短篇小说频频问世，有《路柳墙花》、《如花美眷》、《风尘尤物》、《陌生新娘》、《儿女情》、《红尘泪》、《张三李四》、《红粉金刚》、《冤家喜相逢》、《亲情》、《冷暖人间》、《真假情人》、《女记者》、《芳邻》、《路灯下的女人》、《遭遇》等。其中《路柳墙花》评价最高。正如香港作家沈西城所说："潘柳黛有一本小说，给我印象之深，远远超乎其他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路柳墙花》。但是潘姐却说那是游戏之作。"其中《女记者》(改名《无冕皇后》)、《冷暖人间》、《真假情人》先后搬上银幕。

潘柳黛小说的特色是以情爱为核心，强调爱情的价值观。她擅长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透视爱情的悲欢离合、苦辣酸甜。特别重笔浓彩地描绘了那些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的被损害、被侮辱的女子，潘柳黛向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以细腻的笔触去抚平她们心灵的创伤。她对女人投手举足的深刻理解

《冤家喜相逢》单行本出版后，潘柳黛仍在进行修改，图为修改真迹









短篇小说《红粉金刚》、《如花美眷》、《冤家喜相逢》和《张三李四》的封面

独具特色，正如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永远站在女人这一边。”

同时期潘柳黛又热情地把精力投向电影剧本的创作之中，1953 年她的处女作电影《歌女红菱艳》诞生。接着《无冕皇后》(又名《爱情与法律》、《女记者》)及《怨女情痴》电影上映。1959 年《冷暖人间》、1961 年《不了情》等多部国语片电影，



1974 年《别了亲人》电影相继问世。从此，潘柳黛不仅是写小说、写诗歌、写随笔、写杂文的作家，又成了香港知名的剧作家之一。

潘柳黛编写的电影剧本，先后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太平洋影业公司、邵氏电影制片公司和光艺电影制片公司，及新加坡万里影业公司等拍成影片，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公映。现将其中部分影片，略作简介。



电影《歌女红菱艳》上映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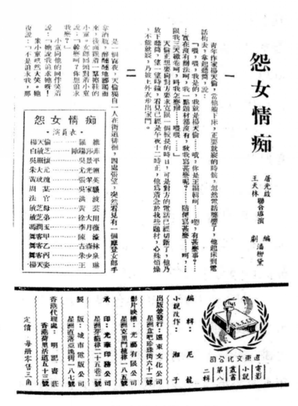
《歌女红菱艳》是一部伦理悲情国语黑白故事片。它描绘了一位叫红菱艳的歌女，她为培养弟弟读书成才，瞒着家人，不惜在霓虹灯下出卖色相，在风尘中结识了一位有妇之夫，二人相恋，遭到其夫之父的百般阻挠和刁难，受尽磨难，不幸其夫病故，红菱艳潦倒不堪，而由红菱艳供养的弟弟已功成名就，却拒绝认其姐。该片由屠光启导演，潘柳黛编剧，由著名影星白光、鲍方、罗维、刘琦和洪波、吴家骧、红薇、陈又新等演出，由香港远东影业公司出品，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发行。1953 年 1 月首映。获较好票房。



短篇小说《红尘泪》的封面

《怨女情痴》是一部爱情故事片。写的是一位青年作家杨天伦，某夜在街头

偶遇酩酊大醉的白敏芝，杨天伦搭救了她，当白敏芝酒醒后，她向杨倾诉了自己的凄酸往事。原来白敏芝是医院护士，父母双亡，工作努力，有一天，当白敏芝正在工作时，遇上病人朱老爷的非礼，白敏芝一怒将朱老爷推倒在地，慌忙逃去，从此无奈当上舞女。杨天伦颇为同情并决定帮助白敏芝摆脱伴舞生涯，慢慢地二人情愫互生，可是杨天伦已有妻室。而这时患上癌症的杨天伦的妻子，一天在医院突然中毒身亡，白敏芝为救杨天伦摆脱毒妻的嫌疑，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凶手。幸好杨天伦的妹妹交出嫂子因不堪癌症折磨留下的遗书，才还了白敏芝一个清白。


怨女情痴

屠光啟 王天林 聯合導演
編劇 潘柳黛

一

青年作家楊天倫，當他躺下床，正要就寢的時候，忽然電話響了，他起床到電話枱去，拿起聽筒，說：

「喂，喂，我是的，我就是楊天倫……哦，你是王編輯呵……嗯，有甚麼事？……實在沒有辦法呵，我一點題材都沒有，教我寫甚麼呢？……隨便寫甚麼……呵，……限我三天繳卷呵，叫我怎麼辦……喂喂……」

天倫正想要向對方要求寬限一個較長的時日，可是對方的電話已經切斷了，他乃放下聽筒，望一望時鐘，看見已經是午夜十二時正，他為着急於找些題材，心殊煩燥，不能就寢，乃披上外衣步出家門。

二

是一個寂夜，天倫獨自一人在街道徘徊，四處張望，突然看見有一個摩登女郎手拿酒瓶，醉醺醺地蹣跚而來，後面跟着一羣擦鞋的小童。女郎回頭對着小童說：「幹麼呵？你想追求我麼？」

小童向他的同伴笑着說：「她說我追求她呀！」

衆小童哄然大笑。她復說：「不是追求我，那

怨女情痴
·演員表·

角色	演員
楊天倫	羅　維
白敏芝	歐陽莎菲
吳鼎懷	吳景平
朱大元	尤光照
黃玫瑰	張翠英
周　某	吳家驤
法　官	洪　波
敏芝母	黃　芸
敏芝弟	徐大川
馮潤玉	李月薇
舞客甲	陳　濠
舞客乙	古森林
舞客丙	朱少泉
楊天妻	王　琳

遠東文化公司
電影小說叢書第八二輯

編料：尼　龍
小說改作：湘　子
出版發行：遠東文化公司　星洲金吧珍珠街六十二號
影片映權：光藝有限公司　星洲克里門檳律一八五號
承　印：光華印務公司　星洲芽籠律二十五巷二號
製　版：城市電版公司　星洲直落亞逸街一八七號
香港代理處：明記書莊　香港荷里活道五十三號
定價　每冊零售三角

《怨女情痴》剧本一页

该片由屠光启、王天林导演，潘柳黛编剧，音乐梁乐音，著名影星欧阳莎菲、罗维、洪波和张翠英、吴景平、尤光照、吴家骧等演出。监制刘惋青，制片冯明远，摄影何鹿影。香港万里影业公司出品。香港港侨影业公司发行。1953 年 8 月在新加坡首映。

《无冕皇后》(又名《女记者》)是一部写实文艺国语黑白片。潘柳黛原著，该片讴歌了一对新闻工作者敢于揭露其长辈罪行的故事。讲的是报馆采访主任曹耀远和记者沈曼云志趣相投，感情日增，已成情侣。但沈曼云的父亲沈楚材是个为富不仁的人，追求舞女莎莉被拒绝之后，沈楚材竟利用宴请客人的机会，将莎莉灌醉后而非礼。待莎莉酒醒发现身旁沈楚材正在纠缠，愤恨异常，遂纵身窗外，从高楼坠下，当即身亡。而曹耀远是莎莉的朋友，他一面追查莎莉的死因，一面不畏恐吓，揭露了沈楚材走私一事，遭到沈楚材爪牙的殴打并形成重伤。案情大白后，

其女友沈曼云继续撰文抨击父亲罪行，以尽记者职责。由唐煌导演，著名影星周曼华、罗维、刘琦和杨志卿、吴家骧、司马风(即郑岚)、苏珊、沈云演出。有趣的是世界乒乓球冠军薛绪初、傅其芳在片中客串表演乒乓球赛。该片由香港闽江影业公司出品。1953 年 6 月在台湾首映，极获好评。

《冷暖人间》是一部彩色国语言情故事片，潘柳黛原著，高洪顺编剧，演员是夏厚兰、金帝、麦玲、黎雯、李英、白漪、金天柱、杨易木、柳波、高尚飞。由太平洋电影制片公司出品。1961 年 6 月在台湾首映，获一致好评。

《真假情人》是一部黑白粤语言情故事片。潘柳黛原著，薛后编剧，蔡昌导演。演员有周聪、嘉玲、王伟、姜中平、李月清、李亨、马笑英等。香港新艺制片公司出品。1965 年 9 月香港首演。

《别了亲人》是一部彩色国语片。潘柳黛编剧，谢贤导演。演员有谢贤、尤芷云、欧阳莎菲、邓光荣、金霏、陈浩、姜南、尹芳玲、关山、沈殿霞、葛小宝、杜平、罗飞雄、李香琴、谭炳文、陈鸿烈、杨佩莲、郑少秋等。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出品。1974 年 6 月香港首映，好评如潮。这是潘柳黛和 2008 年去世的香港著名笑星沈殿霞的一次合作。



电影《别了亲人》的上映广告

编《不了情》，享誉亚洲

潘柳黛在香港编了几部电影剧本并拍成影片公映了。1961年上映的影片《不了情》，则是潘柳黛所创作电影剧本中的代表作。该剧是一部国语黑白综艺体弧形宽银幕悲情故事片，由邵逸夫监制，陶秦导演。演员有林黛、关山、高宝树、洛奇、蒋光超、杨志卿、王冲、李允中等。

《不了情》叙述了少女李青青（林黛饰）父母双亡，到上海夜总会找任琴师的舅父，因歌喉美妙获富家子汤鹏南（关山饰）推荐为歌星，两人渐生情愫。汤父突患中风病逝，遗下巨债。李为助汤，找歌舞团老板王东海（蒋光超饰），王要李陪同出国游，李无奈，把所得三十万报酬为汤解困，为不伤害汤的自尊心，假借汤好友的名义借给他，使汤渡过难关。不料李的苦心却被汤误会移情别恋而绝交，还故意偕女友到夜总会对李冷言冷语。不久，以借钱名的那位好友病故，后当汤在还钱给好友的家人时方知借款真相，后悔莫及，复找李道歉，误会解开。两人正欲破镜重圆，而李晕倒，经查已患白血症。汤将李病情隐瞒着，继续忙于婚事。一天李偶然发现自己的病历上写着绝症，她为不拖累心爱的人，悄悄离去，住进弧岛小楼，以等候死神的召唤，留下一段不了情。从此，汤坠入不了情的深渊。

该片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



时任邵氏影业公司编剧的潘柳黛



1961年10月香港首映,全港轰动。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中有文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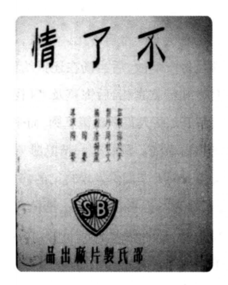
> 《不了情》是一部故事曲折、情节动人、哀感顽艳兼而有之的"催泪弹",描写儿女情长,海枯石烂,生死不渝,至性至情,不仅赚人眼泪,简直撼人肺腑。《不了情》虽是一个大悲剧,但片中若干情节和对白,都很幽默轻松,令人发笑。笑中有泪,有笑有泪,这是使人享受情感刺激的最佳影片。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1962年5月12日至16日,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九届亚洲电影节上,《不了情》获得各国代表极高的艺术评价,而评选的结果,女主角林黛因其演技特别出色动人,因而荣获"最佳女主角"的"西戎金禾"奖,从而蝉联上届并四度登上亚洲影后的宝座,同时主题歌《忘不了》的作曲王福龄亦荣获"西戎金禾"奖。

主题歌《忘不了》的歌词系潘柳黛之作,另两首为陶秦之作。但后来却误传全部为陶秦之笔,虽有少数资料有所更正,但大部宣传仍为陶秦之名,对此潘柳黛亦不介意,她曾对友人及家人说过:"只要听众喜欢就行。"



《不了情》电影海报



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不了情》存档剧本一页

2001年11月，香港《东周刊》的《非常人物》栏目刊载，纪念潘柳黛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张爱玲和潘柳黛都曾南下香港，前者为香港留下了荡气回肠的《倾城之恋》，后者编撰出令人黯然销魂的《不了情》。尽管电影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她很快就能表现出超卓的创作天分，《不了情》更加是她的代表作，不但剧本出自她的手笔，连主题曲《不了情》的歌词也是她的杰作，只不过坊间一直误传为导演陶秦填词。”

又有潘柳黛在邵氏公司的同事、作家黄南翔，他在他的《记三位已故的文艺界前辈朱旭华、易文、潘柳黛》一文中说：“《不了情》不知叩动多少人的心，且至今一直都被人视为香港爱情电影的经典之作。而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了情》，也是由潘柳黛填的词。”

歌词委婉凄厉，扣人心弦，记录了人生路上的苦涩芬芳。题为《忘不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错，忘不了你的好，
忘不了雨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风里的拥抱。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
忘不了夜落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
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迎风轻摇。
它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



《不了情》上映广告



它低诉我的衷曲，一声声，难了、难了。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
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相思的苦恼。

2003 年，邵氏公司重新以数位制作经典佳片 VCD / DVD 光碟，《不了情》是其中的一部。2004 年春，笔者在香港购得《不了情》光碟，看后深感故事虽已透过时光跨越近半个世纪，但仍然催人泪下。

2004 年 8 月的一天，笔者在墨尔本的家中，收看香港凤凰卫视节目，当时正热播纪念伟人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节目，发现两台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节目，而在节目结束时均播放了《不了情》的插曲《忘不了》，可见词曲完美结合的魅力。





客串演出，招获好评

潘柳黛不仅是摇笔杆的作家、剧作家，还是一个评价不错的演员，她偶尔参加电影的拍摄，作为重要客串演员。

1957年4月，潘柳黛参加了香港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拍摄的喜剧片《满庭芳》，演员是著名的陈厚、杨明、钟情、王莱、刘恩甲、吴家骧等。海报上写着“女作家潘柳黛客串”几个醒目的方块字。潘柳黛在剧中饰演一个贪图享受、沉醉牌桌、涂脂抹粉、善于交际的主妇，也是溺爱女儿的陈太太。《电影资料》的评论中写道：

> 女作家潘柳黛虽然初次登银幕，但她的趾高气扬、泼辣蛮横的表情，把这个都市病态的女人，描绘得既可恨又可怜，成为《满庭芳》中突出的人物。
>
> 女作家潘柳黛虽然初次客串上镜，但因为她对银幕的技巧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也演得突出而成功。

1957年8月，潘柳黛参加了由香港海燕影业公司出品，香港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发行的电影《春色无边》，由王豪导演，主要演员有王豪、钟情、蒋少麟、唐真、李允中、金铨（胡金铨）、蒋光超、王琳、吴家骧、刘仁杰、文石凌，潘柳黛客串演出。

影片内容是，一位电影导演李依萍为了写剧本，在郊外租了一屋，从而认识了房东女儿：美貌的阿翠，认

为阿翠具有演戏天分，因此力邀她主演新片。阿翠也喜爱演戏，其父张公道百般阻挠，阿翠只能偷偷拍戏。到影片快开拍时，原女主角马莉因交通事故负伤住院，阿翠因此有机会当上女主角。影片开拍当日，其父得知女儿到片场拍戏，与房客赵老板大闹片场，欲阻止女儿当演员。最后终被说服，阿翠继续拍片。

潘柳黛在该片中饰演金太太，金太太是位中年孀妇，有钱、有产，也有个宝贝儿子，但丈夫死得太早，不甘寂寞，还想嫁人。她心目中的对象，就是那个开店的赵老板，她对赵百般殷勤，而赵老板却另有所属，正追求年轻貌美的阿翠，这使金太太颇为无奈。《春色无边》发行了个宣传册，介绍其主要演员时，同时说："女作家潘柳黛，亦相助为理，在片中客串演出，足见该片演员阵容的不凡。"又在花絮中写道："潘柳黛饰金太太，是第二次上银幕（三年以前她拍过一部《满庭芳》，戏比处女作演得更好了），可是人比三年前又不知胖了多少呢。"

潘柳黛除在影片《春色无边》中担任客串演员外，还为影片插曲作了两首歌词，歌词活泼、诙谐，又再现潘柳黛在"情"字上的洒脱。《有情意》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要是你说我有情意，为什么不理你；
要是你说我有情意，我在偷看你。
你呀不要瞎担心，自己费猜疑；
有情人呀成眷属，全靠真情意。







1957年，潘柳黛应邀在电影《春色无边》中客串演出，图为潘柳黛（右）和钟情（中）、蒋光超（左）演对手戏剧照。



《春色无边》人物介绍，左下为潘柳黛客串的金太太。

要是你说我有福气，我没有喜欢你；
要是你说我没福气，我们在一起。
你呀是个多情人，情多太可惜；
我是一个穷丫头，不敢高攀你。

《有情意》作曲是香港著名电影作曲家王福龄的杰作。潘柳黛在另一首歌词《春光恼人》中是这样写的：

春光美妙，女郎窈窕；春色恼人，芳心谁晓；
哪里找个少年郎，跟他共到老，你恩我爱，其乐陶陶；
哪里找个少年郎，跟他共到老，甜甜蜜蜜，共度春宵；
春光带来烦恼，有情人神魂颠倒；春光带来烦恼，莫辜负那花月良宵。

《春色恼人》是原上海著名流行歌曲名家李义之选曲。音乐是感情语言，歌词只有在优美的旋律中，才能传递给人以精神的升华。香港流行歌曲最早来自内





《有情意》和《春色恼人》简谱的影本

地，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港派的特色。

实际上，早在 1952 年，潘柳黛即为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碧血黄花》，创作了《你已改变》插曲歌词，由王福龄作曲。1953 年，潘柳黛又为香港海燕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恋歌》的主题曲《到我梦中》写词，由梁乐音作曲。再为电影《百花齐放》的插曲《青春的爱》、《似水流年》写词等。

1958 年 7 月，台北大茂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风流冤家》(又名《男大当婚》)，讲的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汉子，和他的女友以征婚骗局所引发的喜剧故事。轻松风趣，极尽讽刺。由青年戏剧理论家汪榴照担任编导。在台湾、香港两地拍摄，台湾演员有张仲文、黄曼、黄宗迅、唐青等，港方演员有潘柳黛、尤光照等。

关于潘柳黛的演技，据目击者穆虹在《潘大姐演戏，怕熟人参观》一文中说：

> 影剧记者潘柳黛受大茂公司刘德宜之邀，参加《男大当婚》演出。那天记者正好赶到片场，潘大姐打扮入时，眉梢眼角，都化了妆。“真难得你会演戏！”我说。“我也是老演员啦，我的演戏是三三制——大概每隔三年，才演出一次；这次因受刘先生之邀，感到盛意难却，勉强应命。”不过，到现在她演戏时，仍怕熟人参观，觉得不好意思。事后据导演汪榴照说，潘柳黛天生



《风流冤家》上映广告，当中有"作家潘柳黛客串"的字样

一副"彩旦"身材，一口流利的京腔，而她的戏剧修养又在一般演员之上，所以她的演技很能入情入理，毫不牵强。

又一花絮也记载：

那天记者到片场参观，正好赶上潘柳黛有戏。我问她："你在《男大当婚》里演什么角色？"她思量了一下："我演的是个'水角'①。"事后据导演汪榴照说，潘柳黛虽已有三年不演戏，可是她的演技仍是"一绝"。潘大姐有一副胖胖的身材，流利的京口，在香港是数一数二的影剧记者，由于她的戏剧素养和职业熏陶，她的演技自然不在话下了。

潘柳黛的演技一再受到导演肯定。1963 年，她又应邀参加了香港仙鹤港联影业公司上映的电影《一后三王》的演出。

潘柳黛从编剧、填词到走上银幕，不难看出她已是一位多才多艺、成了众多目光注意的公众人物了。

①笔者注：意即彩旦所演的歹角。

随着香港影业的逐步发展，各种电影画报、杂志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上大街小巷，在众多画报中有一本《环球电影》画报，成了广大市民的抢手货。

潘柳黛以其在电影界的声誉和从上海报刊任职的资历，蒙受青睐，1957年，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聘请潘柳黛担任该社出版的《环球电影》画刊的督印人（发行人）。1958年1月，创刊号问世，由于潘柳黛在香港影业界广结情缘，她的朋友有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场记等等。这些人物特别是影星都成了她这本《环球电影》画报的主人翁，所以这本画报办得极具特色。创刊号上潘柳黛有这样一段话：

> 《环球电影》画报创刊号，在万千读者的函电交催之下，终于出版了。我们敢说，这是一本最为读者着想的独立性电影刊物。尤其因为我们并非影片公司为了宣传自己出品的影片而出版的电影画报，所以我们的立场绝对是公正的，取材也绝对是广泛的，我们毫无门户之见，一切都以读者的要求为要求。我们愿意将最好的影片介绍给读者，将最有趣的明星私生活报道给读者。我们既无成见，又无偏见。别人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办一本电影画报给读者看，而我们则是客观地为了读者要看，才办这本电影画报。根据这一出发点，所以我们在原则上根本和其他电影画报就

不相同的。

我们希望这本《环球电影》画报，能够尽量表现出它的独特的风格。也许读者已经看出，譬如本刊采用的剧照很少，但请明星为本刊特别设计拍摄的照片又很多，这样做虽然比较麻烦和吃力，然而只要能使读者满意，我们便认为是值得努力去做的。

这是一份艰巨的工作，为了我们要说真话，要对读者负责，因而可能会得罪什么人。但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公正的，我相信读者一定会支持我们……


環球電影

一本爲你着想的獨立性電影刊物

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 第一期

Universal Screen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Universal Publisher at 7-9 New Street, Hong Kong.

1958 年 1 月，第一期《环球电影》的目录

《环球电影》画报设有好几个栏目，如《彩色之页》、《银色新闻》、《特稿》、《影人影事》、《电影小说》、《专栏文章》、《影迷俱乐部》及不定期的栏目《大明星、小故事》等。为这本画刊潘柳黛操心不少，不仅是写文章、编剧本，还别开生面地组织个影迷俱乐部，组织影迷参观，举办联欢会，受到了广大影迷们的欢迎。

创刊号上，在《大明星小银幕》栏目中，潘柳黛别具匠心地把一个个小故事，编成电影剧本，摄制成十几张画面，加上文字解说，又邀请一些著名影星参与拍摄，形成图文并茂而标题又醒目的小银幕。如潘柳黛亲自编导的《伉俪情深》小电影，剧情简单，描绘的是香港一对中产阶级的青年夫妇恩爱的故事。潘柳黛把这

对夫妇相互的体贴入微、两人的情意绵绵描绘得入木三分。在她笔下勾画了一个乌托邦似的幸福家庭，令人羡慕，令人向往。

潘柳黛邀请了罗维和刘亮华演出。为什么找罗维和刘亮华呢？

罗维是江苏人，曾在北京念完中学后从事抗日戏剧活动。1948 年移居香港，第二年进永华影业公司出演《清宫秘史》(饰袁世凯)，1953 年在邵氏父子公司与当红明星李丽华联手演《孽海情天》，后又与林黛搭档演《窈窕淑女》等片。于 1957 年组建四维公司，但未成气候，后来他又加盟电懋影片公司，执导过《无语问苍天》等片，1965 年进邵氏兄弟公司，先后执导《鳄鱼河》、《金菩萨》、《铁观音》、《五虎屠龙》等片。1970 年转入嘉禾影业公司。由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1971 年 10 月 30 日在香港首演，引起全港的空前轰动，当年香港各报用"震惊"二字来形容，而《唐山大兄》的编剧兼导演正是罗维。接着又是一部《精武门》，这两部片横空出世，罗维成了著名导演。

当年潘柳黛邀请罗维和刘亮华演出，不仅因为他们是要好的朋友，还因为当年罗维正在组建四维影业公司，她更器重罗维演技的高超，似乎也窥测到罗维的未来，而刘亮华正是罗维宠爱的妻子，潘柳黛创作的《伉俪情深》这部小戏，又似乎是为他俩定身打造的。她邀请著名摄影师陈浩然拍摄。潘柳黛仅用了十四幅照片，加上她亲笔写的解说词，即完成了《伉俪情深》连环画式的平面演出。



《环球电影》刊载潘柳黛的微型电影《盯梢的故事》

潘柳黛还采用拍摄与漫画

组合的形式，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突出的故事情节也耐人寻味。如《有女怀春》、《君子好逑》、《牛仔与飞女》、《盯梢的故事》、《我和两个女明星同居》等，而这些作品大都出自潘柳黛的手笔，同时她又大显身手担任着这些小银幕的导演，又一次展示了潘柳黛在电影编导和编杂志的才华。这些小故事具有生活哲理，耐人寻味。

在《影人影事》栏目中，潘柳黛刻意让读者、影迷不只是看演员的辉煌，而是多理解他（她）成功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寓教育于娱乐中。她虽也请影星谈美容、谈服装、谈饮食等，但更多地请他（她）们谈演技、谈交友、谈学习，让读者、影迷从中获得一些教益。她请著名影星林黛写《谈读书》，就是一篇可使影迷能获教益的文章，其中林黛写道：

亲爱的影友：

当我决定把读书问题，也列为与各位要谈的课题之一时，我自己都不禁感到有点好笑了……我以前最怕读理论性太重的书，简直看到就头痛。但自从我对电影工作发生兴趣，成为我的终身职业之后，一方面对此道的兴趣更浓厚了，再一方面也感到自己对这门艺术的学识知道得太少了。所以对剧本的阅读与演技的表达，都往往有领悟不够深刻之感。后来，我把这种感想向一位戏剧专家请教，他介绍了几本由浅而深的理论书给我，并指导我如何读法。这样，我才对电影艺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以前存在心中的一些难题，茅塞顿开，豁然而通了。此后，我才对理论书发生兴趣。但越对理论书钻研，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为了更充实自己对这门艺术的学识，所以在前两年我虽是很忙，也设法抽出几个月时间来，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去做旁听生。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的原因，一是想告诉各位，要求得真实学问，非下苦功不可。别的事或可投机取巧，唯有求学问，则非脚踏实地不行；别的事可以学时髦，唯有读书不能赶时髦，非下苦功不可……

潘柳黛曾举例说：

国风影业公司出品，王引、罗维、蝴蝶、陈燕燕等主演的《苦儿流浪记》，因为故事发生在北方的冬天，所以每人都穿着厚棉裤棉袄。而王引尤其受罪，不但穿棉袄棉裤，还要加一件老羊皮袍，有许多镜头皮袍里还藏着一只猴子，手里还要牵着一条狗，一切都是那么沉重、那么累赘、那么毛茸茸的，不要讲到身受者的感觉，就是看看也要看出汗来了。何况水银灯的几千支光，像火箭一样，从四面八方射来，又怎么能不使人汗出如浆呢？电影明星的这种苦头是吃惯了的……

她希望影迷从中悟出，唯有勤奋，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道理。

《环球电影》在潘柳黛的精心策划下，成了编者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它不仅介绍影星，还引导读者不去盲目崇拜，对当时香港国语电影的不良倾向也直言不讳。她对菲律宾读者转给她的《华侨周报》上刊载的柯槐先生的《为国产电影叹十声》文章，倍加赞赏，她同意柯槐的观点：

今日的国产电影，已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尾巴了，它抄袭好莱坞的风格，盲目地随着好莱坞的路线走，完全踢开了中国电影传统的本质。与其说它是中国的电影，不如说它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支流。且看国产影片里，那股日趋浓厚的黄色气流，不管剧情的需要与不需要、适合或不合适，突然穿插着女主角无故出浴、无故赤裸的镜头。还有，那种浓烈的、粗野的、喧嚣的爵士音乐气氛，和中国人的保守、细腻的感情，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此外模仿好莱坞那种胡闹作风的歌舞片，大跳摇摆舞、曼波舞，甚至模仿美国西部片，使中国演员穿着牧童、牛女的装束，更是和中国人的民族性脱节，完全不合现实，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抄袭性、模仿性的所谓“中国电影”所感觉到的是非驴非马，不新不旧，不中不西，而且近似滑稽、荒唐和胡闹。

接着潘柳黛又说：

我常常听中国明星对我们说："我喜欢看电影。"如果你问：看中国电影还是看外国电影？他们一定立刻嫉恶如仇地说："看中国电影？我从来不看中国电影的。"而且说不定表情上还会流露出不悦之色，好像怪你小看了他们。亲爱的朋友，请你想一想，连电影明星自己对国产电影都没有丝毫信心和兴趣，那么中国明星所演出的片子，应该是给谁看的呢？

在海外的华侨，不是背乡离井的，便是生长于异乡的，活在他人的国土上，而又被称为中国人。所根据不是白纸黑字的国籍证明书，而是中国文化对他们的熏陶。中国文化被传到海外来，当然必须借着一些媒介的。在各种媒介中，国产电影占着最重要的角色。通过这些国产电影，中国的社会特征被介绍出来；中国的历史被批判出来；中国的传统，好的被推崇，坏的被揭发。但现在国产电影拍摄出来的，何以竟是这些不中不西、粗俗浅陋的东西呢？那些制片家、片商，和明星们又怎样自圆其说呢？很简单一句话，那就是自欺欺人的所谓纯娱乐性……试问，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中国电影，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侨胞能有什么益处呢？

潘柳黛批评当年香港有些粗制滥造国产片的倾向，借菲律宾一位华人的文章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她深信不仅香港人，即便海外华人华侨也喜欢好的国产片。

潘柳黛还别具匠心提出了许多吸引读者的举措，在《环球电影》画报上，宣布成立了一个“影迷俱乐部”，这也是画报获得成功的一个方面。她改变老一套的手法，把发刊词改用写信的方式，而且亲自动笔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作为编者的话，每期的一封信后面都有潘柳黛亲笔签名，以示重视。

如第一封信她就重点阐述了办“影迷俱乐部”的意义。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

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封信，也许以前我们认识，也许以前我们不认识，但不管识与不识，在通过这封信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请让我在这里先向你们衷心的致贺吧！当你们手执这本《环球电影》画报的时候，我不是应该祝贺你们终于看到了一本你们所最需要和最理想的电影画报吗？亲爱的朋友！正如你们一样，我也是个电影艺术的爱好者，是个电影明星的崇拜者，是个虔诚的影迷……我小的时候，也发过梦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有机会能够上银幕拍戏，做一个受人崇拜的电影明星。但直到后来自己长大了，才知道造物者没有赐给我这份恩宠，自己的拍戏条件不够，原来竟是个并无表演天才的人。这自然使我只有放弃了这希望，从此我就以我职业上之便利，开

始写一点批评电影或报道电影及电影明星私生活的专栏文章，刊载在报章杂志上。我以这样的因缘去接近明星，探讨电影工作，本来并没有存在多大奢望的，但是谁知大出意外，我忽然发现我得到很多我想得到的了，我不但由一个陌生人变成了她(他)们的亲密朋友，而且甚至被电影圈公认为半个圈内人了。我几乎认识了所有的明星和电影工作人员，不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高踞影后宝座的电影皇后，到每天拿三十元酬劳的特约演员，从制片家到工友，当我们见面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我们不点头招呼的。

我看着星海浮沉，我看着新的明星的诞生，我看着一部部片子的制作过程，我看着一个个成功的电影明星受人包围和拥护，到这时我才发现：电影艺术竟是多么迷人啊！它不但能抓住时间、空间，而且能够抓住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我们的回忆……

请告诉我：你是否也是个影迷呢？如果你还不是，那就算了。如果你已经是了，那么是否应该让我们握握手，庆祝一下我们的志同道合呢？……

亲爱的朋友，让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现在机会来了，因为我已经为诸位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影迷俱乐部"，我要为影迷和明星搭成一座友谊的桥梁，我要设法使明星和影迷，缩短那条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过去有许多人误会，以为明星们的架子很大，她(他)们都是高高在上，骄傲而不愿理人。其实这种情形，绝不是一般的。因为根据我个人所见所闻，我知道明星们十之八九是和蔼可亲和感情丰富的人。除非某一个人生性骄傲，或没有修养，她(他)们才会狂妄地不需要朋友的鼓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林黛在出发世界旅行的那天，香港启德机场忽然来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妹妹。她们是林黛的影迷，听说林黛要出远门了，特地凑钱买盒巧克力糖，赶来送给她。林黛收到这份礼物后，被感动得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或者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你总觉得影迷与明星之间，是这样生疏呢？老实说：完全是因为没有接近机会的缘故。

加入"影迷俱乐部"做会员是免费的，因为我希望我以"影迷过来人"的资格，能够给我们的会员们服务。凡是你个人所办不到的事，不仅是讨一张

签名照而已，就是想和明星做朋友、通讯、拍照，甚至参观她（他）们拍戏等，只要你感兴趣，“影迷俱乐部”都愿意为你安排或办到。今后我会经常举办许多使影迷和明星们共游乐的节目，而且我们还要经常和明星们共同研究许多的问题，像时装、化妆、仪态、恋爱、婚姻等，都是我们准备提出讨论的。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今后使影迷和明星们能够打成一片，变成亲密的朋友……

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做出来的，我们的“影迷俱乐部”已经开始征求会员了（请参阅“影迷俱乐部”征求会员启事），但愿你没有错过这宝贵的机会，踊跃参加，共同襄助这创举的诞生。

我等待着你们给我的回信。下期再见。

祝

快乐！

潘柳黛

潘柳黛发行的《环球电影》画刊，是一娱乐刊物，为了画报销路，她煞费苦心地办个俱乐部以此吸引订户。这和当年苏青在上海创办《天地》杂志时相仿，苏青曾登广告：“顾客只要预交一百元，就可以成为基本订户，可享受每期杂志的八折优惠。”接着苏青又在一次预告中写道：“1944年元月号，将出‘新年特大号’，除增加篇幅外，还将用铜版纸刊登在《天地》上发表作品的作家照片。”果然杂志销量随之上升。有人说苏青是具有宁波人善于经营的头脑。那么潘柳黛大概是具有父亲的遗传基因，加上在香港这个国际商业中心的熏陶了。创刊号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远销东南亚、台湾及欧美等地。潘柳黛在第二封信上这样写道：

亲爱的朋友：

真没有想到，《环球电影》创刊号才一问世，就收到了你们这么多信。你们的信，写得真好，不但使我得到鼓励，而且更给我无比的兴奋和勇气。我是个感情脆弱的人，当我见到在信上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喜欢这本《环

球电影》,如何热烈希望加入“影迷俱乐部”时,我被你们真挚的话所感动,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因为当初在计划出版这本书,筹组“影迷俱乐部”时,我只想你们是电影艺术的爱好者,是电影明星的崇拜者,你们可能会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但我并没有想到,你们的反应竟是这样地热烈和迅速。我读着你们给我的信,一封、两封、三封……一封连一封地读下去,尽管信上的笔迹不同,位置不同,人名不同,但却有着一颗相同的心,那就是使我发现你们对于电影艺术的期望与热爱,对于电影事业的高明的分析与见解,非但远超过我对你们的估计,而且是有着令人吃惊的高深程度的………

亲爱的朋友,我幻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机会聚首一堂,由陌生变成好友,互相谈论着、说笑着、唱着、跳着,听着最好听的唱片,看着最爱看的电影,跟自己所崇拜的明星握手言欢,无拘无束,度一个快乐的假日,那真是多么神奇、美妙,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

第一期加入我们“影迷俱乐部”做荣誉会员的电影明星,有林黛、林翠、葛兰、张仲文、陈厚、赵雷等六位。第二期起又有白光、李湄、丁莹、刘亮华、王豪、胡金铨等六位加入,做我们的荣誉会员了。现在我们开始赠送纪念照片,第一次就是这十二位大明星的签名照片。林黛的签名照,是她飞美以前,特地请她留给我们的。

张仲文的签名照,也是在她返台以前交我保存的。反正凡是加入“影迷俱乐部”为基本会员的,经过审查合格,准许入会后,都可以有权获得一张。你心爱的明星是谁呢?请你告诉我们,我好把她或他的照片,如你所愿地寄给你。

本期我们做了一次简单的有奖猜谜游戏:“林黛和谁?”希望你们踊跃参加。第四期出版时,我们将有一个通告给大家,预备举办一次节目,你愿意参加什么节目?来信时告诉我们。

………

请你永远记住《环球电影》画报,是为迎合你们志趣而出版的电影画

报。“影迷俱乐部”也是为替你们服务才办的俱乐部，你有什么意见？你喜欢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只要你告诉我，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必然尽我所能去做，因为能使你喜欢这本画报，才是我们出版这本画报的最大目的。

祝

幸福！

潘柳黛

“影迷俱乐部”还不定期举办参观制片场、参观拍摄影片、与影星联欢等活动，有一次影星和影迷联欢会，还略备茶点招待，在香港总商会举行，出席的影星有二十多位，潘柳黛亲自主持会议。《环球电影》有一段记载：“联欢大会，真可说得上‘热闹’二字。大会开会是下午四点，还不到三点钟，会员已经陆续而来了，仅仅半个钟头时间，人头攒动，五百多位会员和嘉宾们，已经站满了庭院，坐满了整个大礼堂。台上彩带飞舞，音乐悠扬，台下黑压压一片，无论任何一位来宾或会员，不管他是明星也好，是影迷也好，一迈进总商会的大门，便要签名留念，然后人手一纸，拿到一张卡片，那上面印着号码，可以抽奖，喝汽水。也无论是会员或是明星，个个都有人招待，明星们还没有走到礼堂，已经被人沿路追着，要求他们





潘柳黛主持影星和影迷联欢会

在签名簿上签名。那天出席的影星中有享有“东方玛丽莲·梦露”之称的刘琦，有享有“人间的安琪儿”之称的丁宁（当日她的处女作《安琪儿》正在港九上映），有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四大名旦之一的周曼华，有多才多艺的李菲，有天才童星萧芳，有“亚洲之宝”麦玲、“星洲歌后”庄雪芳、青年艺术家严保罗，等等。令会员最兴奋的是看到了影星的歌舞表演。有会员说：“就是花上百元一张票，也难聚合她们在一起的演唱机会。”



潘柳黛主持影星和影迷联欢会

联欢会获得好评。影迷俱乐部成员如滚雪球，越来越多，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更多的是青年学生，《环球电影》销量极好。但潘柳黛这时人在发胖，觉得办刊太累、太辛苦，深感疲惫，于是她功成身退了。

钟情林黛，心照神交

在潘柳黛主办的《环球电影》画报上，当年红遍港台又有"亚洲四届影后"之称的林黛是重要的主角之一。

林黛是已故中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的长女(原名程月如，林黛乃其英文名 LINDA 之译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步入影坛，潘柳黛即看中她的演艺才华，在她的 1953 年出版的《明星小传》一书中，就以一篇《一朵半开的玫瑰——林黛》为题，来介绍这位初入电影界的新星。其中潘柳黛写道：

> 说来也许会有人不相信，这几乎全部是好莱坞式的传奇：两年前林黛在某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女孩子眉目端秀，穿着一身布质的旗袍，剪着短短的头发。照相馆主人看照片拍得不错，顺手放在橱窗里了，不想这一张照片，程月如小姐就变成了今日的林黛。
>
> 袁仰安[1]发现林黛有上银幕的条件，于是四处托人寻觅，把她罗致到长城麾下。林黛是政治舞台上程思远的女儿，以他们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的合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袁仰安想利用林黛的才貌，林黛想把握做明星的机会，结果他们牺牲了个人成见，签了一年合同。在这一年里，林黛

①笔者注：当时长城电影公司经理。

算是接受训练，她学弹琴、学唱歌、学写文章。弹琴唱歌是准备将来在电影里应用，写文章是要发表在报纸上。

一晃几个月，她的照片挂在橱窗里做装饰品，她的照片做了杂志画报的封面女郎，她的照片似乎已经成为大明星了，但她的人还在冻结着，并没有在银幕上一显身手的机会。

又一段写道：

林黛在陌生人面前不大开口的，但在熟人面前却很会说话。她的脸圆圆的，还有一点女孩的稚气，她的眼睛大大的，像一对美丽的黑宝石。也许有人以为林黛的个子略嫌小一点，但她是一朵半开的玫瑰，一个刚刚迈进少女阶段的女孩，她的美是纯洁的、生涩的，仿佛还带着几分青苹果的气息。她送了几张新拍的照片给我，那发式的改变，已将使她变成亭亭玉立的小妇人了。



1957年，欢送林黛赴美国学习兼旅游时，一行人在机场合影，左一为潘柳黛。

以林黛未拍一片而成明星的成名之速来说，她算是幸运的，但以新人纷纷出笼而林黛却一直被关煞的际遇来说，林黛可说是非常不幸。因为她脱离长城，而与永华[①]公司订了一年合同，但却直到第八九个月才获得了拍片机会——李祖永请她与严俊、鲍方等主演《翠翠》。

《翠翠》的故事是由沈从文的原著《边城》改编的，有一天，潘柳黛在半山吃茶，遇见永华主人李祖永，于是谈起永华公司的最近几部片子。李祖永对于林黛的将来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决定使《翠翠》隆重登场。隔了两天，潘柳黛将这话告诉了林黛，林黛轻轻地拍了胸口说："是呀！我都要吓死了。"

接着潘柳黛在文中又写道：

无论凭她的外型，凭她的年龄或凭着过去的那些宣传根基，当林黛的处女作《翠翠》一片演出时，我相信戏院门前一定会万人空巷，争相来观的。

果不出潘柳黛所料，林黛主演的《翠翠》上映后一炮走红，又连主演了《有口难开》、《金凤》、《渔歌》等片，均获最高票房，林黛从此成了香港巨星。

潘柳黛这时在电影圈内已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大姐，大伙儿都称呼她"潘姐"，而林黛叫得特响，因为她们早在1952年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林黛尊敬潘柳黛，是因为她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而潘柳黛非常喜欢林黛，那是因为林黛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演艺水准也日益提高之故。1957年12月，林黛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进修兼旅行，她在到达美国之后，就给潘柳黛连连写几封信，表达了她对潘姐的思念。第一封信就写道：

潘姐：

我这次旅行，本来是不希望给别人知道的，所以我的护照和我机票上

①笔者注：电影公司。

的名字，都用的是我本名。但谁知电懋总裁陆运涛先生正在纽约，他们听说我来了，也到飞机场来接我，并请我吃饭，将我带进了美国社会，以致各报上刊出了我的照片，使我的原定计划，几乎完全改变了……

又一封信上她写道：

亲爱的潘姐：

在万里迢迢的异乡客地，收到知己朋友的来信，真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尤其随着您的信寄来的还有一本《环球画报》，打开画报，上面都是熟识的朋友，我看着看着仿佛又像回到了香港一样，好像又是在我的家里，在您家里，在摄影场……我们正一块儿吃东西，一块儿谈笑……那么亲亲热热地地、无拘束地叫着、笑着……一直等我敛了敛神，我才记起原来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现在你们还在香港，而我却远在万里之外孤身做客……

另一封信上她告诉潘柳黛她买了汽车，自己驾驶开往尼加拉大瀑布，还告诉潘柳黛一些学习情况，每天补习三小时英文，还写道："亲爱的潘姐，在香港您也时常劝我，希望我一有机会就多读一点书，我现在这样做您一定替我高兴吧！"

林黛在美国及欧洲旅游时，先后给潘柳黛写了八封信，翔实地叙述了她从香港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及赴欧洲旅游的全过程。潘柳黛把林黛的一封封来信刊登在《环球电影》上，让广大影



著名影星林黛赴美期间寄给潘柳黛的信



迷分享。林黛思路敏捷，文笔细腻流畅，她曾敞开心扉和影迷们谈她从影过程，写了不少谈演戏、谈交友、谈服装、谈家政、谈电影欣赏、谈读书等的文章，都能给予青年影迷一个正确的指引。所以潘柳黛特别喜爱她。

1961年由陶秦执导、林黛主演的《千姿百态》和1962年由潘柳黛编剧、陶秦执导、林黛主演的《不了情》，使林黛连续四届获得亚洲影后的殊荣。

1962年12月12日，林黛从少女走向美满婚姻的人生之路，她和龙绳勋在九龙玫瑰堂喜结良缘。潘柳黛自然是嘉宾之一。龙绳勋是原云南省长龙云之五公子，林黛赴美国进修，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包括龙绳勋在内，举办招待会欢迎林黛，在招待会上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坠入爱河。婚后第二年他们拥有了爱情的结晶，后赴纽约歇尔医院生下一个漂亮儿子，取名龙宗瀚，从美返港，记者上前采访她时，林黛曾说："我喜欢孩子，希望将来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充满温馨幸福的小家庭，引起无数影迷的仰慕。

正当林黛事业如日中天，她正在邵氏影片公司拍摄《宝莲灯》和《蓝与黑》上下集的时候，突然噩耗传开了：四届亚洲影后林黛服毒玉殒在她的香闺里，那是1964年7月17日。

据说那天她夫君龙绳勋中午回家，见林黛尚未起床，欲叫醒她一道吃饭，未见反应，顿时心如刀绞，随即送往医院，但因抢救无效而身亡。在房内梳妆台上发现林黛留下遗书，大意说，如死后希望他善待孩子，并将她本人财产交与儿子。这时儿子仅十四个月。当时有报刊披露林黛是服安眠药过量所致。又云，林黛在拍电影片场受人奚落，心情不好，回家后又因保姆事与丈夫不悦，而当晚丈夫未回，故而服药。其夫亦悲痛欲绝，含泪为妻子选择最精致的美国MBRIT公司制作的铜棺，灵堂设在湾仔道香港殡仪馆大堂。林黛遗像则由无数鲜花簇拥在灵堂中央，上方是一大绿草横匾，中间是由白花组成的"魂兮归来"，上款写"爱妻林黛魂归天国"，下款是"夫勋泣挽"。灵堂中央放置一大花圈，写着"亲爱的妈妈魂归天国，孝子龙宗瀚泣血"。大厅两侧柱上是享誉世界的香港影视大亨邵逸夫先生唁联一副，上联是："天何不幸艺海星发轫之年而香消玉殒"，下联是："月岂难圆同宣共悼功成可待竟痛折良材"。

影坛名人邵逸夫、胡金铨、陶秦、蝴蝶、陈燕燕等几百人前往奠祭，千万影迷挥泪同她告别。送殡时香港万人空巷人们，自发地参加天主教葬礼。其夫龙绳勋选择了双人墓穴墓，他希望将来归天后与林黛合葬，可见一片痴情。墓志铭除写有林黛生平外，还写着："因家庭细故，戏走极端，弄假成真，遗恨千古，时享年仅30岁"。龙绳勋又责自己"一时疏忽，悲痛之情，惟月如在天之灵始能感悉"。由于林黛为人谦和，极受各方好评，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哀悼。

潘柳黛以悲凄的心情写了一篇《但愿林黛还活在我们心里》，洋洋洒洒写了近一万字。她以《谁都不相信的噩耗》、《永难忘的麻将游戏》、《〈翠翠〉的封面女郎》、《南洋片场的鬼故事》、《1955年踏上好运》、《林黛同我怎么演讲》、《周游世界她竟哭了》、《由一个少女看全世界》、《〈不了情〉与〈情天长恨〉》、《我第一次上渣甸山》、《我们彼此最后一面》各个小标题，写了她与林黛相识、相知的全过程，情真意切。开头她这样写：

林黛逝世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消息时，那是7月17日下午三点多钟，当时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知道不知道？电影圈子爆出了一件大新闻，林黛死了。"

"林黛死了？"我重复着他的话——只是重复而已，似乎并无意识在内，因为没有多少日子以前，我还在邵氏片厂看见她拍《妲己》，我们不但讲了许多话，还订了一个约会——约好等她拍完《妲己》以后，我将偕一位摄影师去为她拍一套仪态美的示范照片，为某报应用。谁知言犹在耳，朋友忽然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死了，我怎么会相信呢？

"谁告诉你林黛死了！"

"刚才李先生从报馆打电话来，据说是中煤气死的，起初还以为可以救，送去玛丽医院，谁知道半路上就死了。"

"林黛死了！"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那样端丽、厚实的相貌，那样愉快、明朗的性格，那样冰雪聪明的美人，怎么可能会忽然"意外"地死了？我挂断了电话，在电话机旁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站了很久。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拨了个电话到龙家去，我希望在这电话里找到林黛，甚至这电话就是她自己来接听的，让她跟我订好一个约会的日期，而刚才朋友告诉我的，那可怕的消息，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而已，明天或是后天，我会看见她，我们又坐在一块儿，一边吃东西，一这说着笑话，像十二三年以前一样，十二三年以前我们认识时一样。……

那时，林黛刚入电影界不久，我们有时在一块儿玩，有时一块儿去看电影，有时一块儿聊天，有时一块儿到九龙城一位姓叶的作曲家的朋友家里，



林黛（中）和母亲蒋秀华（右）与潘柳黛（左）合影

去打一场二十元"逛花园（左）"的小麻将。由于大家都打得不好，所以技术拙劣，笑话百出，不是"大相公"就是"小相公"，要不就是有人开错了门或是"诈和"。往往四圈牌还没有打完，大家已经腰酸背痛，打得不耐烦了，结果往往改变主意，牌不打了，由赢家请客，出钱叫一些云吞呀、河粉呀，炒面呀、请大伙儿吃一顿算数，然后说几时有兴致，几时集合再来。

那时林黛还没有上过银幕，住在燕湖街，我到她家里去玩过几次。在印

象中，我还记得她家里有一扇门很窄，每次开关时，"支支吾吾"地叫半天，才能开开或关上。说来这些都已经1952年、1953年之间的事了。1954年，我在某出版社做编辑。当时编的是一本十六开本的综合性画报，每期的封面女郎都是电影明星，为了要得到一张好的封面，所以经常我们都要不断地邀请明星拍照。

再一段写道：

1957年，林黛第一次去周游世界。离开香港的那天，好像是12月1日，我特地赶到飞机场去送她。当时林黛的妈妈蒋秀华女士哭了，林黛也哭了，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出门，难怪"太太"——林黛这样称呼她母亲，我们也跟着这样称呼——要哭，当然也难怪林黛要哭，不过我还是劝她道："哭什么呢？别人周游世界，都是退休以后才有机会去，那时已经是老头子、老太太了，只有你，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好的福分，为什么还哭呢？"也许林黛认为我这几句话说得不无道理，所以她听我这么一说，这才破涕为笑。她走了以后，我有时偶然也会去看看"太太"。不久，她就从美国寄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她在美国读书，已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信里还附来几张照片给我。又嘱咐我最好寄两本蓝皮书给她看，我都一一照办了。

还有一段写道：

1961年，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卖给邵氏，那就是使林黛第四次当选亚洲影后的《不了情》。当我与邵氏签约时，这部戏本名《情天长恨》，而不叫《不了情》的，但后来给林黛主演，因为这是林黛婚后的第一部戏，她说："我刚结婚怎么就要我演《情天长恨》？太不吉利了，不如改个名字吧！"这样才把它改名《不了情》的。

曾有作者在撰写张爱玲传的著作中，提及潘柳黛的《不了情》的取名，直言潘柳黛是抄袭当年张爱玲的曾用名，在潘柳黛这篇怀念林黛的文章中，改名为《不了情》的主要原因说得很清楚。其实，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作品也难免，十多年前，作家叶永烈的一部《倾城之恋》写的是文学家梁实秋和香港著名影星韩菁清的婚恋，又有谁敢说是抄袭张爱玲的呢！

林黛的父亲程思远，在他写的《爱女林黛的一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 1940年9月9日，我以意见、兴趣不合，与林黛的母亲蒋秀华离婚。当我们在法政街寓所进行签名的时刻，林黛双手抱着我的大腿号啕大哭说："不要同太太离婚！请看在我的分上，不要同太太离婚！"[①]顿时为她的热诚所感动，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以好言安慰她说："月如，不要紧的，爸爸同太太离婚以后，你还是我的女儿，我们还是时常见面的。"这样我就忍泪离开法政街寓所。现在回想起来，这正与1964年7月18日，我到香港殡仪馆看她大殓离开时的心情相仿佛……

程思远充满了对女儿的内疚之情。

程思远所著《李宗仁晚年》书中，又提及一段鲜为人知的林黛和李宗仁先生在美国接触的往事，他说：

> 1957年秋，我的长女林黛（原名程月如）在香港当电影演员，在取得两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头衔之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每周周末她都到李家做客。李宗仁写信给我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次年，林黛回香港缕述李先生生活情况，她说："李先生在美国不惯，所以想回国"。

---

①笔者注："原文按：林黛叫她的妈妈总是称为'太太'"，其时林黛才5岁，从小随保姆叫成习惯。

林黛准确无误地向父亲反映了李宗仁先生的愿望，希望父亲帮助解决。后来李宗仁终于回中国了。

1964 年 7 月，林黛逝世后，香港影坛为怀念林黛，8 月各影院重播《不了情》。《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了情〉有情人同声一哭》，文中写道：

> 《不了情》是茶花女式的悲剧，它也是为了纪念林黛而重映的……是一个荡气回肠的好戏，悲剧高潮集中在关山最后在荒凉的小屋中看到林黛溘然长逝的那一场，真是令天下有情人同声一哭……

林黛夫君龙绳勋由于痛失爱妻，一生未续娶，并保留了林黛服饰、化妆品、油画、剧本、书信、报刊等，居室亦保持当年林黛生前模样，表达了对林黛情感的忠贞不渝，也感动港岛无数的林黛影迷和青年男女。龙绳勋于 2007 年 4 月的一天，在睡梦中病逝，他仍躺在四十三年前林黛去世时的那张床上。儿子龙宗瀚计划重新装修位于渣甸山的旧宅，并拟将母亲遗物赠予香港电影资料馆。让遗物见证那一段影史。

潘柳黛是位极重情谊的人，保留了许多林黛送给她的照片及她们的合照和信件，当她在墨尔本的家中将林黛的照片展现给笔者及其他朋友们观看时，谈起林黛，她的眼圈就红了。

港影万象，荣入邵氏

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中，许多人都来自上海，有的来自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其中有些是组织安排撤离国统区前往香港的，也有部分是上海刚解放时南下香港的，香港、上海两地的电影工作者亦多有流动。新中国建立后，有不少人返回上海。如 1951 年 12 月，顾而已、顾也鲁不仅自己回上海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把他们在香港创建的大光明影片公司，连人带器材一道带回了上海。

1952 年 2 月，齐闻韶、马国亮、舒适、刘琼、白沉、杨华、沈寂、狄梵、蒋伟等九位电影工作者也是从香港回到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厂的。他们是和司马文森一起遭香港英国当局非法驱逐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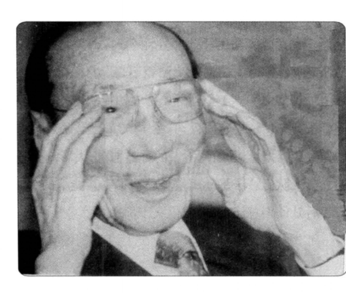
1951 年至 1956 年之间，陆续从香港回上海电影厂的还有陶金、王丹凤、孙景璐、慕容婉儿、韩非、万籁鸣、万古蟾、时汉威等。

其原因是香港影坛早就形成左、右两派，1952 年元月，左派电影人组织批斗香港影业最大的资本家——永华老板李祖永。也许言辞、行为有些过激，李祖永事后向港英当局求助。港英当局出面干预，形成了递解左派人士出境之事。香港左派影业人士受挫，但内地有关部门给予回应，对香港影片的进口严格政治审查，这就等于明确指出，只有香港左派公司的电影才可以进入内地市场。这又大大鼓舞了香港影坛的左派人士，当时代表左派的电影公司有长城（改组后的）、凤

凰二公司，主拍国语片，之后又有加盟的新联、中联两公司，主拍粤语片，因广东人不习惯国语片，香港出品的粤语片颇受广东人欢迎。这样其他公司大都失去内地市场，而香港仅250多万人口，所以这部分影业公司竭力向南洋及台湾开拓市场，当时南洋约500万人口，但很分散，台湾人口约1000多万。这是内地以外的自由市场。而左派影片在这些地区也不受欢迎。

1956年，老影人王元龙牵头成立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次年更名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这标志着香港电影业从组织上正式分成左派、右派了。邵氏父子电影公司亦在其中。但邵氏父子公司是在邵氏兄弟老二邵屯人手中，他热衷地产，有放弃影业之意。这时远在新加坡的邵逸夫见之心急，只好从狮城和合作了三十年的三哥邵山客分手，来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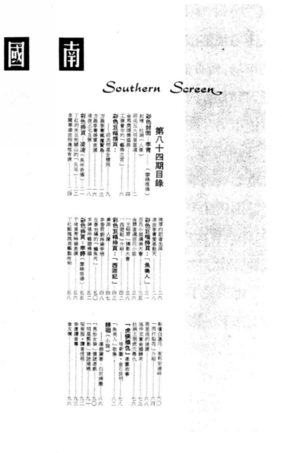
邵逸夫1907年出生于上海市，在兄妹中排行第六，17岁（1924年）即与兄成立上海天一影院。19岁（1926年）时他和三哥在东南亚地区创办南洋影院（邵氏前身），历经战火毁坏，抗战后又奋斗近十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爪哇等地拥有一百三十多家电影院和十多座大型游乐场。其中在他27岁（1934年）时在香港推出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50岁（1957年）重振邵氏兄弟公司，建清水湾邵氏影城，67岁（1974年）获英女皇颁勋衔，70岁获爵士，73岁（1980年）成为香港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83岁（1990年）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84岁时（1991年）美国三藩市将每年9日8日定名为“邵逸夫日”，91岁时（1998年）香港特区颁发大紫荆勋章，95岁（2002年）时决定将邵



对香港电影有巨大贡献的邵逸夫



氏经典电影重新数码化，在四年内将推出七百六十部电影DVD/VCD。同年他用他大部分家财五十亿港币成立了类似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目的是表扬在学术和科学上有杰出贡献的文明先驱者，并邀请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为评审会主席，每项奖金一百万美元，略高于诺贝尔奖。并于2004年8月亲临，为第一次获奖者颁奖。邵逸夫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2005年捐助祖国教育事业达三十三亿港币，他就是采用这些方式回馈社会的。



邵氏出版的《南国电影》杂志第84期目录

1957年邵逸夫回到香港，他意识到影坛竞争对手不是左派公司，因为当时他们受国内政治运动影响，清理队伍，制片要政治挂帅，效率已经不高。自由派中正在发展壮大的电懋[①]影片公司才是可怕的对手。于是他首先扩大拍片基地，更新设备，建立影城，1958年挂牌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公司的宗旨是振兴国语片，口号是：“邵氏出品，必属佳作”。这对当时国语片不振的香港，有很大影响。邵逸夫意识到必须加强宣传及建立影人队伍。于是他用重金聘请了聪慧能干的邹文怀担任公司的宣传，邹文怀多年后升任副总经理，地位仅次于邵逸夫。

邹文怀，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49年南下香港，在

①笔者注：1956年永华和国际合并。

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任记者，1951 年进入美国新闻处《美国之音》电台任节目主持人，后转美国新闻处工作。

邹文怀到邵氏公司后，为了把邵氏影片公司办成香港一流的影片公司，他首先分析了电懋电影公司的优势，由于有名人张爱玲等编剧，同时正在试行对演员的经纪人制度，积极性较高。

那时的香港影坛，导演和演员同电影制片公司的隶属关系有两种：一是签“长约”，即一签几年，像名导演李翰祥曾在邵氏父子公司一签就八年(最初他尚未成名)，等于“卖身契”。签长约的大都是新入行的或名气小的演员，电影公司总把他们的待遇压得很低，并作许多限制，如规定他们不要过早恋爱结婚，保持“大众情人”的公众形象等。一是叫“部头约”，他们只是极少的大腕明星，他们不拿工资，但片酬很高，他们是圈内令人羡慕的富裕阶层。

邵逸夫坚持合同制，但他认同邹文怀的建议，网罗名演员，用比电懋高双倍的片酬首先从电懋挖来当家花旦林黛，接着是名演员林翠，台柱导演岳枫，陶秦，从长城挖来名角乐蒂等。之后又把名旦李丽华、严俊请在邵氏旗下，使邵氏有了一个庞大的演员队伍。

邵逸夫更明白要出品上乘电影，单有场地、人才还不够，一部电影的成败，剧本的好坏是关键。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所以他发出以高价征求剧本的公告。《貂蝉》是经过研究的首选，由当时尚未出名，但极有潜力的李翰祥执导，由林黛主演。更有宣传奇才邹文怀把《貂蝉》作为邵氏兄弟公司创业的作品，并扬言《貂蝉》是香港有史以来里程碑式的国语片。果然《貂蝉》1957 年 5 月 28 日上演，立即轰动全港，盛况空前，连演十五天，场场爆满。后荣获第五届亚洲影展五项大奖，李翰祥获最佳导演奖，林黛获最佳女主角奖。从此邵氏公司名声大振。

潘　柳　黛

香港九龍彌敦道720A號十三樓
12/F., 720A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3943452
傳真：852-3982500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任职时的名片影印

邵逸夫获得新建公司后的第一桶金，也给他带来莫大荣誉。接着又是由李翰祥导演、林黛主演的古装片《江山美人》，1959 年 6 月 29 上映，又



一次轰动香港，再一次使邵氏获最高票房纪录。同时该片又获第六届亚洲影展中的最佳影片奖等十二个奖项。林黛第三次获亚洲影后称号。

再就是潘柳黛编剧的，由陶秦导演、林黛主演的《不了情》，于1961年10月12日上映，再次使邵氏影片轰动了香港，好评如潮，使邵逸夫再创最高票房收入。在第九届亚洲影展上，林黛连获四届亚洲影后称号。

潘柳黛自卸去《环球电影》督印人后，想轻松一点，1959年她接受邵氏旗下的《南国电影》杂志之邀任编辑（主编邹文怀）。潘柳黛在该杂志发表多篇明星访谈，如《林黛畅游黄金国归来》、《和李丽华一席谈》、《杜娟的一变再变》、《为什么杜娟会有一股魅力？》、《银幕大情人赵雷》、《从皇帝到大盗的赵雷》、《庐燕的客居生活》、《井莉是女性中的女性》、《陈厚说我爱南洋》、《张仲文是怎样一个人？》、《丁红的肤色特别美》、《由凌波谈到方盈》、《范丽最迷人的地方》、《访"鲤鱼精"李菁》、《丁宁公开一项秘密》、《汪萍天真可爱》、《最会装扮的顾媚》、《顾媚是怎样一个人》、《我所认识的乐蒂》、《乐蒂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乐蒂满怀心事凭谁诉？》、《乐蒂在家里做些什么？》及《妇人之言》等。

潘柳黛还在该画刊上发表了一些谈影星美容秘诀及发型、服饰等新潮时尚短论，如《林黛告诉你：怎样保护眼睛和皮肤》、《庄雪芳谈发型》、《乐蒂自己设计新装》等，颇受读者的欢迎。

除外，潘柳黛创作了几篇女性主义的短篇小说，也刊载在香港《南国电影》杂志，主要有《路灯下的女人》、《芳邻》、《遭遇》、《归宿》、《女人的故事》及刊载在香港《国际电影》上的《相见不恨晚》等。《南国电影》杂志是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向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宣传的重要喉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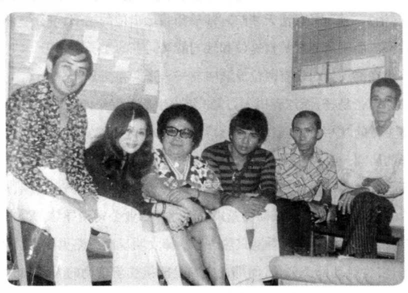
这时期邵氏公司除获奖电影外，出品的其他影片也普遍获得好评，占据了当时香港及东南亚的主要市场，而电懋公司只能节节退出。邵逸夫在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获得滚滚财源，但他仍不愿接纳邹文怀的改革方案，实行"分红制度"，即让演职人员分享部分经济收益，而坚持他的合约制，以致出现名导演李翰祥的离去，并带走不少邵氏公司的骨干。李翰祥走后，在邵氏挑大梁的导演是胡金铨和张彻。

1964年，凤凰公司首先推出了武侠动作片《金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另一

左派公司长城推出武侠片《五虎将》，亦获好评。这使香港电影的格局开始发生了变化。1966 年又出现了根据梁羽生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云海玉弓缘》，又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邵氏公司导演胡金铨和张彻他们借鉴外国动作片结合中国武术传统，于 1966 年、1967 年推出两部功夫片《大醉侠》和《独臂刀》，一举成功。遂在香港、东南亚地区掀起武侠片的新热潮。

邵氏劲敌电懋公司老板陆运涛 1964 年空难，后虽经改组为国泰（香港）有限公司，几年间也出品过近百部国语片，但仍无法与原电懋公司相比。1971 年国泰公司息影。邵氏影业公司自然成为香港影坛霸主。



青年演员和潘柳黛大姐（左三）一起合影

1971 年，正当邵氏影业公司走红之际，潘柳黛受聘荣入邵氏兄弟公司任编剧，由于潘柳黛在五十年代已有多部剧本拍成电影上映，尤以《不了情》作为佼佼者，更使潘柳黛在香港成了受人敬重的剧作家之一。所以，邵氏公司向她发出邀请，她也很乐意前往合作。因为早在她为环球出版社出版《环球电影》画报时，及后在邵氏旗下《南国电影》任编辑时就常和邵氏公司员工打交道，她认为邵逸夫是一奇才，邵氏公司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群体。办公地点在清水湾，环境优美，每天上下班有班车接送。当时她住在九龙弥敦道 720A13 楼，她爽快地接受了。由于

邵氏公司无论是职员、导演和演员，和她很熟悉，又都是很好的朋友，也都尊崇她，他们都亲热地称她叫“潘姐”。她那种女性自然的亲和力，一直就吸引着众多影星向她倾诉自己的心思与苦恼。她也能诚恳地给他破解难题，排解心结，所以她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这是她后来给报社写生活专栏的缘故。来港后她在用自己的正名外，在影刊上也使用过笔名：柳秋娘、秋娘。

在邵氏公司同事中有两位是她原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位是陈蝶衣；一位是易文（原名杨彦岐），江苏吴县人，也是报人、作家，曾是上海《和平日报》总编辑，1949 年南下香港，曾任《香港时报》文学副刊主编。在邵氏，他俩因写作取材多系恋爱、婚姻、家庭为主线，常在一起切磋。易文曾赠送潘柳黛一些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笑与泪》、中篇小说《情天梦归》。潘柳黛很珍惜他的赠书，带往澳洲，曾借给朋友们传阅。潘柳黛非常赞赏这位和她同龄又同事的才子。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还有两位导演朋友——张彻和胡金铨。

张彻原名张易扬，浙江青田人，1923 年出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张彻曾一度在张道藩主持的“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任秘书，但他不愿意从政，而愿致力于戏剧和电影的研究。1949 年，他为台湾第一部国语片《阿里山风云》编写了剧本，他还和张英联合导演，由张彻撰写的主题歌歌词《高山青》至今仍在传唱，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1957 年，张彻受邀来香港北斗影业公司编导《野火》未获成功，后几年专写影评。他对当时香港只热衷于吹捧女明星而忽略男明星的倾向给予严厉抨击，多少触动邵氏公司，而邵逸夫又是能接受新事物的人，因此对张彻的评论颇为赞赏，于是将张彻请进邵氏公司。他在邵氏并非一帆风顺，直至 1967 年《独臂刀》轰动后，又有了一连串卖座影片，如《十三太保》、《大决斗》、《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经典武侠片。1970 年第十六届亚洲影展中，《报仇》一片使张彻荣获导演奖。1973 年他离开邵氏。

张彻的《十三太保》是个大型武侠打斗片，是个大制作，还特别将拍摄过程拍成一辑纪录片，作为宣传之用。当时“张彻特别点名请潘柳黛为纪录片写解说词”，张彻很尊崇潘柳黛，他和大伙儿一样称呼她“潘姐”，潘柳黛对张彻武侠片的独树一帜，印象也不错。

若干年后，潘柳黛在墨尔本家中和笔者及几个来看望她的老朋友聊天，谈起武侠电影时，她讲了一些张彻的故事，她说："张彻是一个具有艺术家风范的知识分子，知识渊博，为人坦荡，待人真诚，且有容人的雅量，当年在邵氏公司他曾受李翰祥的压制，但李翰祥离开邵氏公司后，他没有说过李翰祥的一句坏话。张彻平时话不多，他拍的电影宣扬的多是大仁大义，又能兼顾人之常情，有武有侠，看后令人心悦诚服。"

潘柳黛还讲了个笑话说："记得当年张彻导演《十三太保》。他跑到新界搭了一个三百英尺的高台，来俯拍姜大卫被五马分尸的场面。正巧附近村里刚好死了几个人，香港人是很迷信的，村民认为煞气太重，集中了一百多号人举着钉耙、锄头、洋镐一齐拥上前来要赶走张彻，而这边正巧因拍戏，刀枪的道具多得是，一下子就把演职人员几百号人集中起来以此对付村民，差点闹出人命，幸好警方出动。我当时在场，吓得不轻。"又说，"张彻的武侠片好是好看，但太血腥，什么人头落地啦，肠子挑出来啦，有些惨不忍睹，所以，他的片子运到新加坡总是审查通不过，就是因为过于血腥和暴力。但是张彻改变了香港影坛长期以来阴盛阳衰的局面，使男影星地位大大提高了。"

当年，邵氏公司女职员中有最高、最矮、最胖、最瘦的四个人，大伙风趣地调侃她们，戏称"四怪"，而潘柳黛是其中之一，因为她是胖子。她知道是开玩笑，从不生气。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颇受重视，邵逸夫知道潘柳黛有点酒量，聚会时少不了敬她一杯。但这时期武侠片盛行，潘柳黛不擅长，加上她总觉得在公司不自由，便辞职了。后来她在《东方日报》的《妇人之言》专栏以《自由万岁》为题，写道：

> 在邵氏打工十一个月，5月份起，已辞工不干。预备离岛[1]小居数日，然后再重打鼓另开张。辞工之日，本拟高呼"我自由了"，想想太十三点[1]，因而作罢……

①笔者注：指离开台湾。

②笔者注：上海俚语，傻子之意。

主编《嘉禾》，赞李小龙

1970 年，曾为邵氏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副总经理邹文怀离去了，他又带走一批骨干，随即成立了自己的嘉禾电影有限公司。邹文怀对邵逸夫的"家长式"领导不以为然，他实行了股份式分红制，使参与者既是股东老板，又是职工，所以全公司职工能齐心协力，艰苦创业。

第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上映后，获空前好评。但因主角王羽原是邵氏公司《独臂刀》的主演者，又故事雷同，于是邵氏公司以侵权名义将嘉禾公司告上法庭，但因嘉禾公司外景在日本、台湾所拍，所以一审邵氏公司败诉。邵氏公司不服上诉，二审嘉禾公司被判败诉"，嘉禾公司不服，再提出上诉，于是一场马拉松官司展开了。两家公司的矛盾也就越演越激烈了。

这时邹文怀正面临困难，他清楚要办好公司，除拍摄佳片外，还必须加强嘉禾公司的宣传工作，于是决定创办《嘉禾电影》杂志。他认为曾在邵氏公司同事的潘姐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潘柳黛，约她饮茶。香港人喜欢饮茶，这原是广东人的传统习惯，叫一盅两件，实际不是两件而是多件，有海鲜：鱼、虾、蟹、蚝和各色特殊风味的、咸的、甜的小点。饮茶时，谈工作，谈生意，谈家常。这次邹文怀请潘柳黛饮茶，目的是请她出任《嘉禾电影》杂志策划兼副总编辑。潘柳黛一向敬重邹文怀的才华，也看中邹文怀的人品，认为他是个实干家，目前正遇困境，潘柳黛不好推辞，决定再度出

山，为《嘉禾电影》杂志出力。

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嘉禾电影》杂志于1972年4月问世，潘柳黛以一篇《四海一家》为题代表编辑室，既谈创办嘉禾杂志的目的、宗旨，又把杂志内容提纲挈领地作了介绍。其中她写道：

> 《嘉禾电影》创刊号问世，这是我们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我不用那些庸俗的字眼儿向我们的读者问候你好、我好。但是我们既然相识了，我就希望我们越交越久，越交越深，用读者的热爱与鼓励，来造成我们的进步与成功。有朝一日，果然《嘉禾电影》能够站在出版社刊物的最前线，变成最畅销、最权威的电影杂志时，那不是我们的功劳，那是读者给我们的力量。《嘉禾电影》不是一份机关报，当然更不是一份宣传品，它是一本趣味性、报道翔实的电影杂志。报道所有的电影新闻和影人消息，不仅是香港或台湾出品的国语片，就是西欧片、日本片、韩国片，以及东南亚各国所拍摄的电影，只要有报道价值，只要是读者喜欢知道的，我们都愿意优先刊载。我们的园地是公开的，因为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为读者服务……

1970年，是香港影坛最不景气的一年，邵氏公司也不例外，直到1971年10月李小龙的出现才扭转了整个局面，香港影业顿时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李小龙，原名李振藩，是粤剧名伶李海泉的儿子，1940年11月27日出生于美国三藩市唐人街的中华医院，出生后医院在登记时给他取了个英文名字叫布鲁斯·李(Bruce Lee)，稍大随家人来香港。他在粤语片中做童星时，漫画家袁步云为他取了个艺名李小龙。他从小酷爱武术。1958年李小龙回到美国读书，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课余他创办武馆，并与美国姑娘琳达相识相恋，并共筑爱巢。1964年他带着新婚妻子迁往洛杉矶，他曾在多部电视剧中表演中国功夫，但无法得到美国影坛的认可，更因为当年华人处于被排挤的状态。因此，李小龙自然想回到香港发展，回港当然首选是影坛老大邵氏公司。没想到邵逸夫竟以李小龙要求价码太高而拒之门外。这时嘉禾公司得到这一资讯，邹文怀立即委托

了正在美国的罗维导演的夫人刘亮华，请她去好莱坞邀请李小龙来嘉禾公司。刘亮华是一位很出色的演员，又很会说话，她到好莱坞见到李小龙，首先说是代表嘉禾公司老板邹文怀来看他，并向他发出邀请，李小龙是位很讲义气的人，很爽快就答应了，尽管出价也只是好莱坞最低片酬七千五百美元一部。李小龙答应为嘉禾公司拍两部片，但剧本必须要得到他的同意方可。

这时由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倪匡编写、由罗维以电影手法完成的《唐山大兄》剧本出炉，李小龙看到这个剧本，很满意，因为他曾读过倪匡的许多武侠小说，很崇拜倪匡。

《唐山大兄》影片由罗维导演，由李小龙、田俊、衣依、苗可秀主演。

按照李小龙的要求，六十天拍摄完成了这部影片。李小龙扮演一个在曼谷制冰厂里工作的华人青年，在经过多年的冤冤相报之后，他已经发誓不再和别人交手，因此忍下了多次羞辱。但是当发现这个制冰厂实际上是个掩护坏人进行非法勾当的场所，并且自己又被坏人羞辱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他施展了自己的拳脚，徒手迎战十几个手持棍棒和刀剑的歹徒，最后大获全胜。

1971 年 10 月 30 日，李小龙和夫人琳达参加了《唐山大兄》在香港举行的首映式。香港各媒体用“震惊”来形容这部功夫片在香港的轰动，李小龙顿成倾倒香港的武打巨星，首轮票房三百五十多万元，使嘉禾公司也一下子跃居为具有实力的电影公司了。

《唐山大兄》一片在台湾、澳门、新加坡上映的轰动也是空前的。中国功夫热甚至热到了罗马和澳大利亚的悉尼。

有人说是罗维导演成就了李小龙，也有说是李小龙成就了导演罗维。

潘柳黛在主编的《嘉禾电影》创刊号上，刊载李小龙的巨幅照片，她又写了《李小龙是何方神圣？》，向读者介绍李小龙。她写道：

是戏剧世家，已故谐星李海泉的爱儿？
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
是美国华人武馆的拳击教头？

是好莱坞有头有脸的外籍明星？

是电视片集的银幕偶像？

是香港嘉禾电影公司的擎天柱？

都是，但也都不是。

都是，是因为这些资历和衔头，对他来说都是真实的。

都不是，是因为这些资历和衔头，不过是个轮廓而已，并不能更深刻、更生动、更具体地把他描绘出来。

李小龙是一个个性明朗，直肠直肚，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说什么的时代青年。

潘柳黛接着生动而又详细地介绍李小龙的家庭及在美国的身世。谈到李小龙拍电影并不是自《唐山大兄》，早在幼年就拍过好几部粤语片，那时拍完《雷雨》和《人海孤鸿》后，更使他熠熠发光，变成了一颗极有前途的童星。当他长大已不合适再拍童星戏时，李小龙就定定心心地在学校里念书了。直到1959年，离开香港飞回他的出生地——美国，考进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和哲学，成为该校的高才生。尽管他父亲在粤剧界名成利就，但小龙在美国却并不靠父亲接济。他半工半读，先在报馆做折报纸的小工。后来他发现在美国教拳也是一种谋生的方法。由于他曾学过许多种武功，什么咏春拳、空手道等，小龙把它们融会贯通，并创出自己独特的拳术截拳道，从此他就决定以教拳为生……潘柳黛再后又写道：

当美国加州长堤举行美国空手道竞赛时，小龙也毅然决然地去参加了。那时他才只有24岁，还那么年轻。但是就在那次竞赛，凭他的毅力、他的意志，和他熟练的技巧，结果他竟以他的截拳道横扫大会选手，立刻成为美国青年和华侨的崇拜偶像，使美国人刮目相看，争聘他到各地表演，并纷纷向他请教拳术……

小龙才到美国一年，曾经和日本的一位空手道名家"讲手"，那是因为

小龙说了一句:“空手道起源于中国的”,那位名家不服,向小龙挑战。小龙以十一秒的时间,把那日本人打倒,结果那日本人被送到医院去缝了七针。不意小龙这次参加美国空手道竞赛,获得胜利,大出风头之后,又惹了麻烦。那是三名空手道冠军和柔道冠军联袂去拜访他,表面虽然很有礼貌,骨子里却带着挑战意味。小龙深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不动声色,请他们一起聊天,互相切磋,研究武术。谁知经过几小时的长谈,那几位冠军不但改变初衷,不和他打了,而且反而要拜小龙为师,跟他学武功了。

这些还都是闲篇,小龙怎样又回到电影圈的?虽说和他的武功高强有关,但也不可不承认和他小时拍过电影有关。如果他不是出身戏剧世家,如果他没有做过童星,拍过那么好几部戏,可能这次霍士请他拍《陈查礼之子》及改拍电视片集的《青蜂侠》,他就因怯场而没有胆子去拍了。李小龙拍电视片集《青蜂侠》由于种族关系,虽然在片中屈居第二主角,但他的英俊的外形、他的敏捷的身手,不但使华侨们为他而感骄傲,就是欧美人士也为他所倾倒,以致男主角温威廉丝的光芒,几乎被小龙一个人抢尽了。

潘柳黛在谈到李小龙为何回香港为嘉禾公司拍《唐山大兄》后,又说:

写到这里,我想我还应该声明一声,我和李小龙并不算太熟,就是在《唐山大兄》的庆功宴上,我们第一次认识,在一块儿吃过一顿饭。不过我看过两次《唐山大兄》这部戏,一次是和我的大儿子,一次是和我的小儿子。在《唐山大兄》庆功会宴上,记者们邀请李小龙拍照,他靠墙站在那里,我忽然发现李小龙的腰看来很软,那当然不是杨柳细腰,但那是一条很性感的腰……

接着,潘柳黛在《四海一家》的又一个编者按中写道:

一部《唐山大兄》,拳打脚踢,打垮了多少部同期上演的巨片?踢倒了多少同期上演的大明星?相信读者记忆犹新。如今《精武门》又上演了,又是这

样使观众如醉如痴地拥进戏院……

由罗维导演、李小龙主演的第二部功夫片《精武门》上映了，它比《唐山大兄》更卖座。李小龙在这部影片中，扮演天津名武师霍元甲的高徒陈真，他在师傅被害后回到天津，面对日本武道馆讥讽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挑衅，他只身孤胆深入武道馆巢穴，以高超的“中国功夫”击败了俄国拳师和日本敌手，既为霍元甲报了仇，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最后，他面对武道馆和巡捕房的围困，他又挺身而出，在搏斗中英勇牺牲，舍生取义。影片结尾陈真纵身一跃凌空迎击子弹的镜头，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悲壮气势，是当年香港电影中的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画面。

它使香港影迷疯狂了，仅两个星期票房突破四百万元。在菲律宾连续上映六个月，仍旧火红，打破了菲律宾放映记录。在新加坡上演时，影院门口常挂出“客满”牌子。在美国，《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片公映，也卖出六百多万美元的票房收入，这在当时美国影坛也是属于不多见。《精武门》是一部和日本人较量的影片，在日本上映照样受到欢迎。主演李小龙出名了，导演罗维出名了……

接着，李小龙又为美国华纳公司拍摄了一部《龙争虎斗》及李小龙的突然过世而未拍完的《死亡游戏》。在几部功夫片中，李小龙一方面通过他那高超的武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功夫”，另一方面又在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具有崇高民族气节、 要求平等尊严而不受歧视凌辱又疾恶如仇的“伟大的中国人”的英雄形象，正如当年李小龙在回答外国杂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七亿中国人不再是东亚病夫”。这正是李小龙的功夫片的意义，也是能获得人们喜爱的根本。有人说李小龙的功夫为“中国人争了光”。

在《嘉禾电影》杂志上，潘柳黛又写了一篇《“猛龙”如何“过江”？》，把李小龙到意大利罗马拍外景的情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不仅让你对拍片有了一番了解，同时还能让你能领略到异域的人情、风光，仿佛是一篇轻松有趣的游记。

潘柳黛又在《嘉禾电影》另一期上，以《电影圈的奇迹》为题，再谈李小龙，她

这样写道：

> 李小龙列入世界名家，是译自美国权威杂志。过去，李小龙在美国做拳师，他曾创出自己独特的截拳道，教出许多大名鼎鼎的高徒，如大明星占士高宾与史提夫麦昆等。一个明星主演一部电影，创出电影圈中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那简直就是奇迹了。而李小龙，就是造成这奇迹的人，因此，《黑带》杂志又怎能不把他列为世界名家？

李小龙在完成与嘉禾公司两部片的合约后，自己在香港创办了协和影业公司，并同嘉禾公司合作。由李小龙自导自演的《猛龙过江》于1972年底在香港上映，观众像过节日一样地欢腾，票房最终达到五百三十万之多。

李小龙不仅是华人圈中的“功夫皇帝”，在好莱坞也掀起了李小龙热和中国功夫热。好莱坞华纳兄弟公司和嘉禾、协和联合制作了影片《龙争虎斗》，可惜该片尚未拍完，年仅32岁的李小龙却不幸逝世，一颗国际巨星陨落了。这是令世人惋惜不已的。

2007年9月，笔者去香港拜访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时，在她家的书房里见到一个大镜框，里面镶嵌着一张约14寸的李小龙与潘柳黛的黑白合照。潘柳黛穿着华丽的服饰端坐着，卷曲的烫发，自然舒展，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佩戴着一副大眼镜，笑容可掬，更显示她那不凡的文人气质。而李小龙带着微笑，穿着便服，亲热地稍侧站在她身后，仍然是一副英姿焕发的神态。笔者惊异地问潘柳黛女儿茉莉何时拍摄，茉莉说：“就是拍电影《唐山大兄》时拍的，这是我们家最最珍贵的纪念品了。”这的确是件珍品，一个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四大才女之一，也是香港的知名作家和剧作家，时任《嘉禾电影》的主编，一个是世界顶级拳手，这二人在香港的合影，怎不弥足珍贵？

叫好金铨，影刊留痕

著名导演胡金铨是潘柳黛同乡，同为北京人，他比潘柳黛小12岁。他们相识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较多接触那是在1957年香港海燕影业公司拍摄电影《春色无边》时，胡金铨是主演之一，而潘柳黛既是该片主题歌词的作者，又应邀任客串演员，从此，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潘柳黛在环球出版公司任编辑时，经常去邵氏公司采访，那时胡金铨正入邵氏公司不久，为签约演员兼编剧、助理导演，他是大导演李翰祥的挚友。他和众人一样称潘柳黛为“潘姐”，他敬重潘柳黛的豪爽和写情之动人的本领。他对潘柳黛的《不了情》评价极高，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后来他们一度同是《翡翠周刊》的专栏作家。潘柳黛赞赏胡金铨的钻研精神和才气，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潘柳黛就同朋友说过：“胡金铨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将来一定会成为著名的大导演。”



时任《嘉禾杂志》副总编辑的潘柳黛与大导演胡金铨切磋文章。

胡金铨，1932年4月29日出生于书香门第。北平国立艺术专科肄业。1949年去香港，初为广告师及画电影广告，后与李翰祥相识，1958年进入邵氏公司任演员兼编剧、助导及副导演。

1966年，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由郑佩佩主演，导演、主演两人



同时成名。1967 年，张彻的一部《独臂刀》由王羽主演，公映后好评如潮。因此《大醉侠》和《独臂刀》被认为开创了香港武侠片的新纪元，更有影评人评价是划时代的武侠经典中的“双璧”，胡金铨与张彻被尊称为国语武侠片开山立派的“绝代双骄”。

邵逸夫毕竟是商人，他认为《大醉侠》评价虽高，但票房不够理想。胡金铨立即绞尽脑汁写出一部初稿《龙门客栈》剧本送邵逸夫审阅，想以此作为弥补，谁知邵逸夫粗粗地翻了一下，向桌上一扔，要他好好修改，显然是对导演的不尊重，胡金铨不久即离开邵氏公司赴台湾求发展了。

胡金铨这部未被邵逸夫看中的《龙门客栈》，1967 在台湾制成电影公映，结果大破票房纪录，单卖拷贝就得了个满堂红，接着又破在韩国、菲律宾的票房纪录。这使邵逸夫后悔莫及。但邵逸夫灵机一动，想到胡金铨是合约未满离开的，属于违约，于是一张状纸将胡金铨告上了法庭。这样，胡金铨无可奈何地将《龙门客栈》的香港发行权一次性地以十六万元廉价卖给邵氏公司，而邵氏公司凭借发行权在香港公映，竟突破四百万元的票房，创造了邵氏公司最卖座影片纪录。

潘柳黛在邵氏公司被同事们亲热地呼为潘姐，小弟弟胡金铨也是其中的一位。1971 年，胡金铨从台湾重返香港，并成立金铨影业公司，开展他的老舍研究，并出席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1972 年，胡金铨与嘉禾公司合作拍摄由他执导的《迎春阁之风波》，他得知潘柳黛正在主持《嘉禾电影》杂志时，立即赶到编辑室看望久别的大姐潘柳黛，两人交谈甚欢。潘柳黛当然不忘抓住机会向他约稿，那时胡金铨已经是个大忙人，实在挤不出多少时间来写稿了，但胡金铨清楚潘姐的要求岂能违拗，所以他只好将自己的工作笔记两则交给了潘柳黛，想听取潘柳黛的意见时，朋友为他们拍下了珍贵的一瞬间。之后，潘柳黛将《胡金铨工作笔记两则》安排在《嘉禾电影》第二期上，并加上她写的编者按。她写道：

胡金铨导演，个子不高，而脑袋特大，无怪其才气纵横，艺高识博。在《唐山大兄》、《精武门》之前，一直是导演卖座最高纪录的保持者。胡导演读书最多，学问渊博，而惜墨如金，不轻易为文，现经本刊编者再三敦请，始惠

《工作笔记两则》，弥足珍贵，用敢特别介绍。

潘柳黛从胡金铨的长相到他出色的成就，寥寥数语，把胡金铨作了全面概括。后又在另一期《嘉禾电影》上，在编辑室写的《是属于读者的》一文中，再写道：

胡金铨一向以工作认真闻名于电影圈，有人以为胡导演出品太慢，但是慢工出细活，由于他不肯粗制滥造，所以才能够拍出超水准的巨片。如今胡金铨的《忠烈图》开镜了，我们且看他怎样把心血注入这部新片里。

同样，潘柳黛简明扼要地描绘了胡金铨的敬业精神。

胡金铨编导的《迎春阁之风波》及《忠烈图》等片获好评后，他编导的《侠女》参加康城影展，获得综合技术大奖。1978年，胡金铨被英国出版的《国际电影指南》选为该年度世界五大导演之一。

胡金铨为了他构思多年的《华工血泪史》及《利玛窦传》两片筹款，奔波于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间，1985年，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举办了胡金铨足迹展。1991年，回国筹拍《画皮之阴阳法王》。1992年获香港导演协会颁赠“终身荣誉大奖”，1997年因心脏病逝世于台北，享年65岁。

笔下生花，喝彩燕妮

在《嘉禾电影》杂志上，潘柳黛生动地推出了一批嘉禾公司的影星访谈录，有《李小龙是何方神圣？》、《这就是胡燕妮的世界》、《苗可秀的新姿》、《徐枫具有魔术感》、《衣依像雾里的花》、《恬妮够勇气，要爱就爱》、《柯俊雄冷落了李湘》、《甄珍心事谁晓得？》、《李小龙是何方神仙》、《且看猛龙如何过江》、《汪萍最得男人欢喜》、《迎春阁上访徐枫》、《秦萍会复出吗？》、《谁说李行变了？》、《茅瑛好事近？》、《恬妮和她的恋爱》等。她以清新、优美、犀利的笔调，把当时一个个著名影星，从银幕活动到生活逸闻，介绍给观众，展现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甜蜜生活。潘柳黛在众多走红的女影星中对胡燕妮是情有独钟的，她在《东方日报·花花世界》专栏中，以《我爱胡燕妮》为题，写道："在这一代电影女明星中，我最喜欢胡燕妮。或问胡燕妮有什么好？我说：论演戏，不火不温，不造作，不洒狗血。论做人，雍容大方，不亢不卑，不刁钻刻薄，不小家子气。至于天生丽质，不必我说，那是尽人皆知了。"

在《嘉禾电影》杂志上，潘柳黛又以《各人头上一方天！这就是：胡燕妮的世界》为题，写道：

> 胡燕妮从台湾拍完《轻烟》外景回来之后没几天，我到她太子道的家里去看她。
>
> 从《嘉禾电影》的编辑部到胡燕妮的家很近，乘的士去，只要转两个弯就到了。门铃一响，我眼

睛一亮，原来给我开门的，就是胡燕妮本人。似乎胡燕妮并没有化妆，不然就是她的化妆术太高明了，那纤秀的眉，那大大的眼睛，那淡红色的口唇，那婴儿似的晶莹细致的皮肤，掩映在蓬松的秀发里，洁净、自然，使人找不出粉底的影子，也找不出胭脂的影子……胡燕妮真是一个天生美女……

"这次你在台湾住了多久？"

"一共七天。"胡燕妮说，"三天为《轻烟》拍外景，其余的四天，就探望一下住在台湾的亲戚朋友。"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呢？"

"不行，一则要赶回来拍戏，二则留康威和小儿子在家，我一个人在外面玩儿也不好意思。"

"你倒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对儿子又好，对老公又好。"我笑说道。

"贤妻良母谈不上，但是我觉得做人应该公道。"胡燕妮也笑说道。

……

谈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康威在从尹建平为名时，在台湾也是属于中影公司计划中力捧的小生，但后来他进了邵氏，再后来他娶了胡燕妮为妻，以致使邵氏一怒而炒他鱿鱼，使他事业上大受打击，一蹶不起。之后，胡燕妮一天比一天红了，康威就变成了"胡燕妮先生"，作为一个大明星的丈夫，康威对于这种称呼的感受如何呢？

我冒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问康威。

康威没有答复我，却忍不住先做了一个苦笑，他说："当年我和燕妮结婚时，燕妮还不是大明星，只在邵氏赚四百元一个月，以后为了抚育我们的孩子。"胡燕妮说："这也就是我们想自己能够拍片的最大原因，因为我了解康威的抱负与才能，我希些他有机会展露才华。"

康威说："我不生气，也不怪别人，因为我想作为'胡燕妮先生'的感受，也许正是对我将来事业的最好的磨炼——我懂得怎样忍耐，我也尝到了被诬蔑的滋味。"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抱歉地说，"也许我不应该提出这问题。"

"没有关系,"胡燕妮说,"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我爱我的丈夫和儿子,在我的家庭里,尹子洋是传家之宝,康威是一家之主。……"

"康威,你真的娶到了一个贤妻!"我为胡燕妮喝彩,忍不住对康威说。

康威说:"就因为燕妮太好,所以我才宁愿忍受这份误解,让她发展她的事业,做她所喜欢做的事。"人人都知道电影圈是最功利的,想不到也有这样的夫妻,难怪胡燕妮上演的爱情戏,要使观众掉眼泪了。

当年他俩堪称影坛模范夫妻,潘柳黛十分看中这对夫妻正确的家庭价值观。

潘柳黛主持《嘉禾》杂志不足一年,她嫌工作太紧张,于是又辞职了。正如香港作家白云天在《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一文中说道:

嘉禾创业之初,官方刊物《嘉禾电影》由潘姐主编,但她做不多久便辞职了,享受惯自由的人,怎可能过那种刻板的生活?

改编《迷惑》，尹氏上映

潘柳黛离开《嘉禾电影》杂志后，她和康威、胡燕妮夫妇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时康威和胡燕妮决定重新创业，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尹氏电影公司。他俩诚恳地邀请潘柳黛帮忙，潘柳黛也因朋友之情，而接受了《迷惑》的改编任务。1973年初，由潘柳黛、李敬祖（编剧家）编剧，由康威导演，胡燕妮、谢贤、关山及康威小儿子尹子洋主演，尹氏公司的首部影片《迷惑》，在香港、新加坡同时上映。

原来，康威看《迷你》杂志，看到一篇名为《白太太自述》的短篇小说，认为很合适拍成电影，便把故事告诉了太太——胡燕妮。胡燕妮也认为很好，于是立刻请李敬祖根据原著改编，加枝添叶，使更适合于电影情节，而且使原来外国化的背景，变成为中国化。后来还请女作家潘柳黛参与编剧工作，使剧本更为完美。

《迷惑》主要叙述了一位谢船长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天宾客盈门前来庆贺谢家小孩子生日，谢太太正焦急地等待船长回家时，忽然接得医院通知其夫谢船长，为救一位船员，不幸被重货柜压成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后经抢救虽保住性命，但下肢瘫痪，从此丧失性功能。妻子对丈夫百般体贴，照顾周到。但这时候曾为她丈夫治病的年轻医生，狂热地追求她，于是她就徘徊在情和欲的边缘上，一面为对不起自己丈夫的背叛行为而自责，一面又为情欲所至不愿放弃英俊的医生。反映了那无性婚姻的矛盾心态。

《迷惑》上映后颇获好评。香港《星岛日报》有鲁风所写题为《〈迷惑〉导演态度认真》一文，其中他写道：“以‘并非色情电影，却是床上故事’为题材的影片《迷惑》是前邵氏男演员康威执导的作品，以初执导筒的尺度来衡量，《迷惑》可算得是一部超水准之作。没有一般文艺片所共有的‘婆婆妈妈’的通病，这是值得赞许的。《迷惑》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片名。片中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确是与片名非常贴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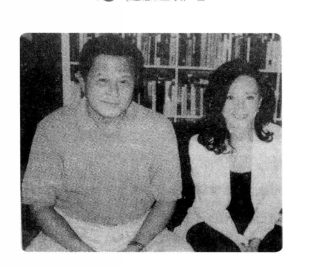
1974 年 6 月，由邵氏兄弟影业公司出品的《别了亲人》，是潘柳黛编剧的封笔之作。



《迷惑》上映广告

多少个春秋消失了，潘柳黛和胡燕妮夫妇也失去了联系……

笔者阅读 2006 年 1 月 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海外星踪》专栏，发表卢威所写《“封面女郎”胡燕妮》，笔者发现此胡燕妮正是三十四年前潘柳黛笔下的活跃人物。作者对这对明星夫妇写道：


胡燕妮、康威夫妇

香港的中老年，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香港影坛大红大紫的女影星胡燕妮一定记忆犹新。当年艳丽动人的胡燕妮，她的美姿可与索菲亚·罗兰、奥黛丽·赫本齐名。香港的电影杂志及娱乐杂志纷纷把她的玉照搬上封面，封面成功率多达上百幅，是影坛名副其实的“封面女

郎”。

1965年3月，中德混血儿胡燕妮一进入香港影艺圈，就成了“邵氏电影王国”旗下一颗炙手可热的新星。当年她与最红影星陈厚、张冲主演《何日君再来》，她演女主角歌星，打动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胡燕妮第一次上银幕就获得耀眼成绩，并产生轰动效应。

胡燕妮出生在广州市，1岁半即随父母去了台湾。她的父亲是位留德的化学学者，母亲是地道的德国人。

在德国住了四年，18岁的胡燕妮已是如花似玉的青春美女，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当上艺人，演戏拍片，甚至能变成明日之星，心中对未来充满憧憬。

她与电影有不解之缘，当年香港国艺电影厂公司老板秦剑，偶然的机会看到她一张玉照，他竟破天荒地仅凭这一照片，与在德国的胡燕妮签下五年拍片合约，这大概在香港电影史上所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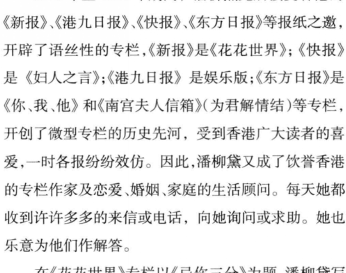
1965年胡燕妮从德国飞抵香港，秦剑正归依邵氏兄弟公司。初到香港，她被安排在邵氏影城宿舍“落户”。

胡燕妮从影十六年，共拍了三十九部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1982年，胡妮燕拍完影片《杀人玫瑰》不久，即淡出香港影坛，偕夫婿康威，带着两个宝贝儿子移民美国。在美国生活比起香港觉得比较枯燥，她便与朋友一起在洛杉矶“新中国城”——圣盖博市原国华电影院旧址旁开设一家丽晶珠宝店。她说：“珠宝也是艺术，商店是视窗，每天可与客人交往，很有意思！”2004年3月，他们夫妇返回阔别多年的香港，胡燕妮在息影二十二年后又与刘德华、郑秀文等著名影星一起主演《龙凤斗》，这是2004年香港最佳导演奖获得者杜琪峰执导的轻松浪漫片，胡燕妮依旧光彩照人，照样受欢迎。

更使康威和胡燕妮夫妇欣慰和骄傲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当年潘柳黛采访时仅是5岁小娃娃的尹子洋，如今已长大成才了，他是洛杉矶的一位律师。而小儿子尹子维继承了父母衣钵，现在已是香港影艺界的一颗新星。

开辟专栏，为君解结





1973 年至 1986 年期间，潘柳黛先后接受香港的《新报》、《港九日报》、《快报》、《东方日报》等报纸之邀，开辟了语丝性的专栏,《新报》是《花花世界》;《快报》是《妇人之言》;《港九日报》是娱乐版;《东方日报》是《你、我、他》和《南宫夫人信箱》(为君解情结)等专栏，开创了微型专栏的历史先河，受到香港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时各报纷纷效仿。因此,潘柳黛又成了饮誉香港的专栏作家及恋爱、婚姻、家庭的生活顾问。每天她都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或电话，向她询问或求助。她也乐意为他们作解答。

在《花花世界》专栏以《忌你三分》为题,潘柳黛写道:"一位太太常疑心她丈夫在外边搞七拈三。我说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决不会动不动就对自己丈夫吃醋。因为吃醋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与其瞎吃醋,乱吃醋,何不如把那份吃醋的心,充实自己？你如真有一两手拿得住他，男人不是傻瓜,也会忌你三分。"



中年时的潘柳黛

她以《时代青年》为题,写道：

一少年在一出版机构工作。因将赴加拿大留学，乃于月尾上书该机构老板曰:"我不久将赴加读书，留香港之日有限,为享受人生,稍事游乐,乃于即日辞职,本月份贵公司薪金于三天前发放,为

表示无功不受禄,谨退回若干元(即相等于三日之工资),请予查收为荷……”老板收信后,以东主一场,区区数十元,嘱相熟同事送还他算了。谁知昨日又收到少年一函曰:“谢谢你把我退还你的钱又给了我,我既不要,你又不收,现在我用你的名字,把这笔钱捐给公益金了。附上收据一纸……”老板见信,为之啼笑皆非,此乃“公事公办”,“临财不苟”,虽不通人情,但已经是“时代青年”中“最佳少年”了。

她以《试片自说自话》,写道:

许多才看过三四部电影的人,就对别人说,哼,我也会编剧。或者说,哼,我也会导演。但重要的是你编、你导出来的电影,是否有人看?有人赞?如果自编自导自看,那么当然全世界的人,个个都可以做编剧,做导演了。

她以《一身是假》为题,写道:

美容整形术,愈来愈发达,电影女明星乃趋之若鹜,纷纷以填高补低、改头换面为荣。暴力片与暴露片风行一时,男明星以主演“一身是胆”为时尚,不知女明星中,亦有人够胆以“一身是假”来示人否?

她以《喇叭花歌后》为题,写道:

翻开报纸一看,夜总会歌后多多。杨燕以一首《苹果花》成名,于是便被称为“苹果花歌后”。或有人问如果杨燕擅长“喇叭花”呢?潘柳黛曰:“那当然就是喇叭花歌后了。”

她以《自封为后》为题,写道:

据此，有人被称为“雷梦娜歌后”，有人被称为“负心歌后”，有人被称为“再回头也不要你歌后”，有人被称为“一见你就笑歌后”。一个女朋友问：“大街小巷，只要会哼两声的便算歌后，以后歌后在人眼中值钱吗？”潘柳黛曰：“你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男人既可以自立为王，女人怎么不可以封后？”

她以《黑吃黑》为题，写道：

有人问高宝树：你是女导演，为什么要拍《黑吃黑》这类戏？高宝树喟然叹曰：在这人吃人的世界，拍《黑吃黑》，不是已经算客气的了？

她以《何犯着》为题，写道：

和一个女朋友聊天，我说：不要和那些有妇之夫乱搭讪，因为想吃野食的男人多，肯真正为外面的女人和家里老婆离婚的男人少。用自己的生命，去点缀别人的生命，何犯着？

在《预支快乐》一文中，潘柳黛提到当年上海文友苏青，说道：

平生最不喜欢守财奴，当年在上海时，女友苏青问我：“柳黛，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花钱？”我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只知自己何时生，不知自己何时死，而花钱做点快乐事，预支快乐而已，不愿意快乐欠我的，死后留下快乐结余。”

在《妇人之言》专栏，潘柳黛以《谁先坏心》为题写道：

某甲对朋友说：“我太太对我不忠，她瞒着我储私房。”“那你怎么办

呢？”某乙问。“幸而我够聪明，因为从结婚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把我每月实际收入告诉过她。”

她以《女人脾气》为题，写道：

三缺一，有人邀钱多多打麻将。钱多多曰：不行，不行，我已经斩手指。前天打牌，输了一百块，我想：这一百块钱我可以买一对来路皮鞋；或者买一套相当不错的套装；或者买一只戒指；或者买一瓶香水；或者请几个好朋友喝一次茶；或者买五十张政府奖券；或者分期付款交首期买个电唱机；或者……结果没有做、坐在麻雀台上，平白无故，劳民伤财地输了一百块。潘柳黛曰：看！这就是标准女人脾气，如果你没有输这一百块钱你什么事也不会做，在就因为你输了，才想起了那么多用处好派。

她以《英雄与狗熊》为题，写道：

有人问我，英雄与狗熊怎么分？潘柳黛曰：凡自命为英雄的人，十之八九是狗熊，只有那些不肯买狗熊账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她以《武侠与侦探》为题，写道：

据说：胡适博士在世时，赞成青年看侦探小说，不赞成青年看武侠小说。我闻之，与有同感。鉴侦探小说，描写的是钩心斗角，可帮助青年理解现实社会。而武侠小说描写的飞檐走壁，八丈以外，可用力把对方震退十里，根本是胡说八道也。

她以《看样学样》为题，写道：

古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或问其故。曰：已经是老奸巨猾的人了，再给他《三国志》看，那还了得？正在少年气盛的当口，还让他看《水浒传》，岂非火上加油？正如今之打斗片风行一时，杀人、抢劫，又怎能说与看暴力电影无关？

她以《大战回忆录》为题，写道：

难得家居阅读，忽朋友来访，问我所读何书？我说：丘吉尔《大战回忆录》。朋友为武侠小说迷，闻之，冲口而曰：两人谁输谁赢？

她在《你、我、他》专栏中，潘柳黛以《出洋相》为题写道：

女朋友看完时装表演，回来和我说："潘姐，你有没发现，现在的设计出来的时装，总是把女人打扮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说："我早已发现了，而且机器人不像机器人，太空人不像太空人。"女朋友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作践女人呢？穿上那些不伦不类的衣服，连走路也不会走了，还要伸手伸脚，一跳一跳的？"我说："你不知道那些设计家是男人，他们故意要女人出洋相吗！"

她在《临嫁赠言》一文中说：

有位侄女将要结婚，临嫁赠言，我对她说："不要对丈夫话太多，他会觉得你太烦。不要对丈夫要求太多，因为要求太多，他会打你回票，使你感到失望与无趣。不要刺探丈夫的秘密，他肯讲的必然会讲给你听，不然，讲给你听的也是假话。而且一个男人，如果对妻子毫无秘密，那么也便不成其为男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妄想改造丈夫。因为婚姻只是一种关系，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养方法之下长大的两个人，谁也

不能改变了谁。

潘柳黛用幽默、辛辣的笔触，窥测着人们的心灵，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事一议道出真谛，指点迷津，启迪人生。

潘柳黛的《南宫夫人信箱》是在《东方日报》上又一专栏，主要为青年解答婚恋中的各种问题，颇得青睐，每天潘柳黛都会接到许多求助的信。2007 年 9 月笔者赴香港，会见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谈及《南宫夫人信箱》时，李茉莉告诉笔者她曾帮助母亲整理这些信件，并说："当年一部电视剧的台词中讲道：'你去请教请教《东方日报》的"南宫夫人"吧！'从此以后，报纸销量特好。"《你、我、他》专栏同样引起广泛注意，甚至当时有一家新开的服装店也取店名为"你、我、他"了。

1986 年，《东方日报》又开辟了《潘柳黛看世界》的新专栏，给这位女作家增添了一个叙述国内外风情、掌故、趣闻和时事的阵地，这个新专栏里的袖珍作品，仍然博得群众的喜爱。如以《吝啬老翁》为题，写道：

美国有一名 89 岁老人，两年前要求当局截断屋内暖气供应，后被发现僵毙床上。床旁有只箱子，却塞满了二十万美元现钞。这样富有，这样吝啬，谁会同情他？

她在一篇《特别部队》里写道：

西德哈诺瓦城里的警员队，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保安部队，除警犬、警鸽之外，还有警猪。笨猪都能变成聪明猪，笨人应该有救了。

她在一篇《按本子办事》里写道：

姬老[1]访港后鲁平又来，港府及港人非常关注，寄希望于他们来日制订完善的基本法。看来，大家都是"按本子办事"了。

在《显赫囚徒》一文中，潘柳黛说：

已故英国首相丘吉尔侄孙布兰福特侯爵，因藏有海洛因，被判入狱三月，法官说：你这个英国最富有及最有权势的人，现在已成为罪犯。纵然有财有势，到底法网难逃！

笔者有幸获得潘柳黛赠送的她保存了三十多年已经发黄变脆的专栏小剪报，上面还有她亲自用红色笔、绿色笔、黑色笔注明发表的报刊及日期，大都在专栏文章上画了叉叉作了记号。潘柳黛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①笔者注：指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

生性好强，易得罪人

潘柳黛在几家报纸写专栏时，由于身体进一步发福，她把写稿量也就压了又压，长篇都不写了，因为她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辛苦。

有一次香港作家沈西城对潘柳黛进行采访，交谈中，潘柳黛说她已不写小说了，只写几个专栏，她对沈西城说："回答读者的信，趣味无穷，记得有一趟，竟有个男妓写信给我说遭遇到恋爱问题，问我如何解决，过程的曲折，真可以写成一部小说，同时也是上佳拍电影的题材。"她刚讲完，沈西城立即想起了她编过不少剧本，问她为何不写剧本了。潘柳黛带着笑说："在邵氏这么多年，还编得不够吗？我编剧，有我的主意，最怕那些夹缠不清的导演，啰啰唆唆的一大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屠光启便给我骂过。"一席对白，又不难看出潘柳黛的耿直、豪爽，不怕得罪人。

其实屠光启是位老资格导演，也是潘柳黛早年在上海时相识的多年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关系不错，潘柳黛编剧的电影《歌女红菱艳》，就是由屠光启导演的。可她照样不客气，因此潘柳黛在香港也得罪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当年她的顶头上司——南京《京报》的采编主任、上海《平报》社长和《海报》的总编辑，三度同事的金雄白。

金雄白抗日胜利后因是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因汉奸罪判刑三年，1948 年释放。1949 赴香港，著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973 年他受朋友姚立夫(资深报人，香港《春秋》杂志创办人)夫妇之邀，在开办不久的

《港九日报》任副社长、总编辑、总主笔，但他并无实权。当时香港有七十多家报纸，为使报纸能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报社决定扩大娱乐版，又苦于没有人选。

金雄白在他的《记者生涯五十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忽然想起我在上海办理《平报》时的一位女将，目前在香港影圈中还很活跃，我提出让她试试的意见，他同意了，要我立时与她接洽确定。她见到我，谈了一些往事，大部分的时间是告诉我她怎样忙碌，又怎样从多方面发展而有可观的收入，无非要表示出接受我的邀请是给我面子。她在《平报》服务过很多年，她第一次结婚还是我做的证婚人，但今天，我既已不是当年的我，她也更非当年的她了，我只有连声表示感谢。当时商定娱乐版每天五栏，用包账性质，每月付编辑费与稿费共四千元，也承她看在过去的关系上而勉强接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回社与立夫伉俪在汽车中向他提出报告时，等我一说到每月四千元的数位时，那位太座就哗然大叫，立夫当然顺着她的意思向我表示太多，要我交涉减少。想不到作为一个总编辑，竟然对外决定稿费的权也没有，这样就让我对外既失信于人，而且是失信于一妇人，使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终于为了得人钱财，为人消灾之故，我几乎以哀求的口吻，再约她开恩减让，也许她见我可怜，得以每月三千元的代价成交。

又一段写道：

那位娱乐版的编辑，事忙，也许她还不屑为此，因此从不到社，在家里编好了就直送字房，把照片与题目放得特别大，这样文字自然就相应减少而稿费也可以少付了。读者对此，固来函表示不满，社长也向我啧有烦言。那位编辑偶尔来社遇见了，我就把这方面的情形与她商量，她却干脆对我说："不满意尽可另请高明，而且我也预订最多只能帮忙一两个月。"在夹缝中的我，受不了双方的呵责，不得不被迫另作易人考虑。

金雄白在十五年后出版这本书时，其所以没有直接点潘柳黛的名字，他顾忌到他们是从南京、上海到香港多年朋友的面子，因为当时发生的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反映出潘柳黛生性好强，尽管当年金雄白和她是上下级关系，平时相处也不错，金雄白还曾是潘柳黛第一次结婚的证婚人，而潘柳黛全然不在乎多年朋友的情谊，不给半点面子。也可看出她那不小的脾气。

《翡翠》园地，散文如花

1982年10月，香港《翡翠周刊》问世，这是一部文艺性的综合周刊。创办人是作家沈西城，他邀请了一批香港名家胡金铨、李洛霞等撰稿，潘柳黛也是其中之一。《翡翠周刊》的《翡翠园》版内，设有《有情世界》、《独角戏》、《书窗闲话》、《俏妙集》、《笔缘》、《小东西》等栏目。潘柳黛负责的栏目是《有情世界》，她写了《典型家庭》、《值得赞美》、《你怎样安排自己》、《何必愁容相对》、《男人的烟酒味》、《丈夫何故变心》、《旗袍颂》、《且谈接吻》等。每篇八百字左右，潘柳黛用轻松、犀利而优美的散文，深入浅出地阐述家庭日常生活琐事，指导读者如何做人，如何造就和谐美好的家庭，真可谓美文如花。

如其中一篇以《丈夫何故变心》为题，写道：

太太治家之道，首先受到影响的是丈夫。许多太太，固执成性，更有许多太太，好洁成癖，她们要求丈夫，对每一种事物，都照她的意思去做。每一秒钟，都要保持清洁，东西不许乱动，不能弄脏，娶到这样的太太，也使人受不了。当然，一个家庭是应该整洁的，但是比整洁更重要的，还有舒服。男人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总希望能轻松一下，不想再被人管手管脚了。但如果偏偏太太还是那么唠叨，这日子怎么过？我在某报主持一个信箱，曾经有一个丈夫写信给我，向我

诉苦说:“我简直不能忍受太太对于家具的爱护了,如果我和孩子把东西放在沙发上,或者把手放在台子的玻璃板上,她就会尖声大叫。孩子们永不许带小朋友回家,怕他们弄脏了她的地毯。我也不可以带朋友回家,因为她怕洗茶杯和酒杯。纵然就是我说,凡是我朋友弄脏的东西,都由我来收拾,但她嫌我弄得不干净,也是不可以。”一个男人,除了工作时间以外,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视之和太太共处的。如果这么长的时间,都在管制状态下,这也不许,那也不许,永远在提心吊胆的情况下生活,试问谁能忍受?许多丈夫厌恶太太,不想和太太在一块儿,或者不想回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些太太实在太烦了。她们固执、刻板、好洁、、俭省……在她们还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美德,殊不知就是这些美德,把丈夫赶到老远老远地想离开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别以为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这些小事,往往会导致丈夫对太太变心。

潘柳黛这时期为《翡翠周刊》固定供稿,和《东方日报》、《新报》等报刊是同时进行的,她所获得的稿酬也是很高的。作家沈西城曾写《为君解情结的潘柳黛》一文中说:

……潘姐现在只为两家报纸写稿……以潘姐的才华,大可以多写两三张报纸。我向潘姐提出这个问题。潘姐回答得很妙:“写这么多干吗,不是把自己烦死了?所以,我定出一条个人规矩,就是提高稿费,少写稿子。”潘姐的稿费是很高的,别的不说,去年10月,我搞《翡翠周刊》请潘柳黛写杂文,八百字四段,月付稿费一千港币,平均每段两百五十元,香港女作家中,大概要算她的稿费最高了。

香港作家白云天在她的《潘柳黛此生最尴尬的事》中也说,“潘柳黛在香港是讲稿费的,不是以字数计,而是以篇计,算得上是香港作家中,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白云天还写了潘柳黛的一节趣闻:“潘姐虽在文坛和娱乐界负有盛名,但对



任何人都和蔼可亲，常主动和人打招呼。由于她的热情，有一回碰到了一桩令她毕生难忘的尴尬事。那一天，她和一班行外朋友在酒家吃饭，埋单离开时，看到电视红星吕有慧小姐亦在座。。她和吕有慧小姐有过数面之缘，于是上前打招呼。不料吕小姐贵人善忘，竟把潘姐当影迷，令潘姐在好朋友面前，大大地丢了一次脸。经过那次之后，潘姐发誓说：'以后我再碰到艺人，若不是对方先和我招呼，打死我也不敢主动和对方招呼了。'话虽然这样说，以潘姐随和豁达的性格，她无论如何做不到'眼高于额'的地步。”

白云天的笔下勾画了潘柳黛随和、友善的一面。

香港笔会，荣任理事

由于在香港有许多中国作家，大家很乐意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群众团体，以便有机会相互切磋，因此香港中国笔会诞生了，它成立于 1956 年，得到国际笔会的承认，并在香港政府注册。参加者是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的作者和报刊的编者。

香港中国笔会遵照国际笔会会章，其中提及，“应有不受拘束的思想交流。笔会拥护出版自由，并反对平时的专横的检查制度，笔会相信如要使世界进入更高度组织的政治经济秩序，必须对政府、执政者及各种制度有自由批评权。然而，自由之含义既包括自制，笔会会员保证反对出版自由之恶弊，例如虚谎之出版物、有意作伪，及为政治的与个人的目的而歪曲事实”等。

香港中国笔会会员有丁望、丁淼、于肇怡、王世昭、王光逖、王韶生、朱志泰、沙千梦、朱振声、朱梦昙、李琰、李影、李璜、何敬群、宋淇、林友兰、招鸿钧、易君左、姚立夫、徐东滨、唐碧川、熊式一、郑郁郎、潘柳黛、潘重规、胡欣平、马义、陈子俊、陈风子、陈蝶衣、黄也白、费子彬、贾讷夫、刘海澄、赵聪、简又文、饶宗颐、罗香林，等等。这些成员中有些是潘柳黛当年在上海的文友，如陈蝶衣、黄也白等，也有新文友沙千梦、费子彬等。会长罗香林（1906 ~ 1978）是著名学者，著作等身。1926 年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潘柳黛在港有往来的朋友之一。

潘柳黛是 1963 年应邀参加香港笔会，1965 年填



写表时，她正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任编辑，家仍住香港九龙柯士甸路二A号。当时《香港中国笔会通讯录》记载潘柳黛当时自己填写的部分作品是：

《退职夫人自传》	1948 年	新奇出版社
《明星小传》	1952 年	新奇出版社
《路柳墙花》	1957 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陌生的新娘》	1958 年	虹霓出版社
《儿女情》	1959 年	虹霓出版社
《如花美眷》	1959 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红尘泪》	1962 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张三李四》	1962 年	环球图书杂志公司
《歌女红菱艳》[①]（电影剧本）	1950 年	新华影业公司
《爱情与法律》（电影剧本）	1951 年	新华影业公司
《冷暖人间》（电影剧本）	1959 年	太平洋影业公司
《不了情》（电影剧本）	1961 年	邵氏制片公司
《真假情人》（电影剧本）	1963 年	光艺制片公司

由于潘柳黛喜欢饮酒，并有一定的酒量，有一次因胃痛难熬，她便到笔会文友、名中医费子彬诊所求救。此时已是下班时间，但费医师一见是文友，热情地接待了她，为她搭脉后，和颜悦色地安慰潘柳黛要她不要紧张，吃两服中药就行。当时潘柳黛似不太相信，但两服中药吃后，果真胃不再痛了。于是潘柳黛挥笔写了一篇《胃痛遇仙记》，刊登在香港《快报》上，表示感谢。

费子彬五代名中医，是清末江南名医费伯雄的曾孙，除医术享有盛誉之外，他的诗词歌赋亦为精湛。

香港中国笔会曾出版《文学世界》季刊，后改为日报副刊型的《文学天地》，汇

①笔者注：潘柳黛填写作品《歌女红菱艳》是1950年，新华影业公司出品。而据香港电影资料馆记载为1953年，香港远东影业公司出品。

编《香港当代文选》。曾每月有一次文艺座谈会，后改为学术讲座。每年新年、春、秋三次举办茶室或郊外的笔会雅聚，潘柳黛大都参加。

香港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选举会长、秘书、理事等，连选连任。1966年第十二届会员大会上，选举罗香林先生任会长，并选出于肇怡、王世昭、左舜生、李秋生、李璜、李辉英、沙千梦、何家骅、易君左、冒季美、徐东滨、焦毅夫、裴有明、卢干之、胡菊人、张赣萍、寅思骋、郑郁郎、潘柳黛等，为理事及候补理事。理事会分工潘柳黛负责康乐组。她主持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香港中国笔会春游演唱联欢会。在会上，潘柳黛唱了一首由她填词的电影《不了情》主题歌《忘不了》，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支持控诉，代笔成卷

1978年11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报纸和这些国家的华文报刊及电视台均报道了一条在加拿大发生的震惊世人的凶杀案，当时香港各报及电视台也迅速把这起凶杀案转达给市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凶杀案的无辜受害者，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香港留学生冯文禧。当冯文禧在加拿大正值学术上大有作为的时刻，他为帮助别人，却无端惨遭杀害，结果凶犯只被判误杀，仅以判监禁八年抵罪，亦可服刑三年即办假释出狱，这显然暴露了一个文明国家司法的不公正。对这起惨案，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及全香港同胞愤慨万分，为什么在一个法制的国家竟会包庇凶犯？这不是种族歧视又是什么呢？也使大批香港有留学生在外的家人感到忧心忡忡。

潘柳黛见报上披露了这位香港优秀学生在加拿大遇害的报道后，她对受害者冯文禧的母亲林马惠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原本她因身体发福，行动已不很利索，加之胃部常有不适之感，把写稿的任务已压缩到只写几个专栏，千字散文而已。见到这则报道后，潘柳黛挺身而出，根据受害人母亲林马惠贤之口述，以满腔的热情，用严谨而流畅的笔法，系统、完整地记录整理成一部十八万字的名曰《我要控诉》的书，也是一部优美的纪实文学作品，并于1982年12月由香港天声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是林马惠贤由于爱儿冯文禧遭受无辜杀害

后的血泪控诉。此书记述从 1951 年 1 月 28 日爱儿在香港诞生后尚不足周岁时，丈夫离婚而去，她放弃了金钱补偿，争取到一女一儿的抚养权。从此她含辛茹苦，从早到晚兼两份工作，终于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份辛劳是难以想象的，儿子似也懂得心疼妈妈，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心地善良的儿子，曾把妈妈给他上学时遇下雨天搭车用的车费全部给了乞丐。一次他生病到免费的香港贝夫人健康院就诊，在那医院他见到许许多多很穷很穷的人排着长队候诊，回家对妈妈说："将来我最好能做医生，专替穷人看病，实在贫苦的不收费。"后来他去加拿大留学攻读了医科，除第一年学费靠母亲资助外，之后，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半工半读，完成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硕士学位，后进入 University of Westesn Ontario 附属的大学医院肾脏移植所工作，这是加拿大最权威的研究中心。他工作努力，研究论文深得学者好评。

他在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经常和同住的朋友去一家名叫"玉宫"的中国餐馆用餐。他发现该饭店一位女侍应生常遭丈夫毒打，遍体鳞伤，面临离婚，向他求援找房搬家时，冯文禧出于怜悯和同情，他和同屋的同学商量后，就答允她搬进他们的空屋居住。谁知女应侍生的丈夫知道后，便带着猎枪不问青红皂白，无端地将其妻枪杀，同时又连放数枪使冯文禧倒于血泊之中，形成一桩令人发指的凶杀案。

凶手是黎巴嫩人，无业游民，但由于凶手背后站着一个有势力的大家族，有恃无恐，从而获得法庭偏袒将这起蓄意谋凶杀案判为误杀，量刑仅为入狱八年，被告可于服刑期三年之后申请假释，即两年多即可假释。显然这个判决是极不公正的，这里包含着种族歧视。这件无端惨案曾轰动一时，使华人华侨社会大为悲愤！报刊、电台也连连谴责、声援。冯文禧的母亲用撕裂心肺的哭声，提出控诉："法理何在？天道何存？……"

潘柳黛带着病躯为受害人的母亲因痛失爱子的全部过程而记录、整理出版的《我要控诉》一书，反映了一个女作家的良知和同情的高尚情愫，同时向全世界揭露了一个民主国家司法中的阴暗面。



广受好评，美文长存

潘柳黛在香港是文坛瞩目的现代作家，她的散文被多位作家编选出版成书。如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于逢春、胡跃华选编的《港澳台散文精品》，计选有林语堂、梁实秋、席慕蓉、柏杨、余光中、林海音、张爱玲、潘柳黛等二十六位作家的散文作品，张爱玲是《谈音乐》，潘柳黛则是《淑女典型》。

1982年，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由钟文娟策划的《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一)》，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女人的谎言》、《男女不同》、《变化多端》、《大情人》、《明星与总统》、《岁月不居》、《到时方知》、《货真价实》、《长寿之道》、《母与子》、《时装》等。

《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二)》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不妨一试》、《理由多多》、《狗公仔》、《有何不对》、《夫妇之道》、《先进经验》、《作孽》、《淑女典型》、《当心后悔》、《千面巨星》等。

1989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由喻大翔选编的《台港散文选粹》，选入潘柳黛的散文是：《男女不同》、《变化多端》、《大情人》、《不妨一试》、《淑女典型》等。

2000年，由赵洪林策划、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小语》一书，选入潘柳黛的作品有：《有何不对》、《夫妇之道》、《先进经验》、《作孽》、《淑女典型》、《当心后悔》等。现摘几篇如下。

在《有何不对》里她写道：

一日，我有两个女朋友问我：

潘姐，有人说你孤寒[1]，你承认不承认？

我说：我承认。

女朋友又问：既然承认孤寒，你一定很爱钱了？

我说：是，但是我只爱我自己的钱，并不爱别人的钱。所以我量出为入，量入为出。知道自己每个月必需要多少开销，就去赚够多少钱。知道自己赚多少钱，就尽量以那个范围之内的钱去开销。不想卖命去多赚，也不想拼命去乱花，这样的人生观，有什么不对？

在《夫妇之道》里她写道：

有人问我：夫妇之道难不难？

我说：说易就易，说难就难。

或曰：愿闻其详。

我说：如果丈夫在婚后，还肯对老婆像对情人一样，又接又送，又惜又爱；情人节送卡，生日时送礼，结婚纪念日带她去旅游，逢年过节，所有的约会都回掉，专心诚意在家陪老婆，老婆还有什么话好说？

如果妻子在婚后，肯把老公当波士看待，只点头，不摇头，只说 Yes，不说 No，老公不是乐死了？还会嫌妻子不贤惠吗？

在《作孽》里她写道：

擅拍武戏的导演，拼命要戏里的男主角打、打、打，男配角打、打、打，龙虎武师打、打、打，打得人仰马翻、手折脚断。

因为导演要求一句话：要打得逼真。

---

①笔者注：广东俚语为“小气”。

擅拍黄戏的导演，拼命要戏里的女主角脱、脱、脱，女配角脱、脱、脱，女特约脱、脱、脱，脱得寸缕不留、毫毛必现。

因为导演也要求一句话：要脱得精光。

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武戏导演的儿子去打，要黄戏导演的老婆去脱，那时就不知他们心里的滋味如何了。

她的《淑女典型》被四本书选中，她这样写：

一个少女问我：怎样才能算是淑女？

我说：一个真正的淑女，必然谦恭有礼。她麻烦到别人时，必先说："对不起。"别人帮了她的忙，她必会说："谢谢。"

她不会仗着自己是女性，而要求许多特权。她也不会因为自己年轻貌美，而以为个个男人都想追求她。

她决不会卖弄，也不逞强，不会话太多，也不会不理人。更不会诸多做状，故意引人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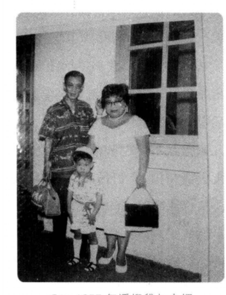
总之，真正的淑女，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性而已，但那种气质，使人难以形容。

潘柳黛用真心写和写真心的特色，用直接的叙述、直接的抒怀，在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里，让人们从中获得启迪，够得上是潘柳黛散文中的佳篇。

重组家庭，痛失夫君

潘柳黛自 1945 年 1 月在上海结婚，不足一年便离婚，之后，她将女儿寄养在南京妹妹家中，自己则孤身一人埋头写作，为时长达七年之久，直至 1952 年才在香港重组幸福家庭。她的第二任夫君叫蒋孝忠，是蒋经国先生的侄辈。蒋孝忠和潘柳黛早年在上海相识，多年后在香港相逢，其时蒋孝忠在港经商，从事茶叶生意。由于他夫人病逝，而潘柳黛已离异多年，他们便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潘柳黛像所有离异的女人一样，一方面渴望有位男士走近她，给予她一丝温暖，给予她一丝慰藉，最好是一种不变的爱，可以依靠，可以沉醉，彼此许诺，永不分离，白头不负；一方面她又无法摆脱那失败婚姻的隐隐阴霾，宁可忍受寂寞的煎熬。尽管她经常出入社交场合，尽管也常获得一些男士的青睐，而她却不敢也不愿意去跨越这道曾受过心灵创伤的门槛。可蒋孝忠一副男子潇洒的气派、善解人意的等待和对女人细致入微的体贴，加上不断殷勤地送上潘柳黛所喜爱的玫瑰花，终于让这位女作家接纳了他，1952 年，他俩终于在香港步入婚姻殿堂。



1957 年潘柳黛与夫婿蒋孝忠及长子蒋友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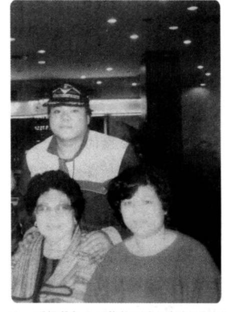
随后潘柳黛曾多次陪同夫君去台湾看望蒋孝忠的哥哥——一位退役军官，她也受到蒋氏家族的热情接待。在蒋经



国先生官邸，她曾品尝了一次家宴，她曾说："蒋先生和你交谈既没有官架子，也没有长辈的架子。"潘柳黛对宝岛的风光和小吃更是赞不绝口。

蒋孝忠是位正派、责任心很强的男子，是位善于呵护妻子的好丈夫。他们时常出双入对参加社交活动，他们的恩恩爱爱引来了无数人的仰慕目光。幸福在时光中流淌，正当潘柳黛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的1962年，她正应新加坡《南洋商报》之邀，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妇女版》时，突闻夫君患病，急急匆匆赶回香港照料，不料，1963年蒋孝忠因患脑炎不治而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空霹雳，潘柳黛深感被抛进了痛苦的深渊。她曾说过："很长一个时期，我就变得像入蛰的冬虫一样，哪儿也没有心思走动，后来直到我又能执笔恢复我的写作生涯时，才开始又和许多朋友见面。"潘柳黛清醒地意识到她不能被命运所捉弄，她要勇敢地挑起家庭重担，因为她和蒋孝忠已育有两个可爱的儿子蒋友威、蒋友文，当时大儿子10岁，小儿子才8岁。她还不时惦念着留在大陆由她妹妹抚养的女儿茉莉。

1978年，她将女儿李茉莉接到香港，同母异父的姊弟相处极好，引来不少朋友的羡慕。茉莉小时在南京姨妈身边长大，后一度在祖母身边生活，10岁起便回到父亲身边读书。其父李延龄正在湖北华中工学院任教授。李茉莉继承了父亲理工学科的抽象思维一面，喜爱理工学科，所以，大学选择了湖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从事中学数学教学多年，但她又具有母亲形象思维的一面，又极爱文学艺术。来香港后母女重逢，分外喜悦，那时，正是潘柳黛给几家报纸写专栏和信箱，因此，每天总有大批读者来信，有赞扬感谢的，有肯求帮助解决情感纠纷的，有请求帮助就业的……茉莉自然成了妈妈的助手，她帮助妈妈整理信件，并按妈妈的意见给读者一一解答，并陪伴妈妈参加社交活动。之后，茉莉在商务印务馆工作，直至退休。


潘柳黛与女儿茉莉及幼子友文(蒋金)

李茉莉如今已拥有一儿一女，儿子谢航是理工硕士、文学学士、工商管理学士，现任香港海关督察。谢航又极敬孝道，曾陪母亲去欧洲各地旅游，余业喜写文章，并在网上用中文介绍外国饮食文化，用英文介绍中国饮食文化，而妈妈茉莉则是他写作的导师和参谋。谢航对外祖母潘柳黛也十分敬爱。由于谢航喜欢看功夫影片，崇拜李小龙，外婆潘柳黛就把自己和李小龙合影的照片赠送给他。真是一番祖孙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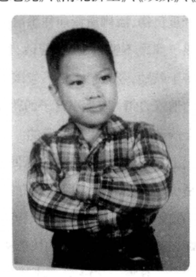
茉莉的女儿谢婷婷学工商管理，现正随夫经商。1997年谢婷婷结婚时，潘柳黛特从澳洲赶回香港参加外孙女在半岛酒店举行的婚礼。当时潘柳黛身着入时的服装，颇引人注目，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她在香港的知名度。当今这位跨进花甲之年的茉莉，已经是两个在小学读书的小外孙女最最喜爱的外婆了。

潘柳黛长子蒋友威，1953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现在李嘉诚长实集团服务，妻陈安妮。他俩育有一子一女，长子蒋德俊和女儿蒋德美均在澳洲墨尔本大学读书。

次子蒋友文，1955年生于香港。七八岁登台演出即获好评，成了一颗耀眼的童星，后入无线电影业训练班学习，艺名蒋金。后进入邵氏等影片公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电影《下流社会》、《林世荣》、《扮猪吃老虎》、《南北狮王》、《双辣》、《卒



潘柳黛长子蒋友威



当年的香港小童星蒋金
——潘柳黛次子蒋友文

仔抽车》、《花心大少》、《撞到正》、《满天神佛》、《神经大侠》、《六指琴魔》、《蛇貉鹤混形拳》等近三十部影片中，担任主要演员，其中有喜剧片、故事片、武打片。

1976年，由罗维导演并出品的《新精武门》，蒋金是著名演员成龙的主要搭档之一。在《师弟出马》影片中，成龙饰演阿龙，元彪饰四哥……蒋金饰仆人。这是嘉禾公司十周年纪念作第一百部片，是1980年卖座冠军。在明威影业公司出品的《师爸》中，周润发饰阿杰……蒋金饰老鼠。在新艺城影业公司出品的《倩女幽魂》中，演员有张国荣等，蒋金也是主要演员。除外，在嘉禾公司发行的《老衬当旺》及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的《广东靓仔玉》两片中，蒋金也担纲主角。在邵氏出品的《梁上君子》影片中，蒋金和董骠等担任主演，已由洲立影视有限公司制成DVD/VCD数码影碟。



笔者购得《梁上君子》影碟，全片幽默、诙谐，对贪官的讽刺达到极限，令人捧腹。而蒋金活龙活现的演技让人佩服。难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没有人不知道演员蒋金这个名字。也难怪在2001年潘柳黛去世后，11月7日香港《明报》、《太阳报》等报道潘柳黛逝世消息的大标题，也写着《蒋金母亲潘柳黛澳洲病逝》，可见蒋金的名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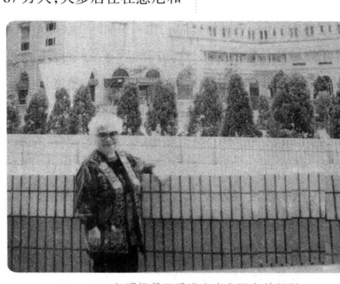
蒋金移民澳洲后息影，与妻吴美珠住悉尼，曾从事旅游业，不幸一次车祸腿部严重负伤，潘柳黛特前往悉尼探视、照料。潘柳黛曾对笔者坦言："过去工作忙，对孩子照顾不够，大儿子听话，比较偏爱，小儿子调皮，却缺乏耐心，对他批评指责多于鼓励，今天想来是不应该的。"这是一个老年母亲对子女教育中的偏爱引发的愧疚之情。作为小儿子的蒋友文虽对母亲的严苛仍记忆犹新，但养育之恩他不会淡忘，他还是很尽孝道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潘柳黛回乡探亲，去北京看望了离别多年的哥哥潘树仁，他是位已退休的著名甲状腺专家，现已离世；在上海看望了姐姐潘碧涛，现已离世。在南京她看望了妹妹潘琼英，后患老年痴呆；在武汉又会见前夫李延龄，彼此友好相待。李延龄后是华中工学院教授、力学专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延龄曾先后两次赴香港大学讲学，潘柳黛亦热情接待。他们的恩怨已随时光而消失，姻缘虽尽但友谊长存。1996年李延龄教授在武汉病故。

别离香江，移居澳洲

1988年2月，潘柳黛在两个儿子的陪同下，离开了繁华喧嚣的香港，离开了她工作、生活三十多年的"东方明珠"，尤其离开了她的一大批难以割舍的朋友。她曾依依不舍，但当飞机穿过云层，把她带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最适宜居住的花园城市——澳大利亚墨尔本时，她很快也就爱上了这个异乡。因为这是一块如今地球上少有的没有经过战争蹂躏的土地，这块土地，既带有浓浓的原始韵味，又是西方先进的缩影。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小的洲、最大的岛。建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有英国人、德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等。华人移民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据2006年8月人口普查，全澳有华人移民近67万人，大多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而墨尔本约有17万华人。



1997年潘柳黛回香港在半岛酒店前留影，77岁的她仍雍容华贵、风采依旧。

由于澳大利亚近年来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对中国友好，华人已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上届墨尔本市市长苏震西就是第三代华人，2006年他荣获全世界市长殊荣，2007年又获影响世界华人的

杰出代表人物的殊荣。

墨尔本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在淘金热潮中建立起来的澳洲第二大都市，是维多利亚州首府，人口374万(2006年人口普查统计)，城市规模仅次于悉尼，有人比喻悉尼是南太平洋上的纽约，而墨尔本则是伦敦。这是一座带有浓浓欧洲风情的城市，城内有多处公园，秀丽的亚拉河从市中心穿过。由于墨尔本地处澳洲南部海滨，所以空气清新、城市宁静、环境出雅，具有一派田园风光。

潘柳黛很快就爱上了这块土地，她在离市中心不算远的华人集中的BOX HILL区(博士山)购买了一小套公寓房(JOHN STREET 7/1)。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楼房，第一层为各户用的停车场，二、三楼为住户，计八户人家。潘柳黛住二楼一室，居房为二室一厅。

潘柳黛家客厅约20平方米，陈设简单，两张沙发、一张餐桌、四把椅子、一台18寸彩色电视机，墙上有两幅油画。记得那年笔者和朋友一道拜访她，她见笔者凝视油画，便风趣地笑说："别看了，那是赝品。"大厅朝南有一排大窗，窗外绿色盎然，常青树似也构成一幅优美的画面。大厅的两侧左侧的前半是潘柳黛卧室，内有卫生间。她的住房简单，除一张小号大床之外，一张床头柜，还有一张小书桌和两把椅子，墙角堆放了不少书籍，她的住房后面即客厅左侧的后半间为厨房。客厅右侧的前半是另一住房，也有一张小床，那是准备接待远道来客备用的，后成了她堆放什物的房间，这间房的后身，即客厅右侧的后半间为洗衣房。整个房屋布局合理。潘柳黛在这座公寓里单身整整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潘柳黛的住宅临近BOX HILL购物中心，火车站、汽车站都在购物中心里面，电车站也不过半公里的距离(电车站系2003年建)。她出门不远处即有各色餐馆，西式、中式、日式、韩式、越式、泰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中餐馆还有粤菜、川菜、上海菜、台湾小吃及各色面点小吃铺、茶室，为数也不少。还有理发店、中药铺。中国的南北货商铺就更多了，大小有十多家，真可谓应有尽有，假如不是店铺招牌上夹着一些外文，真就像身处于母邦之中。

潘柳黛公寓巷口有一家新联发食品中心，就是潘柳黛每天必去买《星岛日

报》①的商店。笔者曾拜访过店主，店主是位中年妇女，操一口广东话，她告诉笔者："潘老是个绝顶的好人，她每天都来，有时也在我店里坐坐，因为她订了《星岛日报》。"潘柳黛曾说："《星岛》①既可见到澳洲资讯，亦可了解到香港的动态。"新联发老板一家人都很尊重她，视她为老客户，老板娘曾告诉笔者："潘老有时同我们聊聊天，记得几年前有一次下雨，天又黑了，她忘了带钥匙急匆匆找我，是我送她回家，找人开门换锁的。"

附近太阳城餐厅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喜欢吃该餐厅的越南鸡牛粉。还有一家新新食品店是她每周购买食品的老店，名匠发廊也是她固定理发、烫发和修指甲的场所。她虽已高龄，仍注意适当修饰自己，她认为这属礼仪，同时也能焕发精神和活力。



潘柳黛在墨尔本喜看的华文报纸

①该报属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是澳洲最大的华文报之一。

享受福利，颐养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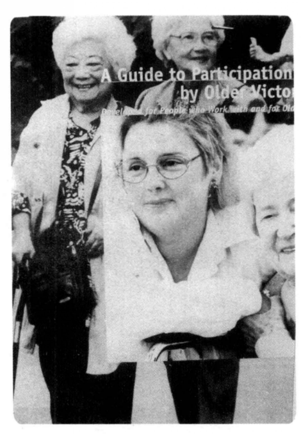
澳洲（澳大利亚）是个很重视福利的国家，每年3月有一个星期为老人周，所有老人均凭老年卡获免费乘火车、汽车、电车的优待（平时凭老年卡亦有优惠），动物园等也免费优待。近几年每星期日老人也凭卡免费乘车。

失去劳动力或失业的澳籍公民、永久居民均可获得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每两周发给的一定津贴（按每周计算）。潘柳黛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她属高龄，又是单身，除补贴略高于其他老人外，经审核批准还享受政府委托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给予的适当照顾，如每周由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派人为她打扫房屋，吸尘、拖地、洗衣服等家务劳动，政府补贴服务费用的50%，她自己负担50%。

笔者曾走访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潘女士，她谈及对潘柳黛的印象是：“潘老是一位极和善的老人，尊重清洁工，我们每次为她打扫时，她总会客气地说，这点留我自己做吧！你们休息吧！”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还派护理人员定期上门服务，为她测量体温，督促她按时服药，因为她患有糖尿病。其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除外，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每周四上午九时派车接她前往维多利亚州高龄老人活动中心参加保健、康乐、用餐等活动，潘柳黛在活动中心，喜欢踩踩那固定的自行车，练练腿下工夫。因为当年在上海她是骑车好手。活动中心下午四时结束，再由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派车送她回家(大车一路接送参加活动的高龄老人)。



1999年潘柳黛(左)在《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中,成为封面人物

高龄老人活动中心是地方政府创办的福利机构，符合条件,经过审核批准享受特殊照顾的老人方可参加，较多的是西人,潘柳黛和他们相处亦好。由于他们后来知道她曾是上海、香港作家,又热心公益,关怀他人,所以,她被选做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中心出版的《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一本宣传刊物的封面人物,不仅如此,她和朋友的合照还被选做每页书角插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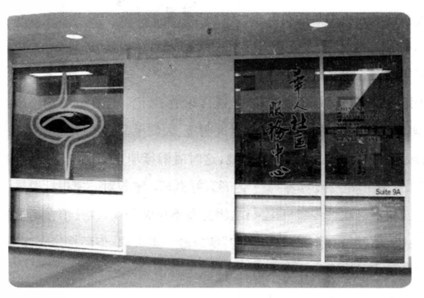
潘柳黛一生不想做公众人物。早年她在香港名气很大,有一次香港电视台邀请她出镜采访,她婉言谢绝了,记者还在继续劝说她接受采访时,她幽默地笑问记者:“我不是什么大明星、大歌星,何苦一定也要我去亮相? ”可记者是有使命来的,继续在央求她,这时潘柳黛却直率地说:“如果你换我,你会怎样做? 去出镜一显尊容吗? ”记者只好退却。她曾对一家报社要采访她的记者说过:“我不喜欢被传媒机构采访,因为我不想做公众人物,怕在街上被人家指指点点:哎,那就是女作家潘柳黛嘞?”所以她一贯低调。但潘柳黛在澳洲,近八十高龄时还是成了澳洲的公众人物。

潘柳黛除参加高龄老人活动中心外,还参加BOX HILL老人会(今改为BOX HILL耆英会)。这是维多利亚州BOX HILL区政府认可的群众团体,政府资助少量经费供老人活动之用，如每周三上午在固定活动地点的场地租金及活动所需





潘柳黛偶尔与朋友一道去墨尔本皇冠(CROWN) 赌场消遣，图为皇冠门景



潘柳黛属高龄单身，得到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特殊照顾，图为服务中心门景

的图书、棋类、扑克、麻将、球类等器材用费，还有每次活动时中餐的部分补贴等。

老人会会长及理事等由民主选举产生，两年一次，热心公益者可连选连任。现任会长陈宁先生即是一位连任了几届的会长，二十多年前他来自新加坡，2007年荣获联邦政府颁授的OAM勋衔。

老人会设有英语辅导、不定期的健康讲座、医药咨询、文娱活动、生日聚会等。世界上著名赌场之一的皇冠赌场，定期驱车至各区老人会，来接老人去参观游玩，并以免费自助餐招待(近年已改为简单餐)。老人们也乐意结伴前往，一面参观那豪华的、琳琅满目的游戏场面，一面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高档次的豪赌是没有他们份的，他们大都坐在一分、两分、五分的游戏机前，敲打敲打那些花样百出的游戏机，运气好的个别老人也能赢上几十上百澳元，绝大多数皆是空手而归，但大伙儿也属心甘情愿。毕竟是一次小小的娱乐活动。

1999年春，有一次老人会组织去皇冠赌场，潘柳黛也高兴地打打游戏机，一下输了五十澳币。朋友李正然是个能手，帮助潘柳黛几下一敲捞回了九十五澳元，潘柳黛笑说："还是你手气好，今晚我请客，吃鸡牛粉。"李正然是个顽皮老头，不屑一顾地说："一碗鸡牛粉可不行。"潘柳黛笑说："那就十碗呗，让你撑个够。"把在场的老人都逗乐了。在老人会她也喜欢搓搓麻将，她虽是老手，但牌艺并不算精通，故输多赢少。凡老人会组织的活动，她都参加。

潘柳黛还略懂一点《易经》，常常为会友看看面相、手相，她采用报喜不报忧的方法，幽默的语言常把老人逗得乐呵呵的。所以大伙儿都喜欢她，相处都很好。

老人会还在春、秋两季，组织老人赴外地旅游，所以，老人会是老年华人、华侨喜爱的群众组织。每星期三大伙儿聚一聚，聊聊天，分外高兴，正如有位老华人说得好："BOX HILL 老人会不是家，胜似家。"

潘柳黛喜欢与朋友聊天，新加坡来的刘先生尤喜爱听她讲文艺作品。有一次她和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在谈李清照的词时，潘柳黛脱口背诵了李清照的《孤雁儿》，并讲述了这词是李清照将《咏梅》与悼念亡夫糅合在一起，真挚地寄托了她对亡夫的一片哀思，词人运用通俗的语言、凄婉的音调，通过艺术手法一点点地勾画了一个孀妇悲苦的内心世界，缠绵悱恻。当时在座的人无不因她的良好记忆

而惊异，无不为她对李清照的词的深刻理解而折服。

她本是一颗明珠，可来澳洲后，却用“泥土”把自己的才华掩埋，以至于多年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曾是上海文坛赫赫有名的女作家，是香港名作家、剧作家、专栏作家，此番词解，终使大家刮目相看。

在墨尔本，潘柳黛除参加老人会的活动外，也经常相约几个朋友在她家小聚，笔者是其中之一，偶搓麻将，她会提前准备好茶和咖啡，也会准备点西瓜子、南瓜子或葵花子、花生米，还会准备不含糖分的薄荷糖，如是夏天她会准备可乐等饮料，每周又一起在馆餐饮茶，多采用 AA 制。潘柳黛有糖尿病，所以她不能多吃，有时她会自我调侃：“都怪我年轻时贪嘴好吃，现在不能吃了，只能看你们吃呗。”逗得大伙一乐。偶尔也会几个人约好各自带点面包、水果去公园、海边坐坐聊聊天，用面包喂喂鸽子和海鸥。

澳洲街道两旁多种植 JACARANDA 树，中文叫兰花楹，这是澳洲特有的树种，树姿舒展优美，每年 8 月中下旬南半球开春，粗细相间的黑线条枝桠上开满了淡紫色的小花。除市中心外，街道两旁顿时形成紫色长廊，不需绿叶陪衬，花儿开了又落，落后又开，花期长达一个多月。这种兰花楹在山坡上、公园里，甚至家庭前后院，到处可见一排排、一丛丛，像紫雾萦绕，像紫色银幕，令人陶醉在这独特的自然景观中。潘柳黛和五六位较好的老人对这景致似有共同的偏爱，常在紫蓝楹盛开时相约乘车赏花。

一次，潘柳黛和笔者等六人去公园欣赏兰花楹，等车时，她讲述了电影明星蝴蝶的故事，她说：“蝴蝶晚年很悲惨，她没有孩子，带着在香港领的养子、媳妇迁居温哥华后，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有一天，一位从日本移居温哥华的老华侨找她，她不认识，老华人讲了又讲，原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蝴蝶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的一个晚上，老华人当时是负责拉幕的小工，不知是什么原因，幕布拉不起来，弄得演员在台上僵场，台下观众起哄。事后老板发火训斥拉幕小工，蝴蝶看不惯地挺身而出，责问老板：‘为什么那样凶！他还是个孩子！’老板见大明星发话，也就不说什么了，这件小事蝴蝶早忘了。可这位小青工已暗下决心：‘等将来我发达了一定要报答蝴蝶。’之后，这名小青工到了日本，从打工、开餐馆做起，后成了富

翁，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移居温哥华终于找到蝴蝶。当他知道蝴蝶的生活状况，知道送钱她是不会收的，于是在离蝴蝶的住处不远的地方，以蝴蝶的名义购了一套高级公寓赠送她。老华人了却心愿后不久离世。蝴蝶的养子嗜赌，把蝴蝶的一点积蓄全赌光了，最后要卖公寓，这时蝴蝶已重病，不久即离开人世，葬入公墓，连碑也没有立，后来由朋友出资才立了一块碑。”潘柳黛又说，“我曾经说过中国明星可以写传的人一是蝴蝶，一是白光。”潘柳黛讲这故事时已近八十高龄，讲得绘声绘色，令人佩服。

潘柳黛移民澳洲时已是一位临近古稀之老人，基本上不再写稿，不是健康不佳，也不是文思枯竭，而是因为澳洲华文报刊一向不付稿酬。澳洲华文媒体除SBS设有中文广播电台外，也有十多家华文日报或周报，其中《星岛日报》、《澳洲新报》每日出版销售外，大都系免费周报，其中也有少数周报是销售的，不过这些报纸多以广告为主，良莠不齐，偶有报刊派点稿酬，也只是一点点慰问费而已。这对来自香港拿最高稿酬的潘柳黛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她曾风趣地说：“没稿酬的事我是不干的。”

婚恋指南，发人深思

潘柳黛到达澳洲后，有了较富裕的时间，她应香港众多读者、访者的要求，在墨尔本家中，用了近两年时间，将她已载报刊的散文语丝及与来访者交谈的婚恋答疑，做了条理化的整理，以她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并以深邃的目光，把自己生活积淀下的经验，用通晓古今中外的事例，采用洗练、清新的文字，像说故事那样轻轻松松地阐明做女人的哲理，她用一颗爱心给广大青年尤其女青年指点了幸福之路。

她认为美好和谐的夫妻生活，必须有妥协和宽容作为基石，婚姻中不可能都是靓丽的彩虹，推出了从理性上升华的、崭新的、内容生动且具趣味性的《5 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和《5 分钟女性择友指引》两本姊妹篇力作，两书各约十八万字，于1992 年 4 月由香港万里机构得利书局出版发行。潘柳黛在她这两部书的《写在前面》中，亲切、中肯地写道：

> 《5 分钟女性择友指引》与《5 分钟两情相悦要诀》是姊妹作。过去，我曾经应各报纸杂志之邀，撰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似乎形成了对女性在生活上、精神上、事业上……的指标，获得了不少读者的热爱与喜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对某些读者，产生了很深刻的启示。
>
> 当前急剧变化多端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尤其是女性，无论在婚前婚后，都

很需要有个正确的引导才不致滑下斜坡，或跌入陷阱。我这两本书，正是为此而编写的。

我把少女当做我的女儿，把少妇当做我的妹妹，出于女人“母爱”的天性，因而我关心她们的成长，更关心她们在家庭、社会上面临的种种问题，凭我所见所闻和所知所学，以及我个人的经验，来爱护她们、提醒她们。我相信凡是我向她们指出的问题，或提供的方法，多是非常切合实际需要的，只要弄懂了其中窍门，能够灵活运用，便不难解决许多自身感到迷惘的问题。这就是我出版此书的目的所在。

潘柳黛这两本书是姊妹篇，洋洋洒洒计三十六万字。她真诚地希望天下少女都能选上如意郎君，她殷切地企盼所有夫妇之间都能相互包容、谅解。她把包容、谅解视为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一种境界，就像人类需要阳光、空气一样，有了包容、谅解，家庭就能和平、安宁、幸福。潘柳黛的封笔力作，正是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正确的家庭价值观。

与此同时，潘柳黛又整理出《解情结》（署名“南宫夫人”）三个单行本，于1992年夏，由香港环球出版社出版，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发行，颇受读者欢迎。







《5分钟女性择友指引》、《5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和《解情结》的封面

入基督教，浮华消退

潘柳黛受朋友的影响，不久便皈依了基督教，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星期日总是由 BOX HILL 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驱车接她去 Bvrwood 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做礼拜。她曾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写了《父亲颂》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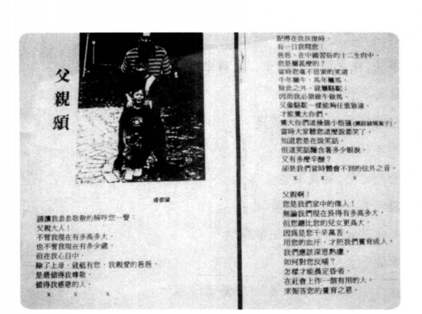
请让我恭恭敬敬地称呼您一声
父亲大人
不管我现在有多高多大
也不管我现在有多少岁
但在我心目中
除了上帝，就只有您
我亲爱的爸爸
是最值得我尊敬
值得我感恩的人
记得在我孩提时



每周日潘柳黛做礼拜的华人长老会生命堂


潘柳黛每周三参加 BOX HILL 老人会活动的会址

有一日我问您
爸爸,在中国习俗的十二生肖中
您是属什么的
当时您毫不思索地笑道
牛年属牛,马年属马
除此之外,就属骆驼
因而我必须做牛做马
又像骆驼一样能够任重道远
才能养大你们
养大你们这几个小猢狲(沪语谑称猴子)
当时大家听您这么说都笑了
知道您在说笑话
但这笑话隐含着多少眼泪
又有多少辛酸
却是我们当时体会不到的弦外之音
父亲啊
您是我们家中的伟人
无论我们现在长得有多高多大
但您总比您的儿女更高大
因为是您千辛万苦
用您的血汗,才把我们养育成人
我应该深思熟虑
如何对您反哺
怎样才能晨定昏省
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
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父親頌

潘柳黛

請讓我恭恭敬敬的稱呼您一聲：
父親大人！
不管我現在有多高多大，
也不管我現在有多少歲，
但在我心目中，
除了上帝，就祗有您，我親愛的爸爸，
是最值得我尊敬，
值得我感恩的人。
x x x

記得在我孩提時，
有一日我問您：
爸爸，在中國習俗的十二生肖中，
您是屬甚麼的？
當時您毫不思索的笑道：
牛年屬牛，馬年屬馬，
除此之外，就屬駱駝；
因而我必須做牛做馬，
又像駱駝一樣能夠任重致遠，
才能養大你們，
養大你們這幾個小猢猻，
當時大家聽您這麼說都笑了，
知道您是在說笑話，
但這笑話隱含著多少艱辛，
又有多麼辛酸？
卻是我們當時體會不到的弦外之音。
x x x

父親啊！
您是我們家中的偉人！
無論我們現在長得有多高多大，
但您總比您的兒女更高大，
因為是您千辛萬苦，
用您的血汗，才把我們養育成人。
我們應該深思熟慮，
如何對您反哺？
怎樣才能晨定昏省，
在社會上作一個有用的人，
來報答您的養育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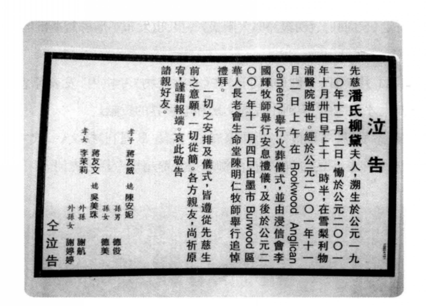
《父亲颂》——1997 年潘柳黛在墨尔本的封笔之作

这是 77 岁的潘柳黛 1997 年在诗歌领域的封笔之作。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潘柳黛的抒情诗《无题》、《在我心上》、《低诉》、《流云》等就频频发表于南京的《作家》季刊和上海的《平报》与《海报》的副刊上。那些诗篇表达了对爱的渴望与忠贞，缠绵悱恻，读之令人有亲切之感。四十多年后她的《父亲颂》写在父亲节，既表达了她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又表达了她对上帝的感恩。

潘柳黛是一个极重情谊的人，来澳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香港探亲、访友兼旅游。而每次从香港回来，总要找几个朋友一道聚聚，然后她会喋喋不休地赞扬香港的变化，谈她的孙辈，流露出的天伦之乐，也令听者仰慕。

2001 年 10 月是旅游的黄金季节，潘柳黛就在这个月下旬的一天和 BOX HILL 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一道，乘飞机去了香港。也许是她旅途疲劳，也许是她旧地重游所引发的感慨太多，她到达香港后，糖尿病发作，住进医院。小儿子蒋友文从澳洲悉尼赶往香港，姐弟研究决定将母亲接回澳洲治疗，后住悉尼利物浦医院，10 月 30 日终因抢救无效而谢世，享年 81 岁。

11 月 6 日，潘柳黛逝世的噩耗，由澳洲《星岛日报》刊登的讣告传开，现将其讣告全文刊列于下：



泣告

先慈潘氏柳黛夫人，溯生於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慟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月卅日早上十一時半，在雪梨利物浦醫院逝世。經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在 Rookwood Anglican Cemetery 舉行火葬儀式，並由浸信會李國輝牧師舉行安息禮儀，及後於公元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四日由墨市 Burwood 區華人長老會生命堂陳明仁牧師舉行追悼禮拜。

一切之安排及儀式，皆遵從先慈生前之意願，一切從簡。各方親友，尚祈原宥，謹藉報端。哀此敬告諸親好友。

孝子 蔣友威 媳 陳安妮 孫男 德俊 孫女 德美

蔣友文 媳 吳美珠

孝女 李茉莉 外孫 謝航 外孫女 謝婷婷

仝泣告

《星岛日报》刊载女作家潘柳黛离世消息

泣　告

先慈潘氏柳黛夫人，溯生于公元 1920 年 12 月 2 日，恸于公元 2001 年 10 月 30 日早上 11 时半，在雪梨利物浦医院逝世。经于公元 2001 年 11 月 2 日上午在 Rookwood Anglican Cemetery 举行火葬仪式，并由浸信会李国辉牧师举行安息礼仪，及后于公元 2001 年 11 月 4 日由墨市 Burwood 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陈明仁牧师举行追悼礼拜。

一切之安排及仪式，皆遵从先慈生前之意愿，一切从简。各方亲友，尚祈原宥，谨借报端。哀此敬告诸亲好友。

孝子　蒋友威　媳　陈安妮

孙男　德　俊

孙女　德　美

蒋友文　媳　吴美珠

孝女　李茉莉　外孙　谢　航

外孙女　谢婷婷

仝泣告

随后，香港《东周刊》、《明报》和《太阳报》等报，也发布了潘柳黛逝世的消息，并刊有悼念文章。

2001 年 11 月 7 日，香港《东周刊》在《非常人物》专栏内，发表悼念她的文章，从上海四大才女之一，谈到在香港文坛和电影界的贡献。

澳大利亚悉尼《星岛日报》专栏作家红姑，在《星岛周刊》撰文《一代才女》，回顾与潘柳黛在香港相识的过程，赞扬潘柳黛是开辟超短专栏之先河。



明報 2001.11.7

蔣金母親潘柳黛澳洲病逝

前亞視藝員蔣金的母親潘柳黛於澳洲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著名劇作家潘柳黛上月三十日於澳洲雪梨病逝，享年八十二歲。潘柳黛亦是前亞視藝員蔣金的母親，九二年移居澳洲已居住多年。

潘柳黛是著名女作家，她出生於北京一個旗人家庭，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

十八歲時她隻身到南京報館工作，由繕稿員晉升至採訪記者。其後轉到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工作十九個月，繼而回到上海成爲著名記者。當時她與張愛玲、蘇青及關露並稱上海四大女作家。

五零年她來到香港，從事電影編劇及電影宣傳工作，其中最膾炙人口是《不了情》的劇本及插曲。七、八十年代她從事報章專欄寫作，以《南宮夫人信箱》、《你、我、她》及《婦人之言》最深受讀者喜愛。



太陽報 2001.11.7

「南宮夫人」潘柳黛病逝澳洲

上海四大女作家 感情信箱迷眾生

◀本報訊 二三十年前在報章上解答不少少男少女青春期感情煩惱的著名專欄女作家「南宮夫人」潘柳黛，上月三十日在澳洲雪梨病逝，享年八十二歲。其女兒李茉莉透露，母親死前曾回港探親，惟身體不適突然暈倒送返澳洲，昏迷十二天後終告不治。

潘柳黛的名字與張愛玲、蘇青及關露齊名，當時被上海文壇譽為上海四大女作家。

編《不了情》林黛主演

潘出生於北京一個旗人的家庭，十八歲隻身到南京進入報館擔任繕稿員，不久即晉升為記者，她亦曾在日文報章《每日新聞社》工作，十九個月後再返上海發展，迅即成為上海的著名記者。

潘柳黛於六十年代由內地獨自來港發展，從事電影編劇及宣傳工作，編寫一套由林黛主演的《不了情》，更一度迷倒萬千戲迷。至七、八十年代從事報章專欄的寫作，其中「南宮夫人信箱」、「你、我、她」及「婦人之言」等更是膾炙人口，深受讀者推崇。

潘的女兒李茉莉坦言，乃母當年每天平均收三十多封讀者來信，由於讀者的感情真摯，其母每封信也親自開啟閱讀，期望在專欄給讀者一個誠懇的答覆。至九二年，潘柳黛移民澳洲墨爾本，曾任亞視藝員的兒子蔣金居雪梨。

◎著名女作家潘柳黛四十歲時的照片。

兒子蔣金車禍切右腳

潘柳黛於上月十二日聯同友人回港探望女兒，但至十八日突然昏迷，其女兒十天後把她送回澳洲雪梨，由蔣金代為照顧，惜兩天後潘終告不治，撒手塵寰。蔣金較早時在雪梨發生嚴重的交通意外，右腳須切除，傷患未愈，再丁母憂，心情大受打擊。潘柳黛的遺體已在雪梨火化，蔣金期望母親的骨灰留在雪梨供奉。

香港各报刊载女作家潘柳黛离世消息

凡熟悉潘柳黛的人，包括墨尔本 BOX HILL 老人会会友，无不为她仓促离去而惋惜，笔者尤为悲恸！好多老人带着惋惜的口吻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她不去香港，就不会那么快离去"、"没想到她走得那么快"……

浮华已褪，音容宛在；佳作缕缕慰芳魂，绝唱追念潘柳黛。



《不了情》原作者潘柳黛病逝

五十年代女作家潘柳黛，上月三十日在澳洲悉尼病逝，享年八十二歲。潘柳黛的細仔蔣金曾經在亞視前身麗的電視台做過藝員，一九二年蔣金隨母移民往澳洲居住。

潘柳黛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十八歲開始在南京報館做記者，後來轉往上海工作，曾當記者及作家，與已故女作家張愛玲、蘇青和關露被封為上海四大女作家。

五十年代電影編劇

潘柳黛在五十年代來香港做電影編劇，電影《不了情》之原著小說也是由她編寫。潘柳黛女兒李策莉昨日接受電話訪問時說：「媽咪……喺澳洲病死之後，細佬蔣金已經將佢啲骨灰攞番去墨爾本安放，至於蔣金年前發生交通意外嘅事我唔想多講。」據知蔣金年前發生車禍，斷了一腿，已沒有再工作。

■電影《不了情》的原著，是潘柳黛生前的……作品。

香港《东周刊》刊载潘柳黛病逝消息

采儿访女，再现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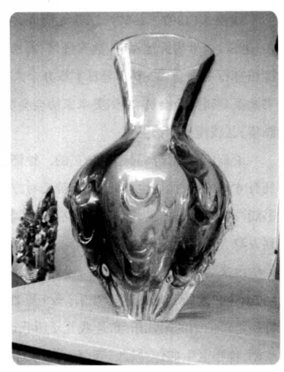
笔者怀着对潘柳黛的崇敬和思念之情，曾向她在悉尼的幼子蒋友文进行了多次电话采访，之后又对在香港的女儿李茉莉及长子蒋友威进行了电话采访，他们都非常友好地与笔者进行了交谈。

2007 年秋，笔者专程去香港访问了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她住在香港东涌的一所雅致的公寓里，笔者按约好的时间前往，一按门铃，只见已是花甲之年的李茉莉前来开门。她给笔者的第一个印象，长相与她母亲潘柳黛一模一样，胖胖的身材，只是个头比母亲高了不少，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炯炯有神，笑容可掬，她的热情好客、她那爽朗的笑声也和母亲完全相似。

在她的西式客厅里，却陈列着许多古玩，有彩色福禄寿星搪瓷塑像，有四幅嵌罗甸挂屏，橱内还陈列着小巧玲珑的各式古玩，琳琅满目，使客厅具有古色古香的韵味。她见笔者好奇，便兴奋地告诉笔者，她喜好古玩，并指着这些古董详细地叙述着她一次次淘宝的经过，尽管大都是赝品，但她喜爱它们的造型或者是独特的艺术魅力。她更爱读书、藏书，她的书橱内摆满了古今中外的书籍，有精装《古文观止》、《红楼梦》等，有辞典等工具书，还有不少音乐书籍，也藏有母亲少量的作品，如《明星小传》、《红粉金刚》、《张三李四》、《冤家喜相逢》、《解情结》、《5 分钟女性择友指引》、《5 分钟两情相悦》等。

更吸引笔者眼球的，是书橱里放着的一张约 30 ×

20公分的潘柳黛与李小龙的合照，她告诉笔者："这是我们家最珍贵的纪念品了，是当年李小龙拍《唐山大兄》时拍的。"



彩色水晶花瓶，香港著名歌星潘迪华赠送给潘柳黛的纪念品

接着李茉莉把母亲留给她的纪念品，也一一搬了出来，其中有几本照相簿，及一只有盖子的小口径腰鼓形的白色小瓷罐，比一只茶杯略大一点，精致可爱，上面是彩釉童戏图。她告诉笔者这是她母亲珍藏多年的清代文物。还有彩色水晶花瓶一只，造型优美，色彩艳丽，茉莉兴奋地问我："你知道潘迪华吗？"我一时愣住了，因为我对香港影视、歌坛明星，实在是知之甚少，接着她说，"那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香港歌星嘛，潘迪华和妈妈很要好，这是她临走时送给我妈妈的。"接着她热情慷慨地将她母亲的部分照片提供给我拍照，因为这些照片和她收藏的物品都很珍贵，所以，我非常高兴。

李茉莉又非常热情地将她珍藏多年的父母亲的私章给我拍照，这两枚图章，一直珍藏在黑色牛角的盒子里。她告诉笔者："这是当年爸爸妈妈在上海结婚时，钱瘦铁为他们刻的，是一对，作为赠送爸爸妈妈的结婚礼品。他们分手后，各人保留一枚。后来爸爸就把他的一枚给了我。"我顿感一惊，因为钱瘦铁可是中国篆刻大名家呀！图章是上等石材，一枚为小篆阴文，"潘柳黛"三个字清晰可见，侧面刻有"瘦铁刻赠"五个小字，也清清楚楚。另一枚是小篆阴文"李延龄"，同样清晰。这时茉莉找来了印泥，因为这也属几十年前的旧货，印泥也已干硬。茉莉见在普通纸上印得不清楚，她又翻箱倒柜找来了已很陈旧的一张宣纸，这样使我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印鉴资料。

钱瘦铁(1897～1967),江苏无锡人,字苑崖,别署芋香宦主、天地龙泓研斋主、老铁,斋号为天池泓斋、数青峰馆、蒻松图,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参加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27岁即赴日本举办个人画展,曾执教上海美专,后为上海中国书画篆刻研究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出版有《钱瘦铁画集》、《钱瘦铁印谱》等。

茉莉谈及父母离异是很公正的，她怀着深深的敬意说:“我爸爸妈妈都是极具有才华的人,他们也彼此欣赏、赞扬对方的才华。爸爸曾说妈妈聪明,是看一本书能写出两本书的人,而妈妈也说爸爸博学。我爸爸是力学家,八十年代他两次到香港大学讲学,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家说他是没出过国的洋人,到底是圣约翰大学出来的嘛。我爸兴趣广泛,爱好西洋音乐,能弹一手好钢琴。我自幼受他熏陶,至今只要听到播放西洋音乐,马上即能说出是贝多芬第几交响曲,或是莫扎特还是萧伯纳的第几乐章,连我儿子听我说出乐曲名字,都感到惊异。我爸又爱京剧,他唱老生如《空城计》等。他喜爱文学,是红学的爱好者,当年在武汉家中的饭桌上总是谈《红楼梦》,全家都讨论,我也就是在那时爱上《红楼梦》的,我到香港后还给我爸寄过一套精装本《红楼梦》。”接着她不无感慨地说,“两个有才华的人是搞不到一起的,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分手那是我爸不对,连我奶奶也说过是爸不对。你知道吗? 妈妈在《不了情》中写的《忘不了》主题歌歌词其中有一句‘忘不了,忘不了雨中的散步……’就是写的我爸,因为我爸爸真的喜欢在雨中散步,我小时也曾陪他在雨中散过步。”

2001年10月,潘柳黛去香港时,她的长子蒋友威因为长期驻广州南方航空公司,无法分身回香港照料母亲,而女儿李茉莉恰巧随旅游团去了上海等地,茉莉为未能在香港很好地接待母亲而内疚,谈时眼圈湿润了。李茉莉还告诉我,她母亲过去从墨尔本来香港时就住在这房子里，她随即引导我们参观了潘柳黛曾住过的卧室,立刻,一代才女的形象浮现在眼前,真想不到,潘柳黛离开我们却已经是长长的六个年头了。

李茉莉对我和老伴这对来自墨尔本的她母亲的老友,分外热情,她特意做了维扬口味的八道大菜款待我们,未料她还是一位厨艺不错的能手。从过去多次电

话及这次面谈，我发现她是一位很健谈的人，尤其谈起她的儿女，那种做母亲的骄傲全流露在笑容上。她儿子曾陪她去欧洲旅游。女儿、女婿也极尽孝道，谈起两个小外孙女更是喜上眉梢。显然她现在正陶醉在天伦之乐中。我们近四个小时的交谈，似乎我们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笔者曾在深圳见到从悉尼回国的潘柳黛幼子蒋友文，尽管我们几年来在电话里曾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也是一位豪爽、坦诚，极易亲近的人，他小时候喜爱绘画并曾获奖，而母亲未予重视，仍记忆犹新，多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结，但他毕竟也是很敬孝道的儿子，尤其对母亲生病及后事的操办都很周到。由于笔者要匆匆赶回墨尔本，因而未能与潘柳黛长子蒋友威进行面谈，是很大的遗憾，我们只在电话中进行了交谈，他曾一往情深地说："母亲这一生是很不容易的。"这使笔者想起了一段往事，记得有一年潘柳黛欣喜地告诉笔者，说她大儿友威回墨尔本看望她，并给了她一笔钱，这是儿子的心意，也是对老人的安慰。在我们的交谈中，我深感他也是一位彬彬有礼的中年人。

斯人离世，余音绕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老伴移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记得那是 1996 年秋天，我们同去 BOX HILL 老人会。上海老乡李正然在一位老人座位前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潘柳黛女士。”当时我惊奇地问他:“就是当年上海知名的女作家？”老李说:“正是呀！她就是当年名扬上海的四大才女之一！”这时，潘柳黛一面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打招呼，一面又笑嘻嘻地阻止老李:“别扯远了。”

那时潘柳黛是位个头不高、体态胖胖的古稀老人，满头卷曲的白发，圆圆的脸蛋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清亮透人，鼻梁上架着一副造型别致的老花眼镜(当时她正在看材料)，略施淡粉，衣着整齐，紫红小花衬衫外罩一件米色合体的、式样别致的外套，黑色长裤，素雅大方，半时尚的黑色背包搭配得体，却另有格调，仪容端庄，谈吐幽默，温文尔雅，一口正宗京腔，悦耳动听，一个内心从容、外表仪态不凡的潘柳黛依旧光彩照人，第一次见面笔者心中平添了由衷的敬意。

但由于我曾读过一些张爱玲传记，其中有的作家在著作中提及潘柳黛妒忌张爱玲，我无法排除这些作家给予我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尽管我初次和潘柳黛见面时，她的亲和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仍然不愿意多接近她，更何况我本身有个毛病，从来不喜欢攀名人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她虽同在一个老人会，但接触并不多。再由于老人会内广东人居多，有时我也难

得去参加活动。

后来在一次无意的闲谈中慢慢地知道潘柳黛曾在南京工作、生活过，她是离开北京先到南京工作，然后赴日本再去上海的，而我又恰恰是家在上海，然后到南京读书直到在南京工作、成家的，一种浓浓的乡情和同为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的情结，和她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把我们慢慢拉近了。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她曾回国探亲，目睹几十年来国内的变化，她感慨万千。她怀念那些她熟悉且热爱的地方，谈起南京的中山陵、明孝陵、夫子庙、新街口、鼓楼滔滔不绝，甚至不让你插话；谈起在南京初步社会的艰辛和步入新闻媒体时的欢乐，她对自己的初战告捷、成果斐然也充满自豪。当谈起上海的城隍庙、里弄、风情、小吃和上海俚语，她似能把你带回那一片园地；谈在《平报》等小报的记者生涯和创作的甘苦，她津津乐道，使笔者感同身受。用京片子谈她的见解、喜爱，也能让你引起遐思、共鸣。她告诉笔者在南京的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住在鼓楼，而笔者的南京住地则靠近鼓楼；她说她在上海曾住在威海卫路的成都路口，恰巧我家也曾住在成都路，后迁往极司菲尔路（现名万航渡路）中行别业的。她从老李那里知道我曾在南京的中学工作三十多年，她也会和我攀谈她当年在师范的教书心得。就这样我和她越谈越亲近了，最终成了好友。

她给人的感觉像北方的秋天，透着一种清爽、明亮，说话的语气和笑声都没有一般女人的矫情。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随和、豪爽、坦诚、健谈且具高深阅历、知识渊博的老人，她长我 10 岁，我视她为前辈、大姐，一位令人敬重的女作家。我这时深深感到自己心底里对她那种误解的愧疚。这才发现那些作者，在写张爱玲的书中对潘柳黛的贬义，是不公正的。

后来我们常常小聚，有时饮茶[①]轮流请客，实为 AA 制，有时相约在她公寓，有时去海边，借此机会聊聊天。天南地北谈山海经，有时谈电影，曾断断续续听她谈过北京的老家，她小时的调皮及读书、教书、在南京谋生及不幸的婚姻，甚至谈到在墨尔本有个朋友曾向她借钱，多年未归还，这使她很伤心等。

①笔者注：中餐，一壶茶，加上广式的各色小点心。



在她家里我阅读过她的少量散文、剧本，又阅读过她女儿从香港寄来的她的作品的影印本，《如花美眷》、《红尘泪》等多篇小说，及她向我推荐的她的朋友易文及陈蝶衣等的作品。我还获得潘柳黛赠送的一些专栏剪报，《妇人之言》、《花花世界》等，上面有她亲笔用黑色笔、绿色笔、红色笔画的叉叉，及写着“东”、“新”、“真”的字样，显然是指发表的那一家报纸，同时还注明年、月、日，说明了她的细心，那些发黄变脆的、保留了三十年多的剪报，如今成了我思念她的唯一的纪念品了。

每当我出于好奇，询问她辉煌的过去及作品时，她又总是谦和地淡淡一笑，说：“没啥成就。”后来经过我多次要求，她允诺与我聊聊她过去的故事，但必须等她从香港探亲回来。记得那次约定，是 2001 年 8 月底的一个下午，在她的公寓里。

10 月是澳洲旅游的黄金季节，潘柳黛同 BOX HILL 老人会会长陈宁夫妇一同乘飞机去了香港。我企盼她早日归来，等待她能细说她的创作生涯和生活故事，重现历史回流的时刻。

不幸的是，2001 年 11 月 6 日，潘柳黛逝世的噩耗刊登在澳洲《星岛日报》上，摊在我们面前，我顿感惊愕，呆呆地站在报纸前，曾怀疑是不是同名同姓？曾怀疑是否在梦中？……然而白纸黑字，每个字都那么清晰，潘柳黛确实走了，永远地走了……我久久浸沉在悲恸之中。不仅因为从此失去了一位老友，也使我失去了聆听她详细叙述家世和更多故事的良机。更遗憾的是多年交往竟连相机也没带上，否则也会留下许多我们会面、聚餐、游玩的宝贵的画面，究其根源是我的疏忽，几乎忘却她是位不寻常的著名的上海四大才女之一。还因为我们是一群老人，对拍照等事已无多大兴趣，所以，当年那么多活动谁也没带相机，如今想来真感到莫大的遗憾了。

之后，每当我路过潘柳黛曾住过的那所公寓，似又想起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出现在公寓门前送别我们的情景，难忘她在这所公寓聊天时那爽朗的笑声和幽默的京片子，难忘她搓麻将每每输后那沮丧的表情……

每当我去 BOX HILL 购物中心购物时，只见一切景物依旧，却永远地消失了

潘柳黛的踪影，在这购物中心留下了她十二个春秋的无数足迹。她给朋友留下的思念真是绵绵无绝期呀！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竟然也曾幻想有个天国，有个极乐世界。我虔诚地希望潘柳黛能在她的基督教的那个极乐世界里享受那份欢乐！

回顾往事，缅怀故人，深深地感到潘柳黛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是：亲切、随和、率真、超脱。她是当年上海四大才女中最长寿的一位，也是最幸福的一位。

生平著作年表

1920 年	12 月 2 日出生于北平市(今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殷实的旗人后裔家庭。
1934 年 14 岁	随父去上海,在某女子中学读书。
1935 年 15 岁	考取河北省高级女子师范学校。
1936 年 16 岁	处女作小小说《中秋》刊于北平《北京新报》。
1938 年 7 月 18 岁	河北省高级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9 月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
1939 年 19 岁	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肄业。
7 月	后任河北宝坻县立小学教员。
1940 年 2 月 20 岁	河北顺德简易师范任国文教员;同年秋赴南京谋职。
11 月	南京《京报》见习记者、记者。
11 月 25 日	《年轻的妻》载《京报》。
30 日	《电车》载《京报》副刊。
12 月 15 日	《桃花江在南京,长毛大衣柴草披肩》载《京报》副刊。
18 日	《九十年来了鲍颂生之趣味》载《京报》。
19 日	《杂碎》载南京《京报》副刊。
1941 年 21 岁	南京《京报》记者、编辑。
2 月 4 日	《徘徊在庙前的报童们》载《京报》副刊。
5 日	《舞女生活——一篇总账》载《京报》副刊。
7 日	《简》载《京报》副刊。
10 日	《创设在三百前的南京的一家老菜馆》载《京报》副刊。
15 日	《老太太的哲学》载《京报》副刊。
18 日	《菜市杂写》载《京报》副刊。
3 月 2 日	《你走后》载《京报》副刊。
8 日	《小赵》载《京报》。
12 日	《娶个乡下姑娘》载《京报》。



18 日	《年轻人不能太荒唐》载《京报》。
19 日	《痛改前非跪在父母面前》载《京报》。
20 日	《一个年轻的女人薄命花与顾兰君》载《京报》副刊。
26 日	《充实自己,只当一场春梦》载《京报》。
4 月 9 日	《向陌生男子一笑,绝不是良家妇女》载《京报》。
10 日	《生活高压下小学徒的悲哀》载《京报》。
25 日	《一颗暗淡了的明星,夏佩珍来京献艺》载《京报》副刊。
30 日	《不满意于现实生活》载《京报》。
5 月 4 日	《写给一般父母》载《京报》。
7 日	《为了爱不妨入赘》载《京报》。
9 日	《铜琶铁板大江东,北平书场玩意多》载《京报》副刊。
14 日	《朝秦暮楚,是最大的错误》载《京报》。
15 日	《夫妻间不是权利义务问题》载《京报》。
1942 年 22 岁	东渡日本,任大阪《每日新闻》的《华文每日报》文艺副刊助理编辑。 年末任上海《华文每日报》记者,短暂时间,停刊离去,之后失业。
1943 年 23 岁	上海《平报》记者、编辑。
1 月	《我家》载南京《人间味》杂志创刊号。
2 月 1 日	《前年》载《人间味》杂志 2 月号。
3 月 1 日	《海风》载《人间味》杂志 3 月号。
21 日	《穷》载上海《海报》。
4 月 4 日	《我与白玉薇》在《平报》连载两天。
16 日	《流云》(诗)载《平报》。
17 日	《文化人的镜子》,《平报》连载两天。 《黑瞳》载上海《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
29 日	《天堂里的紫色绘卷、“风化区”漫步》在《平报》连载两天。
30 日	《在我心上》(诗)载《平报·新天地》副刊。
5 月 17 日	《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访“半老佳人”荀慧生》载《平报》。
21 日	《低诉》(诗)载《平报》。
30 日	《未、是、草》载《平报》。
6 月 2 日	《杂谈顾兰君的演技》载《平报》。
3 日	《梦见母亲》载《平报》。



6月14日	《“吴苑”风光》载《海报》。
15日	《坐车子的烦恼》载《海报》。
18日	《认错了苏州的秋海棠》载《海报》。
28日	《救灾恤难,漫画家当仁不让》载上海《平报》。
7月4日	《无、弦、琴》载《平报》。
10日	《闲话一句》载《平报》。
16日	《黯然篇:怀念北归的白玉薇》,《海报》连载三天。
24日	《夏夜风》载《平报》。
27日	《生活压迫下的哀号,江栋良卖画!》载《平报》。
9月30日	《搜肠集》一书,载《平报》广告。
1943年	上海《文友》半月刊记者、编辑,后转《海报》任编辑。
8月	《写在清乡两周年》载《文友》。
1944年24岁	上海《海报》记者、编辑。
1月	《 离恋之歌》载上海《春秋》杂志第1卷第5期。
3月16日	参加上海新中国报社举办的女作家聚谈会。
4月	《无题》(诗)载南京《作家》季刊。 《昨日之恋》载上海《大众》杂志第6号。 《站在街头》(长诗)载上海《语林》第1卷第4期。
7月4日	《风言风语》专栏《海报》连载四十五天。
9月21日	《家书》载《海报》。
10月9日	《醉酒》载《海报》。
20日	《魅恋》在上海《力报》连载四十六天。
11月	《秋兴集》载《大众》杂志第9号。
12月24日	《从上海到蚌埠》在《海报》连载八天。
1945年25岁	继任《海报》编辑。
1月	在上海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李延龄结婚,育一女李茉莉,后离异。 《我结婚了》载上海《语林》第1卷第2期。 《洞房私语》、《雨》、《酒》载《语林》第1卷第3期。
4月	参加新中国报社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上海女作家为欢迎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会晤,参加者除潘柳黛外尚有张爱玲和关露等。
5月15日	《春从我家起》在上海《海报》连载四天。
5月	《站在街头》(长诗)载《语林》第1卷第4期。





6月30日	《何以为报》载《海报》。
7月4日	《需要着友情的抚慰》载《海报》。
1946年26岁	上海《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主编；她曾向苏青约稿。 苏青的《月下独白》及小说《九重锦》在《夜明珠》连载；同时期她和苏青同时受聘于汪尹蔚恢复的抗战前的《女声》杂志，为特约记者。
5月12日	《恋》载《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连载十六天（未完）。
1947年27岁	继续在上海《新夜报》的《夜明珠》副刊任主编。
1948年28岁	上海《上海月报》编辑。
5月	《退职夫人自传》（十五万字的代表作），上海新奇出版社出版，与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经典”的苏青名作《结婚十年》堪称“双璧”。
12月	《小姨》载《上海月刊》创刊号。
1949年29岁	继任《上海月刊》编辑。
1950年30岁	孤身赴香港。
1952年32岁	在香港与蒋孝忠结婚。后育二子：蒋友威、蒋友文（艺名蒋金）。曾与夫君赴台湾探亲并游览。 《明星小传》由香港新奇出版社出版。 《妇人之言》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出版。 《一个女人的遭遇》由澳门园园出版社出版。
1953年1月 33岁	《歌女红菱艳》（电影剧本）由香港新华影业公司、邵氏影业公司及新加坡万里影业公司制片出品上映。 《明星小传》由香港时代出版社再版。 《退职夫人自传》由新奇出版社再版。
6月	《无冕皇后》（原著：《女记者》，别名：《生死恋》）由香港闽江影业公司制片出品，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上映。
8月	《怨女情痴》（电影剧本）由香港万里影业公司出品，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上映。 为电影《恋歌》的主题歌《到我梦中》作词（梁乐音作曲，张伊雯主唱）。 为电影《碧血黄花》的插曲《你已改变》作词（王福龄作曲，刘琦主唱）。 为电影《百花齐放》的主题歌《青春的爱》作词（莫然作曲，张伊雯主唱），以及为插曲《似水流年》作词（莫然作曲，柔云主唱）。
1954年34岁	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出版公司编辑。
1955年35岁	在香港亚洲影业公司做宣传工作。
1956年36岁	以亚洲影业公司发言人、经理人的身份，同影星刘琦赴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宣传由刘琦主演的电影《半下流社会》及歌舞演出，长达三个月。在沙劳越电台演讲妇女问题。



2月	《刘琦这一个女人》载香港《亚洲画报》第34期。
6月	《刘琦轰动马来亚》载《亚洲画报》第38期。
11月	《南游记》载香港《亚洲电影》第43期,连载4期。
12月	《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载香港《上海日报》12月12日至27日,连载。 后《大大月报》第3、4期刊登《记上海几位女作家·记张爱玲》,1957年香港《南北极》第58期再转载。
1957年37岁	《路柳墙花》(中篇小说),由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公司出版。
4月	在电影《满庭芳》中做客串演员。
8月	在电影《春色无边》中做客串演员,并为插曲《有情意》作词(王福龄作曲),以及为《春色恼人》作词(李文之选曲)。
1958年38岁	香港《环球电影》画报督印人。 《陌生的新娘》(中篇小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 在电影《风流冤家》中做客串演员。
1月	《剔银灯》载香港《环球电影》第1期。
4月	《君子好逑》(大明星小银幕)编导。
5月	《学贯中西的银坛才女——秦羽》载第5期。 《伉俪情深》(大明星小银幕)编导。
6月	《林黛在美国》、《麦玲来去匆匆》;为《钉梢的故事》编文,丁冈图,载第6期。
7月	《朱缨红鸾星动》;为《牛仔与飞女》编文,丁冈图;为《王莱的家庭生活》编文,陈浩然图,载第7期。
8月	《香港捧红了张仲文》载第8期。
10月	《黄曼这个人》载第10期。
1959年39岁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编辑(属邵氏兄弟影业公司)。 《儿女情》(中篇小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出版。 《冷暖人间》(电影剧本)由香港太平洋影业公司制片出品上映。
10月	《庄雪芳谈发型》、《我所认识的乐蒂》、《乐蒂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载《南国电影》第20期。
12月	《林黛畅游黄金国归来》载第22期。
1960年4月 40岁	《路灯下的女人》(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26期。
5月	《张仲文是怎样一个人?》载第27期。





10 月	《从皇帝到大盗的赵雷》载第 33 期。
1961 年 1 月 41 岁	《芳邻》(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 35 期。
2 月	《陈厚说:我爱南洋》载第 36 期。
5 月	《杜娟的一变再变》载第 39 期。
9 月	《和李丽华一席谈》、《顾媚是怎样一个人》载第 43 期。
10 月	《遭遇》(短篇小说)载第 44 期。
11 月	《访问天王巨星李丽华》载第 45 期。
12 月	《为什么杜娟有一股魅力?》载第 46 期。 《如花美眷》中篇小说(丁冈插画),原载香港《小说报》第 149 期,后由香港环球图书杂志公司出版。
1962 年 42 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1 月	《林黛怎样保护眼睛和皮肤》、《银幕大情人赵雷》,载《南国电影》第 47 期。
2 月	《李香君的中国式美容术》载第 48 期。
3 月	《乐蒂的美容新论》载第 49 期。
4 月	《丁红的肤色特别美》载第 50 期。
5 月	《最会装扮的顾媚》载第 51 期。。
6 月	《范丽最迷人的地方》载第 52 期。
8 月	《女人的故事》(短篇小说)载第 54 期。
9 月	《丁宁公开一项秘密》载第 55 期。 《冤家喜相逢》(中篇小说)原载香港《小说报》第 152 期,后由虹霓出版社出版。
11 月	《红粉金刚》(中篇小说)载《小说报》第 158 期,后由虹霓出版社出版。
1963 年 43 岁	加入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系著名史学家罗香林)。 丈夫蒋孝忠在香港病故。
9 月	《张三李四》(中篇小说,董培新插画)由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出版。
10 月	《红尘泪》(中篇小说,董培新插画)由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出版。 《真假情人》(电影剧本)由香港环球电影公司出品上映。 《一后三王》电影主角之一。
1964 年 44 岁	
6 月	《你喜欢凌波吗?》载《南国电影》第 76 期。
9 月	《由凌波谈到方盈》载第 79 期。

10月	《访"鲤鱼精"李菁》载第80期。 《但愿林黛还活在我们心里》载香港《银河画报》第79期。 《相见不恨晚》(短篇小说)载香港《国际电影》第109期。
1965年45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2月	《归宿》(短篇小说)载《南国电影》第84期。
4月	《顾媚是怎样一个人》载第86期。
5月	《亚洲影后凌波》载第87期。
1966年46岁	新加坡《南洋商报·妇女》版编辑。 当选香港中国笔会理事并任康乐组负责人。
1969年49岁	《胃痛遇仙记》原载香港《快报》,后收入《费子彬文集》。
1970年50岁	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编剧。
9月	《焦姣喜欢那一类角色?》载《南国电影》第151期。
11月	《舒佩佩报"大内高手"》载第153期。
12月	《玉女陈依龄》载第154期。
1971年51岁	
2月	《凌波扮什么似什么》载《南国电影》第156期。
3月	《施思潜力惊人》载第157期。
4月	《庐燕的客居生活》、《井莉是女性中的女性》,载第158期。
5月	《妇人之言》专栏,《汪萍天真可爱》载第159期。
1972年52岁	在香港嘉禾影业公司所属《嘉禾电影》杂志做策划兼副总编辑。
4月	《李小龙是何方神圣》、《四海一家》,载《嘉禾电影》创刊号。
5月	《胡金铨工作两则笔记》(按语)、《秦萍会复出吗?》,载第2期。
6月	《嘉禾三路大军启行》、《各人头上一方天,这就是:胡燕妮》、《我爱夏日长》,载第3期。
7月	《徐枫具有魔术感》、《苗可秀的新姿》、《迷人的季节》、《且看猛龙如何过江》,载第4期。
8月	《衣依像雾里的花》、《谁说李行变了?》,载第5期。
9月	《影圈奇迹》、《柯俊雄冷落了李湘》、《孩子的心情》,载第6期。
10月	《迎春阁上访徐枫》载第7期。
11月	《汪萍最得男人喜欢》载第8期。
12月	《我所认识的乐蒂》载第9期。

1973 年 53 岁	为香港《新报》开辟《花花世界》专栏。 为香港《快报》开辟《妇人之言》专栏。 为香港《东方日报》开辟《你、我、他》专栏及《南宫夫人信箱》。 为《港九日报》主编娱乐版。
1 月	《甄珍心事谁晓得》、《茅瑛好事近?》,载《嘉禾电影》特大号。
2 月	《谁说李行变了》载第 8 期。
3 月	《恬妮和她的恋爱》载第 9 期;《迷惑》(电影剧本,与李敬祖合作)由香港尹氏影业公司出品上映。
1974 年 54 岁	继续为《新报》、《快报》、《东方日报》专栏写稿。
6 月	《别了亲人》(电影剧本)由邵氏兄弟影业公司出品上映。
1975 年 55 岁	继续为《新报》、《快报》、《东方日报》专栏写稿。
1976 年 56 岁	同上。
1977 年 57 岁	同上。
1978 年 58 岁	同上。
1979 年 59 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专栏写稿。
1980 年 60 岁	《东方日报》设《青春圈》,开辟两个栏目:《你、我、他》和《为君解情结》(仍以"南宫夫人"署名)。
1981 年 61 岁	同上。
1982 年 62 岁	同上;曾回故里——北京和上海、南京、武汉探亲兼游览数月。
2 月	《我要控诉》,香港林马惠贤口述,潘柳黛笔录整理(十万字),香港天声出版社出版。
10 月	香港《翡翠周刊》设《翡翠园》,内置潘柳黛负责的《有情世界》专栏。 《典型家庭》载《翡翠周刊》创刊号。 《母子夜话》载第 2 期;《何不上床》载第 3 期;《值得赞美》载第 4 期。
11 月	《你怎样安排自己》载第 5 期;《爱是独占的》载第 7 期;《何必愁容相对》载第 8 期;《丈夫何故变心》载第 9 期;《太太是别人的好》载第 10 期。
12 月	《旗袍颂》载第 11 期;《且谈接吻》载第 12 期;《男人的烟酒味》载第 13 期;《为何怕老婆》载第 14 期。
1983 年 63 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和《翡翠周刊》专栏供稿。
1 月	《谁打来的电话》载第 15 期;《太太八诫》载第 16 期;《看午夜场》载第 17 期;《丈夫的烟酒味》载第 18 期;《夫妻的年龄》载第 19 期。



2月	《我喜欢散步》载第20期;《女人的魅力》载第21期;《一家之主》载第22期;《代沟》载第23期。
3月	《多说不如少说》载第24期;《谁嫁给他?》载第25期;《吃醋》载第26期;《太太为何不乐》载第27期;《女人与数目字》载第28期。
4月	《你是妒妇吗?》载第29期;《别和丈夫吵架》载第30期;《你有时哭吗?》载第31期;《爱美》载第32期。
5月	《珍珠》载第33期;《女人与笑》载第35期;《被男人追求时》载第36期;《且谈老夫少妻》载第37期;《太太们闲谈》载第38期。
6月	《一手好菜》载第39期;《药补不如食补》载第40期。
12月	《替男人想想》载第63期;《太太的生日》载第64期。
1984年64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翡翠周刊》专栏撰稿;一月后《翡翠周刊》停刊。
1月	《是谁骗了谁了》载第65期;《噩梦》载第67期;《自私的动物》载第68期。
1985年65岁	继续为《东方日报》专栏撰稿。
1986年66岁	《东方日报》改版,设《潘柳黛看世界》专栏。
1987年67岁	同上。
1988年68岁	在儿子蒋友威、蒋友文的陪同下,移民澳大利亚墨尔本。
1989年69岁	开始整理修改过去部分作品并潜心编撰新著作。
1990年70岁	同上。
1991年71岁	同上。
1992年72岁	在墨尔本完成《5分钟女性择友指引》和《5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均十八万字,插图:野人)。
4月	以上两书由香港万里机构、得利书局出版,在香港发行。
7月	《解情结》由香港环球出版社出版,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
1997年77岁	《父亲颂》(诗)载墨尔本Bvrwood区华人长老会生命堂刊物。
1999年79岁	成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老人福利指南》封面人物。
2001年81岁	10月3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利物浦医院谢世。

参考书目

【报刊】

南京《京报》:1940 年 ~1941 年。

南京《人间味》杂志:1943 年。

南京《作家》季刊:1944 年。

上海《平报》:1943 年。

上海《海报》:1944 年 ~ 1945 年。

上海《力报》:1944 年 ~ 1945 年。

上海《新夜报》:1946 年。

上海《铁报》:1945 年 5 月。

上海《东方日报》:1944 年。

上海《杂志》杂志:1944 年 ~ 1945 年。

上海《语林》杂志:1944 年 ~ 1945 年。

香港《华侨日报》:1973 年。

香港《东方日报》:1973 年 ~ 1986 年。

香港《快报》:1973 年 ~ 1978 年。

香港《新报》:1973 年 ~ 1978 年。

香港《翡翠周刊》:1982 年 ~ 1984 年。

香港《大成杂志》:1987 年。

香港《东周刊》:2001 年 11 月。

香港《南北极》杂志:1975 年 2 月。

香港《亚洲画报》:1956 年 ~ 1957 年。

香港《南国电影》杂志:1961 年 ~ 1962 年。

香港《环球电影》杂志:1958 年。
香港《嘉禾电影》杂志:1971 年 ~ 1974 年。
香港《银河画报》:1958 年 ~ 1964 年。
香港《国际电影》:1962 年。
澳大利亚《星岛日报》:2001 年。

【书籍】

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2003 年,新世纪出版社。
潘柳黛:《明星小传》,1953 年,香港时代出版社。
潘柳黛:《妇人之言》,1953 年。
潘柳黛:《5 分钟女性择友指引》,1992 年,香港万里机构、得利书局。
潘柳黛:《5 分钟两情相悦要诀》,同上。
祝春亭、祝敏娟:《邵逸夫传》,2008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艾 以:《电影大王——张善琨》,2007 年 4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1988 年,台北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杨嘉右:《上海老房子的故事》,2006 年 1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卓 影:《民国上海妇女之生活》,2004 年 1 月,古吴轩出版社。
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2005 年 10 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 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2006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文标:《张爱玲研究》,台北远景出版社。
郑逸梅:《文苑花絮》,2005 年 7 月,中华书局。
郑逸梅:《近代名人丛话》,2005 年 7 月,中华书局。
程思远:《李宗仁晚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钟文娟:《捕蝶·香港名家散文集》,1982 年,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宋小荷:《香港女作家风采》,1986 年 1 月,香港奔马出版社。
喻大翔:《台港散文选真》,1989 年 3 月,武汉出版社。
于逢春、胡跃华:《港澳台散文精品》,春风出版社。



后　记

我满怀着对潘柳黛的敬意，饱含着对这位大姐的思念之情，根据平时了解的点点滴滴写了多篇追思她的文章，先后发表在澳大利亚的《星岛日报》、《华人日报》及《汉声杂志》上，另在大陆的《新文学史料》和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上，均简略地介绍过她。2005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坛四才女——关露、潘柳黛、苏青、张爱玲的凄美人生》，以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社出版了《历史的履痕》（与郭存孝合著），在这两本书中都简要地介绍了潘柳黛的生平和成就，以寄托哀思。但是又深深地感到我的作品只是冰山一角，尚不能概括她长达六十年的多姿多彩的创作生涯的全貌。

由于时空跨越了七十个年头，有些资料已经散失，有些仍在尘封中，因此我决定利用余热，沿着潘柳黛生前的主要足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在中国南京、上海、香港等地寻觅她散落在人间的作品。终于使尘封已久的她当年任记者时的采访报道，及其创作的小说、散文、新诗和歌词以及电影剧作等资料被发掘出来，有幸地得以让一个真实的新文艺作家和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家潘柳黛回归社会，从而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

潘柳黛从1936年16岁在北京上中学时，为世人留下她的获奖处女作《赏月》为起点，到1997年77岁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下她的宗教诗《父亲颂》的封笔之作，在这漫长的六十一个春秋里，她笔耕不辍，在新闻媒体、新文学和电影事业及社会学领域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为此，我在书中引用了不少潘柳黛在不同时期各种体裁的佳作，旨在让读者从原汁原味中了解她的人生观、婚恋观及其女性主义的本质。



最后要说的话，我首先要感谢潘柳黛的女儿李茉莉，儿子蒋友威、蒋友文的支持和帮助，承蒙他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感谢我的侄女吕邦慧为我寻觅



了许多尘封的资料；感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英语学院侯敏跃教授在百忙中为我查找资料；同时感谢我的老伴郭存孝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

限于水准、限于时间，尚有一些已知的潘柳黛作品，如1944年在上海时所写杂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1945年所著之《搜肠集》，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时的已刊作《路柳墙花》等，均未能寻到，我当须继续努力。本书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周文傑

2009年3月于墨尔本

